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大唐双龙传 (八)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第一章 魔长道消

突利蓦地发出像野兽般的咆哮声，伏鹰枪幻出万千枪影，枪在寇仲和徐子陵前头，斜冲而起，人枪浑成一股风暴般往墙头上的祝玉妍直击而去。

寇仲和徐子陵心中涌起难以形容的感觉。

这是以下驷对上驷的方法。

虽说高踞墙头占有以上临下的优势，但因墙头狭窄，仅可容足，却是利攻不利守，要稳守不移更是难上加难。不过在眼前紧迫的形势下，只要这阴癸派的三大顶尖高手能挡格他们一招半式，令他们难越院墙，李元吉方面的高手合拢过来，他们便要宣告完蛋大吉。

三个拦路人中，自以祝玉妍武功最高明，任何人要闯她那一关，肯定会被击下墙头，突利这么做，摆明是牺牲自己，以成全武功胜过他的寇仲和徐子陵，以最弱的人缠死“阴后”祝玉妍，俾寇仲和徐子陵可分取较弱的辟守玄和边不负，说不定能一举闯关突围。

只要能越过院墙，由於阴癸派和李阔是敌非友，会出现敌我难分的混乱情况，对逃走大大有利，不像现时般李阔的人只会全力向三人攻击。

寇仲和子陵给突利自我牺牲、轻生死重情义的行为激起滔天斗志，要他们舍突利而去根本是绝无可能，情愿一起战死。

就在突利双脚离地之际，寇仲低喝一声“老云秘技”，以暗语知会徐子陵后，两人同时振臂腾身，似要分别从辟守玄和边不负左右外档突围破关，朝高达三丈的墙头电射而去。

祝玉妍听到寇仲低喝“老云秘技”，已留神注意，一时间她虽完全把握不到寇仲说话的暗示，但她乃魔门一代宗师，眼力、心智何等高明，见两人振臂而起的身法玄奥古怪，所采路线似直实曲，暗叫不妙。

此时突利的伏鹰枪已把他的“龙卷枪法”发挥致尽，完全不顾自身安危的施出两败俱伤的攻坚招数，纵使以她之能，亦要全力应付，否则一下分神，大有可能被他迫下墙头，故只能娇叱道：“小心回飞之术。”却难以抽身助辟边任何一方。

“阴后”祝玉妍一对罗袖忽然鼓胀，车轮般交叉绞动，全力迎上突利迅速射至的伏鹰枪。

辟守玄和边不负听得呆了一呆，眼见寇仲和徐子陵明明是抢向外档突围，且此乃最高明的战术，迫他们必须移位拦截，怎会回飞往祝玉妍所在处。

魔门中人惯於利己损人，在心理上实无法明白寇仲和徐子陵不肯舍突利而去的行爲。

高手相争，只一线之差。

辟守玄和边不负再没有时间深思祝玉妍的警告，更不相信对方有回飞的本领，同时移离祝玉妍，全力截敌。

边不负左右两环从袖内探出，像一对追逐飞舞的银碟般，迎上徐子陵变幻无方的双掌。

他曾和徐子陵多次交手，最能感觉到对方突飞猛进的武功，就在徐子陵离地上攻之际，他便感到这年轻对手的精、气、神全锁定在他身上，充满一去不回，同归於尽的惨烈味况。他不知这是因突利激发起徐子陵义愤的力

量，还以为他是为保小命故以这种攻势突围，不由暗中留下三分功力，表面看似要硬挡，其实用的却是卸移的精妙手法，务令对方有力难施。无论徐子陵有多大进步，他要寸步不移的硬挡徐子陵三招两式，该是绝无问题。

辟守玄的铜箫发出尖锐的破空啸声，在他头上画出一个又一个的圈子，每个旋圈，铜箫的真气均会随之增聚。两眼则一瞬不瞬的瞧着寇仲的井中月来势，只要给他命中对方宝刀，他敢为包单可把寇仲扫得倒跌回去。

如论武功，身为师叔的辟守玄胜边不负其实不止一筹，在派内只次于祝玉妍、和青出於蓝的林士宏之下。寇仲虽是强横，他仍有十足把握稳守墙头。

此时月兰舍多处冒起浓烟火屑，火势初起时本可轻易扑灭，但因寇仲和李元吉两方的争斗先动摇了人心，又以为是其中一方蓄意放火，所以舍内人人争先恐后逃命，致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李元吉、梅洵、康鞘利、李南天、丘天觉和秦武通首先追至，六人穿窗破壁的抢出来，见到有人拦截被他们恨之入骨的寇仲等三个大敌，那管对方是谁，立即疾扑而上，衔尾往三人攻去，三人顿然陷入前面可能全无去路，后方却有追兵的窘局。

其他李阀部众和突厥高手亦聚拢至院墙之下，同时呐喊助威。

祝玉妍冷笑一声，终决定主动下扑，要在半途迎击突利，把他迫回墙下，以争取一瞬时间，助武功最弱的边不负对付徐子陵，只要截住徐子陵，寇仲纵使逃去，也会回转来援救他的好兄弟。对于这两个小子，她再不敢掉以轻心。此亦是应付两人回飞之术的最佳战略。

就在她双脚跃离墙头的刹那，西楼屋顶处破风之声大作，一片金云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高速，弯弯的从上而下朝她狂攻而来。

以她的武功和修养亦为之大吃一惊，这时她所有招式劲气全针对正在丈半之外从下攻来的伏鹰枪而发，要在金云飞至之前变招分迎上下两方的敌人实是力有未逮，最糟是她双脚离墙，换劲亦有所不能。且她从对方外貌已认出从天而来的偷袭者正是西突厥国师云帅，此人就算在公平的情况下和自己单打独战，仍有一番恶斗，何况在她这种顾此失彼的情况下。

万分无奈中，祝玉妍当机立断，硬沉气落回墙头，再足尖轻点，往墙外飘避。

牢不可破的墙头阵势终现出破口，且退避的是阵内最强的一人。

辟守玄和边不负见状惊骇欲绝，此时寇仲和徐子陵的身法同生变化，斜弯往祝玉妍先前站立处，变成从内侧往两人攻去，就在井中月砍上辟守玄的铜箫，徐子陵双掌对上边不负双环的当儿，突利成功抢上墙头，威武不可一世的大喝道：“打！”

辟守玄和边不负根本不知道他要打那一个，云帅的弯月刃更在空中构成无比的威胁，心志被夺下，齐齐翻下墙头，步上祝玉妍的后尘。

天空的云帅长啸一声，竟凌空改变方向，越过墙头，朝投往对街瓦顶的祝玉妍攻去，其轻身功夫，确当得上当世无双的赞誉。

云帅的声音从上方传下来道：“迦楼罗兵已入城，我缠着她，三位快走！”

寇仲和徐子陵刚抵达墙头，冲上不见半个行人，对街却涌出以百计该是阳兴会的武装大汉，忙向突利打个招呼，齐往刚落在街上的“云雨双修”辟守玄攻去。

阳兴会众涌上来时，辟守玄早给三人杀得汗流挟背，狼狈败退。边不

负想过来帮手，反给己方的人挤在外围处。

李元吉等跃下墙头，阳兴会众不知就里，照攻不误，立成敌我难分的混战之局，情况混乱。

辟守玄惨叫一声，左肩终中了徐子陵一记隔空劈掌，闪往一旁，三人压力顿时大减，紧守三角阵，由突利的伏鹰枪开路，朝长街向北的一端杀去。杀得天昏地暗，星月失色。

三人每发一招，总有人伤亡倒地，气势如虹下，迅速与李元吉那方的战场拉远，硬在敌人前仆后继拥上来拚命的形势下，杀出一条血路。

云帅与祝玉妍追追逐逐的到了屋脊的另一边，令人难知其况。

蓦地长街另一端喊杀声起，迦楼罗兵终于赶至，见人便杀，声势汹汹，阳兴会的战士登时乱作一团，四散逃命。

际此兵慌马乱之时，寇仲三人担心的再非阴癸派或阳兴会，而是李元吉和康鞘利的强大联军，瞬间他们趁机破出重围，来到大街和一道横街的交叉点，不过均已两腿发软，真元损耗极巨。

蹄声骤起，长街前方百多骑全速奔来，领头者赫然是迦楼罗王朱粲，只看其声势便知他已操控了大局，南阳终重新落入他手上。

三人大叫不妙，正不知该往左逃还是右窜的当儿，一辆马车从左方暗黑里狂奔而至，驾车者狂叫道：“上车！”

三人定神一看，竟是昨夜溜了去找小宛的谢显庭，那敢犹豫，事实上在力战之后，三人不但身上多处负伤，且是身疲力竭，接近油尽灯枯的阶段，见状奋起余力，扑附马车，任由四匹拉车健马带得他们往长街另一端驰去，耳际生风下，险险避过朱聚的铁骑。本朝他们追来的李元吉等人见状那敢逞强，亦纷作鸟兽散。

由於三人的重量全聚在马车的一边，车厢另一边立时两轮离地，朝他们侧倾过来，厢内传来女子的尖叫。这时三人都是双脚悬空，兼之内力所馀无几，既难发劲把车厢推回原位更缺乏这么大的气力，眼看要车毁人伤时，他们人急智生，同时翻往车顶去，利用本身的重量压在车厢另一边上。

车轮和街上的碎石地发出不正常而刺耳剧烈磨擦的尖音，然后险险回复原位，再次四平八稳的往前冲刺。

三人抹去一把冷汗下朝后瞧去，见不到有敌人追来，松了一口气，才反过身来平均分布的仰躺厢顶，天空上星辰依旧，但南阳城已是人事全非，心中岂无感触。

就在此时衣袖飘拂的破空声从天而降，三人大吃一惊时，人影自天而至，赫然是西突厥国师云帅。

这波斯武学宗师准确无误的落在全速奔驰的车顶上，双足点在坐起来的寇仲和徐子陵间，撞得双腿剧颤，跌坐下来，“哗”的一声喷出一蓬触目惊心的鲜血，部份把车顶的后半截染红，部份洒往街上。

突利骇然张望，看看祝玉妍有否追来，寇仲和徐子陵忙把云帅扶紧。

云帅脸色转白，喘息道：“妖妇果然厉害，我必需立即运功疗伤，朱粲由北门进城，你们须在他封锁南门前，逃往城外。”

言罢盘膝闭目。

突利忙向谢显庭道：“到南门去！”

谢显庭应喏一声，振催马，马车一阵颠簸，往左方小巷转进去，差点把四人从车顶倾倒下来。

月兰舍所在的远方火焰冲天，浓烟不住送往夜空，掩盖了星月的光辉，似在预示这美丽繁荣的大城市未来黯淡的命运。城民大致平静，茫不知南阳改换统治者，明天醒来后将会是另一番光景。

徐子陵心中惻然，往寇仲瞧去，见他呆看著远方的火光烟屑，口中喃喃道：“终有一天，我会把朱粲再逐出去。”

急剧的蹄音，粉碎长街的寂静。

不知是否这两天南阳的居民对帮会间的斗争仇杀见惯见熟，习以为常，又或惊怕惹祸上身，家家门窗紧闭，竟没人探头一看究竟。

马车转入通往南门的大道，空寂的长街，宁静有如一个不真实的梦境，使人很难联想到贪婪凶残的迦楼罗兵已进驻城内，还对反对势力展开无情的屠杀。

寇仲翻身落坐谢显庭之旁，指指后面车厢，低声道：“是你的小宛姑娘吧？”

谢显庭微一点头，然后两眼泪花滚动，哽咽道：“他们死了吗？”

寇仲心中一痛，叹道：“凡人终须一死，只是先后迟早的问题。不过可堪告慰的是令师、应兄、瑕师妹和你的十多个同门及时逃生，现该安抵汉南，显庭可到汉南和他们会合。”

谢显庭喜出望外，举袖拭泪。明白这非是纵情伤痛的时刻，提起精神继续催马驱车。

伏在车顶的突利探头下来问道：“月兰舍的火是你放的吗？”

谢显庭略带呜咽的语调道：“我一直躲在小宛那里，见你们被李元吉的人包围，情急下只好放火，以方便你们逃走。”

又沉声道：“是否他们干的？”

这句话虽是没头没尾，寇仲却明白他的意思，道：“你见到令师，自会清楚昨晚发生的事。现在甚么都不要想。你不为自己也该为小宛姑娘著想。”

谢显庭再次洒下热泪，显是因未能与同门共生死而自责甚深。

南城门出现大街前方尽端，乌灯黑火，把守城门的人看来逃得一乾二净。

谢显庭勒马收，减缓车速，缓缓进入深长暗黑长达六丈的门道。

劲风倏起。

反应最快的是徐子陵，早在进入门道之前，他已心生警兆，那是种很难解说的感觉，似有还无，全神观察下又不觉异样。所以他虽暗中戒备，却没有警告寇仲和突利。

偷袭者从后掩至，刹那间徐子陵想到对方必是先埋伏在高达二十多丈的城墙上，把他们情况窥看得清楚明白，再在马车驶进门道的当儿，贴墙无声无息的滑下来，从门道顶壁游过来居高下击。只从如此身手推之，对方无论内功身法，均不在祝玉妍之下，但他却肯定对方非是祝玉妍。

伸手不见五指的暗黑中，偷袭者双掌齐出，往徐子陵当头压下来。

徐子陵直觉感到对方要袭击的目标不是自己，而是行功正在紧张关头的云帅，最令他难解的是这推来的两掌实在太易挡架。

凭他徐子陵现在的功力，就算是宁道奇亲来，他也有信心和对方硬拚，只要争取得缓冲的时间，突利和寇仲同来帮手时，则尽管厉害如宁道奇亦惟有无功而退。

眨眼间的高速下徐子陵脑海转过无数可能出现的情况时，“蓬”的一

声，四掌交接。徐子陵骇然发觉对方左右两掌劲道竟是截然不同，不但刚柔热寒有异，且是刚热之致，阴柔至极。更要命是刚热的右掌劲狂猛如怒潮巨浪，倾泻狂击而来，左掌阴柔寒劲却生出无可抗御的吸卸之力。

若只是应付其中一种劲力，徐子陵就算功力及不上对方，亦有应付之法，但骤然在同一人的双掌碰上两种不同劲道同时袭来，顿感整个人就像活生生给撕裂为两边，立即全身经脉欲裂，边寒边热，空有满身真气，却不知该如何施展。

如此武功，确是惊天动地，骇人听闻。

徐子陵惟有暗捏不动根本印，双足紧钉在车顶处，死命苦抗，那人身子迅速下降，双足往徐子陵胸口蹬来。

徐子陵那想得到对方犹有馀力施出这么凌厉的夺命招数，人急智生下，利用体内正反力道的运动，双脚一蹬，身体后拗，不但险险避过敌脚，还把对方推离厢顶。

这一著显然大出那人料外，怎想得到徐子陵竟能在自己庞大的压力下施出这种高明至极的连消带打奇招，冷哼一声，右掌前推，左掌后拉。

徐子陵就像给人把整个身体无情地狂扭一下，五脏六腑同告受伤，喉头一甜，同时心中一动，猛然狂喷鲜血，照头照脸往那人喷去。

那人两掌力道立生变化，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徐子陵往上方送去，险险避过他满含气劲的鲜血。反应神速处，教人大出意外。

“嗤嗤”连响，突利的伏鹰枪及时攻至，令对方无法再向徐子陵再下杀手。

寇仲亦同时冲至，在徐子陵背脊撞上门道顶壁前把他抱个正著，立时输入真气，为他疗伤。

徐子陵和寇仲往下降去时，大喝道：“显庭快走，迟则不及！”

马鞭扬起落下，重重抽在马股上，马嘶轮响中，车子狂冲，驰出城门。迅速远去。

第二章 不死印法

在暗黑的门道里，突利把伏鹰枪法施展至极尽，纯凭感觉骤雨狂风的朝敌人攻去，岂知对方明明在枪势笼罩的范围内，可是十多枪刺出，却枪枪落空，心中骇然时，枪锋如遭雷极，震得他往后跌退，接着两手的阴脉奇寒欲裂，阳脉却是灼热难挡，根本不知如何化解，骇然下往后疾退。

谁人的武功诡异霸奇若此？

寇仲和徐子陵足踏实地，分了开来，从退后的突利两侧同时向神秘大敌攻去，一时拳风刀劲，响个不绝。

突利后退近十步，才堪堪把入侵的敌劲化去，此时徐子陵和寇仲分别传来数声闷哼，显然吃了大亏。

他们惨在功力未复，及不上平时约五成功夫，不过纵使如此，敌人能一声不吭的在两人联手攻势下仍占尽上风，其身手亦实在骇人听闻。

突利重整阵脚，持枪攻去，嵌入徐子陵和寇仲之间，堪堪抵看敌人。

蓦地蹄音轰鸣，大批人马从城内方向朝城门飞驰而至。

那人冷哼一声，道：“算你们走运！”语毕一掌拂在突利枪尖处，突利喷血跌退时，他抽身后撤，从门道另一端逸去。

三人那敢停留，忙溜出城外，落荒狂逃。

在城外一处密林内，三人先后浪倒地上，再爬不起来。

寇仲喘息道：“谁人如此厉害？”

徐子陵翻身仰卧，勉强睁开眼睛，透过疏枝浓叶瞧著澄澈依旧的夜空，“我终於明白甚么是不死印法。”

突利猛地仰起头来，骇然道：“『邪王』石之轩？”

寇仲吐出小半口鲜血，苦笑道：“果然是他，我明明一刀劈在他身上，怎知竟像无法劈得入的滑溜开去，刀劲却被他吸纳过去，还以之攻向小陵，不死印法就是最高明的借劲卸劲和吸劲的功法，源自天魔大法，但又比天魔大法更厉害。他是怎样办到的呢？”

徐子陵道：“我们如非在这几天初窥借劲卸力的门路，绝不会明白他别辟蹊径的奇异功法，照我看关键处在他能把两种截然不同，分处极端的内劲合而为一，再加以出神入化的运用，始能成就这种永立不败之地的魔功，难怪慈航静斋对他亦如此忌惮。”

突利道：“他随时会追上来，我们应否继续逃走呢？”

寇仲艰苦地盘膝坐起，坚决的摇头道：“不！来便来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行功，我们才能再有突破。”

夕阳在西方天际射出消没前的霞光，染著数朵欲离难舍的浮云，宛若凡间仙境。

寇仲来到徐子陵旁单膝蹲下，低声道：“石之轩那家伙没来，究竟是我们好运还是他好运呢？”

徐子陵缓缓睁开修长的俊目，犹带血渍泥污的嘴角露出一丝苦涩的表情，轻轻道：“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石之轩之所以放过我们，因为他的目标是云帅，希望他吉人天相，能逃出石之轩的魔掌。”

寇仲剧震道：“我倒没想过这可能性，你为何不早点说？”

徐子陵双目掠过仍在行功疗伤的突利，叹道：“我是得你提醒才忽然醒悟，无论石之轩能否追上云帅，他定会回头来寻找我们，你的状态如何？”

寇仲双目精光烁闪，沉声道：“你这以战养战的修练方式，确是无可比拟的法门，比之甚么闭关苦修更管用。不但功力大为凝炼精进，最难得处是实战经验倍增，至少明白了原来最上乘的借劲卸劲功夫，是在体内的窍穴经脉内进行，这就是不死印法的诀窍。”

徐子陵点头道：“『多情公子』侯希白曾说过不死印法是把生和死两个极端统一，敌人攻来的是夺命的死气，而不死印法便是将这死气转化为生气，於是死即生，生即死，我们的借劲法与之相比实是小巫见人巫，相差以千里计。”

寇仲一对眼睛亮起来，道：“这并非没可能办到，只要我们的借劲法能在别人击中我们之时进行，又有方法令攻者伤害不到我们，等若练成不死印法。”

徐子陵摇头道：“我们永远都练不成像石之轩那种方式，除非能学他般身具两种截然不同的真气，一生一死，但对我们来说，那是不可能的。”

寇仲信心十足道：“他有他的不死印法，我们有我们的『借卸大法』只要

知道有这种可能性，总有一天我们能办到。”

徐子陵道：“小心画虎不成反类犬。不过与石之轩之战确对我们有极大的启发，使我们豁然顿悟。但眼前当务之急，是如何可破他的不死印法？”

寇仲沉声道：“我刚才为这问题差点想破脑袋，幸而略有所得，觉得唯一的方法是当真气攻进他体内时，不被他切断，如能摇控气劲，便不怕被他采取化用。但最佳的方法，仍是如何发扬光大我们的“借卸大法”。否则仍捱不了他多少招。”

徐子陵点头道：“你的话很有道理，趁现在可汗仍在养息，我们玩几招试试如何？”

寇仲正中下怀的欣然叫好，徐子陵和他长身而起，对视微笑，均有再世为人的感觉。

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正朝武道的极峰不断突破挺进，奠定了两人日后超越众生之上，晋身为无可比拟盖代武学巨匠的境界。

几经辗转，南阳最后仍回到朱粲手上。

寇仲和徐子陵虽失意南阳，却有三大得益。首先令阴癸派在荆北扩展势力一事功败垂成，襄阳依然是孤城一座。不过与阴癸派短暂的和平亦告结束，双方均因南阳一役加深仇恨，势不两立。

其次是与云帅化敌为友，少了这个来去如风的劲敌，无论实质和精神上都要轻松得多。

经他们分析，云帅当然不再甘於为安隆和赵德言所利用。

最后就是因朱粲大军突击，打乱了李元吉的阵脚，使他没法像以前般组织大规模的搜索行动，还要迅速撤离险地，免为朱聚所乘。兼之从安隆处再得不到额外的情报，对追踪三人的行动，自是大有影响。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寇仲三人乘机北上，当然不敢掉以轻心，虽说少了云帅和朱聚这些人马，却多出阴癸派和石之轩两个更令他们头痛害怕的大敌。

在向城购备衣物粮食等必需品后，他们便开始过城不入，专挑荒山野岭赶路的生涯。休息时三人埋首钻研武功。十多天后抵达洛阳南向的大城伊阙时，不但寇仲和徐子陵的修为大有精进，突利亦得益不浅，在伏鹰枪法和内家真气两者屡作突破，深深领受到以战养战的无穷妙用。

三人扮作往来各地的行脚商贩，在伊阙城投店休息，然后分头查探，好找得潜入洛阳的万全之策。

洛阳非比其他地方，乃龙蛇混杂之处，且是王世充的地盘，一个不小心，后果将相当不妙。

寇仲返回客店，徐子陵刚比他早一步回来，寇仲在椅子颓然坐下，像放弃一切似的意兴阑珊，默然无语。

徐子陵在他旁坐下，奇道：“发生甚么事，为何像失去整个杨公宝藏的可怜样相。”

寇仲摇首轻叹，缓缓道：“我儿到李秀宁。”

徐子陵愕然道：“她竟到这里来吗？”

寇仲道：“她该是路经此地，她唉！她和情郎逛街购物，那模样不知多么开心快乐。我却在打生打死，还要为如何潜入洛阳惆怅失落。”

李秀宁的情郎就是柴绍。寇仲见到他们卿卿我我的，当然触景伤情，悲苦自怜，可见寇仲仍未能对李秀宁忘情。

伊阙城乃王世充旗下的重要城市，紧扼直通洛阳的伊水，李秀宁能在此随意观光，可知李阔仍未与王世充撕破脸皮对看来干。

李秀宁从南方的竟陵来到此处，不用猜也知她下一站是东都洛阳，要与王世充作最后的谈判。如若王世充不肯投降，李阔的大唐便要和他以战争来决定天下谁属。

徐子陵道：“这种事恕小弟有心无力，没法子帮上忙。”

寇仲恼道：“难道你不可说些安慰我的说话，例如你已有了宋家姑娘，再不可三心两意；又如说并非你比不上柴绍，只因这小子既比你先走许多步，又是近水楼台诸如此类的话吗？”

徐子陵苦笑起来，探手拍拍他的宽肩，道：“说起自我安慰的本领，谁人及得上你寇少帅。我说的话只会是苦口良药，例如假设你对秀宁公主馀情未了，将来有机会破入关中，你该怎么面对她呢？所以你今后所有的作为。都应是唯恐她不恨你似的。”

寇仲愕然道：“你倒说得对。我既得不到她的芳心，令她恨我亦是没办法中的方法。不过出人头地是我从少立下的宏愿，倒不是因她而去争天下。但她却肯定是使我发奋的一个推动力。想想吧！当日在李小子的船上，那柴绍用怎样的一副嘴脸来招待我们。”

当年的事，早在徐子陵记忆内褪色淡忘。更想不到对寇仲的伤害是如此深刻，致令他念念不忘。

徐子陵不知说甚么才好时，突利左手提著一酒，右手拿看大袋新鲜热辣的卤肉与馒头回来，登时驱走房内重如铅坠的沉郁气氛。

三人摆开几椅，大吃大喝，情绪转趋高涨。

寇仲道：“陵少可知伊关的太守是谁？”

徐子陵淡然道：“若连这都不晓得，那有资格做探子。人情冷暖，小心别人不卖你的账。”

寇仲胸有成竹道：“不要这么悲观，杨公卿是一条好汉子，只要我痛陈利害，保证可打动他。”

突利放下酒杯，瞧看寇仲为他添酒，奇道：“你有甚么利害可向他痛陈的？”

寇仲抓头道：“这倒未有想清楚。但只要王世充不肯向李家屈服，我寇仲便大有利用价值。若直接向王世充讲和，大家都很难下台，透过杨公卿去穿针引线，则是另一回事。”

突利摇头道：“这叫节外生枝，一个不好，徒然暴露行踪，倒不如待你起出杨公宝藏后，声势大增，再找王世充也不迟。”

寇仲道：“可汗的话不无道理，我此举就此作罢。”

徐子陵横他一眼，冷哼道：“说到底你都是心思思要见李秀宁一脸吧？”

寇仲似要泄愤地重重一掌拍在徐子陵肩膀处，叹道：“真是甚么事都瞒陵少不过。”

以李秀宁的身份，当然由杨公卿亲自招呼，寇仲去见杨公卿，至少在感觉上可较接近李秀宁，这是非常微妙的心态。

突利道：“我买下三个到洛阳的快船舱位，今晚我们最好乖乖的留在房内，舒舒服服的睡他一觉，明早登船北上，只要没有人晓得我们要到洛阳，有九成机会我可把你们神不知鬼不觉的弄进关中去。”

寇仲道：“表面听来是十拿九稳，不过假若你那位莫贺儿站在颉利的一边，我们将会变成自投罗网，何况莫贺儿此举不但要与颉利反脸成仇，更会开罪李家，说到底都对他有害无利。”

突利不悦道：“莫贺儿不是这种人。”

徐子陵从容道：“可汗勿动气，若事情只牵涉莫贺儿个人的荣辱，我相信在感恩图报下他会为可汗做任何事。但可汗要他帮的这个忙却是非同小可，一旦泄漏风声，将关乎他和族人的存亡兴衰。所以我们仍是小心点好。”

突利的脸色直沉下去，抚杯沉吟片刻后，低声道：“两位既有此想法，那因何我们要到洛阳来呢？”

寇仲探手搭上他肩头，微笑道：“我们是为可汗才到这里来，可汗可由此北返，经幽州回国，大家一场兄弟，多馀的话不用说啦！”

突利虎躯剧震，忽然探手就那么把两人搂个结实，感动的道：“能和两位结成兄弟，是我突利的荣幸，不过我突利岂能在此等时刻舍你们而去，此事再也休提。”

放开两人后，寇仲举杯祝酒，三人痛尽一杯，徐子陵道：“可汗请勿怪我，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可汗亦不宜与我们一起闯长安。”

突利苦笑道：“我比你们更把问题想通想透，可是要我就这么弃你们而去，恐怕会成为我突利背负终生的遗憾。”

寇仲道：“就算可汗能和我们潜入长安，但可汗和我们一道走南闯北的事再非任何秘密，可汗现身时，岂非人人皆知我们来了？可汗若隐而不出，亦只是徒然浪费时间。”

徐子陵接口道：“可汗当务之急，是须立即赶返族人处，以对抗颉利，愈早布置愈好，所以必须争取时间。”

寇仲一拍他肩头，诚恳的道：“看到可汗不顾本身利害要与我们共进退，我们已非常感激。上兵伐谋，在眼前的形势下，最佳的策略就是我们在洛阳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其他都是下著。”

突利为之哑口无言，脸色阴晴不定，良久后才叹道：“我给你们说服啦！”

天尚未亮，三人来到城外伊水的码头处，等待登船。

这艘来往伊洛的客船是艘大型风帆，可载客达百多人，所以船旁岸边人头涌涌，颇为热闹，更有利三人隐瞒身份。

他们不敢站在一起，分散在人丛中，还故意穿上阔大的棉袍，戴上乌羊皮制的帷帽，佝偻起身体，以不引人注意为目的。

这些来往两地的客船，获利甚丰，故多为两地帮会人物包办，三人若不小心，很易泄露行藏，那就前功尽废。

他们现在怕的再非李元吉或祝玉妍，而是师姐暄和四大圣僧，又或神出鬼没的石之轩。

一切似乎非常顺利的当儿，蹄声骤起，一骑自远而近。

三人从不同位置用神一看，均吓得垂下头去，来者赫然是一脸风尘之色的李靖。

李靖甩灯下马，将骏马交给船夫，目光往等候登船的人群扫过来。

幸好登船时刻刚至，钟声鸣响，三人连忙转身，依次从扶梯登上木船。

寇仲和徐子陵兄回这位恩怨难分的大哥，百感丛生，又大感头痛，若换了别的人还可尽必要时痛下辣手除掉，以免走漏消息，但对他怎狠得下心

来呢？

客船共分上下两舱，每舱设有七十多个卧位，三人挤进景致较差的下层客舱去，分散坐好。

正求神拜佛李靖不要进入这客舱来时，李靖昂然出现在舱门处，目光灼灼的扫视舱内的乘客。

寇仲叹一口气，长身而起，哈哈笑道：“人生何处不相逢，李大哥请这边坐。”

第三章 旧怨全消

李靖目光掠过徐子陵和突利，才在寇仲身旁坐下，叹道：“收手吧！”寇仲冷然道：“这句话是否李世民要你来向我们说的？”

两人均以内功把声音蓄聚，只送进对方耳内而不会扩散，故虽是前后座的人都听不到他们的对话。

李靖双目射出充满深刻感情的神色，苦笑道：“我今趟违抗秦王命令来警告你们，纵使秦王肯体谅我的苦衷，但恐亦再难返回关中。”

寇仲虎躯微震，他虽恨李靖对素素的无情，却知李靖乃顶天立地的好汉子，绝不会说谎打证。

现今长安唐廷内以秦王李世民为首的天策府，正与李建成、李元吉的太子集团争持激烈。假若李世民的手下暗中向敌人逼风报信，建成元方等当然会在唐帝李渊前大造文章，派李世民的不是。故李靖若再返回长安，李世民在谗言可畏之下，怕会很难维护他，勾结敌人可是杀头的死罪。故在李靖这么一个胸有大志的人来说，他这番话确是因前途尽毁而有感而发。

寇仲登时减去几分恨意，道：“*李大哥何不立即折返长安，当作没见过我们不就可免烦恼吗？”

李靖摇头断然道：“*我既然来了，就不打算回去。我现在只希望你们能听我李靖一句话，千万勿要到关中去。”寇仲默然不语好半晌，眼观鼻、鼻观心的平静地道：“*你是怎样找上我们的？”船身一阵抖震，启锭开航。

李靖淡淡道：“你听过杨文干吗？”寇仲摇头道：“*这家伙是何方神圣？与李大哥能否找上我有何关系？”李靖道：“*此人外号‘横练神’，乃关中第一大帮京兆联的龙头大哥，以一身上乘横练气功名列‘关中四霸’之首，高祖入关时他曾出过力，被赐赏为庆州总管。”

此人武功高强不在话下，更是义气过人，交游广阔，关内关外各大小帮派无不给足他面子，一向与建成太子关系密切。为了防止你们入关，建成太子委托杨文干通过关外帮会组成一面无所不披的情报网，密切监察入关的所有道路城镇，只要你们踏入他的势力范围，包保无所遁形。”寇仲微笑道：“*好小子，果然有些门道，但这又和你能寻到我们有甚么关系？”李靖皱眉道：“*怎会没有关系？杨文干既然直至今刻仍没有你们的消息，自然代表你们仍在他的天罗地网之外，所以我断定你们会先潜往王世充的地头来，再图西进入关。幸好我在这里也有些办法，可汗又是口音不大纯正，被人认了出来，才知你们要坐船到洛阳去。唉！我可以猜到的，别人自然也可猜到，对

吗？*寇仲顿感脸目无光，苦笑道：“大嫂呢？她怎会容许你这么采找我们。”

李靖容色一黯，叹道：“那叫你们是我的好兄弟？不要提她哩！只要你们肯听我的忠告，换来甚么后果都是值得的。”寇仲不由有点感动，叹道：“李大哥实不该来的。你该知我们决定的事，从不会改变过来。”李靖毫不讶异的道：“我当然清楚你们的性格作风，事实上整个天下都给你两人弄得天翻地覆，形势剧改。但问题是只逞匹夫之勇，会白白把有为的生命断送，现在建成太子为立威天下，决定不惜一切人力物力务要把你两人首级送到他父亲驾前，并藉此羞辱秦王。你们这么到长安去，就算真能起出杨公宝藏，徒然便宜了建成太子，确是何苦来由？”寇仲恍然大悟，李靖并不单是为他两人著想，更为李世民著想。皆因李世民和李建成两方斗争正烈，各自招兵买马，扩展势力。如若他和徐子陵落入李建成手上，给李建成迫出卖藏的秘密，那李建成将财力陡增，声势骤盛。

江湖一直相传，能得和氏璧或杨公宝藏者，将为未来的真命天子，和氏璧早已完蛋，那杨公宝藏不但有实质的作用，更有无可替代的象徵意义。难怪李建成硬要把对付寇仲和徐子陵的任务从李世民手上抢走，皆因事关重大。如若成功，李世民将会给比下去。

寇仲问道：“李建成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李靖正容道：“当然非是等闲之辈，否则以李元吉这么桀骜不驯之人，怎会舍秦王而为他卖命。他的长林军更是高手如云，不乏智勇双全者，加上李元吉麾下高手，新近又得南海派投诚，论实力绝不在我们天策府之下。

唉！我该怎么比说才可使你们肯打消入关之意呢？”

寇仲像没听到他最后一句话般问道：“长林军是甚么行当？为何会改个这么古怪的名字？”

语气转冷。

李靖终非徐子陵，怎猜得到寇仲内心的变化，讶异地瞥寇仲一眼，答道：“建成太子居於东宫，宫内有长林门，建成太子於长林门左右建居所，安置从各地招聘回来的好手，所以被称为长林军。”

寇仲沉声道：“李建成手下有甚么人，竟可比你们天策府的实力更厉害？”

李靖为说服寇仲，不厌其详的解说道：“文的有封德彝，此人甚得圣上宠信，智计过人，他正千方百计的助建成太子分化和削弱天策府的实力。武的则有所谓‘长林五将’，分别是尔文焕、桥公山、薛万彻、谢叔方、冯立。这五人各有官职，都是置身長林军，由建成太子一手提拔。在加入长林军前，早是名震一方的高手，绝对不能小觑。”

寇仲笑道：“为何不提李神通和杨虚彦呢？”

李靖皱眉道：“他两人一向保持中立，不过对付的若是外人，他们当然站在建成太子的一方。”

又叹一口气道：“但最令人头痛的是建成太子新招揽回来的突厥年青高手可达志，此人在东突厥与你们的好朋友跋锋寒齐名，以一手自创的‘狂沙刀法’震摄漠北，被毕玄推崇为年青一辈中的第一人。对你两人他正在摩拳擦掌，希望能一战功成的除掉你们，好在中原扬威立万。”

寇仲立时双目放光，兴致盎然的道：“竟个懂刀的家伙，具有趣。”

李靖懔然道：“我说这么多话，仍只是换来你一句‘具有趣’。”

寇仲两眼射出锐利神光，盯著李靖道：“李大哥勿要瞞我，今趟你来找我们，是否秦王之意。”

李靖愀然不悦的道：“我李靖是甚么人，怎会说谎来骗自己的兄弟。*寇仲摇头叹道：*李大哥勿要怪我，皆因李靖再非以前的李靖，而是李世民手下一员大将，有些事恐怕身不由己。就当我错估你吧！但我亦对李大哥有一个忠告。”

李靖苦笑道：“请勿说出来。小仲，我可以再问一句话吗？”

寇仲听到他唤自己作小仲，想起当年初识时的情景，心中一软道：“说吧！”

李靖望往舱顶，双目射出浓郁伤感的神色，轻轻道：“假设没有素素的事，你们会否听我的劝告，打消关中之行呢？”寇仲凄然道：“还何必再提素姐？人死灯灭，生命只像一个短暂的梦，我们那还有馀情去怪李大哥你。”

李靖剧震道：“甚么？”

徐子陵一直运功听两人的谈话，此时接过来道：“李大哥！我们到船舱上再说好吗？”

寒风呼呼，伊水滔滔。

李靖朴实的脸容像一尊石雕人像，木无表情，似对徐子陵述说的事全无感觉，但徐子陵却感到他原本稳定有力的手在抖颤。

两人立在船尾处，天上乌云密布，更添凄寒孤清的感觉。

听罢往事，李靖长长吐出一口气，以舒泄积蓄胸臆的愤怨。似乎平复下来时，虎目忽然涌出热泪，剧震道：“是我负了她！”

李靖的真情流露，登时打动徐子陵，道：“死者已矣！李大哥毋庸过度悲伤！终有一天我们也会步上素姐后尘，那时说不定我们又可再次在一起。”

李靖任由泪珠滴下脸颊，探手握住刀柄，对著江水发出一声悲嘶，双目杀机大盛，一字一字的道：“好！香玉山，终有一天我李靖要你这狼心狗肺的人为素妹偿命！”

徐子陵见李靖找到心中悲愤渲泄的目标，心中稍安，为转移他的神智，代寇仲说出他的忠告，道：“关中之旅，我们是势在必行。李大哥最明智之举，就是当以前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大家再非兄弟，立即离开我们这两个满身烦恼是非的人，返回关中。以后就算对阵沙场，亦绝不可心软留情。”

李靖默立片晌，深吸一口气，压下绞心的伤痛，沉声道：“子陵告诉我，你们有多少成把握潜入长安，起出宝藏后又能够成功把大批财物兵器运走？”

徐子陵暗忖若李靖晓得师妃暄正联同四大圣僧务要生擒他们，阴癸派又要在师妃暄得手前将他们一擒一杀，恐怕连这句试探的话都没好气作询问。

苦笑道：“坦白说，半分把握都没有。”

李靖一呆道：“那你们为何仍要去关中？”

徐子陵很想告诉他，自己陪寇仲去发疯，是希望寇仲依诺在拿不到宝藏时，放弃争霸天下的梦想，但终没有说出来。

沉吟片刻，淡然自若的道：“人总是有侥幸之心的。又或者是我们自得到《长生诀》后，生命便像梦幻般的不真实，令我们根本不知甚么叫害怕。

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庞大的压力下挣扎求存，愈艰难的事，愈令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意趣。

至少对寇仲来说，实情就是如此。”

李靖回复冷静，分析道：“但今次是不同的，当年在洛阳，纵使你们四面受敌，但总有微妙的形势可供你们利用。但长安城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一旦败露行藏，不要说杨公宝藏，要安然脱身亦只属痴人说梦。我怎忍心瞧着你们去送死。”

徐子陵从容道：“李大哥定要把我两个当作只是曾经萍水相逢的人，否则只会陷於进退两难之局。我们既中为自己的小命著想，李大哥何须费神关心我们。”

李靖双目射出深刻的感情，叹道：“你们为何又口口声声唤我作李大哥？有些事是永远不能改变的，想到终有一天要与你们在战场上决一死生，我便难以释怀。我像很明白你们，但又似丝毫不了解你们。”

徐子陵苦笑道：“皆因李大哥与寇仲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表面看似有很多地方相同，例如看重情义、胸怀大志等等，但不同之处更多，李大哥可知寇仲是个天生的冒险者，专挑困难的事去做，只有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才能从中取得乐趣。这样说，李大哥明白了吗？”

李靖愕然片晌，缓缓点头表不明白，徐徐道：“我想一个人在这里好好的想想。”

徐子陵返回船舱，突利已坐入刚才李靖的座位，正和寇仲在细语密斟。

舱内的客人都不敢正眼瞧徐子陵，显是猜到他们大不简单，甚或猜到他们的真正身份。

突利旁边的船客见徐子陵朝他望来，自动让出位子，坐到徐子陵原先的位子去，弄得徐子陵啼笑皆非，只好多谢一声，坐到突利身旁。

迎上寇仲询问的目光，徐子陵先点点头，又摇摇头，指指脑袋道：“他要想一想。”

寇仲苦笑道：“我们是否又低估李建成那小子呢？”

徐子陵以苦笑回报。

他们先是低估李元吉，更不把李建成放在眼内，还以为长安只是李阀内军功称冠的李世民占尽优势。

刚才从李靖的口风，始骇然感到确实的情况根本是另一回事。李建成和李元吉携手对抗李世民，背后又得李渊撑腰，加上像晃公错、杨虚彦，甚至乎石之轩等高手之助，纯论实力，天策府也要给比下去。

可是对李世民不利的情况尚不止此，由於李建成是太子的身份，心怀叵测的李密和独孤峰均可能自甘作他羽翼，好铲除李世民这大患。

徐子陵问突利道：“可达志是否真如李靖所说的那么厉害。”

突利脸露凝重神色，道：“可达志投诚李建成，该是我离开关中后的事。我敢肯定是颉利甚至毕玄在背后指示的。否则以可达志的自负，怎肯接受汉人的命令。我曾两次和他交手试招，表面虽是不分胜负，但我却知他没有使出真功夫，这人的狂沙刀只可以深不可测来形容，颉利也对他佩服和礼待非常。”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为此看来，就算公平决战，各自派人落场比武，我们也负多胜少，何况李建成绝不会和我们讲江湖规矩的。”

徐子陵好整以暇的笑道：“你是不需为此苦恼的。因为我们没机会踏进长安半步。”

突利心中涌起难以形容，既荒谬又可笑的奇怪感觉，哑然失笑道：“不

若就随我一起返回漠北，助我统一突厥算哩！”

两人为之莞尔，当然知他在说笑，但也感到他的诚意。

寇仲探手搂上突利肩头，凑到他耳旁道：“我若寻不到宝藏，兼又死不去，定会到突厥去找你，但你可不能薄待我，至少要弄个叶护我过过宰相的瘾儿。”

突利断言道：“一言为定！”旋又笑道：“现在我是衷心渴望你找不到宝藏。”

寇仲伸个懒腰，道：“看来我们行踪已泄，下船时说不定有强大军旅在恭候我们，我们是否该早点下船呢？”

话犹未已，船速忽然大幅减缓。

三人你眼望我眼，均大感不妙

第四章 仇人见面

两艘战船从后赶上，与客船并排在伊水间推进。

寇仲、徐子陵和突利三人扑上舱面时，李靖竟不知所踪。把客船挟在中间的战船并没有剑拔弩张的紧张情况，只是着令客船缓驶，船夫们都噤若寒蝉，只知从命。

客船管事的帮会头目来到三人身后低声道：“这是杨帅的座驾船。”

三人目光照往船桅的旗号，杨公卿从船舱大步踏出，呵呵笑道：“三位路过敝境，怎能不让杨某稍尽地主之谊。”

寇仲大喜道：“杨公别来无恙。”提气纵身，投往杨公卿船上，徐子陵和突利只好紧随其后。

战船增速开行，转眼把客船抛在后方，寒暄一番后，杨公卿笑道：“主上闻悉诸位南来，已不知等得多么心焦。”

寇仲随口应道：“是否心焦我们仍未死呢？”

杨公卿苦笑道：“少帅万勿误会，我们进舱内再说。”

踏入舱门，杨公卿立即摒退左右，坐好后，杨公卿笑容敛去。冷哼道：“王世充得人而不能用人，只知大封亲族，用人惟私，白白辜负少帅为他经营出来的大好优势。现今李家随时大军东攻，当然记起少帅的种种好处。”

寇仲想不到杨公卿对他们如此有情有义，坦诚相告，举杯道：“小子敬杨公一杯。”

突利亦举杯道：“杨公卿果然是好汉子，王世充有杨公而不知善待，注定他没有好下场。”

四人轰然对饮，各有感触。

突利道：“若唐兵立即来攻，杨公认为胜负机会如何？”

杨公卿断然道：“除非是李世民亲自挂帅督师，尚或有成功机会，否则唐军必无功而退。”

三人为之动容。

寇仲皱眉道：“杨公是否前后矛盾，刚说过王世充因不懂用人，要自食

恶果，现在却又这么高传他的份量。”

杨公卿道：“我指的只是王世充坐失良机。若他肯委少帅以重任，趁从瓦岗军得到大批兵将粮甲马匹的当儿，乘薛举父子攻打唐军项背之势，直闯关中，令李阀前后受敌，说不定真能乘势攻克长安。可惜他忌材之心太烈，只知巩固战果，到薛举父子被李世民所破，已是悔之不及，我和老张对他能不心灰意冷？”

老张就是王世充另一员大将张镇周，与寇仲颇为相得。

另听杨公卿毫不尊重的直呼王世充之名，便知他和王世充关系恶劣至难以缝补的地步。

徐子陵奇道：“现在李阀声势大盛，更无西面之忧，杨公为何仍深信王世充有抗唐的实力。”

杨公卿道：“唐军虽盛，可是王世充新近得瓦岗降兵十多万，降将中包括单雄信、秦叔宝、程知节等，均是不可多得的将材。最重要是洛阳乃天下坚城，易於防守，且备有飞石神炮和能射五百步的强弓弩箭，城内守将更全由王世充的亲族担当，岂是唐军要攻便可轻易攻下来的。”

寇仲苦笑道：“照我看事情却非如此，唉！王世充是否真的想见我，不会又是布局要杀我吧？”

杨公卿道：“理该不曾，现在他最担心的是唐军东来，他曾亲口向我和老张力言，绝不会加害少帅，否则我杨公卿怎肯陪他干这种卑鄙无耻的勾当。”

寇仲信心十足的道：“只要他肯听我一席话，包保他不敢动我半根毫毛。”

徐子陵问道：“秦叔宝目下身在何处？”

杨公卿答道：“他该在洛阳。”

寇仲笑道：“终於要和老朋友碰头啦。”

又一手揽看突利肩膀，挤眉弄眼的笑道：“说不定我可弄顶八人大轿，教人打锣打鼓的送可汗回老家。哈！”

两艘战船泊在洛阳城外的码头处，由杨公卿派人飞报王世充，教他出城来见。这是杨公卿和寇仲三人深思后的行动，否则如“误入城内”，王世充食言，将难以脱身。

寇仲趁徐子陵和突利到船舱上去欣赏东都在落日下壮丽的城景时，忍不住问起杨公卿有关李秀宁的事。

杨公卿当然不知道他和李秀宁的关系，还以为他想知道关内外的情势，叹道：“所以找说你们是来得合时，否则恐怕王世充仍不肯向你们低头认错。李秀宁摆明是为李阀出面来对我们作最后一次劝降。假若我们不肯屈服，唐军将会大举来犯。正因形势紧迫若此，王世充才不得不想到再借助你们。否则在唐军兵迫洛阳时，你们少帅军亦乘势来攻，洛阳危矣。”

寇仲给勾起另一问题，暂时忘掉李秀宁，问道：“董淑妮不是给李渊作妃嫔吗？若两军开战，她怎么办？”

杨公卿道：“出嫁从夫，像淑妮这种情况古已有之，有甚么大不了。听说李渊对淑妮爱宠不在另两名宠妃张婕妤和尹德妃之下，又得李建成暗地支持，在唐宫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那管老天会否塌下来呢。”

寇仲又因董淑妮想起荣蛟蛟，再由荣蛟蛟想起荣凤祥的辟尘妖道，道：“荣凤祥是否已返回洛阳？他跟王世充现下关系如何？杨公有告诉王世充荣凤祥其实是老君观的辟尘老妖乔扮的吗？”

当年辟尘派出可风道人作奸细，助李密和独孤阀来行刺王世充，行动

差点成功。

杨公卿愤然道：“不知荣凤祥使出甚么手段，令玄应太子为他大力斡旋，结果荣凤祥赔上大批财物，与王世充仍保持良好关系。三天前他父女才从南方回来，你见到王世充时最好不要提起此事，否则不但王世充很难下台，玄应太子更会大感不悦。”

寇仲苦笑道：“难怪他们父子会大失人心哩！”

徐子陵和突利卓立船头，遥望矗立前方的洛阳城，想起来此途中那惊涛骇浪般的过程，心中都有种渡过重重险处的欢畅感觉。

落日在左方山峦后霞彩散射，更添这伟大城都不能替代的骄人气象。

徐子陵忽然问道：“刘武周和宋金刚是否只是颉利的走狗？”

突利露出不屑神色，道：“可以这么说，刘武周此人出名反覆，旧情时为马邑鹰扬府校尉，马邑太守王任恭甚器重之，一手把他提拔，岂知他不但与仁恭的侍妾私通，还在闹饥荒时诋诬仁恭不肯放粮济饥，激起公愤后与鹰扬派弟子袭杀仁恭，行为既不义又可耻。对我们来说，这种人倒最宜任他在中原捣乱。咦！你因何问起他呢？”

徐子陵道：“我只想知道他们和颉利的关系，更要弄清楚王世充有否与刘武周结成联盟，否则可汗只会从一个险境，踏进另一险境。”

突利恍然道：“子陵确是心思细密，为了讨好刘武周，王世充这卑鄙小人确会把我出卖。又或暗中通知刘武周在途中截杀我，那王世充便可把责任推得一乾二净。”

徐子陵道：“从杨公卿的口气里，我们可知王世充现时仍是有恃无恐。”

想来原因正在刘武周和宋金刚，一日他们在旁虎视，唐军亦不敢出关东来。

所以王世充绝不会为寇仲而开罪刘宋两人，刘宋则不敢拂逆大靠山颉利之意。”

突利沉声道：“子陵是否想指出眼前只是王世充针对我而设下的陷阱？”

徐子陵微笑道：“王世充绝不敢在东都动手对付你，因为这么笨人出手的行动太不划算，只会招来可汗亲族的报复，更会成为我和寇仲的死敌，又引起本部大将如杨公卿、张镇周等的不满，於他有百害而无一利。上上之策仍是如可汗所说的暗中知会刘武周，让他们在途中伺机行刺，再来个苦肉计，让他的一方损掉几个手下，那就谁都不会对他起疑哩！”

突利叹道：“子陵的脑袋真厉害，我看你的推测八九不离十。所以王世充这奸贼才会卑躬屈膝的来相就。如此反有利我们，可将计就计，从容对付。唉！想起彼此患难一场，这么的说离即离，真教人割舍不得。”

徐子陵遥望太阳的最后一丝采芒消失在西山背后，淡然道：“日月推移，人事迁变，只要我和寇仲死不去，大家终有聚首的一天，希??那非是对阵沙场就成哩！”

灯火亮起，一艘船从东都驶出，向他们顺流开来。

王世充终闻讯而至。

在王玄应和王玄恕两个儿子陪同下，王世充这老狐狸故意穿上便装，到船上来见寇仲三人，随行者中更不觉暗伏有高手。

甫见面他便装出惭愧自责的表情，怪自己受小人所惑，一时糊涂，致有此近乎忘恩负义之举，最后把所有责任推到李世民身上。

三人当然不会揭破他，虚与委蛇一番后，寇仲表示有留话要和他们三父子说，入舱后分宾主坐定，寇仲笑道：“只看圣上的神气，便知圣上对唐军出兵关东一事胸有成竹，不知寇仲有没有说错呢？”

王世充尚未回答，王玄应傲然道：“如论声势，唐军仍远及不上以前的瓦岗军，他们虽能在关中称王称霸，但在此地岂到他们逞强。当年李建成、李世民来攻洛阳，还不是落得个灰头土脸而回。”

寇仲听得瞪大眼睛呆看看他，王玄应以完全忘掉当日是靠谁去大破李密的神气，说出来气焰飞扬，像功劳尽归诸他一身的情况。

王世充显然有点不好意思，责怪的瞥王玄应一眼，接入道：“我们当然不敢轻敌，不过李家与薛举父子一战下元气大伤，暂时仍未有足够能力来犯。不过我们现正全力备战，严阵以待。”

王玄怒昔日曾随寇仲到堰师决战李密，比谁都更清楚寇仲的丰功伟业，嫩脸微红，露出羞惭之色，垂下头去。

王玄应意犹未尽的道：“李阀虽再无西面之忧，但想破我东都，只是痴人作梦。”

若非寇仲绝不容洛阳落人李世民手内，现在大可拂袖而去，只恨东都洛阳关系重大，牵连到巴蜀这个可攻打南方、控制大江上游的战略要塞，才不得不耐看性子坐在那里好向他父子痛陈利害。

正思量间，王世充道：“我早知寇兄弟非是池中之物，但们想不到寇兄弟能在短短年许间於彭梁创立名震天下的少帅军，还先破杜伏威和沈法兴的联军於江都，再破萧铣、朱粲、曹应龙的联军於沮水之滨，如此战绩，即使李世民亦有所难及，只要少帅肯捐弃前嫌，不再计较我王世充作过的糊涂事，大家结成联盟，何惧他区区唐军。”

寇仲心知肚明自己的少帅军兵微将寡，仍未被王世充真的放在眼内，他看中的只是自己的才智和声望。

当日王世充意图杀他而不果，声誉受到严重的打击，更令手下看穿他妒材的本性。如若能与寇仲言归於好，自然对他低落的声名大有好处。兼之不用屯重兵去防守东线，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说到底，包括李世民在内，谁愿意树立像寇仲、徐子陵这种可怕劲敌。

寇仲微微一笑道：“表面看来大郑确是兵精城固，但若是李世民亲自督师来攻，情势可能不像玄应太子想像般那么乐观。”

王玄应闪过怒色，旋又压下不悦的情绪，耐看性子沉声问道：“少帅何有此言。”

王世充深悉寇仲过人的才智，露出注意的神情。

寇仲从容道：“若我是李世民，可率大军从关中直驱河南，以坚攻坚，尽克东都西线的主要据点，硬是迫贵方退守洛阳。然后再施之以分化之计，通过不择手段的威逼利诱招降东都外围大小城池守将，玄应太子以为尚有多少机会能守得住洛阳？”

王世充和王玄怒同时色变。

要知王世充因任用亲私，致令政权内部矛盾重重，不得人心，派系斗争，无时或已。反之李世民一向声誉极佳，只是能容李密一事，早使天下敬佩。兼之又有佛道两门在背后撑他的腰，确大有机会不费一兵一卒的招降王世充手下大批离心的兵将。王世充要与寇仲重修旧好，正是要借此稳定军心，所以寇仲这番分析正命中王世充的要害。

王支应怎肯就此认输，硬撑道：“李世民一天攻不下东都，也赢不了这场仗。待他兵将倦疲、伤亡惨重时，我们可部署突击反攻，教他来易去难。”

顿了顿又道：“这当然是假设他能把我们迫得退守洛阳而言，否则一切休提。”

王玄恕忍不住道：“李世民擅长骑兵战阵，战无不克，我们若将主力放在城外与他决胜负会是以己之短，对敌之长。”

王世充点头同意道：“玄恕说得对。”又转向寇仲道：“不过就算唐军兵力十倍於我，想攻入洛阳，仍非易事，少帅对此有怎么看法？”

寇仲赞赏的瞥王玄恕一眼，道：“只有傻子才会去硬撼洛阳，当贵方退守洛阳时，我若是李世民便会南取伊阙，北围河内，再分兵攻打洛口和回洛两大重镇，主力人军则连营北邱山，完成对东都的包围圈，断绝所有粮饷供应，令贵方陷於孤立挨打的困境。”

当日他为对付李密，对洛阳附近的形势下一番苦功，更与杨公卿等反覆研究，故对洛阳的虚实强弱了若指掌，随口说出，连王玄应也欲辩无言。

王世充脸色再变，旋又平复下来，从容笑道：“凭李家现在的兵力，恐怕仍难以办到少帅所言的情况。”

寇仲对付王世充的策略就是一招“恫吓”，务要令他像上趟般感到大祸迫在眉睫，他才可将王世充变成手上对付李世民的一只有用棋子。否则东都若破，他少帅军将尽失西北的屏障，阵脚未稳便被大唐军势如破竹的歼灭。

寇仲漫不经意的道：“皇上是否认为李世民的实力不足以应付你和刘武周的联军，故有恃无恐呢？”

王世充脸上震动的神色一闪即逝，以微笑掩饰内心的惊骇，淡然自若道：“我大郑与他定扬可汗素无邦交，是敌非友，少帅为何会猜到我跟刘武周联手抗唐呢？”

寇仲见王世充的表情，更肯定上趟宋金刚到洛阳，是与王世充订立秘密协议，耸肩道：“纵使你们双方没有盟约，但刘武周和宋金刚对李阀的老家偕高手刺伤李世民时出兵攻唐，只可惜他败得太快，令刘宋难以配合。今次若李世民来攻洛阳，刘宋绝不会坐视，以免再错失机会，岂知欲正中李小子的下怀。”

三父子正静心聆听，到最后一句，再忍不住同露骇容。

寇仲不待他们有思索的空间，若无其事的突然问道：“荣凤祥在南方开不成商帮大会偕女儿回来后，有没有告诉皇上杜伏威已投降李家呢？”

王世充终失去冷静，失声道：“甚么？”寇仲暗松一口气，知道费尽唇舌，连施攻心之计后，终打动这头虚伪卑鄙的老狐狸。

第五章 其门若市

王世充依寇仲之言，在毫不张扬下安排寇仲三人进入东都，住进城南择善坊一座小院落，紧傍逼津渠，乃别巷后河的格局，还有个码头，泊有快艇以供三人出入。若走陆路的话，一盏热茶的工夫可到接通南北天街的天

津桥，交通非常方便。他们更婉拒王世充派人来侍候的提议，希望能静静休息，以恢复旅途的劳累。

杨公卿亲自为他们携来酒菜衣服，约好明天在董家酒楼与张镇周共进早膳后，方道别离开。

二人沐浴更衣停当，舒舒服服的聚在主堂中吃喝谈笑，好不开心。

寇仲把与王世充父子三人的对话详细交待后，突利叹道：“坦白说，当年你大破李密，我和世民尚以为你寇仲是七分运气，只有二分是靠具资本领。其后再败字文化及，捣乱杜沈联军，又令萧铣、朱桀和曹应龙惨败，我们亦只当你是诡计得逞。到今晚听到你唬吓王世充有关唐军攻打洛阳的战略，才憬然醒悟你寇仲实是军事的长才。你有如天授，随口而出的策略，别人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若王世充肯把指挥权让给你，你跟世民兄鹿死谁手，将是未知之数。”

寇仲苦笑道：“他连自己忠心耿耿的大将都不信任，可况是我。”

徐子陵道：“你有否和他谈及可汗的问题。”

寇仲皱眉道：“真奇怪，竟是他主动提出，且表现得异常积极。不过当我提议由杨公卿护送可汗回漠北，他却说另有人造，这老狐狸不知又在转甚么歪念头。”

突利佩服地盯徐子陵一眼，把徐子陵的分析向寇仲道出来。

寇仲拍腿道：“还是陵少心水清，我却一时想不到那么远，王世充安排了明晚送你起程北上，此事该如何应付？”又道：“难怪他矢口否认跟刘武周、宋金刚有协议，就是怕我起疑心。”

徐子陵沉吟道：“你曾教王世充与窦建德结盟，这方面老狐王有甚么话说？”寇仲恨得牙痒痒的道：“我曾旁敲侧击的问过，他却不露口风。哈！今晚该有他忙的哩！我真想摸到荣府去，看看他如何向荣凤祥兴问罪之师。”

突利摇头道：“荣凤祥在洛阳的势力蒂固根深，他虽要倚靠王世充，但王世充际此紧张时刻何尝不要倚靠他。我猜王世充定要哑忍这口气，迟些才和荣凤祥算账。”

今趟轮到寇仲和徐子陵脸色微变。

寇仲之所以要在王世充前“挑拨离间”，皆因荣凤祥父女立场暧昧，既与阴癸派似是盟友，又与杨虚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荣凤祥若能在洛阳保持势力，对两人自是有害无利，倘再引进石之轩或祝玉妍两大魔门顶级高手来对付他们，将更大大不妙，说不害怕就是骗人的。

寇仲苦笑道：“可汗的分析不无道理，照我看王玄应对荣妖女迷恋甚深，说不定刻下正在香暖的被窝里向荣妖女倾诉我们的秘密呢。”

突利哈哈笑道：“说起被窝和女人，我便意兴大动，这是否你们所谓的‘饱暖思淫欲’？”徐子陵举杯笑道：“喝酒没有问题，但若可汗提议逛窑子，请恕小弟不能奉陪，你可央少帅这从少年开始便大发青楼梦的勇汉陪你。”

寇仲拿起酒杯，佯怒道：“陵少想害我吗？你该知我和你是青楼同一运，从没有一次逛青楼是有好结果的，包括上一次差点给祝妖妇陷害成功。”

大笑声中，三人碰杯痛饮。

想起从汉水来此险死还生的旅途，份外感到眼前此刻的珍贵。

“砰！砰！砰！”

外院门给人拍得震天价响，尤其对方不以门环叩门，更令人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三人脸脸相觑，想不到有人如此大胆时，一把粗豪的声音在外头嚷道：“秦爷叔宝来哩！还不快快开门。”

接著秦叔宝的熟悉声音道：“老程你低声点不行吗？谁人欢喜听你那把破锣般的腔子。”

寇仲和徐子陵大喜，刚敞开大门，久远了的秦叔宝和另一大汉早逾墙而入，均是一身酒气，兴奋莫名。

秦叔宝抢上石阶，两臂大鹏展翅的一把将两人搂个结实，哈哈笑道：“谁想得到当日荒山遇到的两个不名一文的青头小子，竟变成纵横天下的风云人物。你这两个小子真没有义气，自己逃之夭夭，却累得我给沈落雁那婆娘生擒去为她做牛做马。”

寇仲和徐子陵见到这血性汉子，亦是热血沸腾，与他搂作一团，互相拍打，仿佛只有通过原始的搂抱动作，方可表达心中的冲动。前者笑道：“有心不嫌遂，我们把你的老板扳倒，干是同样能令你脱离苦海吗？”那随秦叔宝来的大汉不耐烦地咕哝道：“老子不搂女人睡觉陪你到这里来。你却只顾叙旧，不给我引见，他奶好的真不够朋友。”

秦叔宝放开两人，皱眉道：“我都说自己来便成，你却硬要陪我来。小仲小陵，这个就是曾以五百兵破敌万人的程咬金。”

两人曾多次听过他的名字，且印象深刻，一来是他的名字古怪易记，更因他是著名的猛将，早有结识之心。定神打量，只见此人体魄健壮，身如铁塔，膀阔腰圆，肌肉发达，脸容颇为丑陋，但却流露出冥诚爽宜的味道，教人欢竟口。

程咬金不满道：“我已改名为程知节，再不是程咬金，小心我打扁你的臭嘴。”

秦叔宝捧腹大笑时，程咬金伸出粗壮的手掌，分别和寇仲、徐子陵握手为礼，欣然道：“我最爱结交英雄豪杰，老秦曾多次向我谈及与你们结识的经过，今日终于见到哩！来！我们喝酒去。”

突利从大门步出，笑道：“要喝酒何不到屋里来？”三巡过后，气氛愈趋炽烈，五人一见如故，加上几杯黄汤下肚，都是有那句话说那句，抛开所有顾忌。

程咬金向突利笑道：“我本不喜欢你们突厥鞑子，不过见你能口吐人言，又是小陵和小仲的兄弟，兼想起鞑子像我们汉人般也有好坏之分、君子小人之别，才肯坐下和你喝酒，岂知愈看你愈顺眼，敬你老哥一杯。”

突利啼笑皆非，苦笑不得的和他对饮，幸好突利亦最欣赏这种毫不矫扭造作的爽直硬汉，故不以为杵。

秦叔宝分别把肴菜夹到各人碗内，笑道：“我刚才和老程这家伙去窑子寻欢作乐，一人搂著一个妞儿埋头苦干的当儿，杨公卿使人来通知，说你们三人来了。我也算够义气，立即急流勇退，来会你们。”

程咬金晒道：“明明听得你在邻房不到三个回合便偃旗息鼓，还吹甚么大气。”

秦叔宝反唇相稽道：“原来你是只听不干，难怪敲门时这么大火气。”

众人失声狂笑时，秦叔宝叹道：“今晚我们定要痛快的闹他娘一场，因为明天黄昏我和老程奉命要护送一个人上北疆，真是不巧。”

寇仲清醒过来，与徐子陵和突利交换个眼色。

突利沉声道：“你们竟不知要送甚么人吗？”程咬金见三人脸色有异，讶然道：“王世充说出发时才会告知我们北上的路线和护送甚么人，有甚么不安呢？”秦叔宝接口道：“我们是在黄昏时接到玄应太子传递的今谕，著我们召集本部候命出发。想起旅途寂寞，才趁今晚去享受一番。”

徐子陵问道：“你们对王世充的观感如何？”程咬金不屑的道：“他比之李密更不如，王玄应那小子更不像人，想起就令人生气。”

寇仲道：“最近有没有人来游说你们背弃王世充。”

秦叔宝一呆道：“你是怎会知道的？沈落雁曾潜来洛阳，游说我们重投李密，不过已被我们拒绝，此事该没有人知道。”

徐子陵叹道：“你们当然不会说出去，但沈落雁却会故意泄漏，以迫你们作反，这叫离间计。”

程咬金勃然大怒道：“沈落雁真可恶。”

寇仲道：“王世充更是混帐，因为他想杀你们。”

程咬金和秦叔宝为之愕然。

突利好整以暇的道：“王世充教你们护送的人正是区区在下，这叫借刀杀人，刀子则属於刘武周和宋金刚。”

寇仲待要解释，一把女子的声音在后院码头方向传来道：“寇仲、徐子陵，你们给我滚出来。”

寇仲苦笑道：“陵少你慢慢向两位老哥解释清楚。我要代李大哥去安慰他的好娇妻，算够义气吧！”红拂女消瘦少许，但仍是那么明艳照人，傲然立在延伸往河道的石阶的顶端处，冷若霜雪的狠狠盯著寇仲，沉声道：“李靖在那里？”寇仲暗中咋舌，知她性烈如火，一个不小心侍候，便是动手火并之局。

偏是自己不能伤她，对著她那把使得出神入化的拂尘，确是非常难捱。忙赔笑道：“大嫂消息真是灵通，我们来到这里连屁股儿都未坐暖，你便懂得寻上门来，可怜我们还自以为行踪隐秘。”

红拂女慎道：“不要唤我作大嫂，你若真把李靖当作兄弟，就不会累得不听秦王的命令千山万水来寻你们这两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寇仲苦笑道：“谁不自以为是？嘿！我可不是说大嫂你”红拂女截断他道：“少说废话，李靖究竟在那里？”寇仲忙把与李靖相遇的情况说出来。

红拂女明显松了一口气，容色稍缓，用神上上下下盯视他的几眼，闪过惊异神色，以较温和的语气道：“你们可知与王世充合作，等若与虎谋皮，受过一趟教训还不够吗？”寇仲谦卑的点头道：“大嫂教训得好，我们会小心的哩！”红拂女声调转柔，语重心长的道：“在目前的情况下，你们想潜进长安是难比登天。要在建成太子全力戒备下起出大批财物兵器更是难上加难。

唉！我该怎么说你们才肯打消主意？秦王一直视你们为知心好友，直至现在仍没有改变，但你们却令他进退两难，也令你大哥睡不安寝。”

寇仲叹道：“这叫人各有志，若有选择，我岂愿与世民兄为敌？不过假若我和小陵真能在建成、元吉眼睁睁下夺宝而回，对秦王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

红拂女玉容转冷，淡然道：“你仍自大得认为可再创奇迹吗？听说宝藏内只是藏书便达十车之多，兵器更数以万计，就算在没人理会，城门大开的

情况下，恐怕一天时间都运不完那么多东西，而你仍认为可以盗宝离开，岂不是痴心妄想。即使你们能神鬼不知的潜入长安，终会显露行踪，最后还是死路一条。”

寇仲欣然道：“我知大嫂是为我们好，只是我这个人对于愈没有可能的事，愈有兴趣去尝试。否则就不会弄垮李密，又到现在仍没有送掉小命。”

红拂女怔怔的瞧他好半晌，忽然垂首轻轻的道：“听你的语气，是否不再怨恨你的李大哥呢？”寇仲想起素素，心中一痛，颓然道：“还有甚么好恨的呢？素姐已离开尘世！”红拂女娇躯微颤，失声道：“素素死了？”寇仲不想再提素素的事，道：“详情你可问李大哥，照我看他定在城内，大嫂劝他回长安吧！请他再不要理会我们。”

红拂女欲言又止，终还是去了。

回到厅堂，四人停止说话，目光落在脸色沉重的寇仲处。

寇仲坐下来，强颜一笑道：“人已走哩！”突利问道：“她怎知我们在这里的？”寇仲摇头道：“她没有说，不过看起来我们这所谓秘巢已是街巷巷闻的第宅，问题出在我们来得太张扬。嘿！你们商量出甚么鸟儿来。”

他的粗话立时令程咬金情绪高张，粗声粗气的道：“他奶奶的熊，王世充那昏君竟敢害老子，我就要他吃不完兜著走。”

突利笑笑说：“我决定不走。”

寇仲失声道：“甚么？”秦叔宝道：“可汗只是说笑。我跟老程决定随可汗到他老家看看，研究一下他们的骁骑战术为何可比我们厉害。”

寇仲放下心来笑道：“可汗不怕给这两个家伙偷学秘技，将来反用来对付你们吗？”突利傲然道：“有些东西是偷不了的。”

徐子陵怕程咬金不服驳他，岔开去道：“我们决定将计就计，两位老哥会乘机离开王世充，再不回头。”

秦叔宝向寇仲道：“你不是创立甚么少帅军，照我看还是解散算了，在现今的情况下，任你寇仲如何英雄了得，智勇过人，只能是陪太子读书，没法有任何作为。南方就只有江都还可多挺一会。”

众人想不到秦叔宝会忽然来个奇兵突出，坦言直说。都静下来看寇仲的反应。

秦叔宝乃精通战略兵法的名将，作出的判断当然有一定的份量。同时亦表明他和程咬金纵使离开王世充，亦不会因友情投向寇仲的少帅军。

寇仲从容微笑道：“我们走著瞧吧！”

程咬金大力一拍寇仲肩头，长身而起道：“好小子，有种。”

秦叔宝亦笑著站起来，道：“因可汗的事，我们不宜在这里勾留过久。

且我和老程都有班共生死的兄弟追随左右，需要时间作出安排。”

“当！当！”

叩门声又从院门处传至。

寇仲苦笑说：“这叫其门如市。”

突利起身道：“我带他们从后面水路走，你和子陵去看是甚么人。”

各人分头行事。

寇仲一人往西门，甫将院门拉开，雄劲集中至今寇仲呼吸顿止的拳劲冲脸而来，寇仲大喝一声，亦一拳击出，两股拳风交击下发出‘蓬’的一声巨响。

第六章 肝胆相照

寇仲压下翻腾的血气，苦笑道：“王子的见面礼不是人人可以消受的。”

来访的赫然是吐谷浑王子伏骞，今趟他只是单身一人，穿的又是汉人的便服，与上次在东都见他时前那种前呼后拥的情况大不相同。

伏骞龙行虎步，气势迫人的走进前院，灼灼的目光扫视大门的方向，讶道：“子陵兄和突利可汗呢？”

“锵”！

寇仲掣出井中月，施出“井中八法”的“棋奕”，一刀劈在空处，带起的劲气，竟然使全院的空气都给他硬扯到刀锋去，形成一个类似天魔大法的力场，玄异至极。

自宋缺以刀施教，让他领悟刀法的真谛；再在赴九江途中，经多日在船上冥索苦思，创出“井中八法”，又经连番血战，逃亡时拿徐子陵和突利作对手反覆钻研改进，到此刻他的“井中八法”才真正大成，如臂使指，不致在与强敌对仗时派不上用场。

伏骞刚才那一拳，显示出这吐谷浑王子的武技强横，功底深厚。寇仲登时手痒，怎肯放过这个试刀的大好机会。

伏骞先前说要领教他的刀法，虽是心中确有此愿望，总是带有说笑的成份，那想得到他骤然出刀，且是如此莫测高深，不知他攻往何处的奇招。

“当”一条长只三尺许，每节三寸，由十三个钢环节节相扣连结而成的软钢鞭从棉衣内抽出，迎风蹬直。

伏骞同时脚踏奇步，闪电挪移，钢鞭横扫刀锋，反应之快而精确，教人叹为观止。

寇仲大笑道：“好！以攻代避，确是高明。”

体内正反之气互动下，一个旋身，移往伏骞左侧软钢鞭难及的角度，使出“战定”，立时刀浪翻腾，水银泻地的向这强横的对手攻去。

伏骞暗呼厉害，软钢鞭上拦下封，左挡右格，配以闪耀步法，施尽浑身解数去应付寇仲有如长河激瀑，滔滔不断的凌厉攻势。

兵刃交击之声不绝於耳，火爆目眩，精采绝伦。

徐子陵则好整以暇的步出大门，在石阶台上观战，心中大讶。

要知他和寇仲在重回东都这段时间内，武功屡有突破精进，已到达可与祝玉妍那般级数的绝顶高手全力一拚的境界，竟知伏骞竟能在寇仲的绝世刀法下，仍有反击之力，此人功力之高，可以推想。

“当”寇仲一刀扫出，便把伏骞迫退三步，然后以一招“不攻”作结。

伏骞欲攻难攻，忽然长叹一声，把软钢鞭随手撇掉，然后大笑道：“痛快痛快！最后这招有甚么名堂，竟使我感到若要强攻，只会自招败果？”

寇仲从容一笑道：“敬告王子殿下，这招乃小弟“井中八法”的起手式『不攻』。”

伏骞先是愕然，继而开怀大笑，通：“确是名副其实，不能攻也。”

台阶上的徐子陵问道：“伏骞兄为何要弃掉如此神兵利器。”

伏骞洒然笑道：“若本人用的是惯使的丈二矛斧，适才便可以坚攻坚，试破少帅的不攻奇招。这钢鞭既今我棋差一着，不弃之尚有何用，这正是对它的惩罚。”

寇仲大惑此君妙不可言，欣然道：“王子勿要骗我，刚才王子弃鞭时，是想以铁拳代铁鞭，后来才打消此意。”

伏骞双目电芒一闪，点头道：“少帅果然高明得出乎小弟意料之外，难怪能安然抵此，找小弟来试刀。”

徐子陵淡然道：“寇仲擎你试刀，背后实大有深意。”

伏骞愕然以询问的目光投注寇仲。

寇仲点头道：“我是要试试王子有否向裴矩寻仇的资格。”

伏骞剧震道：“甚么？”

突利现身大门处道：“殿下何不到屋内把酒再谈。”

伏骞目光移往突利，对这本是宿敌的人射出复杂深刻的神色。

坐下后，寇仲首先问道：“伏骞兄怎会晓得到这里来找我们的呢？”他曾以同一问题请教红拂女，却得不到答案。理论上这秘密巢穴该只有王世充、一方的人晓得。

伏骞却不能不答他，道：“你们坐船从伊阙来此的事，在你们入城前已传遍洛阳的大小帮会，非常轰动。但到刚才洛水帮的荣凤祥始派人来向我告知你们落脚的地点，他这么关照我，小弟颇感意外。”

寇仲拍桌怒道：“定是王玄应这小子泄漏给荣凤祥知道的。荣凤祥则以为伏骞兄和可汗是势不两立。噢！王子不是要来和可汗算旧账吧？”

伏骞摇头微笑道：“在东突厥我的真正敌人是韵利和赵德言，不过这方面的事暂且撇开不谈。裴矩究竟躲在甚么地方，是甚么人在庇护他？”

徐子陵道：“伏骞兄误会哩！裴矩只是一个虚假的名字，你这真正的仇人另有身份，本身有足够的力量应付任何人。”

突利苦笑道：“若非我们尚有点运道，怕不能与王子在这里对话。”

伏骞沉声道：“裴矩的另一身份究竟是谁？”

寇仲一字一字的道：“就是邪道八大高手中排名仅次于祝玉妍，但魔功可能尤有过之的『邪王』石之轩。”

伏骞终于色变。

寇仲再扼要地解释一番，伏骞倒抽一口凉气道：“若非是从三位处听来，我绝不会轻信。因为事情太离奇和荒诞，人隋就那么毁在一个人手中。”

徐子陵笑道：“该说是毁在两个人的手里，皆因纵有石之轩，若无杨广这昏君去配合，隋朝也不致步上秦廷的后尘，两世而终。”

突利道：“坦白说，比之石之轩，我们任何一个跟他仍有段难以逾越的距离，最糟就是他神出鬼没，可以在任何一刻出没，我们却连他的影子都摸不着。”

伏骞没试过身历其境，还没甚么撼动感觉，寇仲和徐子陵却听得背脊寒气直冒，因为突利说出他们心中的恐惧。

祝玉妍虽有资格令他们害怕，但总还略有蛛丝马迹可寻。而令佛道两门头痛多年的石之轩，却可在全无徵兆下忽然出现。不由想起吉凶未卜的云帅，登时心情沉重，刚抵洛阳的轻松感觉不翼而飞。

到此刻他们才深切感受到石青璇生母碧秀心的伟大，牺牲多年的修行，以一缕情丝把这魔功盖世的那人紧缚，使他的“不死印法”难竟全功，不能

一统魔道，否则还不知会带来甚么大灾祸。

伏骞苦思道：“既然他的徒弟杨虎彦目下偏向李渊中建成元吉的太子党，那正表示石之轩仍要通过建成元吉去完成他某一精心策划的大阴谋，而赵德言却与石之轩的崇拜者安隆紧密合作，显示这两人均可能听命於石之轩，那石之轩第一个要杀的人理该是可汗而非云帅，但为何他竟舍可汗而去追击云帅？”

寇仲愕然道：“你是旁观者清，我们倒没想过这问题。曾否石之轩因遇上祝玉妍延误了时间，所以没有追上来？”

徐子陵道：“我认为石之轩第一个要杀的人非是可汗，而是李世民。据消息说，李世民在离洛阳返回关中途上，被宋金刚率神秘高手袭击，致受内伤。我当时已大感奇怪，凭李世民本身和随行的天策府高手的实力，宋金刚方面有甚么人够资格伤他，初时还以为是莪莪亲自出手，现在再次想起，伤他的当是石之轩无疑。”

寇仲呼出一口寒气道：“石之轩终於再次出来兴风作浪哩！”

伏骞看着他们犹有馀悸的模样，骇然道：“他难道比宁道奇和祝玉妍更厉害吗？”

寇仲苦笑道：“这个只有天才晓得。不过你若知道佛门四大圣憎联手跟他三度交战，仍给他安然逃去，那还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当可有个谱儿。”

伏骞显然不知四大圣憎是何方神圣，经徐子陵说明，登时多添一重忧色。

说起石之轩，四人连喝酒的兴趣都失去。

突利道：“至少知道云帅可能逃过大难，总是令人安慰的一件事。”

寇仲叹道：“未必。石之轩之所以在南阳不对付你，皆因他不愁没机会杀你，迟些或早些并没有分别。照我看当时他放过你，原因是在我和小陵身上。”

转向徐子陵道：“你有否感觉到他没有全力出手？”

徐子陵苦笑道：“我根本不知他全力出手会是怎样的一番景况。但当时我确感到他的目标是云帅而非突利，真是奇怪。”

假若石之轩是站在建成、元吉的一方，他自该下辣手来对付徐子陵和寇仲，好让建成一方的声势能盖过李世民，向李渊立功交待。

至於突利，石之轩既和赵德言暗中有勾结，当然不会放过他。除去突利，对李世民的声势亦大有影响。

当时三人力战身疲，石之轩若尾随追蹶，凭他的绝世魔功，最少有八九成把握可一举把三人歼灭。可是他却没那么做，故令人大惑难解。

寇仲却因与李靖的一席话，想到可能的答案，叹道：“若我所料不差，石老魔是希望我们能成功起出杨公宝藏，那他将可坐得其利。”

三人愕然望着他。

徐子陵憬然而悟道：“我明白哩！他是想把邪帝舍利据为己有，俾可再有突破。”

寇仲一呆道：“我倒没有想过邪帝舍利，只是想起和氏璧和杨公宝藏任得其一者将是真命天子的流言。所以李建成如能从我们手上把杨公宝藏据为己有，便可把李世民的声威完全压下去。石之轩正因想到这点，才会放过我们，甚至还会设法令我们可安然潜入长安去起出宝藏。”

伏骞同意道：“我虽不知道邪帝舍利是甚么东西，但既可令石之轩这种人物的修为再有突破，自是无价之宝。故此任何一个理由，都可得到像少帅说

的推论。问题是石之轩为何要助李建成得天下呢？”

徐子陵肃容道：“这可视为佛道两门与石之轩斗争的一个延续。其中尚有我们不知的阴谋，否则石之轩怎屑为之。”

伏骞叹道：“三位竟肯让小弟与闻这么秘密的事，伏骞感激万分。”

寇仲一拍额头，笑道：“我倒没想过该否让你知道的问题，因为早把你视为知己好友，也可能因同仇敌忾的关系。不过如若你出卖我们，也没有甚么好出卖的。”

突利微笑道：“我曾想过这问题，当想到王子与我合则有利这事实，仅有的点疑虑都消失了。”徐子陵道：“我是凭直觉感到王子乃真正的豪杰好汉，若事实非是如此，只好怪自己有眼无珠。”

伏骞举杯大笑道：“让伏骞敬三位一杯，喝下这杯酒后，我们便是好兄弟。”

四人轰然对饮，士气高涨，对石之轩的恐惧一扫而空。

突利掷杯地上，砸成碎片，拍桌道：“我决定不走啦！”

寇仲和徐子陵错愕以对。

突利俯前低声道：“石之轩绝不容我活着返回汗庭的。我们何不来个将计就计，布局杀他。”

三人均是挑通眼眉的人，立时明白突利之计。

寇仲和徐子陵只好同意，难道看看突利被石之轩干掉吗。

商量过细节后，寇仲笑道：“如此良宵，有甚么有趣的事可以玩玩的呢？”

徐子陵最清楚他的性格作风，晒道：“坦白点说出来吧！”

寇仲压低声音道：“我想取荣凤祥的狗命，好杀魔门特别是阴癸派的气焰。”

伏骞一呆道：“荣凤祥竟是阴癸派的人？”

寇仲略加解释后，道：“荣凤祥能继上官龙坐上洛水帮大龙头的位置，定因洛水帮内仍有阴癸派的馀孽隐伏其中，这叫换汤不换药。现时魔门明显分作两大派系，分别以石之轩与祝玉妍为首。如能杀死荣凤祥，王世充会乘机把洛水帮置於控制之下，大幅削弱祝玉妍一方的势力，而我们亦可大大出一口鸟气，去他娘的！”

伏骞欣然道：“不知是你们的运气好还是荣凤祥的运气差，今晚荣凤祥在曼清院的听留阁地厅大排筵席，宴请……”转向突利说下去道：“贵方以莫贺儿次设为首的使节团。”

寇仲大喜道：“陵少以为如何？”

徐子陵淡淡道：“我们到青楼除了闹事打架，杀人放火，好像从未曾做过别的事。”

伏骞双目杀机乍闪，沉声道：“首先我们必须摸清楚宴会场地的形势，这方面包在我身上。可汗有甚么意见？”

突利断然道：“刺杀荣凤祥是事在必行。最好不要伤及莫贺儿一方的人，否则我会很难向莫贺儿交待。”

寇仲胸有成竹的道：“可汗放心，我们的目标只是荣老妖一人。”

伏骞猛然起立，笑道：“就让小弟作个小东道，请三位大哥到曼清院听歌喝酒，免致虚度良宵，三位意不如何？”

突利倒抽一口凉气道：“万万不可，这两个小子的青楼霉运，会把我们也连累的。”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只能对视苦笑。

第七章 刺杀行动

寇仲提议行刺荣凤祥，并非只是逞一时的意气，而是深思熟虑下作的行动。荣凤祥这辟尘老妖立场暧昧，不断左右逢源的分别跟魔门两大势力勾结，更大体上控制北方的商社，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力确是非同小可。寇仲若不去掉此人，将来必大吃苦果。

不过要在洛阳内杀荣凤祥，等如老虎头上钉蚤虱，盖洛水帮乃北方第一大帮，实力雄厚。当日他们能把上官龙赶下台，只因成功揭破他是阴癸妖人的身份，在微妙的形势下一战功成。

荣凤祥则经过多年经营，其赌业霸主的形象深入人心，甚么谣言对他都难起作用。若非王世允和他脸和心不和，兼之寇仲早前曾向王世充揭示出荣凤祥居心叵测，王世充又对他们另有图谋，那他们在成功刺杀荣凤祥后，只有立即有那么远逃那么远一途。

寇仲、徐子陵和突利从屋脊的斜坡探头出去，遥观对街灯火通明的曼清院。这种境况，他们已是驾轻就熟，感觉是历史不断重复。

寇仲低声道：“我们若不是从大门进入曼清院，兼且不百妓陪酒，该不会触动我们的青楼霉运吧？”徐子陵苦笑道：“教我怎么答你？”寇仲用手肘轻撞左边的突利，道：“你的青楼运当然比我们好，不若由你来计划行动。”

突利皱眉道：“我惯了明刀明枪的决战沙场，虽说擅长突击伏袭，但这种於高手云集，灯光灿然的宴会场合去刺杀其中一人，却并不在行，还是要靠你老哥来动脑筋。”

寇仲向徐子陵道：“陵少有甚么好提议？”

徐子陵沉声道：“刺杀不外察情、接近、突袭三大步骤，察情由老伏包办，最后的突袭当然该由我两人操刀，现在只剩下如何接近荣凤祥这个关键。”

突利并没有为徐子陵把刺杀揽到他和寇仲身上而感到被轻视，皆因徐子陵和寇仲联手的默契，已达天衣无缝之境，且天下闻名。

寇仲皱眉苦思道：“此事说难不难，说易不易。若有离席敬酒那类混乱情况，我们行事起来会方便得多。”

突利出惯这类宴会场合，摇头道：“通常都是由主家在席上向全场敬酒，然后客方代表再作回应，不会像寿宴婚宴般到每席去敬酒答谢。”

风声微闻，换上黑色夜行劲装的伏骞来到徐子陵旁，道：“不知荣凤祥是否猜到你们不会放过他，不但在院内各主要出入口派人守卫，他身旁还多了两个生面人，观其气度举止，肯定是高手无疑，我们是否仍要冒险？”寇仲笑道：“王子莫要耍我，只看你这身行头，便知你是第一个不肯临阵退缩。”

伏骞欣然一笑，道：“幸好漠飞今晚代我出席此宴，故能透过他完全把握刺杀场地的情况。我有两个提议可供三位参考。”

接而把一个图卷展示，上面绘有宴会场地的形势，包括筵席的位置和

门窗所在，虽是简略，足可令人一目了然。

伏骞道：“假若少帅和子陵兄有信心可在几个照面下取荣凤祥的狗命，我们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硬闯宴厅，由我和突利牵制他身旁的高手，少帅则和子陵全力扑杀荣老妖。”

突利道：“何不待他们离开时，我们在街上行刺他呢？”

伏骞道：“我也想过这一著，问题是他乃乘马来的，走时也该策骑而去，到时他的手下紧傍左右前后，只会变成混战的局面。”

寇仲忽然问道：“荣妖女有出席吗？”

伏骞摇头道：“没有，除王世充父子外，洛阳有头有脸的人都到来赴会，包括王世充的心腹郎奉和宋蒙秋。”

徐子陵道：“硬闯突袭是没办法中的办法，非不得已实不宜冒这个险。

荣凤祥名列邪道八大高手，魔功深厚，最糟是我们仍未摸清楚他的底子虚实，加上他提高警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个干好，反会为其所乘。伏骞兄另一计又是如何？”伏骞道：“另一计就是假扮捧托肴肴上席的侍从，谁认出我们就先发制人把他点倒，只要能混进去，可见机行事进行大计。”

寇仲欣然道：“此计最合我的胃口，就这么办。”

徐子陵目光落到摊开在屋脊的图卷上，皱眉道：“荣凤祥和莫贺儿的主桌设在北端，捧菜上席的人口则在南端，由入口至主桌至少是二十步的距离，你以为我们可瞒过正疑神疑鬼的荣老妖吗？”设宴的地厅位於听留阁的南座，北面的门窗对著寇仲借之以击败上官龙的方园和正中的大水池，但由於有洛水帮的守卫，要从那边神不知鬼不觉的潜进去，是没有可能的。

就算四人改变面目，由於他们无不体型出众，想乔扮捧菜的侍仆去瞒人只是个笑话。所以伏骞才会有先发制人，见机行事之语。关键在能走到多近才被人发觉。

伏骞道：“我们必须制造一些事件，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开去，乔扮侍仆一法才有望成功。”

寇仲微笑道：“我想到哩！”曼清院听留合的气派，因其四座高楼环迴连结的结构，确有其他青楼无法模仿的瑰丽景况。

由於曼清院属於洛水帮，要在这么一处地方去行刺洛水帮的大龙头，等若要深入虎穴去取虎子，一个不小心露出行藏，将被敌人群起围攻，难以脱身。

幸好伏骞乃曼清院的大豪客，惯於在此夜夜笙歌，在今晚的情况下虽干宜亲自出面，仍可通过手下订得在荣凤祥设宴处上层靠北的一个厢房。若从向水池的窗户跃下去，可穿窗越廊的入内向背窗而坐的荣凤祥施展突袭。

伏骞的手下依计通知曼清院的管事，要能到呼唤才可派人造来，故伏骞、寇仲得以从容潜进无人的厢房，等待刺杀时刻的来临。

两人透窗下望，见到下层外的半廊走道处共有八名武装大汉把守巡逻，人人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均大感头痛，要瞒过这八名好手的耳目入内从事刺杀行动，是绝无可能的事。只要荣凤祥略有惊觉，行刺将会失败。

幸好他们另有妙计，否则这刻就要打退堂鼓。

伏骞低声道：“现时该上策四道菜，曼清院的贵宾宴共有九道主菜，最好荣凤祥饮饱食醉，那行起刑来方便一些，他死了亦不致成饿死鬼。”

在没有灯火厢房内，寇仲微笑道：“想不到伏骞兄这么风趣。”目光落到院内水池上，想起当日在过于人注视下，大发神威於数招内击垮上官

龙的往事，心中涌起万丈豪情道：“洛水帮可能命中注定在曼清院的听留阁犯上地忌，否则怎会先后两个帮主都要栽在这里？”伏骞感觉到寇仲的强大信心，以微笑回报，却没有答话。

寇仲随口问道：“伏骞兄此行除了要找石之轩算账，是否尚有其他目的？”伏骞道：“尚要顺道一看中原的形势。而目下我们吐谷浑的大患是东突厥的颉利可汗，此人野心极大，手段凶残，极难应付。”

寇仲欣然道：“突利可汗该是王子的一个意外收获哩！”伏骞的眼睛在从窗外透进来的月色灯光下闪闪生辉，沉声道：“突利若能重返汗庭，将会是东突厥因为分裂由盛转衰的一个关键。突利是东突厥颉利外最有实力的可汗，本身又是所向无敌的统帅，兵精将良。所以无论我要付出怎么大的代价，也要保他安返北域。”

寇仲憬然而悟，这才明白伏骞为何如此不顾一切的来助他们对付荣凤祥，非只因荣凤祥与石之轩的暧昧关系，更因杀死荣凤祥等若断去石之轩在北方的耳目，令颉利一方难以掌握突利返汗庭的行踪。

伏骞沉声道：“颉利在北方并非全无敌手，西突厥固与他们相持不下，在他北方的敕勒诸合，其中的薛延陀、回纥两大部落亦日漱强盛，现在表面上虽是年年向颉利进贡，可是颉利贪得无厌，不断苛索，只要东突厥内部不稳，这两个部落定会起兵叛变。所以我非常同意少帅的分析，无论用任何手段，颉利都要千方百计不让突利活生生的回去，皆因事关整个东突厥盛衰的大问题。”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原来我和陵少竟卷进这么重要的域外大斗中去。”

忍不住又问道：“你们吐谷浑不是在西疆雍州、梁州外的青海一带吗？与东突厥至少隔了一个西突厥，为何对东突厥仍如此顾忌？”伏骞道：“从长远来说，是怕东西突厥统一在颉利之下，短线来说，是怕颉利通过你们汉人西北的领土直接攻击我们，那便全无隔阂。”

顿了顿后，微笑续道：“坦白说，只要你们汉人强大起来，可成为我们的屏障，我就无须发动干戈，否则我们便要主动出击，向中原扩展，夺取武威、张掖、敦煌那类边塞重镇，以对抗突厥的精骑。所以我必须亲来中原一行，以定未来国策。我你间能否相安无事，就要瞧你们哩！”此时突利雄壮的声音在下层响起，两人连忙戴起头罩，把脸目完全掩盖，只露出一对眼睛，凝神蓄势静待。突利进入听留阁南厅的时间，是经过精心计算的，不但出现得突如其来，且在狂歌热舞之中，第五道菜上席之前。

此时酒筵中气氛被推至最高峰，打扮得像彩蝶的十八名歌舞伎以轻盈优美的姿态，踩着舞步像一片彩云般从大门退走之际，突利倏然现身大门处，背负伏鹰枪雄姿英发的气魄，立即吸引厅内过百宾客的目光。

美伎分从他左右离开，守门的洛水帮好手为他气势所摄，又见他突利可汗，竟不敢拦阻。

偌大的厅堂，共设十八席，每席约十人，圆桌子分布在四边，露出中心广阔的空间，作歌舞的场地。

荣凤祥和莫贺儿所在的主席，设在对正大门的北边，离入口处约三十步的距离。

突利仰天发出一阵震天的长笑，朗声道：“荣老板请恕突利不请自来，皆因闻知次设在此，既急於见面，更要来凑个热闹。”

荣凤祥立时露出警觉戒备的神色，莫贺儿则大感意外的倏地起立，喜道：“可汗何时来的呢？”莫贺儿只是中等身材，年纪在二十六、七间，但却长得非常粗壮，国字口脸，生满铁针般却修剪整齐的短髯，延接鬓边，深目高鼻，双眼闪闪有神，颇有霸气。

随他来赴会的四名下属亦从左右两席处起立致敬，益显突利尊贵的身份。

荣凤祥这才起立施礼，表现出主家的风度，呵呵笑道：“可汗大驾光临，荣凤祥欢迎还来不及，罚的该是我才对。”

突利环目一扫，厅上大半宾客均曾见过，王世充的心腹将领郎奉和宋秦秋坐在主席，碰上突利的锋锐眼神，都勉强露出笑容，抱拳作礼。

突利以微笑回报，注意力却落在另两人身上。

这两人分别坐於荣凤祥左右两席，座位的角度可监视南北两边门窗，他们接触到突利的目光时，立射出凌厉神色，显示他们不单知道突利是来者不善，更在提聚功力，以应付任何突变。突利可百分百肯定他们乃魔门中人，皆因他们均和荣凤祥般，从两眼透出与别不同的邪门味儿。

此时捧汤的仆役鱼贯入厅，突利耳际传来徐子陵的声音道：“老朋友！是时候哩！”突利登时脊骨猛挺，一拍背上伏鹰枪，大步踏前，朝主席迫去，摇头叹道：“荣老板真懂得装蒜，你根本早晓得本汗何时来洛阳，却装作不知，确是该罚。”

本在交头接耳的宾客立然时静止下来，变得鸦雀无声，只有上菜侍役的足音，在厅内响起。谁都看出突利不只是来凑兴那么简单。

莫贺儿愕然盯紧突利，射出询问的神色。

荣凤祥双目神光剧大盛，皱眉道：“可汗这番说话是甚么意思？”包括那两名该是魔门老君观的高手在内，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突利身上，茫不知由徐子陵扮成的侍役，正步进南厅。

徐子陵以寇仲的丑汉面具掩盖英俊的脸庞，出其不意点倒一名侍仆后，把他挟到僻静处换上他的装束，趁膳房内人人忙得天昏地暗的一刻，瞒天过海的混在捧菜的队伍中捧起一盘滚热的羹汤上席。

他并不是胡乱的桃人，被他李代桃僵的侍仆不但长得最高，侍候的更是荣凤祥所坐的主家席，只要突利能把荣凤祥方面的人全部心神吸引过去，纵有其他人发觉侍仆群中突然换过另一个人，亦不会骤然生疑。

徐子陵低垂头，装出谦卑得不敢看人的尊敬模样，入门后避开厅心，靠著酒席绕往主家席。他把功力尽量收敛，脚步虚浮，就算有人留意察看，也会以为他不懂武技，不会生出防范。

为掩护徐子陵这真正的刺客，突利忽然微增步速，这速度的增加微仅可察，非是高手绝难有所感觉。

荣凤祥当然是高手，且突利正针对他而来，立生感应，横移少许，离开座位，又往后稍退，眼神转厉，冷喝道：“可汗尚未答我？”突利暗中计算徐子陵到达攻击位置的时间，倏地立定，仰天长笑道：“荣老板可敢先答本汗一个问题。”

此时他离荣凤祥尚有十多步的距离，又隔著桌子和坐在桌子另一边的宾客，兼之仍未亮出动武的兵器，对荣凤祥并没有燃眉的威胁，但那两名分坐左右两席的老君观高手，已离座而起，晃身掠往荣凤祥背后。

厅内只要有眼睛的，都看出突利是来向荣凤祥寻衅，气氛立即充满

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味儿。

莫贺儿最是尴尬，他深悉突利霸道勇悍的作风，要对付一个人时，天王老子都阻止干了。

主家席的其他宾客无不是老江湖，又或是身家丰厚的大商家，谁不怕殃及池鱼，纷纷离席移往一章，形势顿见混乱。

厅内不乏洛水帮堂主级的首领人物，十多人同时起立，手按兵器，只待荣凤祥一句说话下来，便动手围攻大敌。

荣凤祥哈哈笑道：“可汗此言可笑之极，有甚么问题我荣凤祥是不敢答的？”退往一旁的郎奉环目四顾，在找不到寇仲和徐子陵的影踪后，插入道：“万事可以商量，可汗若和荣老板有甚么过节，只要请出主上，必可解决。”

坐於主席右方下首第三席的邢漠飞，依伏蹇的吩咐保持低调，只学其他大部份宾客般仍坐在席内，静观变化。

徐子陵此刻已来到郎奉和宋蒙秋身后，躲在那里，暗提功力。只要略一闪移，立可进入攻击的最佳位置。

厅内形势看似混乱，事实上却是两阵相对，壁垒分明。

荣凤祥在己方两大局手左右护翼下，做立在主家席和进入方园北门之间的位置，主家席的宾客均退往左右两旁，让双方可遥相对峙，中间只隔一桌酒席。

洛水帮的其他头领，无不离开席位，虽未涌往立在厅心的突利，均进入随时可抢出来拦截突利向荣凤祥发动攻击的位置。把守大门的七、八名洛水帮好手，亦从大门外奔进来，怒目瞪视突利雄伟的背影，作好作战的准备。

守卫北门的手下本要进厅护驾，却被荣凤祥打出手势，仍然留守在北门外的半廊，防止有人从后施袭。

除此之外就是十多名上菜的侍仆，人人进退不得，只好呆然站著，其中又只徐子陵这假扮的侍仆仍手捧热汤。

突利装出惊疑不定的神色，不住弩眼睛打量荣凤祥后侧的左右两名魔门高手，口中却道：“荣老板果然豪气，那就告诉本汗，荣老板与‘邪王’石之轩究竟是甚么关系？”厅内绝大部份人显然从未听过石之轩之名，大感错愕。

荣凤祥双目眯了起来，好半晌后，才一字一字的道：“我从未听过石之轩这个名字，可汗何出此言？”突利的反应更大出其他人意料之外，耸肩笑道：“既然如此，就当是一场误会，请恕本汗无礼闯席。”

就那么一个转身，似欲离开。

荣凤祥厉喝道：“且慢！”

第八章 棋差一著

徐子陵暗运体内正反真气，闪电切入突利和荣凤祥间去，与后者只隔一张摆满盂碗肴馐的桌子，在上至堂主，下至守卫的洛水帮众从突然警觉中纷纷惊呼怒喝扑过来的混乱形势下，于上热汤早化成两股火辣辣的水柱，向

荣凤祥后侧的两名老君观的护驾高手激冲而去，其去势之劲与笼罩范围之广，除非对方内劲更胜徐子陵，兼能有方法封挡这种没有固定形态，无孔不入的‘奇门暗器’，否则只有横移上跳，又或躲往台下几种闪避途径。

徐子陵同时飞起一脚，足尖点在桌沿处，送入螺旋气劲，整张大圆桌像活过来般，连著桌面的东西一起旋转，由慢至快的朝荣凤祥三人力如个平放的车轮般切去，配合两股激射的水柱，令对方完全处于措手不及的被动劣势。

突利此时亦掣出伏鹰枪，旋身斜飞，把“龙卷枪法”展至极限，带起万千枪影，越过徐子陵上方，凌空往荣凤祥投去。就在突利来到头顶之际，徐子陵大喝一声‘临’，先以不动根本印凝聚功力，接而化为大金刚轮印，然后双拳疾击，立时狂扬涌起，两股气柱在离荣凤祥胸口三尺许处时合而为一，像有实质的铁柱般以雷霆万钧之势捣向敌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刹那间荣凤祥和两名护驾高手，在徐子陵和突利天衣无缝的刺杀行动下，大堂内虽满布洛水帮的人，仍要陷身于求救无门的局面里。

荣凤祥发觉左右两人均往横躲闪开去，接著“真言”贯耳而入，震动他所有经脉，立时胆颤心惊，虚荡难受，使他难以及时跃起，以迎战突利，同

时避过徐子陵的凌厉攻势。

错失良机下，突利的伏鹰枪和徐子陵的蹀空拳，已铺天盖地的攻来，还有切腹而至的大圆桌。忽然间，荣凤祥变成独力求生的孤军，除了倚靠自己外，再无任何人能加以援手。

荣凤祥当然不会任由宰割，只要他能争取少许时间，己方的人便可蜂拥而来，展开反击。立即猛喝一声，往后飞退。

由于被从左右射过的水柱影响，完全限制他逃避的路线，所以纵使他非常不情愿，仍只有往后直线飞退，‘砰’的一声破窗而出，落往与南厅连接的半廊处。

守在外面的洛水帮好手从左右两方赶来应援，但被水箭所阻，仍要慢土一线，才可及时截得如影附形追杀而至的突利和徐子陵。牛与死只是一线之隔。‘蓬’！荣凤祥两袖挥打，硬捱了徐子陵的拳风，浑体剧颤，却借势加速飞出，堪堪避过突利的伏鹰枪。“轰”！

圆桌破壁而出，将两名洛水帮好手撞得骨折肉裂，惨呼堕地时，突利已落在桌上，枪芒暴涨，登时再有两人应枪抛跌，威势惊人。

徐子陵亦来至半廊处，暗捏宝瓶印，连续发出十多道拳劲，硬生生把涌来援手的人迫得留在厅内，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概。

荣凤祥此际正落在北园廊外的草坪上，踏地时一个踉跄，步履不稳，见到两人并不乘势追击，只是牵制己方援兵，心知不妙，劲气已迎头罩至。

骇然上望，寇仲的井中月像闪电般迎头劈来，庞大至无可抗御的刀气把他完全笼罩，生出寸步难移的可怕感觉。荣凤祥无奈下，急运全身功力，两袖上扬，拂往井中月。

就在这牛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杀气从右侧涌来，狂猛如怒涛惊浪的致命拳风，像一堵墙般无情压至。

荣凤祥骇然瞧去，只见另一个以黑布罩脸的人像从虚无冥府中走到这现实世界的勾魂使者般，正欺身攻至。

他知道自己因心神全被寇仲惊天动天的一刀所慑，竟忽略了另有一名

大敌，若刚才不稍作犹疑，全力逃命，说不定能避过此劫，但现已是悔之不及。“蓬”！

寇仲重重一刀痛劈在荣凤祥双袖上，又借力往后翻飞，好助徐子陵和突利阻截追兵。荣凤祥应刀喷出一口鲜血，步履踉跄，伏骞和他错身而过。

凄厉的惨叫声下，荣凤祥整个人似若不受控制，骤失平衡的陀螺那样转跌开去，眼耳鼻全渗涌鲜血，滚跌地上。

伏骞一声呼啸，三位战友应声飞退而来，与他会合后头也不回依预先定好的路线迅速撤离，成功逃去。从钟楼高处望去，浓烟火屑冲天而起。

寇仲冷笑道：“就算把整个东都烧掉，荣老妖都不会复活过来。烧掉的又只是王世充给我们栖身的房子。真奇怪！王世充为何仍不采取干涉行动呢？”徐子陵默默凝视被寒风吹得逐渐消散的黑烟，没有答话。

突利笑道：“亏你们会想到躲到钟楼上，似明实暗，又可监察洛水天街的广阔地区。”

一队二十多人的洛水帮众，匆匆经过天津桥，像要赶到甚么地方去的样儿。寇仲沉声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突利答道：“待伏骞老哥探听清楚形势后，再作决定仍不嫌迟，荣老妖之死，当会使祝妖妇阵脚大乱，不知所措。”

徐子陵忽然道：“看到刚才那队洛水帮的骑士，你们有甚么感觉？”

寇仲一呆道：“经你提起我便感到大有疑窦，他们不但没有丝毫垂头丧气的神情，还队形整齐，士气昂扬，究竟是甚么一回事？”突利低呼道：“不用猜哩！伏骞来了。”

伏骞仍以黑布罩头，身穿夜行劲服，从横巷窜出，绕房过舍后才迫近钟楼，又故意过钟楼不入，好一会再次出现钟楼之下，直掠而上。

三人知他是为怕被人跟踪，才采取这么迂回的路线，心中都涌起不祥的感觉。

伏骞来到钟楼上，扯去头罩，苦笑道：“三位有否觉得荣凤祥过份窝囊呢？”寇仲一震道：“那个难道不是荣老妖吗？”

伏骞坐下来，挨著支撑铜钟的铁柱架，摇头叹道：“我不知道是否有真正的荣凤祥，事实上是另一个荣凤祥又生龙活虎的出现，在他女儿的陪同下，去向王世充兴问罪之师，而洛水帮的人则倾巢而出，四处找寻我们。”

徐子陵苦笑道：“我们杀的只是可风乔扮的荣凤祥，而非辟尘扮的荣凤祥，当时我已微感有异，但问题是因他两人魔功同源，眼神均有相似的地方，加上我当时没时间再作探究，才误中副车而不知。”寇仲恨得牙痒痒的，但已错恨难返。

突利颓然挨贴外墙滑坐，苦恼道：“现在该怎么办呢？说不定会牵累莫贺儿和他的随员。”

伏骞道：“这个可汗放心，莫贺儿代表的是颀利，任荣老妖以天作胆，也不敢动他。反是可汗你绝不能在洛阳露面。”突利一呆道：“难道少帅和子陵能露面吗？”

伏骞道：“就算对方明知他们有份参与，他们都可来个一概不认，加上王世充定要维护他们，应该可以过关。”

寇仲冷然道：“不若我们闯进荣府，再和荣老妖火拚一场，看看谁的拳头更硬？”

徐子陵道：“这只是匹夫之勇。士兵伐谋，我们现在是宜静不宜动，再

看看风头火势，始决定怎样把荣老妖干掉。”

伏骞点头同意道：“现时荣府虚实难测，我们不应冒这个险，幸好敌人不知我有份参与此事，兼之对我又顾忌甚深，所以可汗可到我处暂避风头。

少帅和子陵则可公然露面，以测试敌人的反应，不过你们三人以后绝不能被

发觉走在一起。”寇仲见两人并不反对，只好同意。

伏骞向突利递上遮脸头罩，笑道：“小弟尚未有时间坐下来研究对大家都有利的未来计划哩！”

寇仲掏出那个钩鼻络腮的面具，淡淡道：“可汗亦可公然露面，不过是另一张脸吧！”

伏骞和突利离开后，寇仲忿然道：“今趟我们真是棋差一著，弄到现在不上不下的，气死人哩！”

徐子陵心平气和道：“有得必有失，至少宰掉可风，对老君观的实力亦造成严重的打击，辟尘会很难找另一个人来乔扮他。唉！也不到我们不服气，他两个无论声音、外貌、神态都那么唯肖唯妙的。”寇仲低呼道：“又有人来哩！”一道黑影从屋檐一泻而下，迅速接近，赫然是太子王玄应。两人这才记起曾把他掳到这里来，难怪他朝钟楼寻至。寇仲沉下脸去。

王玄应翻入钟楼，半蹲著地，喜道：“果然在这里找到两位大哥。”寇仲恨恨道：“你还有脸来见我？”王玄应何曾被人如此当面指责，色变道：“少帅何出此言？”

寇仲冷笑道：“若不是太子把我们落脚的地点泄露给荣老妖，他怎能四处通知我们的敌人，让他们排队般逐一寻上门来？”

王玄应一呆道：“竟有此事？难怪少帅误会，但我可指天立誓，消息确不是从我处泄漏出去。我王玄应怎么蠢，亦知出卖你们对我大都是有损无益的。”

寇仲和徐子陵愕然互望，他们虽对王玄应全无好感，仍感觉到他不似说谎。消息究竟是怎样泄出去呢？荣凤祥又为何要四处散播？

王玄应苦笑道：“不过我们今趟真给你们害苦，连父皇都不知怎向暴跳如雷的荣凤祥交待，你们若真的杀了他，事情反易办。”

徐子陵叹道：“我们是真的杀了他，只不过这荣凤祥是由可风办的。”王玄应愕然道：“可风？”

寇仲生气的道：“真不明白你们父子在打甚么主意？我一片好心的通知你们荣凤祥就是老君观的辟尘妖道，但你们却置若罔闻，任由他继续横行，告诉我这是甚么娘的道理？”

王玄应苦笑道：“还好说哩！我们得到少帅的警告后，立即派大军把荣府重重围困，我和父皇亲率高手入荣府找荣凤祥晦气，岂知他全干反抗，任由我们验他的脸容，证明了他非是由别人假扮的，我们还以为是中了少帅的离间计呢。”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这么说，该是有一真两假三个荣凤祥，辟尘老妖确是好猾。”徐子陵问道：“根据太子听来的，曼清院究竟发生甚么事？”

王玄应道：“当时郎奉和宋蒙秋都在场，扑出南厅时，荣凤祥已给他的人抬走，还以为他非死也伤重垂危，怎知转个照面他又没事人似的，原来重伤的是另一个荣凤祥。”寇仲道：“圣上他老人家有甚么话说？”

王玄应道：“父皇认为你们该躲起来，待明晚把可汗送走后，你们才可

现身，就算要对付荣凤祥，以后有的是机会，并不用急在一时。”

寇仲皱眉道：“我们总不能在这里吹风饮露到明天黄昏，眼前可躲到那里去？”王玄应不答反问道：“可汗是否去见莫贺儿呢？”

徐子陵怕寇仲一时口快泄出与伏骞的关系，代答道：“他只是到附近留下与莫贺儿通讯的暗记，快回来哩！”

王玄应说出一个地址，道：“这地方只有我和爹两人晓得，只要你们没被跟踪，躲上一两天该没问题。我走啦！两位保重，明晚我们会安排人来接可汗。”王玄应去后，寇仲冷哼道：“这小子在说谎。”

徐子陵点头同意道：“王玄应一直不欢喜我们，刚才却耐著性子解释，和他一向的性格脾气截然有异，但他为何要害我们？”

寇仲皱眉苦思，接著剧震道：“他娘的！王世充肯定和阴癸派结成联盟，对这老狐狸来说，襄阳比之我的少帅军更为重要，所以他才会明知荣凤祥是辟尘扮的，亦如此放纵他。”

徐子陵点头道：“你这猜测不无道理，假若真是如此，我们在可汗明天黄昏离开前，该仍是安全的。”

寇仲狠狠道：“这是王世充唯一容忍荣老妖的理由，愈想下去愈觉得这个猜估八、九不离十。那来这么多真假荣凤祥，以王世充的精明老练，只看没法装扮的眼神便知荣老妖有否掉包，所以王玄应这小子肯定在骗我们，唉！”

徐子陵摇头叹道：“这叫有所求必有所失，你要助人家去守洛阳，人家不但不领情，还要把你出卖。事已至此，有甚么好说的，快想想该如何应付未来吧？”

寇仲苦笑道：“若不是要设计对付石之轩，现在我们最佳选择就是立刻远离洛阳。你不妨也来告诉我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徐子陵道：“事关重大，我们理该去通知可汗和王子一声，让他们心里有个准备。祝妖妇应尚未赶至，要打要逃，仍有时间。”

寇仲断然道：“不若让我们分头行事，你负责通知两位兄弟，我则探清楚敌人虚实，如何？”徐子陵皱眉道：“你想到荣府还是皇宫去呢？”

寇仲道：“现在仍未决定，不要担心，甚么危险我也有应付的把握。”两人约定不同情况下联络的手法和碰头的地方后，各自去了。

第九章 偎倚谈心

徐子陵戴上弓辰春的面具，沿洛水朝西疾行，忽然有女子的歌声从河中小艇传过来，唱道：“洛水泱泱映照碧宫，奔波营役到头空，功名富贵瞬眼过，何必长作南柯梦！歌声凄婉动人，充满伤感和无奈，飘荡在洛河遥阔的上空，在如此深夜，份外令人悠然神往。

徐子陵停下步来，心中一片宁和。自从与寇仲开始北上关中之旅，无数使他和寇仲猝不及防的事此起彼伏，像一波接一波的浪潮般纠缠冲击，每次都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求生。可是在这一刻，像失落了无数日子的平静感觉，忽

然又填满心间。整个人空灵通透,所有斗争仇杀阴谋诡计都像与他毫无牵涉,再不复对他有半分影响。

倏忽间,他豁然而悟自己在武学上的修为又深进一层。这是种无法解释的感觉,臻至就是臻至,至於怎会在此一刻臻达这种境界,究竟是因为刚才刺杀假荣凤祥的行动,激发出这突破,还是因之前的不断磨练,则怎么都难以分得清楚。何必长作南柯梦?生命本就有梦般的特质,古圣哲庄周梦见自己化身为蝶,醒来问自己究竟是他梦到蝴蝶,还是蝴蝶梦到他,正是深入浅出的阐明生命这奇异的梦幻感觉。

明月在轻柔的浮云后冉冉露出仙姿,以金黄的色光君临洛阳古城的寒夜,本身就有如一个不真实的梦。

何者为幻,何者为实。假设能以幻为实,以实为幻,是否能破去魔门天才石之轩创出来能把生死两个极端融浑为之一的不死印法?徐子陵顿时全身剧震,呵的一声叫起来。

小艇缓缓靠往堤岸,女子的声音轻柔的传来道:“如此良宵月夜,子陵可有兴趣到艇上来盘桓片晌?”徐子陵闻言腾身而起,悠然自若的落在小艇上,安然坐下,向正在艇尾摇橹的绝色美女微笑道:“沈军师既有闲情夜游洛水,我徐子陵当然奉陪。”

沈落雁清减少许,衣袂秀发自由写意的迎河风拂扬,美目含怨的迎观天上明月,樱唇轻启,浅叹道:“密公败啦!”徐子陵心中一阵感触,低吟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密公只是静待另一个时机吧!”沈落雁的目光落到徐子陵的俊脸上,轻摇船橹,巧俏的唇角逸出一丝苦涩的笑意,摇头道:“时机过去就永不回头,密公之败,在过於自负,否则王世充纵有你两人相助,亦要俯首称臣。”

徐子陵道:“你既做他军师,为何不以忠言相劝?”沈落雁望往左岸的垂柳,淡淡道:“他肯听吗?对你和寇仲他只是嗤之以鼻,否则怎会一败涂地。”

徐子陵道:“密公选择降唐,当受礼待,仍未算一败涂地。”

沈落雁像诉说与自己全无关系的人与事般,冷哂道:“有甚么礼待可言,败军之帅,不足言勇!密公本以为率兵归降,当可得厚禄王爵,岂知唐皇予密公的官位不过光禄卿、上柱国,赐爵只是邢国公。反而徐世积不但仍可镇守黎阳,又获赐姓李,官拜左武侯大将军,这分化之计,立将密公本部兵力大幅削弱。我早劝他勿要入长安,他却偏偏不听,只听魏徵的胡言,我沈落雁还有甚么可说的?”她荒凉的语调,令徐子陵感慨丛生,对她再无半分恨意,微笑道:“不能事之则弃之,沈军师大可改择明主,仍是大业可期。”

沈落雁凄然一笑,美目深注的道:“对李阀来说,我沈落雁只是个外人,且我亦心灰意冷,再无复昔日的雄心壮志!只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收拾情怀好好做个李家之妇。”

徐子陵心中一震,晓得沈落雁终於下嫁改了李姓的徐世积,今趟到洛阳是为要见秦叔宝和程咬金,却不是为李密作说客,而是为夫君找臂助。

沈落雁垂下头去,轻轻道:“为甚么不再说话?”徐子陵忙道:“我正要恭喜你哩!”沈落雁白他一眼道:“真心的吗?”徐子陵俊脸微红,坦然道:“沈军师忽先传喜讯,确有点突然。”

不过对沈军师觅得如意郎君,我当然为你高兴。”

沈落雁怔怔的瞧他好半晌后,叹道:“徐子陵呵!究竟谁家小姐才可令你倾情热爱呢?”徐子陵想不到她如此直接,大感招架不来,乾笑两声,以掩饰尴尬,

苦笑道：“这句话教在下不知如何回答。嘿！沈军师怎知我会路经此处的？”沈落雁“噗哧”娇笑，又横他娇媚的一眼才道：“不要岔开话题，我们是老相识哩！说几句知心话儿也不成吗？人家又不是要迫你娶我。”

徐子陵差点要唤娘。他与沈落雁虽一直处於敌对的位置，这情况至今未变，但事实上他却从未对她生出恶感，又当然说不上男女之情。两人间一直保持着微妙的关系，但沈落雁这几句话却把这微妙的包裹撕破。无论他如何回答，很难不触及男女间的事，登时令他大为狼狈。

沈落雁像很欣赏他手足无措的情状，欣然道：“怎么啦！是男子汉大丈夫的就答我，究竟谁人能在你心中占上一个席位。要不要落雁点出几位小姐的芳名来帮助你的记忆。”

一向沉看多智的沈落雁，终于不用抑制心内的情绪，坦然以这种方式，渲泄出心中对徐子陵的怨怅。

沈落雁像云玉真般，一直瞧看他们日渐成长，由两个籍籍无名的毛头混混，崛起而为威震天下、叱吒风云的英雄人物，又都是敌爱难分，纠缠不清。不过到现在云玉真已因素素一事和他们反目，而沈落雁虽名花有主，却仍欲断还连，馀情未了。

徐子陵深吸一日气，差点要暗捏不动根本印，摇头叹道：“我和寇仲两人是过得一天得一天，那敢想及男女间的事，沈军师不用为此徒费精神啦！”他不由想起石青啾和师妃暄，假若她们其中之一愿意委身相许，自己会怎会办？又知这只是痴心妄想，连忙把这奢望排出脑海之外，心内仍不无自怜之意。

沈落雁把艇转入一道支流，离开洛水，幽幽一叹，神情落寞，就似重现由侯希白的妙笔能捕捉到的写在扇面上那一刻永恒的神态。

徐子陵看得为之一呆，心中怜意大生。回忆当年在萦阳从暗处听她和李世积的对答，两人间的关系显然非是那么和睦恩爱，结成夫妇也不知是吉是凶。

沈落雁把小艇缓缓停在一条小桥下，在桥底的暗黑中坐下来，桥外的河水在月照下烁烁生辉，形成内外两个有别的世界，气氛特异。

她静静地美目凝注的瞧徐子陵，好一会微微一笑道：“想不到我们竟能全无敌意的在此促膝深谈，可见世事无常，人所难料。”

徐子陵感受到这动人美女温柔多情的一面，柔声道：“沈军师打算何时返回黎阳？”沈落雁似怕破坏了桥底下这一刻的宁和，轻轻答道：“不！我要回关中去，向密公作最后一趟的劝说？”徐子陵愕然道：“最后一趟？”沈落雁轻点头道：“我要劝他死了争霸天下的雄心，乖乖的作李家降臣，否则纵使能东山再起，终难逃灭亡之厄。”

徐子陵默然无语，沈落雁要劝的虽是李密，但何尝不是对他和寇仲的忠告。

沈落雁幽幽一叹，道：“现在连杜伏威都甘心降唐，被任命为东南道行台尚书令，封楚王，天下还有谁能与唐室争锋？”徐子陵沉吟道：“假若唐室失去李世民，沈军师又怎么看？”沈落雁摇头道：“李世民是不会输的，天地间只有徐子陵和寇仲堪作他的对手，其他人都不行。”

徐子陵愕然道：“沈军师太看得起我们哩！”沈落雁微笑道：“这倒不是我说的，而是秦王自己亲口承认。他曾下过苦工收集和你们研究你们的战术，结论是有如天马行空，变幻莫测，令人根本无迹可寻，深得兵者诡变之道的意旨。你们欠的只是时间。只说寇仲吧！有谁能像他般胜而不骄，败而不殆，天生出来便

是运筹帷幄,谈笑用兵的超卓将材?”徐子陵苦笑道..“你们太过誉啦!就算寇仲这个自大的小子听到也要脸红。更何況我们正要到关中去送死,死不了才可以說其他的事。”

沈落雁微伸懒腰,向徐子陵示威似的展露胴体美好诱人的线条,再瞥他百媚千娇的一眼后含笑道:“包括李世民在内,今趟没有人看好你们关中寻宝之行,独有奴家却持相反意见,对你们这么有信心。子陵该怎么答谢奴家?”徐子陵一呆道:“你要我如何谢你?”沈落雁忽然霞生玉颊,神态娇媚无伦,横他一眼后轻移娇躯,坐入徐子陵怀内。

徐子陵脑际轰然一震,已是软玉温香抱满怀。

沈落雁的小嘴凑到他耳边微喘道:“今次别后,沈军师将变作李夫人,落雁亦从此再不沾手军务。现在只愿能留下与子陵一段美好的回忆,消泯过去的恩怨,所求是轻轻一吻,子陵勿要怪落雁放荡。”

徐子陵来不及抗议或拒绝时,沈落雁的香唇重重印上他的嘴唇。

小桥下别有洞天的暗夜更温柔了。

寇仲躲在横街暗黑处,挨墙而立,虎目闪烁生辉的监视斜对面荣府的大门。

荣府灯火通明,光如白昼,中门大开,不住有外貌强悍的江湖人物进进出出。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潜入荣府是没有可能的。

寇仲非真的要荣府去探消息,而是要捕捉一个机会,以背上的井中月斩杀化为荣凤祥的辟尘妖道。

他更憎恨的人是忘恩负义的王世充,但碍於形势,必须留下王世充的狗命,以对抗东来的关中大军。

经过过去一段艰苦的日子,他的井中八法已臻成熟,可随意变化,得心应手。最使他获益不浅的是与绾绾的南阳之战,令他知道不足之处,更清楚自己要继续发展的长处。

当他使出超水准的刀招时,即使以宋缺之能,亦要小心应付。那代表另一更上层楼的武道境界。若能攀至那层次,他会成为另一个“天刀”宋缺。

适才在曼清院凌空劈往可风妖道的一刀,正表示他已破茧而出,晋入新一层次的刀法修为的先兆。故令可风心神完全被他井中月所慑,让伏骞一击奏功。

对不能杀死辟尘老妖,他打心底的不服气。现在他务要凭一己的力量,在几近不可能的情况中做到这件事。“至於是否曾有这个机会,就由老天爷来决定。

此刻他心中全无杂念,不但没丝毫紧张,毫不把生死放在心内,连应有因等待而来的烦躁焦急,亦点滴不存。

他感到似能如此的直待下去,直至宇宙的终极。

这是从未有过的奇异精神状态,冷若冰霜,稳如山岳。

蹄音响起,一辆外觀平凡的马车从荣府开出,转入大街,御者位置坐看两个人,赫然是在曼清院贴身保护可风妖道的两个老君观高手。

寇仲大感奇怪,那敢迟疑,一个翻身,跃上屋顶,遥遥尾随追去。

徐子陵虽远离刚才和沈落雁缠绵热吻的小桥,鼻内仍残留她醉人的香息,感受到沈落雁对他刻骨铭心的爱恋、伤感和无奈。

他更奇怪自己虽对这美女有好感而无爱欲,但仍感到这初吻旖旎温馨,

香艳迷人,动人至极点。

假若吻他的是石青璇又或是师妃暄,会是怎么的一番滋味?扑落一道横街,倏地立定。

月色洒照下的长街,无尽地延展眼前,再过三个街口,往左转再越过通津渠,便是伏骞在洛阳宣风坊的行居。

“当”一下能发人深省,微仅可闻,仿似来自天外远方的禅院钟声,传入徐子陵耳内。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把旖念杂想全排出灵明之外,缓缓转身,迎看手持钢钟,卓立五丈外的佛门高僧从容道:“见过了空大师,.”竟是来自净念禅院武功练至回复青春的佛门圣僧了空大师。

了空大师微笑道:“徐施主可肯随贫僧返禅院留上一段时日呢?”徐子陵心中苦笑,要来的终于来了。寇仲恐怕要面对的更是师妃暄和其他四大圣僧。

第十章 影沉寒水

车辆驶进一所道观去,寇仲按下窥看谁人从车厢走出来的好奇心,躲在横巷暗处,耐心静待。

果然不到半盏热茶的工夫,两道人影分从道观和对街另一座房舍跃落夜静无人的清冷长街中,竟是两名中年道士,只看他们迅疾的身法,便知武功亦甚了得。

两道士相视一笑,其中一人低声道:“此法有利有弊,白天较难撇掉敌人,晚上则易於察看有没有跟踪者。”

寇仲心中一震,连忙伏下,耳贴地面,隐约捕捉到远处微弱的马蹄声音,暗呼好险,绕过两个道士,继续跟踪。

这招确是简单有效,马车由道观前门进后门出,再以暗哨察看是否有尾随而来的跟踪者。幸好这两个妖道得意忘形下泄露底子,令他醒悟过来。

才掠上一所房舍之顶,寇仲心中再生警觉,又伏下不动,大呼差点上当。

他想到的是老君观的妖道无一不是老奸巨滑的老江湖,这么跃到街心说话,而第一句就透露出布置的秘密实在太不合情理,可知肯定是在弄虚作假,假若他冒失追去,必然中计。

且对方既知深夜因无其他车马行走,故蹄音易被察觉这个破绽,怎会设法补救。例如改乘另一辆以布帛包马脚的车子,又或索性弃车而去,均是可轻而易举撇掉追踪者的可行方法。

寇仲暗抹一把冷汗,眼前分明是荣老妖精心策划的一个陷阱,以用来对付他和徐子陵等敌人,自己差点便上当。

两妖道腾身而起,消没在道观的院墙里。

寇仲深吸一口气,凝神专志,气聚丹田,四周的景象立时清晰起来,从反映看的金黄月色,夜风拂过引起的气流变化,无一能瞒过他以倍数提升

的感官。

就在此时，他听到微仅可察的衣袂破风声，在左后方迅速接近。

寇仲毫不犹豫的跃落长街，鬼魅般往道观扑去。

徐子陵淡然自若道：“大师的提议，请恕徐子陵不能接受。”

了空宝相庄严，低喧佛号，柔声道：“施主徒具道眼慧根，难道仍看不破、放不下吗？”

徐子陵耸肩道：“谁能看破？谁可放下？我追求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要走便走，要住便住，不受任何左右。若看破放下就是要给囚禁在净念禅院内，这算是甚么道理？”

了空嘴角逸出一丝笑意，轻轻道：“无生恋、无死畏、无佛求、无魔怖，是谓自在，概可由自心求得。自在不但没有形貌，更没有名字，没有处所。愈执着自在，越发纷然丛杂，理绪不清。无在无不在，非离非不离，没佛即是佛。”

徐子陵听得眉头大皱，又不能说他话没有道理，叹道：“徐子陵只是一块顽石，大师无谓空费唇舌，我是绝不会随大师回禅院去的。我们各有执着，似乎说到底都是要由武力来解决。”

了空道：“唯一坚密身，一切尘中见，施主明白这两句话吗？”

徐子陵苦笑：“这么深奥的禅理，有劳大师解说。”

了空缓步迫近，微笑道：“我们边走边说如何？”

徐子陵一呆道：“不是一直走到净念禅院吧。”

了空笑而不答，与他擦肩而过。

徐子陵只好与他并排举步，只听这有道高僧道：“唯一坚密身即是佛心，凡人皆有佛性，佛心乃万物的本体，即心即佛，而这佛心显现在尘世间一切事物之中，放入世即出世，执着则非执着，全在乎寸心之间。施主只要一念之变，将可化干戈为玉帛，施主意下如何？”

徐子陵仔细咀嚼他暗含禅机的劝语，沉吟半晌后，迎着长街拂来的呼呼寒风，淡然道：“世上的纷争，正因人心有异而产生。我明白大师的立场，大师也应明白我的立场。徐子陵岂是想妄动干戈的。”

了空领着他左转进入一座宏伟寺院宽敞的广场内，周围老树环绕，矗立在广场另一边的大雄宝殿隐隐透出黯淡的灯火。

徐子陵停下步来，背靠正门，他虽自问灵觉远超常人，却自问没把握去肯定师姐暄和四大圣僧是否正暗藏庙内，不提高戒心怎行。

了空走出十步，来到广场中心处始停步，转过身来，后方三步许是个高过腰际的青铜香炉鼎。不知谁人在炉内装上二注清香，香烟袅袅升起，又给寒风吹散。

殿顶反映星月的光辉，闪闪生烁。

整个寺庭院清寂无声，幽冷凄清。

“当”！

了空震响手托的小铜钟，肃容道：“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虽无遗踪之意，水亦缺沉影之心。可是雁过影沉，却是不争之实。徐施主可有为天下苍生着想过？”

徐子陵现在已清楚明白为何师姐暄不惜一切的要阻止他们两人往关中寻宝？怕的非是两人能携宝离开，因为那根本是无法办到。她担心的是宝藏会落在李建成手上，今李建成声威大振，对正身处兄弟阋墙派系斗争中的李

世民更是不利。徐子陵很想告诉了空，他肯陪寇仲去冒这个险，只是希望寇仲知难而退，死去争天下的野心，但终没有说出来。

徐子陵重温一趟在刚才遇见沈落雁前对梦幻和现实的领悟和体会，沉声道：“师小姐仙驾既临，何不出来相见。”

寇仲贴墙滑入道观的林园内，俯身急窜，绕过一座六角亭，环目一扫，不由心内叫苦。

这是道观左侧的庭园，虽是小桥流水、亭台水榭俱备，布置典雅，但种的是疏竹，摆的是盆栽，根本没有藏身处。

人急智生下，寇仲闪落桥底，沉进桥下溪水里，刚藏好身体，上方破风声过，来人从侧门进入道观的主堂。

对寇仲来说，这是场赌博，赌的是对方以为没人跟来，一时疏忽下，被他趁隙而入。

他感官的灵敏虽不如徐子陵，但亦有把握对是否已被敌人察觉，能生出感应，现在看来是成功了。

刚进入观内的人，肯定是敌方负责对付跟踪者的高手，其速度之快，连寇仲也自愧不如，说不定就是祝玉妍或馆馆那级数的人马，若她们进入道观后他才试图潜进来，危险性会大大提高。

寇仲缓缓浮上水面，功聚双耳，观内敌人说话的声音立时一点不漏的传入耳鼓内。

荣姣姣甜美的声音在观内响起道：“真奇怪，那三个天杀的家伙究竟躲到那里去呢？”

寇仲醒悟过来，坐车从荣府到这里的人是荣姣姣而非荣老妖辟尘，早知为此就在途中下手，杀掉这妖女。

另一把女子的声音道：“以寇仲的性格，绝不肯接受失败，所以大小姐才猜他会像在南阳那趟般，吃而不舍的要刺杀辟尘师叔。现在他显然没有追来，确不似他的为人行事。”

寇仲再抹一把冷汗，暗呼馆妖女确是厉害，原来自己是这么易被看穿的，难怪差点要葬身南阳。

说话的人正是阴癸派长老闻采婷，她现身於此，今寇仲大感欣慰。因由此表示了他推测荣凤祥与阴癸派结成联盟一事是正确无误。

祝玉妍的声音此时响道：“算他们大命，或者因我们计划施行的时间不对，又或他们另有要事缠身！不过王世充既肯与我们合作，他两人始终插翼难飞。”

荣姣姣道：“但王世充的条件是要待把突利送走后，我们才可下手对付他们，师尊认为可否接受？”

寇仲心中剧震，暗忖原来荣姣姣竟是祝玉妍另一个徒儿，这么看老君观是一直和阴癸派勾结。不由庆幸误打误撞的到这里来，偷听得如许重要的机密。对王世充当然更是恨之入骨。

馆馆的柔媚声音传来道：“洛阳可能是我们最后捉拿他两人的一个良机。王世充这老狐狸本不可靠，且终是外人，对我们更非毫无顾忌。我的意见是只要他们暴露行迹，我们立即全力出手，无须多作顾虑，请师尊定夺。”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差点要沉回溪底去。只是祝玉妍一个足可收拾他有馀，何况更有馆馆在。

『云雨双修』辟守玄发言道：“馆儿这番话不无道理，趁现在两人仍懵

然不知我们已抵东都，就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若待得师妃暄和那四大贼秃及时赶来，形势将更趋复杂。”

此时辟尘老妖以他原来的声音道：“唉！我担心的却是石之轩，他使人警告我，不准插手在他们两人的事情内，确令我非常为难。”

荣姣姣娇声道：“爹啊！现在他们杀死可风师叔，情况又怎同呢？就算石之轩如何霸道，也不能不讲我们门派间的规矩。”

祝玉妍冷哼道：“道兄放心，石之轩若要怪你，就让他先怪到我祝玉妍头上来吧！他愈来愈放恣啦！明知圣舍利乃我欲得之物，仍敢来和我争夺。”

辟尘再叹一口气，显然因对石之轩顾忌太深，仍在忧心忡忡。

观内虽满是魔门高手，但能与石之轩争一日短长的，怕只有祝玉妍和馆馆两人而已。

馆馆道：“刺杀可风师叔的除那三个小子外，尚有一人，若能晓得此人是谁，我们说不定可找到他们藏身的地方。”

寇仲立时头皮发麻，心中大骂馆馆赠妖女可恶。

辟尘阴侧侧笑道：“此人是谁，我早有眉目，事发前伏骞的人曾在南厅上层订下一个包厢，但人却没有来，由此可知端倪。但此事不能轻举妄动，伏骞此人才智武功都深不可测，手下又高手如云，再配合上那三个小子，绝不易对付，倘一战不成，反会破坏我们和王世充的合作。”

祝玉妍道：“道儿的意思是……”辟尘断然道：“我和王世充仍要互相利用。若祝尊者不反对，我认为最好是耐心点暂且按兵不动，等到明天突利离开后才对他两人采取行动。他们怎都猜不到王世充与我们的微妙关系。”

祝玉妍沉吟片晌，才道：“我们当然尊重道兄的意见，就这么办吧！明天我们再碰头，商量行事的细节。”

馆馆轻叹一口气，压低声音道：“唉！师尊和宗主勿怪馆儿多虑，馆儿心中忽然涌起不祥的预感，假若我们按兵不动的待至明晚，他们很可能已逃离洛阳。低估寇仲和徐子陵的人从来没有甚么好回报的，李密就是最明显的例子。馆儿当然明白辟宗主的难处，但只要宗主向王世充指出他们大有可能看破他的图谋，王世充说不定肯改变初衷。”

寇仲听得又在心中大骂，偏又无可奈何，唯一方法就是及早通知伏骞，大家一起落荒而逃。

辟尘默然片刻，沉声道：“馆儿的话不无道理。好吧！我立即去见王世充，痛陈利害，看是否能把他打动。”

寇仲立时精神大振，要刺杀辟尘妖道，此正千载一时之机也。

师妃暄有若天籁的仙音从大雄宝殿传来道：“子陵兄既然想见妃暄，何不进来见面。”

徐子陵打从深心处涌起连他自己都无法明白的复杂情绪，向了空施礼后，缓缓步入佛堂。

徐子陵虽茫然不知此寺为何寺，但只看殿堂的雄伟建构，布局的精奇，便如此寺定是洛阳名刹之一。

对门的白石台上，一座大佛结伽趺坐在双重莲瓣的八角形须弥座上，修眉上扬，宝相庄严的微微俯视，似能对众生之苦洞察无遗，气宇宏大。金身塑像披上通肩大衣，手作施无畏印，嘴角挂着一丝含蓄的微笑。左右边排满天王、力士的土像，不但造型各异，其气度姿态动作，至乎体形大小都呈现错落有数、多姿多采的景貌，变化间又隐含某种和谐托衬的统一性。

刚才明明听得师妃暄的仙音从此传出，但入到殿堂，却是芳踪杳杳。

徐子陵绕往佛台后方，正要穿后门而出，目光忽被供在佛台后一排力士的其中一尊吸引心神。

此像腰束短裙，胸饰樱略，肢干粗壮，肩宽脾厚，筋肉暴起，眉眼怒张，气势强横猛烈至极。

徐子陵忽然想起寇仲，寇仲的狂猛是内敛含蓄中带着几分玩世不恭的洒脱，但那霸道一面给人的感觉却同出一辙。

师妃暄的声音再次传来道：“妃暄正恭候子陵兄的大驾。”

徐子陵这刻完全平静下来，受到佛堂内出世气氛的感染，他成功地把心中的杂念抛开，无生恋、无死畏、无魔怖。

他心知肚明只要踏过门槛，他将会面对自出道以来的最大挑战。但他仍一无所惧的举步踏入大雄宝殿和后殿间树木扶疏的庭园去。

师妃暄坐在园子中央处的小亭内，月色遍洒满园，把枝残叶落的树影温柔地投在园地上，美得像幅任何妙手都难以捕捉的画境。

只要有师妃暄出现的地方，怎样俗不可耐的景况亦要平添几分仙气，何况本就是修真圣地的名刹古寺。

徐子陵在师妃暄美目深注下，对桌坐下，师妃暄微笑道：“西蜀一别，匆匆数月，子陵兄风采更胜往昔，显是修行大有精进，令人欣悦。”

徐子陵却以苦笑回报道：“倘若师小姐所谓之言出自真心，岂非有点矛盾，因我功力精进，小姐要把我生擒活囚将会较为困难，对吗？”

师妃暄玉容静如止水，只是修长入鬓的秀眉微一拢聚迅又舒展，笑意盈盈的道：“不要那么严阵以待好吗？妃暄只是想请你和你的好兄弟寇少帅暂时退隐山林。过点舒适写意的生活，潜修武道，就像林中飞鸟，水中游鱼，何等自由自在。”

徐子陵再次感受到师妃暄深合剑道的凌厉辞锋。事实上自徐子陵点出师妃暄藏身寺内，两人便开始交上了手。看似别后重逢的闲话，骨子里却是互寻隙缝破绽，争取主动。

徐子陵是要保持战意，为自己的自由而奋斗；师妃暄则在巧妙地削弱他的拚死之心，以达到生擒他的目标。最微妙处是两人间大有“情”意。使情况更为复杂。

徐子陵回复从容自若的神态，淡淡道：“小姐这个『请』字是问题所在。说到底都是要我们屈服顺从你的安排。我和寇仲自少便是无家的野孩子，最不惯受人管束，小姐明白吗？”

师妃暄忽然垂下螭首，轻柔的道：“妃暄当然明白。所以决定随你一起退隐山林，这样你会否好受一点呢？”

徐子陵心中剧震，忽然想起碧秀心和石之轩的关系，一时无言以对。

师妃暄仰起俏脸，凝望迷人的夜月，语调平静的道：“杨公宝藏比之和氏璧更牵连广阔深远，不但影响到谁可一统天下的斗争，还触及武林正邪的消长。寇仲以铁般的事实证明了他不但是你之外的盖代武学奇材，更是智勇无敌的统帅。若给他成功将杨公宝藏据为己有，最终会与秦王成二强争霸的局面，天下亦将长期分裂，万民所受之苦，会犹过现今。妃暄要请两位退出纷争，亦是不得已下的唯一选择。”

徐子陵当然明白她的意思，只是由她的檀口一鼓作势的阐明，份外感到震撼。

杨公宝藏不但是关中李家派系斗争的关键，由於其中藏有魔门瑰宝“邪帝舍利”，如若落入祝玉妍或石之轩手内，魔门大有可能盖过佛道两门，道消魔长，境况堪虞。师妃暄的忧虑非是没有道理。

而杨公宝藏乃前朝重臣名帅杨素所策划，藉以在文帝杨坚对付他时作为谋反之用。又由天下第一妙手鲁妙子为他设计藏宝秘处，所藏之物当然非同小可，落在谁的手上都会生出难以猜估的作用。这种种不能预知的后果，都是师妃暄不愿见到的。

徐子陵晓得自己正处於下风，只好叹道：“小姐以为我们真有本事把整个杨公宝藏运离关中吗？那可不是小小一方的和氏宝璧。”

师妃暄一对秀眸明亮起来，缓缓道：“换了是别人，妃暄定会认为那是痴心妄想。可若是徐子陵和寇仲，只要稍有脑筋的人都不敢掉以轻心。李密便因此断送了江山。”

又抿嘴一笑道：“你们过往的成绩太教人害怕嘛！”

见到她忽然露出女儿家娇憨的神态，徐子陵不由看得呆起来。

师妃暄轻叹道：“回首处就是解脱门，一回春到一回新，徐子陵啊！你还要妃暄向你诉说什么呢？”

徐子陵苦笑道：“小姐的苦心相劝，徐子陵非常感激。不过事已至此，谁都无法挽回，我曾答应寇仲，陪他往寻宝藏。若找不到，大家一起回乡耕田；找到的话，则分道扬镳，各走各路。这是我最坦白的話，本不愿说出来，总还是说了！”

师妃暄平静地道：“子陵兄有多少成把握可找到杨公宝藏？”

徐子陵道：“半成把握都没有，我们只知道大约的位置。”

师妃暄一字一字的道：“你是否想寇仲成功起出宝藏？”

徐子陵颓然摇头，泄气的道：“我只望他因找不到宝藏而死去这条心。”

师妃暄双目采芒连闪，道：“但你们可知只要泄露出大约的位置，李元吉已大有机会寻到宝藏。”

徐子陵道：“这可能性确很大，李元吉不但不用像我们般左躲右避，还可公然进行大规模的发掘搜索。”

师妃暄肃容道：“若我们请少帅退出此事，徐子陵可以旁观不理吗？”

徐子陵斩钉截铁的答道：“不可以！”

师妃暄俏立而起，轻吟道：“从何而来，复归何处；梦时不可言无，既觉不可言有。”

看看她优美的背影消失在殿堂门后，徐子陵知道终於和这仙子般的美女决裂。

他缓缓闭上双眼，一声禅唱，传入耳鼓。

四大圣僧要出手了。

第十一章 无为而为

寇仲悄悄离开小溪，运功把身上水气蒸发，趁众妖道妖妇妖女仍在研

究怎样打动王世充之际，往后院方向潜去。

他和徐子陵经过这几年不断被人天涯海角的追杀，被迫变成潜踪匿迹的顶尖高手，凭藉远超一般武林人物的灵觉感应，成功避过几起妖道的哨桩，来到后院一座以修篁配衬的假石山之后，往外窥看。

皇天不负有心人，从荣府开来的马车果然停泊在那里，问题是那两个老君观的高手，正挨在车厢旁闲聊。

这两人年纪在四十许间，均是太阳穴高高鼓起，双目有神，形相邪异，若换上道袍，肯定是另两个妖道。要在他们眼皮底下从车门偷进车厢内，根本是没可能的事。退而求其次，能潜进车底已非常理想。

拉车的两匹马儿不时踏蹄喷气低嘶，不知是否因天气严寒，所以失去耐性。

寇仲眉头一皱，计上心头，想起徐子陵的宝瓶印法，学他般探手伸指，缓缓提聚功力，同时全神贯注在呼呼吹来的夜风去。

蓦地一阵劲厉的长风，拂背而至，寒风钻入假石山时，变为尖锐的风啸声，寇仲知是时候，忙发放指风，刺在十丈许外的马股上，他亦同时窜出，伏地疾射。

马儿吃痛，立时长嘶 - 声，跳蹄前冲，拉得马车和另一匹马儿也随之前往。

猝不及防下，两妖人乱了手脚，慌忙制止马儿，注意力全集中到马儿身上去，茫不知寇仲从后贴地钻入马车底，紧附在车轴间凹入的位置内。

这两人正互相交换采补之道的经验和心得，谈兴大浓，故咒骂两句后又“言归正传”，丝毫不以为意。

足音轻起，寇仲由外呼吸转为内呼吸，收敛全身精气，暗呼好险，只听足音，便知祝玉妍等亲自把荣老妖送上车，若他成功躲进车厢，当然会是糟糕透顶。

敌人中有祝玉妍、棺在其中，他把探头一看的念头也打消，静心聆听。

祝玉妍冷漠不含丝毫感情的声音在车旁响起道：“道兄此行关系重大，必要时须软硬兼施，绝不能让王世充含糊敷衍。”

车门被拉开。

辟尘那把阴柔好听的声音道：“宗尊放心，本座对此人性格了若指掌，兼之我洛水帮控制著洛阳的经济命脉，那到他不依从我们。”

祝玉妍道：“据传近年有人插手与你们竞争对外的生意，是否确有其事？”辟尘冷声道：“这人就是翟让之女翟娇，若非有窦建德在背后为她撑腰，我早就派人宰了她。”

寇仲听得心中一震，更是杀机大盛。

“云雨双修”辟守玄淡淡道：“区区跳梁小丑，能成甚么气候？要不要我们给宗主处理，保证乾乾淨净的。”

辟尘道：“千万不可，若给人发现我们的关系，我势将大增麻烦，此事我白会处理。商贾的事，最好仍是以商间的手段解决，否则我在地方上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声誉，会毁於旦夕，洛水帮亦会因而分裂。”

祝玉妍道：“这方面的事道兄比我们更清楚，当然该由道兄处理。”接而有人登上车厢，竟是除辟尘外，尚有个荣姣姣。

寇仲心中叫苦，如若一击不中，他将再没有第二个机会。

但这时骑虎难下，只好提气轻身，避免妖道妖女从车厢的重量发觉有

异。

道别声中，马车开出。

一把古怪诙谐的声音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唱道：“若人求佛，是人失佛；若人求道，是人失道。不取你精通经论，不取你王侯将相，不取你辩若悬河，不取你聪明智慧，唯要你真正本如。要眠则眠，要坐即坐；热即取凉，寒即向火。”徐子陵脑海中清楚形成一个不拘小节，不讲礼仪，意态随便但却真正有道的高僧形像，与他心目中不苟言笑、宝相庄严的高僧大相径庭。这禅唱的高僧不但话里隐含令人容易明白的智慧，最厉害处是能把声音弄得飘忽难测，只此一著徐子陵便自问办不到，可推见他的出手亦难测恶挡。

徐子陵仍没有睁开眼睛，淡然道：“可是禅宗四祖道信大师？”那人哈哈大笑道：“小子果然与佛有缘，一猜便中。再答老僧一个问题如何？上是天，下是地，前后佛堂，左右围墙，宝藏在那里？”

徐子陵尚是首次遇上禅问，微微一笑道：“是否正如四祖刚才所言，宝藏只能从本如求得？”道信大师笑得呛气的道：“唉！好小子，我还以为你会答宝藏是在长安。好！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何如雪酒，日往烟梦；花覆茅檐，疏雨相过。倒酒既尽，杖藜行过，孰不有古，南山峨峨。”

徐子陵心中一阵感触，道信诗文中形容的境界，正是他所追求旷达而没有任何约束，啸傲山林的生活方式，虽明知道道信是要从心理上削弱他的斗志，仍不由受到影响。暗忖自己为寇仲的牺牲是否太大呢？一声佛唱，接著钟音轻鸣，诵经之音似遥不可及的天边远处传来，若不留心，则模糊不清，但若用神，则字字清晰，无有遗留，分明是佛门一种奇功。

测，只此一著徐子陵便自问办不到，可推见他的出手亦难测恶挡。

徐子陵仍没有睁开眼睛，淡然道：“可是禅宗四祖道信大师？”那人哈哈大笑道：“小子果然与佛有缘，一猜便中。再答老僧一个问题如何？上是天，下是地，前后佛堂，左右围墙，宝藏在那里？”

徐子陵尚是首次遇上禅问，微微一笑道：“是否正如四祖刚才所言，宝藏只能从本如求得？”道信大师笑得呛气的道：“唉！好小子，我还以为你会答宝藏是在长安。好！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何如雪酒，日往烟梦；花覆茅檐，疏雨相过。倒酒既尽，杖藜行过，孰不有古，南山峨峨。”

徐子陵心中一阵感触，道信诗文中形容的境界，正是他所追求旷达而没有任何约束，啸傲山林的生活方式，虽明知道道信是要从心理上削弱他的斗志，仍不由受到影响。暗忖自己为寇仲的牺牲是否太大呢？一声佛唱，接著钟音轻鸣，诵经之音似遥不可及的天边远处传来，若不留心，则模糊不清，但若用神，则字字清晰，无有遗留，分明是佛门一种奇功。

荣姣姣的声音从车厢上传下来，道：“爹，女儿不陪你到皇宫去啦！免得今晚又给玄应太子缠著，唉！世上竟有这么讨厌的男人。”

荣凤祥阴声细气的道：“这世上甚么样的人都有，李渊若非有子如李世民，何能像如今的风光，王世充却欠他的福气。”

车底的寇仲到现在也弄不清楚荣姣姣与辟尘的“父女”关系，更弄不清楚她和祝玉妍、杨虚彦的关系。照理若荣姣姣是祝玉妍的徒弟，怎会和石之轩的徒弟搅在一起，除非杨虚彦不知道荣姣姣的真正身份。

荣姣姣叹一口气，道：“‘朝刀’岳山离开巴蜀后便不知所踪，真令人

头痛。”

寇仲听得精神大振，忙竖起耳朵窃听。

荣凤祥声音转冷，道：“想不到他不但死不去，还练成‘换日大法’，此人一日不除，始终是我们的心腹大患。”

荣姣姣道：“现在最怕他往长安见他的老朋友李渊，由於他深悉我们魔门的秘密，若揭穿小妮和我们的关系，后实难预料。”

寇仲听得呆了起来，怎都想不到岳山会和李渊两个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竟是好友。

荣凤祥冷哼道：“祝玉妍那天不出手杀他，想必非常后悔。”

荣姣姣道：“祝玉妍并非不想杀他，而是在船上非是动手的好地方，她更不愿让人知晓她和白清儿的关系。”

只听她直呼祝玉妍之名，便知她和祝玉妍的“师徒”关系大不简单。

荣凤祥道：“照我猜他该是往岭南寻宋缺决战，以雪前耻。最理想是宋缺一刀把他斩得身首异处，一了百了。”

马车忽然停下来。

寇仲低头侧望，车停处竟不是荣府大门，而是另一所房舍的院门，街上全无灯火，空寂无声。

荣姣姣道：“我去哩！”接著是启门的声音。

寇仲心中大喜，缓缓抽出井中月，当荣姣姣逾墙而入时，他从车底滑出。

御者处的两名老君观高手茫然不知刺客来到车门另一边的车侧处。

马鞭扬起，落下。

他首先看到的是自然写意的坐在后殿顶瓦脊处，正举壶痛饮的禅宗四祖道信大师。骤眼看去，他似乎在百岁高龄过外，皆因他一对白眉长垂过耳，雪白的长须垂盖隆起的肚腹。但定睛细看，两目固是神光电射，脸肤却幼滑如婴儿，且白里透红，青春焕发，光秃的头顶，更反映明月的色光。虽肥胖却不臃肿，一派悠然自得，乐天安命的样子，予人和善可亲的感觉。

见徐子陵往他瞧来，道信大师举壶唱道：“碧山人来，清酒满杯，生气远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谁与裁？”这六句的意思是有人来访，以酒待客，充满勃勃的生机，丝毫不沾染死灰般的寂寞无情，最神妙处就是自然而然的境界，根本不需理会别人的裁定。

道信大师不愧四大圣僧之一，字字珠玑，均为要点化徐子陵。

徐子陵微笑点头为礼，没有说话。

智慧大师卓立於后殿正门石阶上，灰色僧袍外披上深棕色的袈裟，身形高欣挺拔，额头高广平阔，须眉黑漆亮泽，脸形修长，双目闪耀智慧的光芒，一副得道高僧，悲天悯人的慈祥脸相。合什低喧佛号。

徐子陵缓缓起立，从容自若的道：“尚有华严宗的束心尊者、三论宗的嘉祥大师，请问法驾何处？”道信大师向他高竖拇指道：“子陵果然志气可嘉，那两个老秃仍未抵洛阳，只要你能过得我们这一关，子陵可安心回去大睡一觉。”

智慧大师垂目观心道：“罪过！罪过！今趟因非只是一般的江湖争斗，请恕老衲要与道信联手把施主留在此处之罪。”

他口上虽说“罪过”，可是情绪却无半分波动，可知这两位佛门的宗师级人物，动起手来必是全力以赴，为达到理想丝毫不讲人情。

道信大师哈哈笑道：“老僧也要先请子陵原谅则个，为公平起见，只要子陵能离开至善寺，我们两个老秃再不会干扰子陵的行止。”

智慧大师眉目低垂，诵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徐子陵脑际灵光一闪，倏如千里迷雾忽然给一阵狂风吹得稀薄消散，万里空明。

离开钟楼，他一直在深思梦境和现实的问题，这是因石之轩 * 不死印法 * 而来的奇想，怎样能把真与幻、虚与实的境界，提升到梦幻融入现实的极端境界。当时只隐隐感到这是个可行之法，仍未有实践的蹊径。待到智慧大师这四句禅偈传入他耳内，有如暮鼓晨钟，令他憬然通悟。

解决的方法就在於有为和无为的分别。

徐子陵洒然一笑，离开小亭，往大雄宝殿走回去。

两位佛门圣僧心中同时涌起讶异的感觉。要知自他们现身后，一宜以经诵禅唱，配以精神的力量遥制徐子陵的心灵。岂知除了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徐子陵曾显现出受到影响的情况后，到徐子陵睁开双目，立即回复清明。到这刻含笑而起，每一个动作均有种浑然天成，潇洒优美，教人不忍破坏的完美之感。

刹那间，道信大师和智慧大师均晓得自己落在下风。

徐子陵以高明至极的心法，把握到他们的弱点。

要知他们潜修多年，在一般情况下根本无法兴起攻击别人，诉诸武力之心。今趟为天下苍生，可说勉为其难而背此重任。

现在徐子陵的每一下动作，每踏一步，其中无干隐含某种玄奥的法理在内，就像他们在观看清泉在石上流过，青山不碍白云飞翔的大自然动人景象，要去便去，要住便住，出没自在。顿令他们无法兴起干戈之意。

当然他们不会坐视徐子陵就这么飘然离去，只有勉强出手，但已有违佛家之旨，生出无绳而缚的不佳感觉，大大影响他们的禅心。

转瞬间，徐子陵消没在大雄宝殿后门内。

道信大师来到智慧大师旁，与后者对视苦笑。

纵使以他们的服力和修为，亦感到徐子陵无论智慧武功，都是深不可测。

井中月疾刺而出，像刺穿一片薄纸般，破入车厢，穿透椅背，宜取化身荣凤祥的辟尘老妖的背心。

积聚至巅峰的劲力杀气像火山溶岩般爆发，沛然有莫可抗御之势。

这一刀绝非侥幸，若干是经过“天刀”宋缺以身作教和这些日子来的出生入死，精研苦修，绝不能达此成果。

最厉害处是像徐子陵的宝瓶印般，不到发劲时敌人完全生不出感应。要知辟尘名列邪道八大高手之林，魔功当然臻至超凡入圣的境界。而寇仲竟可在他一无所察卜刺出这一刀，传出去保证可骇震天下。

寇仲拿捏的时间更是精准得绝对无懈可击。

他本蹲在近车头处，当地挺腰而起时，马车刚刚开出，使得完全站起出刀之际，恰在车窗稍后处，所以这一刀斜插而入，应该正好命中辟尘的背心要穴，任他的护体神功如何厉害，也挡不了寇仲这集中全力全灵，无坚不破的一刀。

辟尘老妖此时才生出感应，他的反应亦显现他的老辣和迅捷，虽是事

起突然和毫无徵兆，仍能先往旁移，再朝前仆去，希冀能避过这杀身之祸。

一声把夜深的宁静彻底粉碎的凄厉惨叫，震荡长街。

寇仲收刀疾退，借车子遮挡驾车两个老君观高手的视线，就那么躲回车底内，此著赌的全是心理，那有刺客不是一击得手，立即远扬速离；他却要反其道而行。

“砰”！

中刀的辟尘带著从背部狂喷的鲜血，撞破车顶，落在道旁，再一个踉跄，滚倒地上。

两名御者忙扑下施救，那还有闲情去追赶似是无影无踪的敌人。

寇仲暗叫可惜，但已大为满意，这一刀虽未能贯穿辟尘老妖的心脏，但劲气震得他五脏六腑全受重创，一年半载休想复原。

风声疾响。

荣姣姣厉声道：“谁干的？”一把阴柔悦耳，在这等时刻仍是不温不火，像丝毫不因辟尘受袭重伤而动容的声音突然在车子另一边响起道：“这是刀子弄出来的破口，必是寇仲所为，这小子能避过宗主耳目，潜到此处才发刀，确是了得。”

寇仲给这把首次听到的陌生声音吓个一跳，因为直到此人发言，他才知此人到了车旁，可知这人的武功高明至何等程度。

荣姣姣咬牙切齿的道：“赵先生定要为姣姣取回公道。”

寇仲心中一震，终猜到这人正是排名仅次于“阴后”祝玉妍、“邪王”石之轩、“邪帝”向雨田之后的“魔帅”赵德言，他终于来了。

“魔帅”赵德言淡淡道：“姣姣放心，只要把宗主交给我，我可保他没有性命之虞。寇仲果然名不虚传，此著奇兵令我们部署大乱。姣姣立即去通知阴后，告诉她宗主已返老君观养伤便成。”

寇仲暗忖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第十二章 突围而去

徐子陵卓立大雄宝殿，面对宝殿的正门与台阶下的大香炉鼎，外院大门。区区数百步的近距离，却代表他一段可长可短的生命命运，假若他不能跨过外院门的门槛，他将成阶下之囚。

他并不认同寇仲争霸天下的雄图，可是却不能让任何人，包括代表正义的师妃暄、了空或这佛门四高僧以此种方式令寇仲的大业如此这般惨淡收场，并沦为阶下之囚。

斗争奋战将由他在这刻展开。

凡将意欲强加在别人身上的事，他都不能接受。说到底他和寇仲所有行事仍是问心无愧。际此天下群雄竞起的形势，每个人都可追求自己的理想。

寇仲既认为自己比高门大阀出身的李世民更有资格去当个好皇帝，他当然可为此作出尝试和努力。更何况唐室的太子是李建成而非李世民，谁说定李世民不会在派系斗争中败下阵来。

所以师妃暄和众高僧的劝说，不能动摇其分毫，否则这场仗就不用打下去。

假若这是场生与死的决战，那他根本全无机会，但只是一心逃走，而对方则志在生擒他，自然又是另一回事。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倏地掠出宝殿正门，眼前一花，一对巨掌迎面推来，看似没有任何招式花巧，甚至没带起半分劲气狂风，可是徐子陵却知对方已到大巧若拙的至境，无论作何闪躲退避，仍逃不出佛掌的笼罩。暗捏大金刚轮印，双掌迎上。

“蓬”！

四掌对实。

发掌拦截的正是智慧大师，近百年的佛门正宗玄功立如长江大河般倾泻过去，岂知竟是毫不着力的虚虚荡荡，以智慧大师古井不波的心境，亦要暗吃一惊，收回部份功力，怕就那么把徐子陵震毙。

徐子陵应掌像断线风筝般往后飘飞，到达石阶尽处，眼看要由那里来就要回到那里去，跌入殿堂内时，徐子陵忽然改变方向，猛往上升，安然落在大雄宝殿广阔的瓦背上。

如此战果，智慧大师固是意料之外，他和通信大师两人定下的战略，就是要教徐子陵离不开大雄宝殿，与这年青高手比拚韧力和耐性，直至他斗志尽丧，袖手认输。

连徐子陵对此亦是始料不及。他本要利用同源而异的佛门正宗心法，好从智慧大师的双掌借去点真劲再凭正反相生的体内气劲，凌空快速改向的身法，一下子脱出对方的拦截，溜之大吉。岂知智慧大师的掌劲已臻首尾相衔、圆满无瑕之境，竟是借无可借。

心叫不妙时，雄浑的真气透掌攻入，令他真气逆转，眼看小命不保的当儿，徐子陵人急智生，不但放弃防守，还引导对方入侵的真气往左右脚底的涌泉穴泄去，错非经过和氏璧改造过的经脉，智慧大师又收回大部份劲气，只这一推掌徐子陵立要吐血而亡。

现下却是因祸得福，入侵真气以逆行的方式贯通大小经脉，在泄出前不断被徐子陵吸纳融化，到从涌泉穴射出时，激撞地上，使他改后跌为直升，到达殿顶。

徐子陵踏足瓦背，心叫好险，这时他才对智慧大师的武功有个谱子，知道若不用计，休想能回复自由。

“子陵果然了得！”

徐子陵往旁移开，回首一瞥，活像一尊大肚弥勒佛的禅宗四祖道信大师正悠闲自得的一脚往他踹来，就似是来和他玩耍似的，脸上仍挂看笑嘻嘻的开怀表情。

忽然间，徐子陵的心神完全被他这一脚吸引过去至乎忘了这是月照当头的深夜，交手的地方更在大雄宝殿之顶。

寇仲伏在小巷暗处，遥观对街宅院的动静，荣姣姣在片晌而逾墙入内，可见此乃阴癸派妖人藏身之所。

正如“魔帅”赵德言所说，他重创辟尘，严重打击了魔门分别以赵德言和祝玉妍为首两方人马的部署。辟尘以荣凤祥的身份控制洛水帮，整个北方均在其势力笼罩下，荣姣姣或可代父出掌大权，可是在声威上将远逊辟尘，若洛水帮从此陷入四分五裂之局，在寇仲来说那就非常理想。

这并非没有可能的，至少王世充就不容卧榻之侧，有另一股能左右他权威的力量存在。

衣袖破风声从对面传来。

在寇仲瞠目以对下，以祝玉妍为首的十多道人影，其中认得的尚有馆馆、辟守玄、霞长老、边不负、闻采婷、荣姣姣，纷以全速离开大宅，朝西南方逢屋过屋的掠去。

寇仲大叫不好，连忙往伏骞的住所赶去，只望能赶在前头，通知他与麾下众人先一步躲起来。

祝玉妍今趟该是动了真火。

徐子陵虽曾与祝玉妍和石之轩那种顶级高手对敌，但眼下对道信大师这看似平平无奇的一脚，仍大感头痛。最要命处就是这一脚发出的气势劲道，产生出庞大无匹的压力，把他的感官完全笼罩其中，连肌肤也如被针刺，失去往常的灵敏。

寸步难移下，道信大师脚速骤增，疾取他腹下气海的重要部位。

徐子陵身体虽像被万斤重石硬压着，灵台仍是一片清明，立即双掌下按。

“蓬”！

徐子陵应脚斜冲而起，殿下智慧大师亦如影附形的凌空从下方赶上，双手盘抱，一股气柱立时冲天而至，直击徐子陵背心，如被击中，徐子陵将失去对抗之力。

徐子陵则心叫好险。

自出道以来，连他都记不起有多少次给人围攻，在这方面的经验丰富至极。所以刚才挡道信大师那一脚是以卸为主，顺势拔起的则是要脱出这禅门高僧可怕的劲气场。

此时最佳躲闪之法，莫如迅速改向，包保可避过智慧大师的凌厉气劲，可是这么做将会暴露自家的压箱底本钱，别人有戒备下，恐怕难以重施故技。

徐子陵一声长啸，凌空翻腾，变成头下脚上，一个施无畏印，然后掌化为拳，全力痛击在智慧大师所发气柱的锋锐上。

“轰”！

劲气四溅。

徐子陵喷出一口鲜血，翻翻滚滚的硬被送往距离殿顶近十丈的高空。

智慧大师低喧佛号，往下落去，降在道信大师之旁。

两人心中均知此战接近尾声，皆因徐子陵无论如何厉害，总与智慧大师近两甲子的功力有一段距离，受伤之重，恐怕没有一句半月难以回复，刻下该无再战之力。

道信大师叫道：“罪过罪过，事非得已，子陵切勿心生怨怪，着乘魔道。”

抵达最高点，开始下落的徐子陵却是心中暗喜，最难得是两僧并肩立於一处，对他的逃走大大有利。

假若适才两人同时对他出手，他的形势将更为险恶。幸好他们自重身份，只是轮番出击，才会演变出目下的有利情况。

早在翻滚上升时，他凭长生诀真气独有的疗伤能力，把伤势大幅减轻，令他有足够能力可溜之大吉。

智慧大师垂目观心，双掌合什；道信大师则提聚功力，好在徐子陵落下时将接着。

就在此时，徐子陵一声长啸，双拳下击，在三丈上的高空同时攻袭两僧。

道信大师和智慧大师那想得到他仍有余力反抗，且更胜刚才交手时所表现的功力，无奈下各拍出一掌，迎上徐子陵的拳劲。他们均怕把力道用猛，只用上几成功力。

“蓬”!“蓬”!两声，徐子陵借力飞退，往院门方向投去，长笑道：“多谢两位大师指点，徐子陵去也。”

道信大笑道：“子陵言之过早哩！”

两大高僧施展压箱底的本领，从殿顶电射而出，就在徐子陵越过院门前，后发先至的赶上他。

道信大师左掌疾劈，切往徐子陵右肩。

智慧大师两袖一挥，双掌从袖内探出，凌空虚抓，登时生出一股吸扯之力，徐子陵若出手挡格道信，将再不能借力逸往院门外。

徐子陵深知成功失败，决定於这刹那之间，只要被迫落地，将永远不能凭自己的力量离开此寺。

在两大高僧难以置信中，徐子陵猛换真气，体内正反真气奇异的运动下，猛地横移，道信大师的劈掌立时落空。

徐子陵再一声猛喝，双掌下按，重击地面，就借那反撞劲力，往后翻腾，脱出智慧大师的吸劲。

两大高僧骇然落往地面时，徐子陵早在院门外的暗黑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道信大师不怒反笑，哈哈开怀道：“英雄出少年，子陵请恕道信不送啦。”师妃暄和了空现身在两僧身后，均露出讶异惊佩的神色，事前有谁能猜到徐子陵竟有本领突围而去。

师妃暄若无其事的淡淡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今趟虽留不下徐子陵，但对计划却是有益无损，至少令我们能对他们的实力作出更正确的估计。”

寇仲伏在屋脊的另一边，探头瞧去，只见在二十丈外一所大宅屋顶上，祝玉妍等不知因何事停下来。这时他内心矛盾得要命，既想趁机赶在她们前头，又想看看她们为何停止前进。

一声佛号下，祝玉妍等人所立处对面的瓦背上冒出一位手持禅杖，气质雍容尔雅，身材魁梧威猛，须眉俱白的老僧，单掌问讯，道：“祝后行色匆匆，不知要赶往何处？”

祝玉妍冷笑道：“原来是华严宗的帝心尊者，是否动了妄心，要来管我阴癸派的事？”

寇仲心中大凜，暗忖原来是四大圣僧之一，难怪半点不惧阴癸派的人多势众，想必有其他三大圣僧在暗中为他撑腰，说不定师仙子也在附近。想到这里，背脊寒意直冒，悄悄翻下屋脊，躲往小巷暗处去。

帝心尊者平和的道：“若起精进心，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贫僧岂敢乱起妄心，只是见祝后杀气腾腾，似欲大开杀戒，念及众生无辜，特来劝告一声。”

祝玉妍冷哼道：“我要般的人，都不会是无辜的，尊者如若不肯让路，莫怪本后真要大开杀戒。”

帝心尊者从容微笑道：“新月有圆夜，人心无满时。苦海无边，回头是

岸。祝后何时才明白千寻万求，却唯此一事实。”

祝玉妍发出一阵清脆若银铃的娇笑声：“佛门四僧中，以三论宗嘉祥大师的枯禅玄功称冠，尊者的大圆满杖法居次，接而才轮到道信的达摩手和智慧大师的心佛掌，玉妍有幸，今晚就借此良机，领教一下佛门绝学。”

帝心尊者吟道：“善哉！善哉！祝后既有此雅兴，自当有人奉陪。”

祝玉妍讶道：“原来尊者是一心来寻衅生事，还说不起妄念。究竟是甚么人来了？”

话犹未已，一阵清越的萧音从远处传来，只是几个音符，却令人泛起缠绵不休，引人入胜的玄异意象，比之以萧艺称绝的石青啾亦毫不逊色。

萧音倏敛。

余音仍是萦绕不去。

暗里的寇仲心中大奇，难道另三僧中竟有奏萧的高手在其中。

祝玉妍大出寇仲意料之外的道：“原来是宁道兄大驾光临，今晚之事就此作罢。”

在寇仲头皮发麻中，祝玉妍等匆匆离开，又待了半晌，到寇仲肯定帝心尊者和宁道奇亦离开后，才敢悄悄溜走，暗呼好险。

第十三章 明修暗渡

寇仲跃入该是伏骞和他手下落脚的华丽庭院，心中顿感不妙，显然已人去楼空。寇仲仍不服气，来回搜索两趟，连只字片纸都没留下来。

惊疑不定时，心生警兆，似是有人来至近处。寇仲心中大懔，他之所以能发觉对方接近，纯粹是出於高手的直觉感应，非是听到甚么声音。

难道是祝玉妍、棺棺之流绕个圈的又来了。更糟糕的就是来者是宁道奇或四大圣僧。

宁道奇神龙乍现的以箫音骇退阴癸派，在他脑海中留下极深刻的印像，虽未至因而心胆俱丧，总有低对方一大截的不妙感觉。

当然祝玉妍是犯不著与宁道奇、四大圣僧至乎师妃暄、了空禅师等硬拚一场，但祝玉妍如此‘义无反顾’的掉头便走，可看出宁道奇仍稳为中原的第一人，没有人能盖过他的威望。

寇仲制出井中月，在厅堂的椅子坐下，喝道：“谁？”

一道人影像轻烟般飘入，赫然立足，竟是伏骞座下第一高手邢漠飞，后者抱拳为礼笑道：“终等到少帅啦！”寇仲放下心，还刀入鞘，点头道：“邢兄原来这么高明，我差点看走眼。”

邢漠飞好整以暇的在他旁坐下，微笑道：“少帅过誉。不过小弟奉大王之命保护王子，当然要下过一番苦功。”

寇仲目光移到他肩上露出的两把刀柄，道：“邢兄是用刀的。”

邢漠飞道：“在西漠时我惯用的是箭和长矛，入中原后为方便才改用双刀，发觉非但管用，还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寇仲像忘记伏骞等人的去处，兴趣盎然问道：“是甚么好处？”邢漠飞

答道：“刀枪剑戟，刀居第一。其锋快和便於砍劈的优点，确非其他兵器能取代，且形制千变万化，我这两把长柄陌刀，很适合在马上与敌交锋。”

寇仲试探道：“邢兄在吐谷浑必定非常有名气。”他是从对方可如此改用别的兵器，推测出邢漠飞武功不会在伏骞之下。

邢漠飞欣然道：“漠飞早视少帅为知心好友，实不相瞒，在吐谷浑漠飞尚未曾遇过敌手。”

寇仲拍膝叹道：“早说我是看走了眼，到刚才始知邢兄的厉害。”

邢漠飞对他的赞赏似是毫不在意，转入正题道：“少主为免我们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所以化整为零，散往各处暂避风头火势。徐爷比少帅早到片刻，已往少主藏身处会合，少帅请随漠飞去吧！”片刻后，两人与藏在附近另一所毫不起眼的小房舍的伏骞、突利、徐子陵会合。

伏骞道：“明天开城后，我的人会分从水陆两路离此北上，沿途作出部署，以保证可汗能安返汗庭。”

寇仲漫不经心的道：“我已重创辟尘乔扮的荣凤祥，洛水帮会阵脚大乱，再难有效率的对付我们。”

众人愕然下，寇仲解释一番，说到魔帅赵德言已抵洛阳，神龙见首不尾的宁道奇又出面将祝玉妍迫退，众人均感奇峰迭起，洛阳已成卧虎藏龙之地。寇仲向徐子陵苦笑道：“四大老……嘿！四大圣僧终於来寻我们的晦气，尚有老宁在背后撑腰，这一关确不易闯。”

徐子陵淡淡道：“此事留待一会儿后再说。照我看帝心尊者和宁道奇这么迫退祝玉妍，是要警告她不准插手到四大圣僧和我们的事情内。若我猜得不错，祝玉妍将会撤离洛阳，只要我们能对赵德言迎头痛击，对可汗返回故土的行动将大大有利。”

寇仲动容道：“那就事不宜迟，赵德言肯定仍在那处为辟尘疗伤。”

突利摇头道：“赵德言生性奸诈多疑，绝不会留在该处。”

伏骞道：“可汗所言有理，不过我们既晓得赵德言在此，自可从容定计应付。”

顿了顿又道：“荣凤祥既伤重不起，阴癸派和赵德言亦难有大作为，只要布置周详，兼之秦叔宝和程咬金又站在我们的一方，纵使石之轩出手，我伏骞也有把握护送可汗回国。少帅和子陵兄可把精神集中去应付四大圣僧一事上。”

突利摇头道：“要走我们一起走，否则怎算得上是兄弟。”

寇仲和徐子陵心中一热，暗忖突利就如跋锋寒，是真正的朋友。

伏骞微笑道：“我也曾想过这问题，如果我们插手其中，只会迫令师妃暄、了空甚或宁道奇出手干涉，不但於事无补，反使情况更趋复杂。何况这并非生死决战，只要少帅和子陵兄能在四高僧围攻下安然突围逃去，不被生擒，四高僧因自重身份，绝不会二度出手。这会是一场有条件限制的斗争，外人不宜卷入。”

突利听得默然无语。

寇仲伸手搭上突利肩头，衷心的道：“可汗现在头等重要的大事，就是安然北返，其他都不要理会。我和陵少是从挨打中长大的，甚么场面未遇上过。”

伏骞欣然道：“我是旁观者清，两位尚有一项优点未曾尽情发挥，只要能好好利用这长处，虽未必强过四僧的联手，但要在他们务要生擒你们的情

况下，突围逃走该没有问题。”

两人呆了一呆时，突利和邢漠飞齐声问道：“甚么长处？”伏骞沉声道：“就是他们联手作战的威力。”

寇仲和徐子陵一震互望，均有拨云雾见青天，豁然贯通的感觉。

自出道以来，两人联手作战不知凡几，与任少名之战，就全靠联手之力，配合部署，才能以弱胜强，名震天下。

尽管如此，两人却从来没有真正研究过如何联手作战；凭两人对彼此的熟悉和默契，兼之武功劲氩均来自长生诀及和氏璧，联合起来确可发挥无穷的威力。这个以联手破联手的战略，实是最高明的方法，更是唯一的生机。

寇仲柏台道：“王子果然高明，时间紧迫，我就和陵少研究一下。”

伏骞道：“闭门造车，何如利用我们三人从实战中作磨练，照我看只消一晚辰光，明早太阳出来时，两位便可报名开赴试场应考哩！”

寇仲和徐子陵步入董家酒楼闹哄哄的地下大堂，立即被请上四楼的大厢房。约好的杨公卿和张领周尚未出现，倒不是他们爽约迟到，而是两人故意早到小半个时辰。

董老板亲身来和他们寒暄叙旧，虽言不及义，已表现出这大商贾乃看重情义的人，否则谁敢在这等风头火势的时刻和他们沾上任何关系。

董老板去后，寇仲呷一口热茶，笑道：“荣妖女定是把她爹伤重的事实隐瞒，用以抑制洛水帮来向我们寻仇。”

他们刚才曾故意在街上露面，就是测试洛水帮的反应。假若荣凤祥被袭重伤的消息传出，洛水帮当然会来找他们的晦气。中过若荣妖女要继续控制洛水帮，最好方法就是常没有这事发生过，并事事假传荣凤祥的命令，甚至抑制帮众把事情闹大，免得隐藏中住荣凤祥伤重难起的消息。

徐子陵默默进食，脑际仍萦绕早前与寇仲从实战中研究所得的联手合击之术。在这方面，他们确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最佳拍档。他已把与智慧、道信两大高僧交手的情况详告寇仲，今这小子信心倍增，士气高涨。

寇仲压低声音道：“横竖都要走，我们今晚就走，我已有周详的计划。”

徐子陵点头同意，轻轻道：“你有甚么计策。”

寇仲笑道：“这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明的是我们诈作护送可汗北上，暗裏却由你大摇大摆的直闯关中，我则另外证法。”

徐子陵愕然道：“你教我去送死吗？”寇仲笑道：“大家兄弟一场，我怎会点条黑路你去走，你知否原来老岳与李渊乃是知交好友。”遂把从荣凤祥“父女”听到有关岳山与李渊的关系说出来。

徐子陵眉头大皱道：“真此事？为何岳山在他的遗记中对此却只字不提？况且若李渊真的和岳山稔熟，只几句话我便会露出马脚。更何况师妃暄晓得岳山只是我的化身，这怎么行？”寇仲胸有成竹道：“岳山出名沉默寡言，行事不近情理，这种人最易乔扮，更何况他与李渊多年未见，到时随机应变，便可蒙混过去。至於师仙子，无论她怎么心切助李小子，但亦心存顾忌，绝不会把你如此出卖，此乃最高明的妙计。你将由外敌变成内应，对我们寻宝一事大大有利。”

徐子陵沉声道：“但眼前最大的难题是四大圣僧，你怎么应付？”寇仲双目寒芒烁闪的道：“这事定须在我们离开洛阳前解决，否则暗渡陈仓之计将胎死腹中，我打算主动出击，与老张老杨吃过这顿酒饭，就摸上至善寺，与四大圣僧较量个清楚明白，看我们究竟是成王抑是败寇，再干瞎缠下去。”

徐子陵不得不同意寇仲想出来的确是目下的形势中最可行的方法。由於有秦叔宝、程咬金跟伏骞两方人马的合作，他们可轻易制造出送突利北返的假象，兼且此事合情合理，又吻合他们重情重义的性格，谁都不会怀疑。

寇仲道：“不过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把洛水帮瘫痪下来，合他们难以监察我们北上之行，而王世充则以为秦叔宝和程咬金两人必会依足他定下的路线北上，我们才可将计就计，把突利送返老家。”

徐子陵仍是不大放心道：“为此布置，是否真可保得突利亦然无事呢？”寇仲伸手搭上徐子陵肩头，微笑道：“放心吧！为掩护你，我会真的随他们走一段路，如此可保万无一失。”

又低笑道：“没有了洛水帮，石之轩和赵德言这对邪王魔帅，凭甚么去把握突利的行踪。兼且老宁和四僧均在附近游弋，他们岂是全无顾忌。”

徐子陵苦笑道：“就依你的计划去博他娘的一铺吧！”寇仲举杯大笑道：“祝我们的大计马到功成。”

话犹未已，一把清越动人的女子声音在门外道：“你们的大计已给我听得，如何仍能马到功成呢？”两人立时吓得惊骇欲绝，瞠目以对。

第一章 一朝白雪

淡雅清艳的师妃暄悠然自若地在两人对面坐下，仍是一贯的男装打扮，从明媚秀眸闪射的灵光落在瞠目结舌的寇仲脸上，静若止水地徐徐说道：“妃暄有个新的提议，可供少帅考虑。”

寇仲先瞥徐子陵一眼，见他已从惊骇中完全平复过来，心中微有所悟，深吸一口气道：“我们刚才说话非常小心，仙子的隔墙有耳，只是在唬吓我们，开个玩笑？对吗？”师妃暄目光移往徐子陵，见他正定神打量自己，报以微笑，柔声道：“子陵兄的本领大大超乎妃暄估计之外，使妃暄不得不改变原定的计划，作重新部署。”

徐子陵微笑道：“大家都是老朋友啦！师小姐有甚么话，请直言无碍。”

师妃暄微耸香肩，意态轻松的道：“妃暄早前请杜总管传话要生擒两位，才是真的吓唬你们，好令你们打消入关之意，岂知反激起你们的斗志，非意料所及。所以现在另有提议，想约好四位大师与你们在至善寺再作一次交手，假若两位仍可安然脱身，我们以后袖手不理你们入关的事，否则你们就要取消寻宝之行，两位意下如何？”

两人愕然互望，暗呼厉害。

师妃暄心平气和的几句话，首先合他们失去因恐怕遭受活擒囚禁而生的拚死之心，而事实上师妃暄亦可达到同样目标。其次是际此李阀派系斗争激烈，双方争持不下的时刻，暂且任得两人自由自在并非没有好处，眼前的是可护送突利可汗回国，好大幅削弱颉利入侵中原的力量，长远的就是为魔门树立两个顽强的劲敌。四大圣僧、师妃暄、了空等终是世外之人，不愿长期直接卷入江湖的争斗中。

寇仲苦笑道：“假若小弟拒绝仙子的提议，是有失风度，请问此战可否

於一个时辰后举行，因为吃饱才有气力嘛！”师妃暄颌首道：“少帅没有令妃暄失望，便依少帅指定的时间进行。

唉！若妃暄能有别的选择，怎愿与你们这么对仗。”

她佩服寇仲是因他爽快接受挑战，并没有抗议四大圣僧联手的不公平。

更没有要求改变地方，这使四僧能因有一个指定的环境而发挥出最大的力量。要知两人若蓄意潜逃，想截住他们绝非易事。四僧又势不会在通衢大道中动手，所以寇仲首肯师妃暄的提议，实是勇气可嘉。

徐子陵淡淡道：“师小姐没打算亲自下场，非常够朋友哩！”寇仲想起徐子陵明天会变成岳山，忙道：“我们从来都不把仙子当作敌人，且是最好的朋友。”

连徐子陵都听得脸红，明白他不良的居心，师妃暄微溟道：“既当妃暄是好朋友，你就勿要仙子前仙子后的叫著，妃暄只是个普通修持的小女子。”

寇仲欣然道：“仙子发溟的神情真动人，难怪陵少……哎唷！”桌下当然是中了徐子陵一脚。

师妃暄早知他的口没遮拦，亦不禁为之气结。旋又俏脸前所未有的微透红霞，责怪的盯寇仲一眼，俏立而起，神态瞬即回复一向的清冷自若。

两人连忙起立相送。

师妃暄深深的凝视寇仲，轻柔的道：“祝玉妍连夜撤出洛阳，不过她对圣帝舍利绝不肯放手，以防落入石之轩手上，两位对此应要小心点。”

寇仲抱拳笑嘻嘻道：“多谢仙子关心。”

师妃暄没好气的瞪他一眼，从容雅逸的离开。

重新坐好后，寇仲一把抓著徐子陵的肩膊低笑道：“兄弟你走运啦！照我看她对你真的动了心，否则怎会显现一般小女儿的羞涩情态。”

徐子陵尚未有机会责骂他，杨公卿和张镇周来了，出乎意料之外的竟还有老狐狸王世充，气氛登时异样起来。

寇仲为神色凝重的王世充奉茶，笑道：“圣上何用微服出巡，纡尊降贵的来见我们，一个口讯传我们入宫见驾不就成了吗？”王世充黑著脸沉声道：“少帅可知自己的鲁莽行事，闯出甚么祸来？”杨公卿和张镇周先后趁王世充不在意，向他打个眼色，著他小心应付，显是王世充曾在他们面前大发脾气。

寇仲勉强压下对王世充破口大骂的冲动，挨到椅背处，伸个懒腰，才好整以暇的道：“圣上有否奇怪，为何洛水帮的人仍未来找我们的麻烦？”王世充勃然怒道：“当然知道，若非寡人费尽唇舌说服荣凤祥，整个洛阳都要给翻转过来。”

寇仲和徐子陵都心中暗骂：王世充确曾力劝荣凤祥，不过只是劝他迟点动手，以免妨碍对付突利的阴谋。

寇仲把左手腕枕在桌上，中指轻敲茶杯，目光凝注在不断因震荡而惹起一圈又一圈涟漪的清茶，摇头叹道：“圣上你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一的是由可风扮的荣凤祥已给我们干掉；不知其二的是辟尘扮的荣老妖亦告重伤，现在只剩下半条人命，能否过得今晚仍是未知之数。”

王世充、杨公卿和张镇周立时动容。

寇仲与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微笑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目下荣妖女是独力难支，假若圣上能把握机会，使人出掌洛水帮，说不定能把控制权夺取过来，此等手段，圣上该比我更在行，不用小子来教你。”

这番话暗含冷嘲热讽，可是王世充的心神早飞往别处去，只当作耳边风，却仍不禁一震道：“荣凤祥真的伤得那么重？可不要骗寡人。”

寇仲微笑道：“我寇仲甚么时候骗过圣上？”

王世充终于脸色微红，尴尬的乾咳一声，道：“此事关系重大，寡人要先调查清楚，始作定夺。”

双目一转，又道：“今天黄昏护送可汗北归之事，可有改变？”寇仲耸肩道：“一切依圣上指示不，但为策万全，我会和陵少随行，直抵北疆始折往关中，圣上不会反对吧？”

王世充欲言又止，终没说出来，倏地起立，众人依礼陪他站起来。

王世充狠狠道：“两位在洛阳最好安份守己，不要再闹出事情来。”

寇仲耸肩道：“若没有人来找我们闹事，我们想不安份守己也不成。”

王世充脸色微变，旋又压下怒火，问道：“可汗现下大驾何处？”寇仲哈哈大笑道：“当然是躲起来避风头，免得圣上难做嘛。圣上请！”王世充气得脸色再变，但终没发作出来，拂袖往房门走去。张镇周抢前一步为他启门，守在门外的十多名侍卫肃立致敬，排场十足。

杨公卿堕后半步，凑到寇仲耳旁低声道：“李秀宁想见你。”

寇仲虎躯微颤，却没有作声。

杨公卿见他这副模样和反应，谅解的略一点头，拍拍他肩膀，又道：“迟些再和你细说。”这才追在王世充等人之后离开。

“叮”！两个杯子碰一记，寇仲喝下这杯祝茶后，道：“有没有能甩身的预感？”徐子陵苦笑道：“你当我能未卜先知吗？不过根据徐某人的判断，经昨夜一役，四僧该摸清楚我的底子，再无可能行险侥幸，而要凭真功夫脱身。

正如伏老骞说的：我们只能应试交卷，而不能弄巧作弊。”

寇仲点头道：“你刚悟得的心法非常重要，横竖他们不是要活宰我们，我们就借此机会尽展所长，输了就改去找宇文文化骨算账，但你可不要故意输掉才成。”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我若这么做，怎还配作寇少帅你的兄弟？更何况现在我真的想入关一开眼界。”

寇仲愕然道：“有甚么眼界可开的？”徐子陵微笑道：“都是你不好，想出由我扮岳山去探访老朋友李渊这方法，令我不单大感刺激有趣，并觉说不定还可破坏石之轩的阴谋。”

寇仲摇头叹道：“说到底你都是认定我起不出宝藏，还说甚么兄弟情深。”

徐子陵显然心情大佳，笑道：“少帅息怒，但客观的事实绝不会因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先不说我们找到宝藏的机会非常渺茫，就算找到也难以搬走，你只好守诺认命，我又何乐而不为。”

寇仲哈哈一笑，旋又压低声音道：“小子是否因仙子也动凡心而心花怒放？”徐子陵晒然道：“你爱怎么想都可以，时间差不多哩！能被佛门四大顶尖高手围攻，想想都觉得是种荣幸。”

寇仲一拍背上井中月，猛地立起，仰天笑道：“是龙是蛇，还看今朝。

井中月啊！你勿要让我寇仲失望啊！”两人步出董家酒楼，同时往天上瞧去，只见点点雪花，徐徐飘降，填满整个天空，刹那间将先前的世界转化到另一天地。每点雪花都带有飘移不定的性格，分异中又见无比的统一。

天街仍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热闹情景，往左右瞧去，较远的地方全陷进白蒙蒙的飘云中，为这洛阳第一大街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浓淡，有如一幅充满诗意的画卷，把一切都以雪白的颜色净化。

洛阳的居民为此欢欣雀跃，以欢呼和微笑迎接瑞雪的来临。

寇仲笑道：“我们甫出门口即下雪，这算是甚么兆头？”徐子陵正别头凝望另一端消失在茫茫雪雨裹的天津桥，欣然道：“管他娘的甚么凶兆吉兆，总之我现在感到心畅神舒便成。”

不约而同下，两人加入天街的人流，朝天津桥开步。他们大异常人的体型氩度，立时吸引不少行人的目光。

寇仲与徐子陵并肩而行，叹道：“谁会想到我们是到至善寺与佛门最厉害的四和尚决斗，而此战又可能关乎到天下盛衰兴替的大事？”徐子陵心中一阵感触，想起生命梦幻般的特质，点头道：“我们在扬州混日子时，没想过有今天此日吧？”寇仲一拍他肩头哈哈笑道：“说得好！那时我们只是两个不名一文的无名小卒，每天都为明天如何顶饱肚子苦恼，还要动脑筋去应付言老大，想想都觉得现实做梦般虚假。更怕跌一跤醒过来，仍是睡在扬州废园的狗窝里。”

两人步上天津桥，雪花下得更大更密，洛河和长桥均被浓得化不开白皑皑的冬雪笼罩，茫茫一片。

徐子陵在桥顶停下来，目光追随一艘没进雨雪深处的风帆，忽然道：“为何你不愿去见李秀宁？”寇仲虎躯微颤，双手按栏，低首俯视洛河，雪花飘进长流不休的河水里，立被同化得无痕无迹，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不经意。苦笑道：“教我怎么答你？相见争如不见，我只会令她失望。”

徐子陵道：“假设你遇上她时名花尚未有主，你的命运会否因而改变过来？”寇仲摇头道：“谁晓得答案？那时我们的身份太过悬殊，若我们当年就那么跟了李小子，今天顶多只是天策府的两个神将天兵，很难会有现在的得意际遇。祸福无门，凭是难料。”

又岔开话题道：“嘿！师妃暄终於会脸红哩！”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你这小子，总是死性不改，不肯放过这类话题。”

师妃暄怎说仍是凡人，自然有凡人的七情六欲，间中脸红有啥稀奇，何况你的说话是那么的胆大无礼。”

寇仲笑道：“她并非凡人，而是自幼修行把心湖练至古井不波，弃情绝欲的凡间仙子，她肯为你脸红，可见到达情难自禁的地步。不是我说你，你这小子实在太骄傲，就算心中欢喜上人家姑娘，仍只藏在心内。”

徐子陵不由想起石青旋，叹道：“缘来缘去，岂可强求！每个人也有自己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强要改变不会有甚么好结果的。或者忽然有一天我想成家，想法又会改变过来。”

寇仲叹道：“你徐子陵怎会成家？照我看你只会是只闲云野鹤，寻寻觅觅，却又无欠无求的了此残生。哈！了此残生。”

徐子陵想起素素，心中涌起莫以名之的伤情。

寇仲伸手搭上他肩头，跟他一起步下天津桥，若有所思的道：“真奇怪！这场飘雪像触动了我们心灵内某一境界，勾出记忆深处某些早被淡忘的事物。我们脚踏的虽是洛阳的天街，但感觉却像回到儿时的扬州城，换过另一种更能牵动内心的方式去讨论令我们神魂颠倒的标致娘儿，谈论未来的理想。”

徐子陵点头同意，道：“当年我们确是无所不谈，更不断憧憬将来。眼前我们像得到很多东西，但又若一无所有。究竟是否真有命运这回事？”寇仲沉吟道：“你也知我以前从不真的相信命运，好运坏运只是当话来说。可是在经历这么多事故后，我再不敢遽下断语。无论我们到那里，宿命总像紧紧缠绕我们。例如娘死前为何会告诉我们杨公宝藏的藏处，为何我们又会遇上设计宝藏的鲁妙子？更那么巧宝藏就在关中，还牵涉到争天下做皇帝和正道魔门的斗争，千丝万缕，总要将我和你卷进去似的。这不是宿命是甚么？”只下这么一阵的密雪，东都洛阳换上雪白的新衣，所有房舍见雪不见瓦，长街积起一层薄雪，刚留下的足印车痕转瞬被掩盖，过程不住的重复。

两人漫不经意的转入通往至善寺的街道，纯净朴素的雪景使他们心中各有沉溺，不能自己。

雪点变成一拳拳的雪球，彷彿由一滴滴剔透的冰冶泪珠，变成朵朵徐徐开放的花朵，美得敦人心醉。

倏地停下，至善寺敞开的大门正在眼前。

阵阵梵唱诵经之声，悠悠扬扬从大雄宝殿中传来，配合这雪白苍茫的天地，份外使人幽思感慨，神驰物外。

寇仲虎躯一震道：“为何刚才我完全忘记了到这里来是要面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战？”徐子陵心中亦涌起奇异无比的感觉。

寇仲一拍背上井中月，豪情狂起，哈哈一笑，大步领先跨进寺门内去。

徐子陵紧随在后，在这一刻，他完全不把胜败荣辱放在心上，就像从天降下的瑞雪。万古长空，一朝白雪。

第二章 至善之战

他们绕过大雄宝殿，来到徐子陵与师妃暄昨晚交谈的亭园内，除了不断从后方大雄宝殿传来的经诵外，四周空寂无人，只有雪花轻柔地默默从天飘降。

寇仲笑道：“我有种感觉：就像变成蜜糖那般，所有嗅到香气的好蜂坏蝶，都赶来分一点滴。”

两人任由雪花落在身上，脚步不停的朝跟大雄宝殿遥相对峙的天王殿走去。殿后佛塔高耸，殿宇重重，左方似为僧侣寝居的处所，右边则为斋堂、客室等建筑物，规模宏大。

徐子陵摇头笑道：“你这小子，不时要来几句不伦不类的比喻话儿，狂蜂浪蝶竞逐花蜜，只适用於男追女的情况。我们只因惹得一身烦恼，人家要找麻烦便来寻上我们而已！”

天王殿内，中供大肚弥勒，背塑韦驮，左右分列四大天王，东西南北各护一天。塑工精绝，形神兼备，生动逼真。

四大圣僧，并排背着大门坐在佛坛前四个蒲团上，左右两边是曾和徐子陵交手的道信大师和智慧大师，中间旁放禅杖的一僧就是寇仲见过的华严宗帝心尊者，剩下来的一僧枯瘦黝黑，身披单薄的灰色僧袍，当然是祝玉妍

誉之以枯禅玄功称冠於世的三论宗嘉祥大师。

四僧默然结迦趺坐，就像多出来的四尊菩萨塑像，却又令人在视觉上丝毫不感突兀，有如融浑进广阔庙堂的空间去。

一炷清香，点燃着插在供奉的鼎炉正中处，送出香气，弥漫佛殿。

寇仲并没有被这种压人的神圣气氛所慑，踏前一步，哈哈笑道：“四位大师圣驾安祥，寇仲徐子陵两小子特来参见。”

四僧同喧佛号。

四僧声音不一，声调有异，道信清柔，智慧朗越，帝心雄浑，嘉祥沉哑，可是四人的声音合起来，却有如暮鼓晨钟，震荡殿堂，可把深迷在人世苦海作其春秋大梦者惊醒过来，觉悟人生只是一场春梦！

寇仲和徐子陵都生出异样的感受。

嘉祥大师以他低沉嘶哑，但又字字清晰，掷地有声的声音道：“两位施主果是信人，若能息止干戈，更是功德无量。”

寇仲微微一笑，从容道：“难得大师肯出手指点，我寇仲怎可错过这千载一时的良机，不知如何才算过得四位大师这一关？”

道信大师哈哈一笑，道：“大道无门，虚空绝路，两位施主只要能从来的地方回去，以后两位爱干甚么，我们绝不干涉。”

两人听得你眼望我眼。

道信的话暗含玄机，无门既可指天王殿的大门，也可指外院的山门，两者远近不同，自是大有分别。

四僧且至此刻仍是背向他们，殿外风雪漫空，气氛更觉玄异。

徐子陵感到落在下风，问也不是，不问更不是。暗捏大金刚轮印，沉声喝出真言。

“临”！

四僧表面一点不为所动，但两人的眼力何等厉害，均察觉到他们颈背汗毛竖动，显然被徐子陵这含蕴佛门最高心法的真言所动。正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帝心尊者雄浑铿锵的声音道：“善哉！善哉！徐施主竟精通真言咒法，令老衲大感意外。言咒既出，青山绿水，处处分明。未知此法得於何处，乞予赐示。”

原本非常浓重的奇异心灵压力和气氛，在徐子陵的真言咒后，已被摧散得无影无踪，其中玄异之处，非身受者绝难明白。

徐子陵淡然一笑，徐徐道：“此为真言大师於入灭前游戏间传与小子的。”

智慧大师低喧佛号，柔声道：“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原来徐施主曾得遍游天下佛寺的真言传以佛门秘法，难怪昨晚能不为我们所动。”

嘉祥大师忽然道：“两位施主可以出招！”

寇仲和徐子陵均愕然以对，四僧一派安详自得，又是以背脊向看他们，在佛殿肃穆庄严的气氛下，配合他们静如渊岳，莫测高深的行藏，自有一股凜然不可侵犯的气势，教他们如何出招。

且四僧浑成一体，实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气概，圆满无瑕，无隙可寻。

朝这么一个“佛阵”出招，任两人如何自负自信，仍有灯蛾扑火，自取灭亡的恐惧。

掉头而走吗？更是下作窝囊，且与寇仲先前说满了的话大相违背。气

虚势弱下，更是不堪一击。

倏地里他们心知肚明，嘉祥大师这么轻洒一招，又重新稳估上风，把他们逼到进不能、退不得的劣境。

寇仲发出一阵长笑，震荡大殿。

“笃笃笃笃”！

就在他笑声刚扬，嘉祥大师敲响身前的木鱼，是那么自然而然，偏又像与寇仲的大笑声格格不入。

寇仲发觉很难再“放任”的畅怀笑下去，倏地收止笑声。

木鱼声同时而止，怪异之极。

寇仲骇然道：“大师真厉害，这是否甚么木鱼真言？”

道信哈哈笑道：“小寇仲真情真性，毫不造作虚饰，放之自然，难得难得。”

“铿”寇仲掣出背上井中月，再一声长笑，一刀劈出。

四僧同时动容。

徐子陵也心中叫绝，皆因此实是唯一“破阵”的无上妙法。

这刀并非击向四僧任何之一，而是劈在四僧背后丈许外的空处，落刀点带起的气劲，却把四僧全体牵卷其中。

要知刚才两人是攻无可攻，守无可守，没有任何空隙破绽可供入手。且寇仲笑声被破，便被逼处下风，若无应付手段，情势将更加如江河下泻。但他这忽然出刀，却把整个形势扭转过来，只要四僧运功相抗，以平衡气势，寇仲等若破了他们非攻非守，无隙可寻之局。在气势牵引相乘下，寇仲还可化被动为主动，把“棋奕”变作“井中八法”其他厉害招数，那时进可攻，退可溜，再非先前动弹不得的劣势。

帝心尊者高喧佛号，不知何时禅杖已到了他手里，同时翻腾而起，来到寇仲前方上空处，连杖扫来。

寇仲叫了声“好”，发动体内正反之气，往后疾退。徐子陵则跟他错身而过，暗捏大金刚轮印，一拳击出，正中杖头。两人的移形换位，就如幽林鸟飞，碧涧鱼跳，都是那么全发乎天然，浑然无痕。

帝心尊者的“大圆满杖法”，讲求的是“随处作主，立处皆真”自由圆满的境界，从无而来，归往无处。无论对方防守如何严密，他的大圆满杖仍可像溪水过密竹林般流过。初时估量寇仲只能运刀挡格，那他将可展开杖法，无孔不入，无隙不至的以水银泻地式的攻击，把寇仲的斗志信心彻底销毁。

岂知寇仲不进反退，换来的徐子陵则以大巧若拙的惊人手法，在他杖法生变前一拳硬撼杖锋。以帝心尊者修行多年的禅心，亦不由一阵波荡。

道信、智慧两人则心中暗栗，知道经昨夜一战后，徐子陵再有突破。

“啪”的一声，有如枯木相击。

徐子陵感到帝心尊者大圆满杖的内劲深正淳和，有若从山巅高处俯泻的渊川河谷，广漠无边，如以真气硬攻进去，等於把小石投向那种无边空间，最多只能得回一下回响。思定智生，当然不会学昨晚般妄想借劲，暗捏印诀，把对方杖劲往横一带。

帝心尊者垂眉喝道：“徐施主确是高明。”说话间禅杖先顺劲微移，倏地爆起漫天杖影，往徐子陵攻来。

徐子陵像早知他会有此一着般，闪电横移，蓄势以待的寇仲弓背弹扑，一招“击奇”，井中用化作黄芒，硬攻进如狂风暴雨的杖影深处。

“当”杖影散去。

帝心尊者拄杖而立，寇仲则在他十涉外横刀作势，双目精芒闪烁，大有横扫三军之慨，两人隔远对峙，互相催迫气势，殿内登时劲气横空，寒气迫人。

道信、智慧、嘉祥同喧佛号，倏忽间分别移往各处殿角，把三人围在正中。

嘉祥大师这下站起来，比徐、寇两人还要高上三、四寸，瘦似枯竹，脸孔狭长，双目似开似闭，左手木鱼、右手木槌，自有一种说不出的有道高僧风范。

智慧低吟道：“两位施主比我们想像中的更见高明，贫僧佩服。”

能迫得他们四人决意同时出手，说出去已可非常自豪。

帝心尊者嘴角逸出一丝笑意，柔声道：“寇施主这一刀已得刀道要旨，万千万变化於不变之中，迫得老衲也要舍变求一，改守为攻。天下间除『天刀』宋缺外，恐怕没有人能使出这么的一刀来。”

寇仲持刀的右手此时才从酸麻中回复过来，想到自己能和这佛门似仙佛级数般的人物硬拚一招而没有吐血受伤，立即信心倍增，从容一笑道：“幸好今天不是与诸位大师以性命相搏，不如就此香立约，假若香尽我们仍不能离开此殿，就当我们的输，如何？”

道信笑道：“小寇仲快人快语，就此作定。否则我们这四个老家伙会显得太小气哩！”

寇仲一声长啸，神态威风凛凛，豪强至极，冷然道：“此香怕仍有半个时辰可烧，小子就借此良机，先向尊者讨教高明，不过请诸位大师留意，小子是会随时开小差溜掉的。”

语毕，踏出三步。

帝心尊者双目猛睁，精芒剧盛，若是在庸手眼中，只能看到寇仲借步法令自己闪移不定，务让出刀角度更为难测。但帝心尊者何等样人，一眼石穿寇仲是借踏步来运动体内奇异的真气，接若出刀将会更是飘忽难挡。且必是雷霆万钧，威凌天下之势。

以帝心尊者的造诟，亦万不能任他蓄势全力出刀，禅杖疾出，横扫寇仲岂知寇仲竟大笑道：“尊者中计哩！”同时踏出第四步。

在场所有人，包括徐子陵在内，都感到寇仲这一步实有惊世骇俗的玄奥蕴藏其中，看似一步，竟缩地成寸的抢至帝心尊者杖势之外。后者受他前三步所眩，一时失察下那凌厉无匹的一杖，丝毫威胁不到这比他年轻两甲子以上的对手。

徐子陵亦感叹为观止，他非是未领教过寇仲学自“天刀”宋缺的奇异步法，只是想不到他能如此全出乎天然的混杂在其他别有作用的步法中使出来，先诱敌出手，才在对方猝不及防下骤然施展，最难得处是在全无先兆。

唰唰唰一连三刀连环劈出，劲气横生，把帝心尊者笼罩其中，只见井中月化作闪电般的黄芒，每一刀均从意想不到的角度劈入如墙如山的杖影里，每一刀均封死帝心尊者的后看变化，逼得这佛门高人无法全力展开它的大圆满杖法，今徐子陵都感到难以相信眼睛所见的骇人事实，其他三僧则更不用说。

“当当当”！

寇仲收刀退回徐子陵旁，抚刀叫道：“痛快！痛快！真痛快！”

帝心尊者单掌问讯，叹道：“寇施主果然是武学的不世奇材，老衲佩服。”

道信大师接口道：“照我看这一仗实不必费时间比下去，皆因若我们四个老秃一起出手，小寇仲势难以这种奥妙的手法令尊者有力难施，倘有损伤，大家都不好受。”

这番话等若说因寇仲太厉害，连道信也没信心能在不出杀着下压伏他寇仲用手肘轻撞徐子陵，微笑道：“陵少怎么说？”

徐子陵潇洒的一耸肩膀，晒道：“我有甚么意见？都是看你这小子吧！”

四僧心内无不赞叹，只看两人在他们庞大的功力下，仍是那么写意闲逸，谈笑用兵，只是这点已隐具武学宗匠的风度，岂是一般高手能及。

寇仲发出一阵满贯强大信心的长笑，摇头道：“道信大师此言差矣！若只是我寇仲一个小子，这刻就要弃刀认输，可是寇仲加上徐子陵，而我们的目标只是从殿门离开，将足另一回事。”

“笃”！

寇仲和徐子陵均感一阵心寒胆落的悸动，这下由嘉祥大师敲出的木鱼声，似有穿墙透壁的异力，且送进他们心灵的至深处。

倏忽间，被推崇为四僧之首的嘉祥大师移至两人正前方，帝心尊者则往后退开，与守在靠门左右角落处的道信和智慧，形成一个三角阵，把两人围在正中处。

嘉祥枯槁的长脸不见丝毫情绪波动，木鱼早给藏在袖里，乾枯的两手从宽阔的灰袍袖探出，右手正竖居上，左手平托在下，淡漠的道：“两位施主今日之败，在於过份自信，我们四人近二十年从未与人交手，早难起争斗之心。但若只须在某一时限下把两位留在此殿中，仍该可勉强办到。事关天下苍生，请恕贫僧得罪。”

寇仲持刀挺立，遥指嘉祥，发出波波劲浪，对抗嘉祥摄魄惊心的气势，朗声应道：“我们非是过於自信，而是敢面对挑战，故立下明确的目标。我寇仲之所以不肯弃刀认输，为的亦是天下苍生。只因立场不同，你我两方才有截然相反的立论。”

道信哈哈笑道：“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小寇仲明白吗？”寇仲苦笑道：“甚么是真如？甚么是般若？我尚是首次听到，怎会明白呢？”

智慧大师双掌合什，一串檀木制的佛珠垂挂下来，循循善诱的道：“真如是指事物内蕴其中永恒不变的真相，般若是指成佛的智慧，施主明白吗？”

寇仲瞥了旁立垂手的徐子陵一眼，笑道：“小陵比我较有佛性，问他好了！”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是否凡物皆暗藏佛性，翠竹黄花既是其中之物，当然有佛的真理和智慧在内。只是小子仍不明白，这与寇仲所说的立场不同，立论亦异有何关系？”

道信欣然道：“随缘而动，应机而为。我们是随缘而动，两位施主何尝不是。缘起缘灭，因果相乘。所以才有眼前此刻之约。施主虽能明白自己，却不能明白眼前。执之失度，乃入岔道。何如放之自然，体无去住？”

寇仲一振手上长刀，发出一阵震鸣，洒然道：“多谢点化，使弟子今天学晓很多以前从没想过的道理。四位大师请再赐教。”

嘉祥大师一声佛号，终於出手。

第三章 难兄难弟

寇仰那敢让嘉祥抢在先手全力进击，施出“井中八法”的‘垦奇’，在把气势推高至巅峰的状态下，并中月化作黄芒，流星般划过与嘉祥对峙的空间，疾取嘉祥胸口的部位。人与刀合为一体，旁观者无不感到其刀有撼岳摇山之势，不惧任何反击硬架。

换过是其他庸手，不待刀锋触体，早给其刀锋发出充满杀气的刀劲所重创，嘉祥大师全身纹风不动，连衣袂亦没有扬起分毫，忽然枯瘦的右干从上登变为平伸，身体则像一根本柱般前后左右的摇晃，右手再在胸前比划，掌形逐渐变化，拇指外弯，其他手指靠贴伸直，到手掌推进至尽，拇指刚好一分不差的按在寇仲攻来的刀锋处。

道信低暄道：“一指头禅，施主小心！”

徐子陵看得心中咋舌，嘉祥跟寇仲迅若惊雷的速度恰正相反，每个动作均慢条斯理，让人看得清清楚楚，可是他的“慢”，却刚好克制寇仲的“快”，由此可见他缓慢的举止只是一种速度的错觉，佛门玄功，确是惊世骇俗。

寇仲更是大吃一惊，他这招“击奇”，乍看只是进手强攻的一招，厉害处在能发挥全力，以高度集中和疾快的刀劲，以强攻强。其实真正玄妙处实在乎其千变万化，可是嘉祥的“一指头禅”，已达大巧不工的层次，眼睁睁的刀锋就给他按个正著，完全无法可施。

刀锋有若砍上一堵精铁打制的钢墙，寇仲闷哼一声，往后疾退，这一招立至残阳败照的时光，再难有任何好景。

一道真气，闪电般沿刀直刺入寇仲经脉之内。

嘉祥大师乘势进击，右手由左向右横比，左手由下而上纵比，在虚空中画出一个“十”字。

徐子陵手捏大金刚轮印，双手的手指向掌心弯曲，两手大拇指并拢，中指反扣，缠绕食指，踏步向前，与疾退回来的寇仲错身而过，然后一个旋身，带起的劲气狂飏刚好抵消嘉祥大师的气势压力，印锋精准无误的刺在嘉祥大师在胸前比划出来的“十”字正中处。

气劲交击，却没有半丝声音。

嘉祥低吟道：“枯如乾井，满似汪洋；三界六道，惟由心现。”

徐子陵虎躯剧震，刺中嘉祥的虚空十字，确有投水进一个乾涸了不知多少年月的枯井的感觉，可是当嘉祥低吟之时，逗枯井忽然变成惊涛裂岸的大海汪洋，还如长堤崩溃的朝他狂涌过来。

面对佛门绝学，徐子陵依然冷静如故，心志丝毫不受影响，两手分开，暗施卸劲，化去对方攻来多达四成的劲道，然后往后一仰，再拗腰挺回来时，一拳击出。

“蓬”！嘉祥大师往后微晃，徐子陵却给硬生生震退三步。

寇仲却动也不敢动，原来他忽然感到另外三僧的注意力全集中到他身上，只要他稍有异举，在气机牵引下，会立即成为三僧全力围攻的对像，实在妄动不得，只好眼睁睁静观变化。

嘉祥大师低垂的眼帘往上扬起，露出一对深邃难测，充满哲人圣者智

慧的神光，接著灰色的僧袍往下凹陷，紧贴全身，益显他高挺顽瘦的体型，一掌拍出。动作行云流水，又若羚羊挂角，玄机暗含。

帝心尊者长喧道：“正眼法藏。”

徐子陵一对虎目精芒大盛，迎上嘉祥大师锐利至可穿墙透壁的目光，心知肚明对方的招式虽似看来平平无奇，但实臻至反朴归真，大拙为大巧的武道至境，像这一掌攻来，便任他以何种妙招奇技应战，最后亦唯只硬接他一掌之途。其中玄奥处，确非任何言语可以清楚解释。

乾如枯井，满似汪洋。

乾枯的一掌，正隐含似汪洋般的佛家博大渊深的真气。

徐子陵原地柱立，嘴角逸出一丝笑意，右掌迎击，接著掌化为拳，拳变一指，点在嘉祥大师掌心处。

螺旋气劲，破掌而入，竟是长驱直追，毫无阻滞。

徐子陵不喜反惊，嘉祥这口枯井，突然又变成满溢肆虐的大海汪洋，把螺旋气劲反迫过来。

徐子陵本早知对方有此一著，仍想不到变化得如此迅疾，螺旋劲先反方向转收回来，再全力改向疾迎上去。

“轰”！徐子陵俊容转白，往后飘退，嘉祥如影附形的贴身追来。

寇仲心知此刻事关胜败，嘉祥大师近百年的全力一掌岂同小可，徐子陵不倒地重伤确是能今天下震惊的事，再顾不得成了其他三僧众矢之的的形势，疾扑往前，右手并中月横砍嘉祥，另一手则握上徐子陵的右手。

道信、智慧、帝心同喧佛号，逼近而至，同时出手。

嘉祥大师左手轻拂，袍袖拂正刀锋。

“霍”的一声，出乎众僧料外，嘉祥应刀飘飞，攻向徐子陵的一指头禅再使不下去；始知两人紧握的手变成一道贯通的桥梁，把他们同源而真的真气联成一体，创造出这骄人的战果。

其他三僧虽因此失去四人一举联手制伏两人的预算，却当然不会因此乱了阵脚，帝心尊者立即补上嘉祥避开而留下的空档，化出万千杖影，像一堵墙般从正面往他们疾压过来。

道信合什的双掌推出，两股气劲滚滚翻腾的朝徐子陵左后侧推来，教他再难以和寇仲连结在一起。

智慧的擅木佛珠串扬起，随著他奇异的步法，似是直捣寇仲的右耳鼓穴，但却是可随时改变方向，难测之极。

围攻战全面开展。

寇仲和徐子陵紧握的双手忽尔伸个笔直，身体往外档倾斜，竟似陀螺般滴溜溜急旋起来。

三僧那想得到他们有此一著，登时失去原要攻击的目标。

“叮”！寇仲的并中月分别击中帝心尊者的大圆满杖，又迫得道信运掌封架。徐子陵则挥掌重劈智慧大师的佛珠串，发出“蓬”的一下气劲交击声。

两人借外倾和旋转的势道，攻出的角度和*迹无不在三僧料外，今这三位佛门的顶级人物也转为被动，改攻为守，硬被迫开。

徐子陵一声长啸，右手运劲，把寇仲甩飞，有若离弦劲箭般往大殿正门射去。自己则借正反之气，闪电截士嘉祥大师，两手化作无数掌影，正面往他攻去。

道信和智慧两僧负责把守大门，岂容寇仲就这么溜掉，展开压箱底的

本领，前者双手隔空虚抓，使出“达摩手”十八式中的“拈柴择菜”，登时劲风狂作，发出两股暗带回旋的强大劲道，只要寇仲给卷中，保证要倒跌回殿内去。

智慧大师一声“得罪”，手上佛珠串有三颗檀木珠脱手射出，后发先至的成品字形印往寇仲背脊，袭取他两边肩井和背心要穴。

寇仲此时离殿门只不过半丈之遥，却心知肚明这半丈之遥等若万水千山，赔出小命都难以飞渡，当机立断下足尖疾点地面，腾身而起，凌空一个翻腾，再借转换真气的看家本领，硬是改变方向，险险避过两僧的攻势，反往殿心的徐子陵投去。

徐子陵正深陷险境，与嘉祥大师展开一场激烈无比的近身搏斗，掌风拳影中，两道人影兔起鹘落的鏖战不休。表面看似是平分秋色，但寇仲一眼便瞧出徐子陵能活跃的地盘正不断收窄，嘉祥的佛门奇技则层出不穷，迫得徐子陵不住硬拚，分明是以己之长，攻徐子陵之弱。

徐子陵之所以陷此劣境，主要是因在旁迈步盘旋，虎视眈眈窥伺的帝心尊者，他虽没有出手，却予他庞大的压力和威胁，使他大受影响，分神戒备之下难以尽展全力应付功力比他深厚土一大截的嘉祥大师狂风暴雨般的攻势。如非他的真气已臻随心所欲的境界，加上新近学晓借劲卸劲的奇技，早给击倒地上。

寇仲一声暴喝，忽然从空中落到地上，身随刀走，力贯刀梢，化作黄虹，直往迎面拦截的帝心尊者射去。

过不了帝心尊者这一关，休想能插手到嘉祥和徐子陵的战圈内去。

道信和智慧立在正门左右处，没有追来，他们均为成名超过六十年的宗师级人物，身份地位非比寻常，若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绝不愿夏的以众凌寡的来对付两人。

不过他们联合把手殿门，等若一堵活的铁壁铜墙，泼水难过。

帝心尊者往左一晃，禅杖横扫，眼看扫中寇仲刀锋，寇仲步法忽变，刀锋竟在不可能变化的情况下生出变化，划了个小圈，不但避过帝心尊者的禅杖，还挑中杖底。令这高僧也要大为叹赏。刀法至此，足可与“天刀”宋缺相提并论。

帝心尊者微微一笑，禅杖下压。同时生出狂猛的吸扯之劲，今寇仲难以脱身，更要刹其锋锐之气，连消带打，不愧佛门四大圣僧之一。

寇仲心中叫好，使出从李元吉学来的回马枪法门，人退刀随，并中月左摆右摇，一下子从杖底脱身出来，接著又从半丈外处疾退回来，并中月急砍，刀光过处，帝心尊者在猝不及防下，禅杖终应刀荡开。

若只是两人相斗，这刻帝心尊者随便闪开，可重整攻势，不会落在于风，可是帝心尊者此时的责任是要阻止寇仲往援徐子陵，形势则完全两样。

寇仲刀光暴张，施出尚未对徐子陵用过的“井中八法”中的“兵诈”，幻出千万点刀光，像殿外的暴风雪般，趁禅杖荡开的刹那，帝心尊者又不能不固守殿心阵地的形势，往对手洒去。

帝心尊者冷喝一声，禅杖忽然变短，原来双手改握到禅杖中间去，分别以杖头杖尾使出一套细腻绵密、利於近身搏击的杖法，迎战并中月。

寇仲哈哈一笑，刀锋幻化出来的芒点倏地消散，变回长刀一把，人却移到帝心尊者左侧杖势不及处，一刀推出。

如此奇招，帝心尊者仍是初次遇上。此际变招已来不及，两手移往杖

头杖尾，运杖横架。

“当”！寇仲痛砍禅杖下帝心尊者雄躯剧震时，寇仲借势飞起，来到徐子陵和嘉祥上空。他使尽浑身解数，终争取到这少许主动，才能突破帝心尊者这本是无隙可觅的关防。

徐子陵心中暗叫寇仲来得好，事实上他已到了山穷水尽的田地。

帝心尊者与寇仲缠上后，他的劣势仍没有改善，皆因高手相争，只要任何一方给逼落下风，绝难扳平过来，只会每况愈下，尤其像嘉祥大师这般级数的武学宗师，任何招式均臻炉火纯青，千锤百炼的境界，根本不会有出错的机会。若非嘉祥旨在消耗他的功力，他早便小命不保。

“当”！嘉祥一掌逼退徐子陵，看似随意的挥手弹指，寇仲凌厉无匹的一刀立给震开，但亦解去徐子陵之困。

劲风疾起，帝心尊者的大圆满杖全力展开，铺天盖地的从后攻至。

寇仲和徐子陵两肩相碰，乍合又分，旋转开去，分别迎击嘉祥和帝心尊者。

以道信和智慧两位大师的眼力，此时也有眼花缭乱的感觉，只见殿内四人战作一团，初时寇仲和徐子陵给紧压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可是两人却通过一种天衣无缝的联击战术，时能增强功力的奇招迭出，活动的空间不住扩展，充满活力。

佛坛香炉插的清香只剩下尾指般长的一小截，再捱不了多少时间，但照情势发展下去，他们绝对没有可能从嘉祥和帝心尊者的手下脱身，更遑论要闯关离殿。

“伏”的一声，寇仲和徐子陵两背相撞，徐子陵低喝道：“云帅！”寇仲感到徐子陵的灼热真气潮水般透背传来，心领神会，知道最后的一个机会正在眼前，狂喝一声，井中月使出“井中八法”第七法“速战”，长刀先往里弯，再回击往前，大有一往无前，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气势。

帝心尊者感到自己完全在寇仲的刀势的笼罩之下，如若出杖硬拚，势难留手，将演变为生死相搏之局，如此岂是他所愿见的，忙收杖疾退半丈，好作拦截。

徐子陵凝神注视嘉祥从古右外档拂来的双袖，背脊弓弥，送得寇仲腾身扑飞，如影附形的追击后撤防守的帝心尊者。

帝心尊者骇然醒觉到寇仲这雷霆万钧的一刀实包含著徐子陵的劲气在内时，已是悔之不及，更因寇仲速度剧增，而自己则在后退之势，怎挡得住他这排空而至、凌厉凶猛的一刀，无奈下往横闪移，任由寇仲朝把守大门的道信和智慧投去，作第二次闯关的尝试。

徐子陵此刻软弱得差点跪干，举起双手向嘉祥道：“不打啦！”嘉祥微一点头，来到他旁，目光落在寇仲背土。

成败的关键全系在寇仲处。

纵使在两丈开外，道信和智慧无不感到寇仲刀势的威胁，寇仲由离地腾起，头前脚后的投来，井中月缓缓推出，所有动作浑成一个无可分割的整体，最慑人处是两位大师均感到当地攻势及身时，将会是刀势最巅峰的一刻，对闯关者或拦截的一方来说，都只有放手硬拚，分出生死一途。

他们当然全无与寇仲以生死相拚之意，同时拔身而起，要趁寇仲刀势未攀上最高峰前，把他从空中拦截下来。以他们联手之力，又在蓄势以待下，确有十成把握可以办到。

徐子陵等无不屏息静气，等待结果。

道信双掌互相绞缠，像一对相戏的蝴蝶般迎向寇仲；智慧的佛珠串则循著一道玄奇的轨迹，刚好可在迎上寇仲时，把井中月套个正著。

两偕全力出手，真是不同凡响。

双方距离迅速拉近，剩下不到半丈时，寇仲忽然飞往智慧大师的方向，完全避开道信玄奥无方的达摩妙手，全力攻向智慧大师。

嘉祥和帝心尊者同暄佛号。

智慧大师迅速判断出若硬撼寇仲这包含徐子陵真气的一刀，将是两败俱亡之局，暗叫一声“我佛慈悲”，从空中落下。

寇仲多谢声，畅通无限的迴飞过来，弯弯的投向殿门，消失在殿外漫天风雪里。

第四章 雪中漫行

寇仲满身雪花的跨过门槛重进大殿，四僧像变成弥勒佛和四天王外另四尊泥塑神像，默立不动。

寇仲关切的瞥徐子陵一眼。还刀入鞘，潇洒言道：“我们只有一人能成功借诸位大师的好心肠离殿，此仗或可当作和论。哈！怎么计算才对呢？”

嘉祥乾枯修长的脸容现出个全不介怀成败得失的笑意，慈祥合什道：“善哉善哉！出家人怎会斤斤计较。留亦是佛，去亦是佛。因缘而留，随缘而去。”

道信大师哈哈笑道：“梦幻空花，何劳把捉？得失是非，一时放却。两位施主珍重！”

雪下得更大更密，团团绵絮般的雪花，随风轻盈写意的飘降，把人间转化作纯美迷离，触人心弦的诡奇天地。

两人步出至善寺，大雄宝殿群僧诵经之声仍潮水般传来，抑扬顿挫。

几乎是不分先后地，他们各自喷出一口鲜血，洒得厚积白雪的地面出现两片血红。

寇仲和徐子陵互视一笑，均有如释重负，轻松得欲高歌一曲的悦愉感觉。

寇仲拭去嘴边血渍，边走边道：“陵少真行，时机把握得比他奶奶的还要准确，否则我们现在会是两头斗败公鸡似的垂头丧气地走出来。胜和败只是一线之差。”

徐子陵道：“我们今天学到的东西，比过去十多日加起来还要多。佛门绝学确是博大精深，幸好我们比之当日在南阳与祝妖妇戮妖女之战，又大有进境。否则只是嘉祥大师那甚么娘的『一指头禅』，就可把我们打得一蹶不起。”

两人穿街过巷的朝洛河和天津桥的方向走。初雪的兴奋早已消失，街上行人大减，没必要的话洛阳的居民都回到家中，藉温暖的火炉陪伴以驱减风寒。

寇仲仰天长长呼出一口气，道：“趁佛道顶尖高手齐集洛阳的一刻，无论石之轩如何自负也不敢轻举妄动。我们就藉此机会立即北上，小弟现在去找王世充安排，陵少则找可汗和王子报告喜讯，我自会来寻上你们。”

徐子陵当然无心留在洛阳，表示同意后两人分头行事。前者直抵洛河南岸，大雪蒙蒙中，洛河舟船仍是往来不绝，冒雪缓驶，不过却似属另一个空间层次。岸旁的垂柳古树，均铺上雪白的新衣，这白茫茫的天地，既开放又无比的隐闭神秘。

一时间，徐子陵看得呆了，舍不得就此遽然离开。

师妃暄温柔的声音在他身旁响起道：“至善寺一战，将令子陵名震天下，只不知今后何去何从？”

徐子陵别头一看，在纯白的雪花雪景衬托下，男装打扮的师妃暄更像不食人间烟火的下凡仙子，而整个天地亦因她仙踪乍现而转化作人间仙境。微微一笑道：“我们只是狡计得逞，何足自豪。看小姐欣悦之情，似在为我们的侥幸脱身而高兴，不是挺奇怪吗？”

师妃暄微耸香肩，姿态神情有那么动人就那么动人，白他一眼道：“徐子陵和寇仲从来不是妃暄心中的敌人，和你们交手只像在游戏，何用介怀游戏的得失。早在妃暄请四位老人家出山时，已有一切随缘之语。更何况关中形势剧变，大大不利秦王。你两人今趟入关捣乱，说不定会弄出另一番局面来，因果难料。”

徐子陵道：“原来如此！但假若我们真能带走杨公宝藏，小姐是否仍会袖手不埋？”

师妃暄轻叹道：“妃暄真的不愿去想那么远的事情，子陵明白人家的心情吗？”

徐子陵心中微颤，这么的几句话，出自师姐暄的口中，已足表示她对自己不无情意，才会有最后一句的反问。

师妃暄美目深注的瞧着他道：“现今李建成的太子系势力日盛，更得颀利支持，石之轩则在暗中捣鬼，又有李渊偏袒，形势异常复杂，你们仍坚持硬闯关中，实在不智。”

徐子陵点头道：“多谢小姐关心，不过只要小姐不亲自出手对付我们，又或请宁道奇或了空人师两位老人家出马阻止，我们已感激不尽。”

师妃暄露出一丝无奈和苦涩的笑意，没有答他。

徐子陵隐隐把握到她微妙矛盾的心情，话题一转道：“小弟尚有一个请求。”

师妃暄微笑道：“徐子陵竟会出口相求，妃暄应否喜出望外？”

徐子陵哑然失笑，忍不住戏道：“你是仙子，我是凡人，凡人有办不到的心愿，不是该求仙子援救吗？”

师妃暄莞尔道：“少有见子陵这么好的心情，竟学足寇仲的口吻来调笑妃暄，小心妃暄拂袖不听。”

徐子陵心怀大放，感到与这美女拉近不少的距离。洒然自若的道：“我只是想请小姐想个办法，好令突利可汗能安返汗庭吧！”

师妃暄瞥他一眼，抿嘴轻笑道：“啊！原来你们是要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以潜入长安。”

徐子陵悦服叹道：“小姐智慧惊人，只从小弟一个请求，立将我们看个通透明白。”

师妃暄嫣然一笑，语气平静轻柔的道：“可汗能否安返汗庭，事关突厥和中土的盛衰兴替，难怪子陵会破天荒的出言请求。由此可知子陵对天下苍生的关注，不下於妃暄。放心吧！妃暄特别请出散人他老人家，正是针对石之轩。普天之下，怕只有他老人家和四位大师才能令石之轩有三分顾忌。你们也要小心，石之轩绝不肯错过宝藏内的圣帝舍利的。”

又道：“唉！到此刻妃暄纵使代你们筹谋运算，仍想不到你们能凭甚么妙计，可在李建成一方虎视眈眈下，神不知鬼不觉的潜入长安？”

徐子陵目光投往对岸茫茫风雪的最深处，轻轻道：“我们会立即离开洛阳，此地一别，希望与小姐在关中仍有再见之日，到时但愿与小姐是友非敌，那将别无憾事。”

师妃暄合什道：“即心即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异体一；三界大道，唯自心现，水月镜花，岂有生灭？汝能知之，无所不备。子陵兄万事小心，不要勉强，妃暄不送啦！”

徐子陵沿河西行，心坎中仍填满师姐暄动人心弦的仙姿妙态。

每趟和她说话，都似能得到很大的启悟。

她说的话不但暗含玄机，更有深刻的哲理。这世上人间的种种悲欢离合，有情众生的喜怒哀乐，说到底不外人们自心的显现。有如镜中花，水里用的短暂而虚幻。只要能把这些看通看透，还有甚么值得留恋的呢？这看法虽然悲观，却含有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其中。因为实情确是如此，只是众生执迷不悟吧！

可是她为何在临别时要说出这番话来，是否在提醒他，也为要警醒自己，确可堪玩味。

“徐爷”！

徐子陵暗叫惭愧，因心神过度集中在师妃暄身上，竟察觉不到有人从树丛中走出来。

来人到达身侧，喜孜孜的道：“终找到徐爷哩！”

竟是刘黑达清秀可人的手下，善用飞刀的邱彤彤。

徐子陵讶道：“原来是彤彤姑娘，是否刘大哥也来了！”

邱彤彤俏脸不知如何的嫣红起来，赫然大道：“唤我作彤彤便成，大师也是这么唤人家的。大师没有来，来的是大王，他正急看要与徐爷和少帅会晤呢。”

徐子陵心中一震，竟是窦建德亲来洛阳，乃是有要事与王世充商议，但这老狐狸却瞒着他们。

半刻后。徐子陵在附近停泊的一艘战船上，见到这名震天下的霸主。

窦建德年在四十许间，身材修长，举止从容，发须浓黑，沉着冷静中有一种雍容自若的奇异特质，鹰隼般的眼睛蕴藏若深刻的洞察力，气度慑人。

摒退左右后，两人在舱厅坐下，窦建德深有感触的叹道：“黑达常在我面前对你们赞不绝口，当时我仍是半信半疑。且至此刻见到子陵举手投足均有一种洒脱自然，毫不造作，但又完美无瑕的动静姿态，才心服口服。我窦建德一生阅人无数，但只从『散人』宁道奇身上曾生出同样的感觉。”

徐子陵最怕破人当面称赞恭维，颇感尴尬。不过这夏帝没像王世充般派头十足，开口闭口称孤道寡，已赢得他的好感。苦笑道：“大王勿要夸奖我这后辈小子，不知大王此次来洛阳，是否欲与王世充缔结盟约？”

窦建德鹰目寒芒一闪，显示出深不可测的功力，冷然道：“对王世充这种背信弃义的小人我窦建德绝无半点好感。只是唐强郑弱，势必不支。郑若亡，

夏必难独善，要争天下，不能不暂时和这种卑鄙小人敷衍，共御强敌。”

这番话，等若承认与王世充结成联盟。

窦建德似乎不愿就此事谈下去，话题一转道：“寇少帅因何没与子陵同行，我们是否可见个面呢？我今晚仍要和王世充议事，明早离开。”

徐子陵歉然道：“我即管和他说说看，不过我们亦须立即离城，以避强敌，恐怕很难腾出时间来。”

窦建德谅解的点头道：“我会留在船上直待黄昏，子陵看看办吧！听黑达说，你们和宇文文化及仇深似海，不知是否确有其事？”

徐子陵双目杀机一闪，点头沉声道：“这是我常放在心头的一件事。”

窦建德嘴角现出一丝冷酷的笑容，道：“好！现在徐圆朗已归降我窦某人，只剩下宇文文化及仍在负隅顽抗。不论子陵和少帅怎样看我窦建德，但我总视你们为黑达的兄弟。大家都是自己人，有甚么会谈不妥的呢？你们关中之行后，请来找我们，好共商对付宇文文化的大计。”

徐子陵暗呼厉害，若论收买人心，窦建德比之王世充、李子通之辈确高明百倍，最教人佩服的更是绝口不提杨公宝藏，又或谁臣服於谁的问题。当下还有甚么好说的，只好点头应允。

窦建德是个不多说废话的人，亲自送他到岸上，顺道介绍随行的中书侍郎刘彬和大将凌敬，这两人一文一武，均长得一表非凡，显示出窦建德手下不乏能者。两人对徐子陵客气有礼，态度亲切。

窦建德探手抓看徐子陵的肩膀，长笑道：“见到子陵，可推想出寇仲雄姿英发的神采，入关后，你们千万不要勉强，可为则为，不可为则退。两位抵达大夏之日，就是窦建德倒屣相迎之时，珍重珍重！”

徐子陵赶回去时，寇仲、伏骞、突利、邢漠飞四人正在担心他的安危，见他回来，登时放下心头大石。

一声出发，五人坐上正恭候院内的马车，由王世充派来的人驾车冒雪起程。寇仲问起他为何迟到，徐子陵把见到窦建德一事说出来，寇仲苦恼道：“除非我分身有术，否则只好缘悭一面。”又饶有兴趣的道：“他是怎样一个人？”

伏骞和突利都露出注意的神色，看徐子陵如何回答。

徐子陵苦笑道：“我看人通常都是纯凭感觉，恐怕不能作准。”

寇仲笑道：“陵少的感觉一向灵验如神才对。”

徐子陵露出深思的神色，通：“若没有李世民，又成李渊失却关中地利，那这天势将是窦建德的天下。”

寇仲等无不动容。

突利笑语道：“子陵为何不说没有李世民和寇仲呢？不怕伤少帅的心吗？”

徐子陵摇头道：“因为我明白寇仲，由於刘黑达的关系，他是很难与窦建德为敌的。”

伏骞大力一拍寇仲肩膀，竖起拇指道：“只听陵少这句话，便知少帅是个看重情义的好汉子。”邢漠飞忍不住道：“究竟窦建德本身是怎样一个人，竟能被陵爷如此推崇备至？”

徐子陵正容道：“这人老谋深算但又平易近人处近似萧铣；豁达大度，知人善用则类李世民；英雄盖世，不计成败又像仕伏威。若到江湖去混，必然是豪杰义侠之流，叫人悦服。”

寇仲一拍桌叹道：“难怪刘大哥肯甘心为他卖命。”

伏骞叹道：“现在黄河以北之地，以窦建德稳称第一，曹洲的孟海公和盘据孟津的李文相都被他先后破灭，城任的徐圆朗亦向他归降，更得虞世南、欧阳询、刘彬等谋臣为他设置官府朝制，手下兵精将良，聚众达二十馀万，确有实力可与唐室正面交锋，如若与王世充结成联盟，又得少帅、子陵之助，天下谁属，谁能逆料？”

突利点头道：“除少帅外，秦王最忌惮的确是窦建德而非王世充。”

寇仲叹道：“只是杜伏威现今已投诚李小子世民，造成有利攻打洛阳的形势，否则给个天李小子作胆，也不敢西来进击拥有天下最强大防御力的东都洛阳。”

五人不由而同往窗风雪漫天的洛阳瞧去，各有所感。

伏骞沉吟道：“战战降降，杜伏威的江淮劲旅所向无敌，投降是否只是缓兵之计？”

寇仲苦笑：“我也希望老杜只是和李小子玩耍投降的游戏，却恨实情非是如此。杜伏威或者不是个仁慈的人，却是个有始有终，言出必行的枭雄霸主。”

此时马车抵达码头，三艘战船正恭候五人的来临。

秦叔宝和程咬金亲自开门迎接五人步下马车。王玄应、王玄感两兄弟代表王世充来送行，却不见杨公卿和张镇周。一番客气的门面话后正要登船，蹄声响起，三骑冒着风雪急驰而至。

众人凝目瞧去，中间一骑赫然是大唐公主李秀宁，左右两人则是李靖和红拂女伉俪。

寇仲又惊又喜，首先迎上。

第五章 情敌相逢

李秀宁衣著淡雅，玉容不施半点脂粉，只以斗篷棉袍遮挡风雪，更突出了她异乎寻常的高贵气质和令人屏息的美丽。对寇仲来说，她就是天上高不可攀的明月，他永远都不能把她摘下来。

这大唐的贵女下马后示意寇仲陪他避到一旁，轻轻道：“秀宁是来送行的。*寇仲目光扫过立在远处为李秀宁牵著马儿的李靖夫妇，忽然生出一种奇怪和使他颓丧的感触，就像过去和此刻所干的一切事，都没有任何意义，将来也是模模糊糊的，茫然道：“柴绍呢？”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何拙劣至要提趁这个人。

李秀宁垂首低声道：“他不知我来的。唉！你为何不肯见人家呢？”

寇仲脑海一片空白，苦笑道：“见面又能怎样？”

李秀宁脸庞倏地转白，凄然道：“你为何定要和二皇兄作对，难道不知他真的视你和徐子陵是好朋友吗？”

寇仲深吸一口寒冷的空气，神智清醒了些儿，沉声道：“兄弟也可以闯墙，何况只是萍水相逢的朋友口告诉我，李秀宁究竟是帮你二皇兄，还是李

建成、李元吉。”

李秀宁紧咬下唇，露出悲伤疲惫的神色，摇头道：“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寇仲心中一软，深切感受到她无可解脱的矛盾和惆怅。自己兄弟相斗的事实，定像个沉重的噩梦般在折磨这动人的公主，柔声道：“公主放心，我今趟入关，对秦王说不定是件好事。唉！他们都在等著我，我要走啦！”李秀宁似乎也找不到可说的话，点头道：“让李靖夫妇陪你们去吧！若可汗有甚么不测，秀宁怎向二皇兄交待？”

寇仲大吃一惊，终完全清醒过来，暗忖如给二人同行，岂非难施暗渡陈仓之计？忙道：“这个万万不可，因为……”李秀宁截断他大言道：“是否要秀宁直接向可汗说才成？”寇仲心想再拒绝更是欲盖弥彰，颓然道：“就依公主吩咐吧！”李秀宁一对秀眸射出复杂难明的神色，深深瞧著他道：“到长安后，少帅可以见秀宁一面吗？”

寇仲为之愕然。

三艘战船缓缓驶离洛阳，先沿洛水东行，抵黄河后始改向内行。

寇仲来到船面土，找到秦叔宝，问道：“这二艘船上的郑兵，是否全在你老哥的控制之下？”秦叔宝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道：“现在还不是，但很快就是啦！”寇仲满意地拍拍他肩头，低声道：“将不属我方的人赶下船便成，犯不著杀人，让他们回去传话给子世充，气得他半死更大快人心。”

秦叔宝笑道：“这些事你还是嫩了点儿。我敢立生死状船上必有人通晓王老贼的全盘奸计，且有方法和宋金刚那边暗通消息，只要我们将这人抓起来，施以重刑，撬开他的烂嘴，可将计就计，教宋金刚栽个大筋斗。哼！他算老几，竟敢来害我？”寇仲一拍额头道：“还是老秦你比我行。”心知自己因李秀宁的约会，直至今刻仍未回复清明，故还是糊里糊涂的。

秦叔宝笑道：“你是否弄上李秀宁那漂亮的妞儿，以至纠缠不清？这可是犯不著。老哥我是过来人，火头来时，不如到窑子真金白银去买笑，只要你闭上眼睛，心中想著对方是公主，对方便是公主。完事后乾净利落，快活逍遥。一切事待天下一统再说，乐得无牵无挂，上沙场时是生或死只等闲事。哈！才乾脆呢。”

寇仲记起他暗恋吕梁派掌门千金一事，暗忖他嫖妓时定将床上的对手幻想为那住小姐，哑然失笑道：“这该算是你老哥的疗伤圣药吧！”再商量了一些行事的细节后，徐子陵来了，闲聊几句，徐子陵和寇仲往船尾密话。

大雪早停，但已遍山银裹，树梢纷纷披挂雪花，寒风拂过，两岸林木积得的雪团纷纷散落，化作片片雪花，在空中自由飘荡，蔚为奇景。

天上厚云积压，看中到的太阳沉往西山，天地逐渐昏沉。

寇仲问道：“李靖和我们的恶嫂子在干甚么呢？”徐子陵道：“我们的李大嫂并非蛮不讲理的人，只因和我们误会丛生，才不太客气吧！他们正跟王子和可汗谈论外方甚么突厥、铁勒、高丽、吐蕃、党项、吐谷浑、回纥、朔方的形势，谈得非常投契。”

又皱眉道：“我扮岳山到关中找李渊，你却凭甚么鬼方法潜入长安？”寇仲耸肩道：“只能见机行事，长安的城防这么长，总有破绽空隙，入城后我们再以惯用的手法联络，到时再看看该怎样著手寻宝。”

徐子陵道：“我今晚便走，你要小心点。别忘记以李世民的实力，亦要遇袭受创。我们现在看似人强马壮，但仍比不上当日李世民的实力。”

寇仲道：“你有问过李靖关于李小子遇袭受伤的事吗？”徐子陵道：“有李大嫂在旁，很多事都不便开口。”

寇仲表示明白，探手抓著徐子陵肩膀，沉声道：“天黑后你离船登岸，千万要小心。若有人怀疑你的身份，立即开溜，勿要勉强。”

徐子陵关切的道：“你也要小心。”

寇仲闭上虎目，心神飞越到长安的跃马桥处。

在经历千辛万苦，重重困难波折后，决定他一生荣辱的关键时刻终于来临。悠然神往的道：“我会比你迟三天起程，过年前该抵长安，记得算准时间来和我会合。哈！还有甚么比茫不可测的将来更动人呢？”心中不由浮起李秀宁的玉容，旋又被宋玉致替代。

扮成岳山的徐子陵日夜不停的急赶三天路，这一天黄昏来到位于黄河南岸的桃林。

自李世民破去薛举父子的西秦大军，声威大振，很多接近潼关的本属中立的堡市纷纷归附李唐，为大唐军铺好出关的坦途。桃林正是其中之一，所以城墙悬上李阀的旗号。入城后，徐子陵投店休息，好养精蓄锐早入关。

长安所在处的渭河平原区之所以被称为关中，因为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居四关之内，故称关中。

潼关为四关之首，为战国时秦人所建。北临黄河，南靠大山，东西百馀里，开路于断裂的山石缝中，“车不容方轨，马不得并骑”，有一夫当关，万夫莫过之险，本名函谷关，东汉后才改名为潼关。

战国时期，六国屡屡合纵西向攻秦，但亦只落得屡屡饮恨于函谷的凄惨下场。

双峰高耸大河旁，自古函谷一战场。

就是这险峻的兵家必争之地，令长安稳如泰山，避过关外的烽火战乱。

徐子陵痛快的洗个澡，再戴上岳山的面具，又用从途中购来脂粉染料，依陈老谋传授的易容术，把露在衣服外的皮肤染成近似面具的颜色，以免被像雷九指般细心精明的人瞧出破绽。

愈接近关中，他愈是小心翼翼。无论行住坐卧，他亦凭过人的记忆力，不住重温石青璇指点他乔扮岳山的窍妙法门，又反覆把岳川遗卷载下的大小情事反覆惦记。连他自己也生出已化身为岳山的古怪感受。

回房后剩坐半个时辰，才到客栈附设的食肆晚膳。

刚跨过门槛，立即感到饭肆气氛异样。

摆了十来张大圆桌的膳厅只正中一桌坐著一名华服锦衣的高大汉子，夥计则垂手肃立一章。

那大汉见他来到，昂然起立施礼道：“晚辈京兆联杨文干，拜见岳老前辈，特备酒菜一席，为前辈洗尘。”两掌一击，夥计立时流水般奉上佳肴美酒，摆满桌上。

杨文干亲自拉开椅子，请徐子陵扮的岳山入座。

徐子陵目光落在这可供至少十人饮饱食醉的丰盛筵席，心中暗念几遍杨文干，才记起李靖曾说过京兆联乃关中第一大帮，而杨文干则是京兆联的大龙头，人面甚广，无论关西关东都同样吃得开。且更是建成*兀吉太子党一方的人，负责在关东广布线眼，以阻止他和寇仲入京。自己临入关前便给他截上，更得悉他*岳山*的身份，可见背后动用过难以估计的人力物力，算是很有本领。

纵使杨文干被任命为庆州总管，仍掩不住黑道枭雄的江湖味道。

他的长相颇为不俗，但神态举止，均有种自命不凡，深信自己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随心所欲摆布别人命运的神态，仿佛老天爷特别眷宠他的？印？徐子陵摆出岳山生前一贯的冷漠神情，淡淡问道：“你怎知老夫是岳山？”杨文干恭敬的道：“岳前辈甫再出山，於成都力毙‘天君’席应，此事天下谁不晓得。”

徐子陵仰天长笑道：“你这么曲意奉迎的设宴款待老夫，究竟有何图谋？若再胡言乱语，勿怪岳某人不客气。”

杨文干先挥退侍从，从容自若的移到酒席对面，微笑道：“岳老火气仍是这么大，何不先坐下喝杯水酒，再容晚辈详细奉告？”

只看他的步法风度，徐子陵可肯定杨文干绝对是一流的高手，纵使及不上自己，但相差亦不该太远，不由心中惊异，并从而推测出建成的太子系人马，确有不凡实力。冷哼一声，道：“老夫正手痒哩！若再浪费老夫的时间，恐要后悔莫及。”

杨文干不答反问，好整以暇的道：“岳老是否想入关中呢？”

徐子陵大感不安，无论杨文干如此自负，照理也不该如此有恃无恐的样子。想到这裏，心中一动，注意力从他身上收回来，搜索周遭方圆十丈内的范围，冷笑道：“竟敢来管老夫的事，怕是活得不耐烦了。”

杨文干忙道：“且慢！只要我给岳老看过一件物品，岳老自会明白一切。”探手往怀内去。

徐子陵闷哼一声，拔身而起，险险避过从后射来的一道凌厉如迅雷疾电的剑光，他已撞破天花，落足屋顶瓦坡处。不用看，他也知偷袭者是“影子刺客”杨虚彦。若非他知机不被杨文干所惑，杨虚彦虽未必能伤他，但此时必陷於前后受敌的劣局裏。

屋脊处有人大笑道：“岳兄果然老而弥坚，只是脑袋仍是食古不化，除非肯答应此生不踏入关中半步，否则明年今日此时就是岳兄的忌辰。”

此人须眉俱白，颇有仙翁下凡的气度，赫然正是海南派的宗师级人物“南海仙翁”晃公错。

徐子陵心中明白过来，由於岳山熟知魔门的事，所以杨虚彦绝不能容他入关去见李渊，免坏了石之轩和杨虚彦苦心经营的好谋。

穿破一洞的厅堂下全无动静，但徐子陵心知肚明自己正陷身重围之内，隐伏一旁者说不定淌有石之轩在其中。

撇开其他人，只是晃公错已不易应付。

但他却是一无所惧，凝起岳山的心法，双目自然射出岳山生前独有的神光，一点不让的迎上晃公错凌厉的眼神，木无表情的道：“想不到晃七杀行将入木的年纪，仍看不通瞧不透，甘做别人的走狗，可笑呵可笑！”徐子陵照足岳山遗卷的语调称谓，语含不屑。原来晃公错自创“七杀拳”，仗之横行天下，老一辈的人像岳山者均呼之为晃七杀。

晃公错双目射出深刻的仇恨，语调却出奇的平静，显示他出手在即，一字一语像从牙缝刮出来的冰雪般沉声道：“死到临头竟还口出狂言。哼！我晃公错岂会惧你岳霸刀，你是否见过玉妍？她为何不宰掉你。”

徐子陵心底错愕，暗忖听他口气暗含妒火，说不定晃公错与祝玉妍曾有过一段情，所以才对“他”这个与祝玉妍曾合体交欢且生下女儿的“情敌”恨之入骨。不过在岳山遗卷中却没有提及此事，而事实上在遗卷中岳山对祝

玉妍著墨并不多，可能是不愿想起这段往事。

这时他更明白晃公错为何会现身此处，学足岳山般嘿嘿笑道：“我和她的事，那到你来理。”

晃公错双目杀机大盛，须眉无风自动，四周的空气立时以他为中心点旋动起来，由缓转快，劲刮狂涌，冰寒刺骨，威势骇人。

徐子陵知他出手在即，目下只是提聚功力的前奏，连忙收摄心神，同时暗叫侥幸。

他适才的心神一直放在眼前大敌身上，一来对方乃近乎宁道奇级数的前辈宗师，另一原因则是晃公错在洛阳天街硬撼王世充车队的威势在他仍如昨晚才发生般深刻，所以份外不敢大意。

但这一刻当地暗捏不动根本印，晋入井中水月，止水不波的佛道至境，灵台清冷如冰如雪，灵觉立时扩展往四周广阔的空间去，把握到杨文干和杨虚彦两人均伏在后方两侧暗处，此外再无其他敌人。心中立即有了计算。

晃公错居高临下的俯视著他，长笑道：“岳霸你以为小妍真的爱土你吗？她只是因你够讨厌，才选择你作她的传种男人。她真正欢喜的人，是石之轩而非你，让我取你狗命。”

暴喝声中，“南海仙翁”晃公错隔空一拳击至。

他的一拳就像给正对抗波涛侵撞的岸堤轰开一个缺口，所有本绕著他旋转的劲气一窝蜂的附在他的拳劲上，形成一柱局度集中的劲气，由缓而快的猛然朝徐子陵击至。

以晃公错为中心的方圆数丈的空间，倏地变得滴劲不存，被他这惊天动地的一拳全扯空了，可怕至极点。

晃公错的“七杀拳”是岳山在遗卷谈论得颇为详细的一种绝技，其中更附有碧秀心的见解。所以徐子陵虽未亲身体验过，却知之甚详，心中早拟好应付之法。冷笑一声，展开卸劲的功夫，先往左右摇晃一下，借护体真气散掉对方首两波劲气，这才一指点出，以宝瓶印法刺出比他拳劲更集中的夏气，逆流而上的往晃公错破空击去。

指劲一发即收，一手双手盘抱，送出另一股劲气，迎上对方拳劲主力的第三波。

“蓬”！劲气交击，徐子陵给撞得血气翻腾，差点吐血，连忙凭本身独异的劲气，把对方充满杀伤力的夏气引得从被和氏宝璧改造过的经脉经由两脚涌泉穴泄出，屋瓦立时寸寸碎裂。

晃公错闷哼一声，反要往外错开，皆因指劲袭来，气势难御，使他难以连续瓮出另一拳。

徐子陵随碎瓦往下掉去。同时把真气运转，当地足踏实地时，受创的经脉刚好复元。

生死关键，就在此刻。

指风击出，厅堂内灯火纷纷熄灭，徐子陵运动体内正反真气，闪电般钻入酒席底下，把精气完全收敛，不使有丝毫外泄。

风声骤响。

晃公错首先从破洞跃下饭堂，接著杨虚彦和杨丈干亦疾风般抢进来。

晃公错冷喝道：“走啦！快追！”听著三人远去的声音，徐子陵心中好笑，也难怪三人如此大意，皆因谁都想不到“岳山”会不顾颜脸的躲到桌底下来，甚至想不到他会窝囊至逃走。

但他根本不是岳山，打不过就要溜要躲，全不用自惜声名身份。他钻出来时，还顺手取了几个馒头，这才施施然的去了。

第六章 商贾之争

寇仲在黄河北垣县的客栈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只觉身心舒畅，数日来的舟车劳顿，一扫而空。

自徐子陵离开后，他们便装出临时改变路线的样儿，弃舟登陆，改由陆路北上；事实上却是改乘伏骞教人预备好的货船，扮作最常见的搞中外贸易的商旅，秘密继续行程。秦叔宝和程咬金两人率的数百名亲兵，则化整为零，暂时藏身在附近县城的隐僻处。这一看可说非常稳妥，兼乘洛水帮内忧分裂之患的当儿，根本没法有效侦察他们的行动。

在过了上党城，肯定撇掉所有跟踪者后，寇仲才折返南方，沿黄河西赴关中，把护送突利的重任交予伏骞、李靖夫妇与秦叔宝、程咬金一众人等。

梳洗后寇仲戴上麻皮丑汉的面具，用过早点，不敢耽拦，往码头碰碰运气，看看能否搭上往关中的客船。岂知客船早告客满，且大部份天刚亮时经已开出，正踌躇不知该乘搭明天的客船，多待一天才走，还是购一匹马儿改走陆路之际，有人迎上来喜叫道：“原来是莫爷，想不到竟在这里碰上你，令叔呢？”

寇仲还以为对方认错人，定神一看，只见对自己说话的是个四十多岁似管家模样的人，后面还跟有四名健仆，挑着许多大小包里，显是刚从城内购物回来。

细看清楚，又觉甚是面善，一时却想不起在那儿见过。

那人见他发愣神态，明白过来，笑道：“令叔是莫为神医嘛！当年在襄阳城外，令叔仗义相助，连诊金都差点忘了收取，治好我们小公子进哥儿的怪病，还擒下马许然那奸贼，莫爷记不起了吗？”

寇仲一拍额头，道：“记起啦！你叫……哈！你叫……”那人道：“我叫沙福，少爷和天人不知多么感激令叔和莫爷，只苦於不知如何寻找你们。令叔呢？为何见不到他哩？”

寇仲很想问问他自己该叫莫甚么东西，心中好笑，道：“家叔年纪大了，返南方家乡后便不愿再出来闯荡。哈！又会这么巧的，沙管家要去到那里。”

沙福露出失望的神色，摇头道：“真可惜，像令叔这样精通医术的高人，又是人慈人悲的侠士。实在难遇难见。”

寇仲胡诌道：“沙管家过许了，但我莫……嘛：已得家叔真传，敢说没有十成也有九成心得。嘿！我现在赶去看去找客船，改天再和沙管家聊天吧。

请啦！”

沙福如获至宝的扯着他衣袖，大喜道：“莫爷真的已得令叔医术的真传？”

寇仲一呆道：“我怎会骗你，但今趟又是谁生病？”

沙福苦着脸道：“今趟是老爷，莫爷懂否医治伤寒症呢？”

寇仲暗忖凭自己《长生诀》加和氏璧的疗伤圣气，甚么奇难杂症也该会有几分治理把握，况救人是好事，一拍胸口道：“这有何难，不过待我找得客船再说如何？”

沙福问道：“莫爷要坐船到甚么地方去？”

寇仲道：“我想到长安去混混，看能否闯出一番医业来。”

沙福欣然道：“如此就不用找船，因为我们正好要往关中。莫爷请！”

寇仲这时更想晓得自己的名字了！

徐子陵进入客舱，尚未坐稳，一名显是帮会的大汉来到他旁，低声道：“这位兄弟高姓大名，有没有甚么门派字号，到关中要干甚么事？”

徐子陵心中涌起怒火，这确是欺人太甚！他为了躲避杨文干等人的纠缠，已改戴上弓辰春的面具，本以为可藉以过关。可是由於健硕高挺的体型，又买了把佩剑以掩人耳目，终惹起守在码头的帮会人物怀疑，这来盘问自己的大汉正是其中之一。冷笑道：“告诉本人你是何方神圣？看看是否够资格向我问话？”

那大汉像吃定了他的毫不动气，微笑道：“老兄你先给我到岸上来，否则这艘船绝不起锚开航。在江湖行走的都该是明白人，不会因一己之故累及其他乘客。”

船内此时半满旅客，人人侧目以待，只差没有起哄。

徐子陵心中暗叹，知道这么磨下去对人对己均没有好处，同时无名火起，抛开一切顾忌，随那大汉离船。

甫出舱门，那大汉忽然低声道：“小人查伙，是弘农帮帮主盛南甫座下四虎之一，刚才言语得罪，是不想外人看穿我们的关系，弓爷万勿见怪。”

徐子陵大感错愕，奇道：“你怎认得弓某人呢？”

查伙道：“下船再说。”

走下跳板，一辆马车驶至，查伙道：“弓爷请上车。”

徐子陵大感茫惑的坐到车内，到马车开出，查伙松一口气道：“幸好截得弓爷，否则帮主怪罪下来，我查伙怎担当得起。”

迎上徐子陵询问的目光，查伙解释道：“雷九指大爷与我们帮主有过命的交情，五天前他往关中时路经我们弘农帮的总坛，曾千叮万嘱要我们妥为招呼弓爷，还写下弓爷的绘像，所以我们能把弓爷认出来。”

徐子陵这才明白，心中也不知该感激雷九指还是责怪他，否则他已在进入关中的途上。

查伙又道：“这个月来入关的关防，无论水陆两路都盘查得很紧，没有通行证又或跟关中没甚关系的，一律不准入关。雷大爷也是靠我们为他张罗得通行证的。不过弓爷的情况更特别，据我们的消息：弓爷是名列被缉捕名册上的人物之一，故绝不能暴露身份。”

徐子陵一呆道：“竟有此事？”暗忖即使仍扮岳山，也好不了多少。

照道理，李建成的人该不知弓辰春就是他徐子陵，此事当另有因由。

查伙胸有成竹的道：“弓爷放心，若连把弓爷弄进关内这区区小事亦办不到，我们弘农帮还能出来混吗？”

马车停止，查伙道：“我们早想好让弓爷混进关中的万全之策，只要掩去弓爷脸上这道好比生招牌的刀疤，来个改名换姓，再换上不同身份的服饰，便可做计行事。”

徐子陵又是大感茫惑的随他下车，发觉身在一所院落之内，苦笑一声，

随查伙进屋去也。

两艘式样相同的二桅大船泊在码头旁，寇仲随沙福登船，船上几个该是护院一类的人物目灼灼的向他打量，其中一人大喜道：“原来是莫兄弟，令叔莫为神医呢？”

说话的人是个白白胖胖的中年汉子，胖得来却扎实灵巧，显然武功不弱。

寇仲对他仍有点残留的印象，当然也把他的名字忘掉了。乾笑一声道：“嘿！你好！”心中暗骂徐子陵甚么名字不好改，却要改作莫为，后面加上神医两字，更是古怪蹩扭，好像暗喻莫要做神医似的。

沙福侍候惯达官贵人，知机的提醒他道：“这位是陈来满陈师傅！”

寇仲忙续笑下去道：“原来是陈师傅，想不到又在这里见面呢！”

其他护院见是相识，纷纷抱拳行礼，态度大改，变得亲切友善。

沙福请寇仲在舱门外稍候，自己则入舱通知主人。

寇仲有一句没一句的跟颇为热情的陈来满闲扯，重复徐子陵已返乡耕田归隐一类的胡言乱语，暗里则功聚双耳，追踪沙福的足音。这么分心二用，尚是首次尝试。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感觉怪异。

只听有女子“呵”的一声娇呼道！案竟遇上莫少侠，他叔叔呢？还不请他们进来。”寇仲对这少夫人的印象最深，皆因她端秀美丽，立时认出是她的声音。

接着耳鼓贯满陈来满的话声，登时听不到沙福的回答。

寇仲敷衍了陈来满后，舱内又有年轻男子的声音道：“他的医术行吗？若有甚么差错，大哥和二哥定不肯饶过我。”

少夫人温柔婉约的道：“相公你不如先向婆婆请示，由她作主，那大伯和二伯便没话说哩！”

此时陈来满又问道：“莫兄弟武技高明，是否传自令叔呢？”

寇仲又窃听不到舱内的声音，心中暗骂，却不能不答，道：“我莫……嘿！一身技艺，都是家叔传授，他常说我容颜丑陋，生性愚鲁，没有点技艺傍身，出来行走江湖会非常吃亏，哈！”

陈来满看看他那副尊容，确难以说出任何安慰的话，只好道：“男儿最紧要的是志向远大，像古时的子羽，出名貌丑，还不是拜相封侯，名传千古。”

寇仲暗何若把自己的志向说出来，保证可吓他一跳，故作认真的道：“不知子羽在娶妻方面，是否也称心如意？”

这番话登时把其他的护院武师惹得哄笑起来，其中一个被人叫作云贵的年轻武师失笑道：“做得宰相，当然是妻妾如云，莫老兄何用担心。”

沙福由舱内走出来，客气的道：“莫兄请随我来。”

寇仲向众人告罪一声。随沙福走进舱内，只见窄长的廊道婢仆往来，忙个不休，他们见到寇仲这陌生人，眼中均带点不屑的神色，显是以貌取人，不欢喜他的长相。

在其中一间分作前后两进的大房内，寇仲见到少夫人程碧素，还有那俏婢小凤和进哥儿，后者长高了很多，生得精灵俊秀，酷肖乃母，样貌词人欢喜。只是寇仲的样子太吓人，进哥儿吓得躲在小凤身后，不敢照乃母吩咐唤他一声“莫大叔”。

程碧素风姿如昔，秀目射出感激的神色，不过她感激的主要对象是徐子陵而非寇仲，客气话说过后，详细询问“莫为神医”的情况，寇仲一一答

了。

程碧素道：“莫少侠旅途辛苦，请先到房内休息，得养足精神，再劳顿少侠为老爷治病。”

寇仲却是心中叫苦，假若沙老爷所患的是绝症，他那还有脸面对这位娴淑可爱的少夫人呢？看船上这种阵仗，沙家该是举家前往关中，只不知他们和关中那位权贵有关系？船身轻颤，启碇开航。

掩去脸上疤痕的徐子陵，依照弘农帮查伙的指示，来到垣县主大街专卖盐货的兴昌隆门外，只见三十多名夥计正把一包包的盐货安放到泊在门外的七辆骡车上，非常忙碌。

只看门面，便知这兴昌隆很具规模，难怪能成为关中海盐的主要供应商号之一。正要进铺，两名大汉把他拦住，不耐烦的道：“你来找谁？”

徐子陵运功改变声音，答道：“我叫莫为，弘农帮的查伙介绍我来见田爷的。”

两汉听得查伙之名，立时态度大改，其中一人道：“莫兄请随我来！”

徐子陵跟在他身后，穿过堆满盐货的主铺，通过天井，来到仓房和主铺间可容百人的大院落，盐货更是堆积如山，数十人正忙个不休。

那大汉著徐子陵在一旁站待，往两名正在指挥手下工作的中年男子走过去，说了几句话后，其中一人朝徐子陵走过来，道：“莫兄你是那个门派的？”

徐子陵随口答道：“鄙人的剑法乃家父所传。”

那人问道：“令尊高姓大名？”

徐子陵胡诌道：“家父莫一心，在巴蜀有点名气。”

那人脸无表情，当然是因从未听过莫一心之名，扯著徐子陵的衣袖来到一边道：“莫兄！不是我田三堂不想用你，而是我们今趟要向盛帮主求援，皆因广盛行那方面人强马壮。

所以我要的是真正的高手，否则只是害了莫兄。

徐子陵先前已被查伙告知事情的来龙去脉。

广盛行和兴昌隆为供应海盐予关中的最大两个商号，一向竞争激烈。前者有唐室太子系撑腰，后者则与秦王李世民一系关系密切。最近因建成、元吉的太子系势力大盛，广盛行的大老板顾天璋亦放恣起来，以武力威吓兴昌隆，甚至派人劫掠兴昌隆的盐船，务要弄垮兴昌隆。

兴昌隆迫於无奈下，惟有向江湖朋友求助，弘农帮帮主感南甫正是其中之一盛南甫一方面看雷九指的颜脸，另一方面亦从雷九指口中得悉徐子陵这“弓辰春”武功高强，一举两得下，遂把徐子陵推荐给兴昌隆，既可助兴昌隆的老板卜万年应付强敌，徐子陵亦可借这身份的掩护混进关中。

田三堂是卜万年的大女婿，武功不弱，专责保护运盐船队，要入选当然得先过他的一关。

徐子陵微笑道：“田爷放心，盛帮主既敢介绍来见田爷，自然对我的剑法信心十足，田爷可向查伙兄查问清楚。”

田三堂沉吟道：“莫兄与盛帮主是甚么关系？”

徐子陵答道：“盛帮主的拜把兄弟是我的亲叔。”

田三堂点头道：“莫兄请随我来。”

徐子陵随他穿房越舍，来到另一处庭院，田三堂喝道：“给我拿棍来。”

左边的厢厅走出三名武师模样的人物，其中一人把长棍送到田三堂手

田三堂拿棍后神气起来，摆开架势道：“莫兄请出招。不用留手。”

徐子陵暗忖若不用留手，恐怕他一招都挡不了。不过他当然也不可装得太低能，因为今天会有船队启程往关中，只有显示出足够的实力，对方才会让他立即随行，免致浪费了一个高手。

一声得罪，徐子陵拔剑出鞘。

旁观的三位武师同时动容。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徐子陵虽蓄意隐瞒起真正的实力，可是出剑及步法，均自具大家风范，连串动作看若流水行云。浑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田三堂叫了声“好”，在徐子陵气势压迫下。作出应有的反应，挥棍疾挑。

徐子陵一剑扫出，轻轻松松的荡开长棍，接著剑花乍现，封死田三堂所有进攻的路线。

田三堂骇然后退，接着脸露喜色，叫道：“莫兄试攻我看看！”

徐子陵沉声一喝，挥剑刺去。

这一剑看似平平无奇，可是无论是身当其锋锐的田三堂又或是旁观者，均感剑势凌厉，生出难以硬架的感觉。

田三堂根本不知如何挡格，再往后退，长笑道：“难怪盛帮主会把莫兄推荐给我兴昌隆，得莫兄如此人才相助，还怕他甚么顾天璋，莫兄今天请随船队入关，田三堂定不会薄待於你。”

三名武师知他是弘农帮方面的人，又见他身手高强，都拥上来祝贺并攀交情。

徐子陵放下心来，终于解决了潜入关中这令人头痛的问题，只不知寇仲那小子是否也有同样的好运道呢？

第七章 一指头禅

“咯咯咯！”

正挨在椅中睡个甜熟的寇仲给敲门声惊醒过来，他本意只是小坐片刻，好待少夫人的传召去为沙老爷子“治病”，岂知这些日来昼夜不息的奔波赶路，令他疲不能兴，就那么睡个天昏地黑，酣然不醒。

茫然起立，发觉晨早的阳光竟变成斜阳夕照，心中大讶，难道沙家的人连午膳都不请自己去吃？猛伸一个懒腰，顺手把以油布包扎鞘身的井中月负在背上，这才把门拉开，立时眼前一亮。

门外除沙福外，尚有一位漂亮苗条的华服年青女子，正以美丽的大眼睛上上下的打量他，似要把他看通看透，目光直接大胆。

沙福介绍道：“这是我们的五小姐，我们曾来过两趟，见莫爷睡得正酣，不敢惊扰。”

寇仲施礼道：“莫这……嘿！向五小姐问好！”不屑之色一闪即逝，这位五小姐显是对寇仲的丑陋长相没有好感，勉强挤出点笑容，才稍一回礼，

淡然道：“莫先生养足精神吗？”

寇仲只求能坐船直抵关中，何况连他自己都不敢恭维刻下这副尊容，那会跟她计较，又伸个懒腰，微笑道：“没问题！是否去给老爷子治病呢？”沙福露出尴尬的神色，嗫嚅道：“这个……”沙五小姐载入道：“莫先生先请回房，芷菁想请教先生一些医术上的问题。”

寇仲恍然而悟，定因沙三公子去向沙老夫人请示，故沙老夫人派出五小姐沙芷菁来考较自己，看看有否为老爷子治病的资格。这种权贵之家确是复杂，也心中叫苦，自己凭甚么去答她医术上的问题，只要一两句话立即露出马脚。

不过他出道以来，甚么场面没有见过。哈哈一笑，跨步出门，沙福和沙芷菁大感愕然，自然往后退开。

寇仲脚步不停的朝舱门走去。

沙福追上来扯著他衣袖急道：“莫爷要到那裏去？”寇仲道：“当然是跳船返岸，既不相信我的医人功夫，我何必还留下来呢？”沙福忙道：“莫爷误会啦！五小姐不是这个意思，只因五小姐曾习医术，所以才要先和莫爷讨论一下老爷的病情吧！”寇仲怎会真的想走，只是以退为进，避免出丑，“哦”的一声转过身来，面向气得俏脸发白的五小姐沙芷菁道：“原来如此！我这人的脾气就是如此，吃软不吃硬。”

沙芷菁在沙福大打眼色下，一顿纤足，气鼓鼓的道：“来吧！”寇仲和沙福跟在她苗条迷人的背影后，朝舱厅走去，跨过门槛，入目的场面情景，把寇仲吓得一跳。

宽敞的舱厅固然是登得美仑美奂，由装饰到一台一椅，无不极为考究，还有是厅内坐满男男女女十多人，人人都把目光投到寇仲这神医之侄的身上。

沙老爷子五十来岁，牛得相貌堂堂，只是一脸病容，正拥被半挨在舱厅尽处的卧椅上，旁坐的当然是沙老夫人，亦是雍容华贵，富泰祥和，与沙老爷子非常匹配。

其他男女分坐两旁，三夫人程碧素身旁的该是三公子，长得文秀俊俏，充满书卷的味道，惹人好感。

大公子和二公子也很易辨认出来。前者三十来岁，看样子精明老练，是那种不会轻易信人者；后者却神态浮夸，一副骄傲自负的纨绔子弟样儿。其他该是妻妾婢仆的人物，陈来满跟另外五位武师则分坐入门下首处。

舱堂内绝大部份人都没想过寇仲长得如此丑陋庸俗，均现出鄙视神色。

寇仲环目一扫，瞧得眼花缭乱时，沙老夫人道：“莫先生休息得够吗？”慈和的声音传入耳内，寇仲打从心底舒服起来，施礼道：“多谢老夫人关心，鄙人一向粗野惯了，不懂礼仪，老夫人勿要见怪。”

旁边的沙芷菁冷哼一声，似乎是表示同意他自谓粗野，迳自到一旁坐下。沙福显然在沙家很有地位，对他更是照顾备至，拍拍他肩头指著沙老夫人另一边在沙老爷子卧椅旁特设的空椅道：“莫爷请坐！”

寇仲在众人大多显示出不信任的目光注视下，硬著头皮来到刚无力地闭上眼睛的沙老爷子旁坐下，道：“可否让鄙人先给老爷子把脉。”

三夫人程碧素以鼓励的语声道：“有劳莫先生。”

大公子和二公子倒没甚么表情，但他们身边的女人无不露出不屑与妒忌的神色，看来都是希望程碧素请回来的人最好出乖露丑，治不好老爷子的

重病。

在众目睽睽下，寇仲拙劣的伸出拇指，按在沙老爷子放在椅柄的腕脉处。

大公子讶道：“医师探脉都是三指分按寸关尺，为何莫先生不但只用一指，用的还是拇指，其中有甚么分别呢？”

别的不行，论胡诌寇仲则是一等一的高手，乾笑道：“大道无门，虚空绝路，小人这手一指头禅是家叔所创，与其他人都不同。”

前两句话是从禅宗四祖道信大师处借来用的，“一指头禅”则是嘉祥的佛门绝学，听得厅内沙家诸人均感奇奥难明，莫测其高深，再没有人敢质疑。

沙老夫人道：“就儿不要打扰莫先生。”

寇仲开始明白为何连请人治病这么简单的事，三夫人程碧素也要丈夫去央老夫人出头主持，权贵家族的媳妇确不易为。

他送出的真气早在沙老爷子的经脉运行一周天，发觉老爷子的十二正经虽阻滞不畅，但真正的问题却在任督二脉，正犹豫该否运气打通。二公子嘴角含著一丝嘲讽的冷笑道：“医家诊症，讲究望闻问切，莫先生却像只重切脉。不知家父病情如何，烦先生告知一二。”

寇仲那有资格说病情，但已判断出如若妄然为沙老爷打通任督二脉，说不定他会因气虚不受补，来个一命呜呼就糟糕透顶，把心一横，真气直钻太阳肺经，接著走中焦，下大肠经，又还於胃口，循上到肺膈，再出腋下，行少阳心主经，循臂而行，最后由大拇指泻出。

所到处，蔽塞的经脉势如破竹被他的长生诀真气豁然贯通。

众人还以为他无言以对时，老爷子“啊”的一声睁开眼来，本是没精打采的眼神回复不少神采。

老夫人大喜道：“老爷你感觉如何？”老爷子沙哑的声音道：“莫先生的医术真神奇，我的胸口不再闷痛啦！

手脚似也恢复了点气力。”

寇仲心中大定，知道自己的长生诀气功确有“药到病除”的功能，哈哈大笑道：“老爷放心，我有十成把握可治好你的病。老爷子有没有胃口，先吃点东西，好好睡一觉，我才再以一指头禅为老爷医治。”

厅内诸人那想得到他的医术神奇至此，人人目瞪口呆，难以相信眼前事实。

六艘货船缓缓靠岸。

这队兴昌隆的货船队，由田三堂亲自督师，除夥计外，共有武师五十三人，包括徐子陵这新聘回来的高手在内。

由於满载盐货，船身吃水深，加上愈往西行，水流愈急，在满布乱石浅滩的河道行走，即使熟谙水道的高手，这么的逆流而上，亦颇危险，固只能在白天行舟，晚上要泊岸过夜。

而这正是敌人发难的好时刻，所以全部人员均不准离船，武师则分两班轮更守夜。

徐子陵是弘农帮主推荐来的人，又得田三堂器重，所以见过他剑法的武师陈良、吴登善和刘石文三人都对他特别巴结友善。但也招致另一夥本以首席护院梁居中为中心的武师形成的小圈子的猜忌和排斥。

徐子陵自然不会把他们放在心上，见他们也不敢太过份，些许冷嘲热讽，尽作耳边风。

当然亦不会曲意逢迎的跟他们扳交情。

晚膳时，众武师自然而然各就其朋党关系分台进食。徐子陵这一桌人最少，除陈良、吴登善和刘石文外，尚有几位与三人友善和较中立的武师，气氛颇为热闹。

趁田三堂到了岸上办事之际，梁居中一夥乘机发难，坐在梁居中旁的武师走过来道：“莫兄！听田爷说你的剑法非常厉害，可否让各位兄弟见识一下？”

整个舱厅立时鸦雀无声，人人都知道梁居中一方存心挑衅，要徐子陵这个莫为的好看。

与徐子陵友善的三位武师中以陈良年纪最大，资历最深，并不怕梁居中一夥人，不悦道：“大家兄弟以和为贵，若有争斗损伤，田爷回来会不高兴的，胡海你还是回去吃饭吧！”

今晚说不定会有事发生？”胡海沉下脸时，梁居中那桌另一名武师怪笑道：“陈老休要把话说得那么严重，田爷不在，自当由梁爷主持大局，他要摸清楚各兄弟的深浅，有起事来方懂得分配应付，大家只不过了解一下，那来甚么争斗？”

梁居中那桌和旁边另一桌共二十余人一齐起哄，支持这番说话。

胡海意气风发的道：“说得对。我们是看得起莫兄，才要摸莫兄的底子！莫兄就和我胡海玩两招给梁爷过目，不是连这点面子都不给梁爷吧！”梁居中冷哼一声，气氛登时紧张起来。

“锵”！徐子陵拔出长剑，二话不说的就往胡海刺去，在众人瞠目结舌下，只见胡海脸上现出似陷身噩梦中挣扎不休的神色，但却完全无法摆脱。明明该够时间避开去，偏偏他就像呆子般引颈待割的样子，任由徐子陵剑制咽喉，仍没法作出任何动作和反应。

冷汗涔涔从胡海的额角渗出流下，刚才对方刺来一剑，隐含一股庞大的吸劲，似缓实快，欲躲无从。

厅内静至落针可闻。

梁居中方面的人无不色变，皆因他们深悉胡海之功夫，仅在梁居中之下。

“锵”！长剑回鞘，疾如闪电，准确得像会寻路回穴的灵蛇。

徐子陵像干了件毫无足道的小事般，淡淡道：“我的剑是用来对付外敌的，不是用来对付自己人。既成兄弟，大夥儿最聪明的方法就是同心御外，兴昌隆愈兴旺，大家都有好日子过。”

胡海被他绝世剑法所慑，为之哑口无言。

一阵掌声从大门处传来，只见田三堂陪著位体格轩昂高挺的年青公子走进舱厅，均是脸含微笑，迎著徐子陵露出赞赏神。

众武师一齐起立敬礼，轰然道：“七少爷到啦！”陈良凑到陪众人起座迎接的徐子陵耳旁道：“是我们大老板的七公子卜廷，他是关中剑派掌门人邱文盛的关门弟子，他这么突然驾临，必然有事发生。”

一指头禅显示奇效，寇仲的地位立时迥然不同，不但被邀共膳，沙老夫人还正式请他同赴关中，好沿途能为沙老爷子继续治病。

不过寇仲自己知自己事，藉口须闭门苦思治病良法，婉拒沙家的船上晚宴，回房慢慢享受老夫人贴身俏婢宝儿送来的丰富晚膳，同时也对如何医好老爷子一事费煞思量。

不要说上了年纪又体弱多病的人，即使普通的壮汉，假若随意以冥气打通他们的脉穴，由於对方不懂追循控制，动辄会有走火入魔之险。刚才他并非拿老爷子的命行险，皆因打通的经脉均与生死无关，但若真要治好他的病，便复杂多了。尤其牵涉到任督两大主脉，更不能轻举妄动。

正思量间，门外廊道足音走过，两俏婢正低声谈论他，其中一婢道：“这莫神医真本事，不用针不用药，只用指头按老爷的手腕便令他大有起色，令人难信。”

另一婢道：“不知我们能否也找他看病呢？我自上船后一直头晕头痛，四眩乏力。”

足音远去。

寇仲一拍大腿，精神大振，忖道：假若有他娘的几支金针，可同时刺激不同的窍穴，并调较输入的长生诀真气，说不定真有可能按合就班的治好老爷子不知是甚么病的病。

想到这裏，就俨似变成半个神医。能帮助人，总是快乐的事。

问题是自己连半根针都欠奉，总不能堂堂莫神医，要请人去张罗一套灸针回来。何况自己答应明早给老爷子治病，如再无另外的起色灵效，他正在上升的神医声誉势将回跌。且刚才的真气贯穴只能收一时之效，老爷子很快就会回复原形，这种种问题想得他的头都痛起来，差点要另觅神医治理。

此时俏婢宝儿亲来为他收拾碗筷，寇仲硬著头皮道：“宝儿姐可否请五小姐来说几句话。”

宝儿脸露难色，道：“此事要请示老夫人才行。”

寇仲道：“我只因五小姐精通医道，对老爷子的病情当然特别了解，所以想向她请教一二，没甚么的。”

宝儿终於答应，点头道：“那小婢就去向五小姐说说看。”

片刻后，宝儿回来把寇仲请往舱厅，沙家的少爷和们妻妾早回房休息，五小姐在贴身婢女小兰的陪伴下，神情冷漠地接见寇仲道：“莫先生有何请教？”寇仲胡乱问几个问题后，道：“老爷子病情严重，只是一指头禅恐也不能根治，必须兼施金针之术才成。唉！不过我那套针在旅途上丢失了！不知……”沙芷菁有点不耐烦的截断他道：“莫先生惯用那种针呢？”寇仲差点抓头，只好反问道：“五小姐有那些针？”

沙芷菁没好气的道：“有馋针、圆针、镊针、锋针、锁针、圆利针、毫针、长针、大针共九类。”

寇仲厅到头胀起来，乾笑道：“不若把这些针全借予鄙人，那我便可针对不同的情况下针。”

沙芷菁眉头大皱的道：“九针之宜，各有所为，长短大小，更是各有所施。如若不得其用，怎能除病？”

寇仲那敢在医术上和她争辩，以一个莫测高深的笑容掩饰自己的尴尬，道：“家叔知鄙人愚鲁，故少谈理法，只讲应用。五小姐若想老爷子针到病除，就烦请借针一用。”

五小姐再没兴趣和他谈下去，起立道：“据莫先生的诊断，家父患的究竟是甚么病？”寇仲一直千方百计迴避这要命的问题，此际却是避无可避，记起沙老爷经脉内阴长阳竭的情况，硬著头皮道：“老爷子脏腑阴盛阳虚，是否长期的忧虑所致呢？”

最后一句纯属猜测，因见沙家须举家迁离洛阳，其中定有不可告人的

事故存在。

五小姐沉吟片晌，似是代表同意他诊断的微一颌首，道：“明早莫先生为家父治病时，自有灸针供先生之用。”

说罢迳自去了。

寇仲吁一口气，是神医还是庸医，就要明天见分晓了！

第八章 反击之战

徐子陵、陈良和梁居中三人随在七少爷卜廷和田三堂身后，来到船面七。

船只由六艘增至九艘，新增的三艘由卜廷主持，刚刚开至，全部灯火通明，哨岗密布，显是怕人偷袭。这趟船运事关重大，牵涉到兴昌隆的盛衰。

徐子陵的加入，使田三堂下决心把所有货船集中一起，把积存的盐货一次过运往长安，若全军尽墨，对兴昌隆的打击会非常严重。

卜廷注目县城掩映的灯光，沉声道：“我虽然请出大师兄，但和京兆联的谈判终於破裂，杨文干公开声言绝不容我们的船队安然入关。”

徐子陵心中一震，始知给广盛行撑腰的竟是关中第一大帮京兆联，难怪不把关中剑派放在眼内。此事背后当是李建成的太子系和李世民秦王系的斗争，在不同的层面上延续扩伸。

而兴昌隆显然处於劣势。

田三堂道：“真奇怪！若要动手，只有今晚这个机会，可是据报县城方面全无异样，京兆联究竟在打甚么主意？”卜廷点头同意，因为明天船队便会过关，入关中后，京兆联无论如何横行无忌，亦不敢公然攻击为唐室钦准作盐货供应的船队，否则秦王府必会插手追究，那时连太子李建成也维护不了杨文干。

陈良道：“京兆联二龙头历雄长於水战，会否在河中截击我们？”田三堂沉声道：“我们希望他们这样做，皆因我们准备充足，加上河面宽阔，纵使硬拼我们绝输不了多少。”

徐子陵心中同意，他对水战颇有认识，兴昌隆这批船不但性能良好，做足防火工夫，且攻守装置完备，最重要是操舟的均为经验丰富的老手。也正因如此，兴昌隆的实力才会招来李建成一方之忌。

卜廷断然道：“敌人肯定不会放过今晚这机会，我们要准备打一场硬仗。”

徐子陵忽然心中一动，向像他般默言不语的梁居中瞧去，后者嘴角逸出的冷酷笑意刚巧逝去，回复木无表情。

田三堂忽然道：“梁老师和莫老兄有甚么意见？”

梁居中沉声道：“七少爷和田爷请放心，若有人敢侵犯船队，我和一众兄弟必教他们来得去不得。”

卜廷道：“我们千万不可托大，敢问莫老师可有甚么看法？”徐子陵淡淡道：“假若我们像现在般处於完全的被动，今晚必是全军覆没的结局。”

众人听得一呆。

梁居中以充满嘲讽的语调道：“莫兄在尚未把握整个形势前，切勿危言耸听，动摇人心。”

卜廷转过身来，向徐子陵道：“莫老师因何有此判断？”徐子陵从容道：“假设我是京兆联的杨文干，今晚必会从水陆两路全力攻打船队，一举尽收杀人夺货抢船的战果，这当然远胜纯作水战落得难以避免的各有损伤。”

田三堂动容道：“莫老兄确有见地，只不知如何才能反被动为主动呢？”徐子陵微笑道：“首先我们必须先把内奸抓出来，让敌人失去里应外合的优势。”

卜廷和田三堂愕然以对，梁居中则现出不安的神色。

陈良倒抽一口凉气道：“莫兄凭甚么说我们中有敌人的奸细？”徐子陵冷静的分析道：“皆因这是人之常情，京兆联乃关中第一大帮，更得太子系在背后支持，广盛行又像我们兴昌隆般财雄势大，三方面加起来，来头既足慑人和诱人，加上人望高处，无耻忘义之徒自受不得威逼利诱，不生异心才是奇事。”

梁居中终沉不住气，怒道：“莫为你是否别有用心，在这等生死关头，仍要来破坏我们的团结？”徐子陵心中好笑，比起自己的敌手如杨虚彦棺棺之流，这梁居中实在相差远了。

好整以暇的笑道：“若这么就叫别有用心，那梁兄刚才为何指使胡海来摸我的底子，不怕破坏团结吗？”其他三人的目光都落在梁居中处。

梁居中色变道：“我不是奸细。”

陈良一向不满梁居中的专横和结党的作风，嘿然笑道：“莫兄并没有指你是奸细，只是问你为何要摸他的底子吧！”梁居中作贼心虚的退后一步，厉声道：“陈良你是否想坐我的位子，所以才联同新人来诬蔑我？”当地再往徐子陵望过来时，徐子陵目射电芒，他登即再退一步，移近靠岸的船栏处。

卜廷道：“梁老师勿要动气，若是问心无愧，为何不答这么简单的问题呢？”梁居中狠狠道：“现在连七少爷也不信我，我梁居中留在这里还有甚么意思，由这刻起，我跟兴昌隆一刀两断。”

说到最后一句时，拔身而起。

田三堂喝道：“截住他！”卜廷才拔剑出鞘，徐子陵闪电抢前，后发先至的离船而起，赶上往上腾起的梁居中。

两人在空中以快打快。

梁居中也算不弱，连挡徐子陵一拳三指，才给徐子陵脚尖点中肋下要穴。

徐子陵抓著他的腰带，从岸边跃回船士，掷於舱面道：“若能从他口中逼出其他同党的名字和敌人的计划，今晚我们将可大获全胜。”

锣声响起，灯火倏灭，九艘风帆同时转舵疾驰，不是逆流西去，竟然顺流东行。这著突如其来的奇招，登时今分别隐伏在岸边和上游的四艘战船士的敌人慌乱失措，不知该如何是好。

在严刑逼供下，梁居中不但供出包括胡海在内的三个同党，还说出京兆联和广盛行联手进攻的大计。徐子陵据此拟出反击的行动。

陈良叫道：“追来啦！”徐子陵仍是神态从容，冷静的注视从后赶至的四艘敌船，其他人无不露出紧张的神色。只看敌船的速度，便知对方并无载货，船身轻快，可以很快赶上来。

卜廷道：“左方外档的该是京兆联副联主历雄的座驾船，他这人最讲排场，无论坐车乘船，都要悬挂有他灵龟标志的特大旗帜。”

徐子陵沉著的道：“是时候哩！”田三堂发出命令，九艘风帆分三组行动，其中两组各二艘船，靠往江岸，剩下的五艘船，仍原阵不变的往下游驶去。

对方的战船立即吹响号角，船上隐见敌人四处奔走，乱成一片。

徐子陵心想换过自己亦不知该如何应付这突变。若论兵法，历雄根本不该追来，错在他对兴昌隆有轻敌之心，更以为仍有内好接应，以致陷入目下这被动之局。

不过敌船此际连掉头撤走都办不到，京兆联和广盛行联军从陆路来攻的大批人马已被甩到远方，等若虚设，剩下这支由四舰组成的水师在湍急的水流和冬季的北风吹送下，刹那间陷进重围，较高的船速反成他们致败的因由。

兴昌隆的船上锣声再起，靠往两岸的四船火箭弹石齐发，向位於外档的两艘敌船侧舷投去。

前行中的五艘船亦同时发难，从船尾射箭投石，对敌人展开无情的反击。

历雄亲自指挥的四船，投石机摆放的发射角度均是要攻击前方目标，对从侧船发动的攻击一时间那有还手的能力，兼之兴昌隆方面是以两船的力量集中猛攻一船，此消彼长下，使他顿陷挨打之局。

火箭弹石暴雨般落在敌船上，船体立时百孔千创，木裂屑溅，火头处处，完全被瘫痪了还击的能力。

卜廷大喜道：“追！”战鼓喧天中，兴昌隆四船从岸沿处斜斜驶出，此时他们已从下游变得反处在敌船的下游处，咬著敌方船尾攻去，而敌人则陷於腹背受敌的劣境。

火箭首先施威，尤其从北岸开出的两艘战船借著风势，在敌人箭矢临身前，火箭画出一道道羞丽的黄芒，投在敌船上。刹那间，四艘敌船全陷进熊熊烈火中，再无丝毫反击的能力。

正如徐子陵所料，兴昌隆大获全胜。

比起徐子陵的胆色才智，至乎战斗的经验，历雄当然差之甚远，由始至终都给徐子陵牵著鼻子来走。

见到敌人纷纷跳水求生，兴昌隆方面更是士气如虹，劲箭改而追杀在河中泅泳浮沉的敌人，鲜血使早被火光染红的河水更添簇簇血红。

前方五船全部掉头，加入追击的行列，它们虽有损伤，却都是微不足道的。

徐子陵卓立船头，暗忖自己这么锋芒毕露的助兴昌隆大败京兆联和广盛行的联军，究竟会为自己带来甚么后果？清晨。

寇仲在老夫人贴身俏婢宝儿的引领下，来到沙老爷子的舱房，为他进行第二次疗治。

除老夫人和宝儿外，就只有沙芷菁在房内，这贵女递上一个长方形饰以古朴纹理的铜盒，道：“这是先生要求的各式灸针。”

寇仲接过铜盒，在榻旁为他特别摆设的椅坐下，见到老爷子又回复精神萎靡，没精打采，病人膏肓的模样，暗自心惊。

老夫人担心的道：“今早起来，老爷的精神又差了很多，究竟是甚么原

因？”

在沙芷菁的美目灼灼注视下，他怎敢谈论病情，道：“老夫人放心，我的一指头禅只有治标之力，没有治本之能。但我的金针大法，必能根除大老爷的顽疾。只是有一个请求。”

老夫人道：“莫大夫请说，无论多少酬金，我们必会如数照付。”

寇仲暗忖今后如若找不到杨公宝藏，大可改行做济世的神医，皆因会比开饭馆的利润丰厚得多。

口上应道：“夫人误会啦！鄙人只是想独自留在房中，因为我的金针大法绝不能有丝毫差错，所以最忌有人在旁影响我的专注。嘿！五小姐该最是明白吧？”

老夫人点头表示明白，扯著绝不情愿的沙芷菁，和宝儿往只一帘之隔的外进去等候。

寇仲舒一口气，打开横放膝上的铜盒，九枝灸针一排并列，有头大末锐的，又有针锋如卵状，各种形式，无不俱备。

他以武学的修为，迅速判断出若借金针施出真气，配以不同深浅位置，将会生出不同的功效。心中暗喜，凭自己的疗伤圣气，加上这九根神针，必是如虎添翼，登时信心倍增。

经过昨晚一夜苦思，他早拟定好为这位老人家疗治的策略，当下立即著手进行，忙个不休。

一个时辰在寇仲来说只是弹指间的迅快事。但对老夫人和沙芷菁来说，却是长若经年，所以当寇仲唤她们入内时，两人都急不及待的拥进去。

只见寇仲得意洋洋的昂然立在榻旁，床上的沙老爷子不但脸色大有改善，且甜甜的睡去，不住发出均匀的鼾声。只要不是盲的，也看得出他大有起色。

老夫人固是千恩万谢，沙芷菁也惊奇得瞪大一对美目，喜出望外。

寇仲把铜盒交回这美女手上，微笑道：“下次需要时，再向五小姐借用！”言罢掀帘而出，声音传回来道：“我要回房大睡一觉，晚膳时才唤醒我吧！”船队沿河逆流西行，直往关中进发。

胜利的气氛笼罩全个船队，虽是彻夜无眠，但人人精神兴奋，仍高谈昨夜的战况。

卜廷把徐子陵这大功臣请到房内，先说一番感激的话，转入正题道：“昨夜一役，京兆联和广盛行均损失惨重，短期内休想恢复元气，再来与我们为难。”

徐子陵道：“但这必招来杨文干嫉忌，为了京兆联的颜脸，他定会作出反击。”

卜廷冷哼道：“他想动我，可没那么容易。他京兆联不好惹，难道我关中剑派又是易与之辈，我大师兄段志玄更是天策府猛将，多年来与秦王出生入死，关系深厚。说到关外，谁不看秦王的颜脸，他李建成算是甚么东西？我才干怕他。”

接著欣然道：“何况我们有莫兄加入，更不怕跟广盛行正面硬撼。我刚才和三姐夫商量过，决定先送莫兄五十两黄金，以后每月饷银黄金五两，年尾结算时尚可分享红利，莫兄若还不满意，请随便说出条件来，我们绝不会介意。”

徐子陵当然不敢拒绝，以免泄露自己非为求财的真相，扮出感激的姿

态，连声道谢。

卜廷道：“梁居中已去，他的首席武师之位，就由莫兄来坐上。”

徐子陵诚心的道：“此事万万不可，论年资威望，该由陈良兄补上才对。莫为必会尽心尽力去助他办事，七少爷明察。”

卜廷愕然道：“难得莫兄如此谦让，居功而不骄，你说的话亦不无道理，暂时依你之言吧！”

徐子陵心念一转，道：“若我猜得不错，我们和京兆联的斗争，已从关外移到关中，那亦代表秦王府与太子系的一场明争暗斗。七少爷如没有意见，我愿留在关中照应我们兴昌隆的生意，并应付敌人。”

卜廷动容道：“莫兄确看得通透，我和三姐夫也正有同样的忧虑，幸好我们做的是批发生意，只要能保住长安总店和几个大仓房，一切可如常运作，我和三姐夫亦会在长安逗留一段时间，莫兄想不陪我们留下也不成呢。”

徐子陵暗松一口气，这个掩饰的身份不但重要，且可暗助终算是朋友的李世民一臂之力，得此尚有何求。

窗外河水滔滔，但他的心神早飞到长安城去。

第九章 千古帝都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都壮，安知天子尊。

文物荟萃，千秋帝都。长安位於有“八百里秦川”之称的关中平原渭河南岸，周、秦、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均建都於此。

南是秦岭山脉中段的终南山，重峦叠嶂，陡峭峻拔，成为南面的天然屏障，有“重峦俯渭水，碧嶂插遥天”的磅礴气势。

北则有尧山、黄龙山、嵯峨山、梁山等构成逶迤延绵的北山山系，与秦岭遥相对峙。

在这些山岭界划出来的大片沃原上，长安城雄据其中，泾、渭、潏、灞、澧、??、??、滂诸水宛如晶莹闪烁、流苏飘荡的珠串般环绕萦回，形成“八水绕长安”之局。这些河流犹如一道道的血脉，既给长安提供丰富的水源，也使长安充满活力。“秦中自古帝王州”，正因种种战略和经济上的有利条件，自古以来，长安便得到历代君主的垂青。

秦始皇嬴政以之收拾战国诸雄割据的乱局，开创出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局面。到西汉张骞两次出西域，开辟了长安至西域的丝绸之路，促进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长安更升格为国际级的名城，联结中外文明的纽带。其况之感，只有东都洛阳堪与比拟。

隋朝建立后，创建新都，名为大兴。唐代继续沿用大兴为都城，更名长安，取其“长治久安”之意，并不断修建扩充，使之更为宏伟壮丽。

隋唐长安城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三部份组成。宫城和皇城位於都城北部中央，外郭城内的各坊从左、右、南三面拱卫宫城和皇城。以正中的朱雀大街为界，东西分属万年，长安两县。

宫城和皇城乃唐室皇族的居所，郭城则为百姓聚居生活的地方，各有布局。

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田。

长安郭城共有南北十一条大街和东西十四条大街，纵横交错地把郭城内部划分为一百一十坊。其中贯穿城门之间的三条南北向大街和三条东西向大街构成长安城内的交通主干，其中最宽敞的是等若洛阳天街的朱雀大街，阔达四十丈，馀者虽不及朱雀大街的宽阔，其规模亦可想见。

长安除朱雀大街外，最著名就是位於皇城东南和西南的都会市和利人市，各占两坊之地。市内各有四街，形成交叉“井”字形的布局，把整个市界划为九个区，每区四面临街，各种行业的店铺临街而设。每区之内，尚有小的巷道，便其内部通行。两市为长安城最热闹的地方，酒楼食肆不少更是通宵营业，为长安城不夜天的繁华胜地。

徐子陵随卜廷、田三堂从明德门安然入城，踏足朱雀大街，亦为这不平凡且深具帝皇霸主气象的都城的鼎盛局面震慑，感到要从这么一个地方把杨公宝藏搬走，是多么渺茫的一件事。

走在这条贯通长安城南北的主轴上，心中岂能无慨，想到历经无数险阻，最后终抵此处，那种感觉确难以言宣。

为防止积水，城内主要大街两旁设排水沟，宛若小川，在路口水沟交汇处，均铺架石桥，形成长安的一个特色。大道两旁，植有槐树，不过际此寒冬之时，茂密的枝叶早由积雪冰挂替代，令人感受到隆冬的威严。

严寒的天气，无损长安的繁荣盛况。街上车水马龙，行人如鲫，比之洛阳的热闹有过之而无不及。

兴昌隆的长安主店位於皇城东南的都会市内，三个大仓则分设於郭城西南角的和平坊和东南角的敦化坊。

卜延吩咐陈良负责把盐货存仓后，和田三堂及徐子陵同往主店，可见他对徐子陵的器重。

朱雀大街两旁无论商铺民居，均是规制宽宏的大宅院，院落重重，拥有天井厢堂。坊巷内的民居则为瓦顶白墙，单层构筑列成街巷的联排。宅门多作装修讲究的瓦木门担，高墙深院，巷道深长，与热闹的大街迥然有异，宁静祥和。

富户人家的宅院固是极尽华丽巍峨，店铺的装置亦无不竭尽心思智巧，担桶梁架，雕饰精美，或梁枋穿插，斗拱出檐，规法各有不同。得鲁妙子建筑学真传的徐子陵瞧在眼内，自是兴致盎然，津津有味。

目不暇给下，皇城的朱雀门赫然在望，随着卜延和田三堂，徐子陵策马转入贯通城东春明门和城西金光门的光明大街，夕阳斜照下，朝又被称为东市的都会市驰去。

寇仲被请到舱厅进晚膳，列席者除沙家三兄弟沙成就、沙成功和沙成德外，尚有沙福、陈来满和一个叫毛世昌的人。

毛世昌只是中等身材，可是背厚肩圆，步履沉稳，该是擅长硬功的高手，乃沙家的首席护院。四十来岁的年纪，说话带点江湖的圆滑味道，态度倒不令人讨厌，还有点风趣，不时露出亲切的笑容。

对他最友善的当然是三少爷沙成德、陈来满和沙福，皆因关系不同。大少爷沙成就客气却保持一段距离，既不投入也不冷漠。但一副二世祖纨绔子弟模样的二少爷沙成功的嚣张态度虽有所收敛，但总不自觉地对寇仲流露

出一种轻蔑的神色。

俏婢们送上佳肴美酒，大少爷把席上各人逐一介绍后，微笑道：“莫先生医术的高明，教人惊服。不瞒先生，家父自年前得病之后，普遍请洛阳的名医，仍是丝毫没有起色。可是先生只两天的功夫。便使家父像脱胎换骨般能如常进食，走路说话，先生的医术确是神乎其技。”

三少爷沙成德关切的问道：“家父患的究竟是甚么病？照莫先生的判断，要多少时间才有望完全复原？”

寇仲暗忖年许前发病，刚好是洛阳王世充与杨侗、独孤阀一方斗个不亦乐乎的时间，只看沙家现在举家迁往关中，可猜到沙家多多少少与独孤阀有点关系，心中有个大概，从容答道：“老爷子的病并非伤寒，是因过度思虑以致郁结成病，心郁则气结，所以药石无灵，故而我不投药而施针，活血行气，乃效果如神。嘿！其实这并不算甚么功夫，只是能对症下药……嘿！下针吧！”

沙福心悦诚服的道：“莫先生像令叔般从来都谦虚自抑而不居功，真是难得。”

二少爷沙成功问道：“先生今趟到关中去，是否准备设馆为人治病，大展所长。”

寇仲暗忖若坦白告诉他自已到长安的真正日的，保证可把他吓个半死。

笑答道：“我还没有什么谋定的想法，只是遵从家叔的指示，四处游历以增广见闻。”

毛世昌微笑道：“看先生气度沉凝，体格健硕威武，又刀不离身，显然身怀绝学，不知先生的武技是否亦传自令叔。”

陈来满欣然道：“先生的绝技，我们早见识过，当日先生出手，只两个照面便把奸徒马许然生擒活捉，若非一流高手，如何办得到。”

奇怪地沙成就和沙成功等对此事竟一无所知，连忙追问，听罢无不动容，连二少爷沙成功都对他态度大有改善。

寇仲忍不住问道：“那姓马的家伙后来怎样哩？有否招出为何要与那小珠暗害进哥儿？”

三少爷沙成德歉然道：“先生和令叔走后的当夜，马许然自行挣脱绳索逃走，还将小珠一并带去，所以到现在我们仍弄不清楚他们为何要那样做。”

沙成就就不悦道：“这么严重的事，为何不告诉我？”

沙成德道：“大哥切勿怪我，这是爹的意思，看样子爹该是有不便言明之处。”

毛世昌打圆场岔开话题道：“莫先生能医擅武，到关中后必大有作为，在此先预祝莫先生马到功成。”

举起酒杯。

众人纷纷举杯祝酒，把稍为不愉快的气氛冲淡。

沙成就友善的道：“先生到关中行医后，肯定会因活人无数而成最受欢迎的人，只要我们再为先生宣扬，不用多少时日，先生势将声名更盛，德传四方。”

寇仲心中叫苦，若真是如此，他将大祸临头才真。

沙成就把一袋沉甸甸装着该是金锭银两的东西放到寇仲跟前，欣然道：“这是感谢先生为家父治病先付的一半酬金，小小心意，先生万勿推辞。”

寇仲囊内的银而早用得七七八八，见状半推半爱的接过，登时心情大

仕，谈笑风生。同时更知沙家上下接受了他这个外人，对到关中寻宝一事大有帮助。

晚缙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下结束，饭后二少爷沙成功竟亲自送他回房，低声道：“我有个小妾长年患上偏头痛，这种病有没有可能根治？”

寇仲把心一横，大力一拍他肩头道：“这事包在我身上，明早为老爷子治病后，会为二少爷的如夫人效劳。”

沙成功大喜，千恩万谢的去了。

寇仲关上房门，倚门而立，猛一咬牙，心中暗下决心。务要凭《长生诀》的真气加上一套灸针，成为莫甚么神医，钻研自己硬迫出来的医术。只有借此身份，他才可在长安来去自如，今任何人都联想不到他的真正身份。

他还要改穿与前不同的服饰，改变说话的声音语调，至乎行动坐卧的姿态习惯。种种变化都要在沙家诸人不觉察下逐步转变。三天后抵关中时，他将会成为另一个人。

兴昌隆在长安都会布的总店由卜家次子卜杰主持大局，此人长得风度翩翩，衣饰讲究，说话得体，不懂武功但长於交际应酬。闻得盐货安然运抵。

早在铺后的厅堂摆下一桌盛筵，为卜廷、田三堂和徐子陵洗尘，陪席的尚有主理总店财务，卜杰、卜廷的亲叔卜廉，负责买卖的费良，武师肖修明和谢家荣。后两人是卜廷的师兄，同属关中剑派，谢家荣还是长安着名帮曾长安帮的人。他们都是在关中交游广阔，吃得开的地头虫。

当晓得京兆联和广盛隆偷袭的联军差点全军尽墨，卜杰等都惊讶得大出意外。

田三堂道：“今趟全凭莫老师看破梁居中这吃里扒外奸贼的真底蕴，又巧施妙计人破敌人，否则情况将会完全掉转过来。”

卜杰等登时对徐子陵另眼相看，赞誉不已。

卜杰问卜廷道：“你们怎样处置那几个叛贼？”

田三堂微笑道：“这些人不能囚起来，皆因我们不想泄露英老师的真正本领，如此才能教敌人难如虚实。”

其实这是出於徐子陵的请求，他甚至以此作藉口，请卜廷把他加入兴昌隆的时间提早一年，那就算有人想到要调查他，也会因此释疑。

卜杰同意道：“这一若非常重要，京兆联必不肯罢休，莫老师则是我们兴昌隆的秘密武器。而我们必须统一口吻，那就算有人查问，亦不曾露出破绽。”

田三堂再把拟好的策略整理和解说一遍后，状人均点头称善。

卜廷问道：“长安现在情况如何？”

卜杰露出忧色，叹道：“我们和秦王的形势相当不妙。自秦王击败薛举父子后，秦王更招建成太子之忌，建成太子在居心回测的齐王元吉怂恿下，采三管齐下之法，首先曲意奉承讨好皇上的妃嫔，藉为内助。由於秦王常年将兵在外，远者疏近者亲，且秦王一向不卖诸妃之账，此消彼长下，以张婕妃和尹德妃为首的妃嫔，均心向建成太子，为他在皇上驾前搬弄是非，中伤秦王，使皇上逐渐对秦王生疑，情况教人担忧。”

兴昌隆的最大靠山就是秦王府，李世民的起跌自是和他们忧戚与共。

徐子陵本已放弃乔扮岳山去会李渊，以免多生枝节，但闻得这对李世民不利的形势，又另有想法。

他现在身处长安，审度情况下，差不多可有十成信心肯定寇仲决带不

走杨公宝藏。慨然如此，为了百姓的幸福，他好应该暗助李世民一臂，让天下苍生可因他这明君登极而得长治久安的局面。只有化身作“霸刀”岳山，他才有机会接触李渊，看可怎样为李世民出力。

田三堂追问道：“大公子说他们拣三管齐下之法，另两个策略又如何？”

肖修明抢若冷哼道：“当然是扩充实力，自李密和独孤阀归降，南海派更公然投向李建成，兼且突厥人又与他拉上关系，令李建成的长林军实力大增，再加上跟杨文干的勾结，秦王的天策府登时给比下去。至於第三个策略，是第二个策略的延续，就是不惜威迫利诱以收买秦王的部下。大师兄前天才告诉我，说建成太子曾以重金引诱他，手段非常卑鄙。”

卜廷皱眉道：“这么说，局势对秦王确很不利，看来迟早会酿成大祸。”

此时下人来报。殷志玄来了。

众人慌忙起立，无论段志玄是以天策府重臣或关中剑派首徒任何一个身份，均是非同小可。

殷志玄三十五、六岁的年纪，长得一表人材、健壮结实，无论肩背、脖颈和粗大的手掌指头，都透出一种内敛的狠厉霸劲，不愧天策府着名的高手勇将。

他跟卜杰、卜廷等稔熟至乎不用多说门面和客气话的地步，坐下便道：“我刚收到消息，京兆联和广盛隆的人跟你们在入关前火并冲突，京兆联的历雄还左肩中箭受伤，是否确有其事？”

卜杰欣然道：“大师兄的消息真灵通，事实果是如此。”

殷志玄的目光落在徐子陵脸上，通：“这位是？”

田三堂道：“这位是莫为老师，剑法高明，我们今次能取得这么骄人的战果，全赖他识破梁居中已被敌人收买作内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殷志玄听罢不禁对徐子陵多望两眼。

徐子陵忙微笑道：“我为田爷办事早有一段日子，只因一向在外奔走，少来关中。才没机会拜见段爷吧！”

殷志玄露出释然神色。

田三堂等本不打算瞒殷志玄这自己人的，不过见徐子陵这么说，亦只好将错就错，含混过去算了。

徐子陵却不得不这么说，否则若被殷志玄得知他入关前始加入兴昌隆，不引起疑心才怪。

殷志玄哈哈笑道：“好！能一刹杨文干的气焰，总是大快人心的事。杨文干连我都不肯给半分面子，以后我们不用对他客气。”

接着又道：“杜公对今次你们运来关中的大批海盐非常屯视，令广盛行想屯积居奇的愿望落空。杜公还特别找我说话，希望能把价钱降低，好平抑物价。”

徐子陵对这杜公大生好感，问旁坐的田三堂，始知杜公就是天策府的军师谋臣杜如晦。

卜杰忙答道：“既是杜公的意思，我们当然照办。”

殷志玄举杯祝贺，酒过三巡后，欣悦的道：“兴昌隆大挫京兆联和广盛行一事，已传入秦王耳内，并看我安排你们与他见面。”

卜廷、卜杰、田三堂立时喜动颜色，雀跃不已，能引得秦王李世民的注意，乃无比荣幸的事，何况能获得接见？殷志玄又道：“待会我先带小廷

和三堂到杜公处打个招呼，落实压低盐价一事。修明你该好好尽地主之谊，招呼莫兄。”

徐了陵忙道：“段爷太客气哩！不过我待会要去找一位朋友，不用劳烦肖兄。”

肖修明笑道：“人生路不熟，让小弟作向导吧！”

徐子陵要找的人当然是雷九指，难以推却下，只好答应。

来长安的寻宝游戏，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只要待寇仲入城，将可展开行动。

徐子陵首次感觉到来长安的意义和趣味。

第十章 跃马桥头

在谢家荣和肖修明这两个地头虫陪伴下，徐子陵走出总店，踏足长街，都会市繁盛兴旺，灯火映照得明如白昼，不愧是名都大邑的通街闹市。

井字形布局的四条主街布满各行各业的店铺，除销土产百货外，其他珍玩亦无不具备，酒铺食店，林立两旁。行人肩摩踵接，好不热闹。

在卜廷特别吩咐下，两人均对徐子陵照顾备致，非常热情。

走在石板铺筑的整齐的道路上，徐子陵放开怀抱，纵目四览，挤在前推后涌的人流中，感觉看长安城太平的兴盛气象。

肖修明问道：“刚才听莫兄口气，在长安似有素识，只不知贵友高姓大名，家居何处？看看我们可否助上一臂。”

徐子陵决定坦然相询，答道：“我这位朋友名雷九指，只比小弟早几天来到长安，刻下该是住在朱雀大街近皇城的东来客栈。”

谢家荣动容道：“是否人称『北雷南香』的雷九指，此人赌术闻名天下，曾在这里的明堂窝与大仙胡佛决战赌桌之上，仅以一局之差败走，但当年已非常轰动。”

徐子陵这才知雷九指当年在大仙胡佛手下吃过亏。不由想起胡佛的美丽女儿胡小仙，不愿谈论下去，岔开话题指着东市中心一座特别宏伟的建筑物问道：“那是甚么处所？”

肖修明道：“那是东市署，而令和市丞就在那里办事，管理东中的一切买卖。凡是以次充好，以假冒真，粗制滥造，短斤少两者，一旦查实，货物没收，人则杖责。无论东市西市，用的戥秤均由他们统一制作供应，严禁私制，市场物价地由他们厘定。这都是由秦王府拟出来的利民德政。今趟广盛隆想弄垮兴昌隆，让他们可提高盐价谋取暴利，皆因有建成太子住背后暗中撑腰，赚来的钱用之扩充长林军，此事令人气愤。”

徐子陵至此更真正明白广盛隆和兴昌隆之争背后的关系为何重大，且是忠奸分明，含糊不得，更添他义助李世民的决心。身处其地，愈明白为何师姐暄会选取李世民作将来的明君。

谢家荣道：“东西市署之上又百总而署，统管两市，东市内目前共有五千馀家店铺，分属二百多个行业，可谓盛况空前。”

徐子陵闻之咋舌，在这方圆里许修以围墙，四道大街接通八座市门的繁华市集，正代表看李阔如日中天的气势和高效率的统治，比起来王世充治下的东都洛阳立显逊色。

三人此时路经一排而设的数十间丝绸店，肖修明欣然道：“长安的丝织和金银器最是有名，其中尤以丝织名闻天下，故有‘南山树尽，织绢不竭’之语，而生产上乘丝织的均为官府办的作坊，宫内只是供应贵妃的织匠便有二百多人。”

谢家荣又以内行身分指看陈列的一匹缕缎道：“这是以彩缣法印花成纹的绢布，把织料以针线绣出不同花纹，染印时花纹处不能接触染料，染色后，解去线结，花纹可保留原色，倍显华采。”

徐子陵心情轻松，兴趣盎然的听看，顺口问道：“这些店铺何时才收市呢？”

肖修明道：“平时早就收铺，不过年关临近，人人赶办年货，附近乡城的人又涌来长安购物。所以了延长买卖的时间。”

谢家荣压低声音道：“顾天璋就是看准这时机发难。目前来往关内外的盐商虽有数百家，但主要还是我们的兴昌隆和他的广盛隆，近半的盐都由这两家供应。现在天下不靖，群雄割据、盗贼横行，没有点斤两和人面的可说是寸步难行。在南方或沿海一带盐算是甚么回事，在这里若缺货时，价钱可比黄金，所以秦王府对盐的供应非常重视，因为对民生的影向实在太。”

徐子陵想起自己和寇仲那批私盐，更想起生死未卜的段玉成和被阴癸派害死的三位双龙帮兄弟，新仇旧恨，泉涌心头。

三人由东市都会市北门进入接通春明门和金光门的光明大街，朝皇城的方向走去。

肖修明笑道：“皇宫左右最多权贵巨富，目的是易於攀附皇室，故而竞相修建宅第，兼有购物方便之利，所以东四两市以北的几个里坊，都有金坊之称。”

来往於光明大街的马车都极尽华饰，行人衣着光鲜。而肖修明所指的宅第院落重重，茂林修竹，楼阁巍峨，便知此言不虚。

沿途所见，长安的交通要点均有唐兵驻守，戒备森严，一切井然有序，愈接近皇城，巡弋卫兵更是随处可遇，岗哨林立。暗忖在这种情况下，他和寇仲稍令人怀疑，后果实不堪设想。要在这情况下去寻跃马桥附近某处的宝藏，等如是痴人做梦。

他很想探问跃马桥所在处，当然最后也把这不智的冲动按捺下去。

皇城南面有三座城门，由东向西依次是安上门、朱雀门和含光门，每座大门均与城内大街相通。其中当然以皇城正门的朱雀门最是巍峨宽大，气像万千，由三个门道串成，深进逾百步。守门的御卫被称为御门郎，画夜宿勤，轮番把守，门禁森严。

见到这种情景，徐子陵正头痛如何去见李渊，总不能拍胸脯自称是李渊的朋友“霸刀”岳山。肖修明笑道：“莫兄初来甫到，可知这里的规矩？”

徐子陵一脸茫然的问道：“甚么规矩？”

肖修明道：“官府立例不能向宫城内窥探，违者要坐牢一年，若向宫城投石又或翻越城墙者，处以绞刑，像莫兄刚才凝望城门，已算犯规。”

徐子陵愕然道：“这是谁订出来的规矩。”

谢家荣道：“当然是太子建成，秦王才不会这么严酷，看多两眼也算犯

事。”

三人左转进入朱雀大街，把朱雀门抛在后方，肖修明道：“莫兄算来得合时，若在早前唐军与薛举父子交战时便要尝晚晚宵禁的滋味，日暮更鼓一响，所有行人必须返回坊内，到天明鼓响后才准离坊，那种枯燥的生活可教你闷出鸟儿来。啊！”

忽然拉着徐子陵的衣袖，与谢家荣横过大街，避开一群十多个华服锦袍的大汉。

徐子陵目光扫过那夥人，沉声问道：“是甚么人？”

肖修明道：“现在长安共有三帮恶人，被称为两党一联，联就是京兆联，两党则为太子党和贵妃党。刚才那夥是太子党长林军的人，带头那个即将尔文焕，武技强横，最爱撩事生非，我们犯不着和他正面碰上。”

谢家荣冷笑道：“看情况他们又是联群结队往平康里胡混，听说昨晚尔文焕才和人为争名技巧巧大打出手。”

肖修明解释道：“长安所有青楼妓寨均集中在平康里，因地近长安北门，又称北里。”

谢家荣兴致大发，笑道：“今晚莫兄如不急於访友，我们定领莫兄去享受一下长安北门的的风月。到哩！”

“咯、咯！”

寇仲正施展内视之法，研究气海穴与全身经脉的关系，抱着第一个晓得针灸之术的人该也像他现下般盲摸瞎撞的信念，不住把真气一丝一丝的从这位於脐下的真气集中之地游往各大窍穴，心忖自己认穴之准，保证其他名医膛乎其右。但门声顿时把他惊醒过来。

他不情愿的从床上爬起来，敌门一看，一位颇为妖冶艳丽的美婢气急败坏的道：“二少爷有请莫先生。”

寇仲一呆道：“甚么事？”

艳婢探手扯看他衣袖，焦急的道：“夫人不知是否受不起风浪，不但头痛大作，还呕吐了几次，二少爷请先生立即去诊治哩！”

寇仲心知不能推托，否则在沙家内立时会多了个敌人，只得随她出房，朝通往上层的阶梯走去，顺口问道：“姐姐怎么称呼？”

艳婢嫣然一笑，抛他一个媚眼道：“小婢玉荷。莫先生真本事，我们二少爷从不服人，但对先生却非常欣赏，说你能文能武，是非常之人。”

寇仲心中大乐，心想原来男人有点本领便可获得女人的青睐，比起初来时沙家上下人等对“貌丑如他”的鄙屑，与此妖娆艳婢的媚眼儿便有天壤云泥之别。道：“玉荷姐可否去问五小姐借灸针一用呢？”

玉荷带头步上阶梯，欣然道：“早有人去借针啦！莫先生身材真健硕。”说时香肩轻靠过来，碰他一下。寇仲心中一荡，旋又压下脂念，暗忖若淫乱沙家，搞上这明显是二少爷内宠的艳婢，不但三夫人程碧素看不起自己，也会人大影响自己心无挂碍的情绪。只好扮作不解风情的鲁男子，粗声粗气的道：“自幼便有人唤我作大野牛，做惯粗活的人，身子当然健硕扎实点。”

玉荷掩嘴娇笑道：“女人谁不欢喜扎实健壮的男人呢？粗野中能显温柔，最能教人家动心嘛！”

寇仲听得膛目结舌，这么言辞露骨的女子，他还是初次遇上，恐怕只要他略有回应，今晚便会与她成其好事。幸好此时到达三少爷成功的房门外，沙成功亲自开门把他迎进房内，眉头深锁的道：“莫先生勿要见怪，美娥她病

情转急，很难忍待列明天。”

寇仲只看他那紧张的神色，远过对乃父病情的关心，心知肚明这沙成功是甚么人。随他揭帘步入内进，床旁有三位女子，两个该是沙成功的宠妾之流，另一位则是闻讯而来的五小姐，正坐在床沿冯娥夫人切脉，见寇仲来，起立让位道：“嫂嫂一向患有头痛顽疾，加上舟车劳顿，不服水土，才有这种情况，先生看看有甚么办法可消除她的头痛？”

娥夫人脸青唇白、虚弱无力的拥被卧床，气息喘喘，若不知情者会以为她命在旦夕。

寇仲在万众期待下坐到五小姐芷菁刚才坐的位置上，仍感到她残留的体温，心中涌起异样的感觉。若非当上大夫，休想有这种深入女性香闺的机会。

寇仲有样学样，像沙芷菁般把二指搭在娥夫人腕脉上，分别送出三注真气，刹那间游走全身，赫然发觉这颇有美色的娥夫人不但气虚血弱，且经脉不畅，但至於为何会头痛，则非他所能知也。

正连他自己的头都开始痛起来，五小姐低声向热切期待的沙成功道：“若能打通她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阳胆经的络穴，让表里相贯，说不定可治好她的病。”

寇仲正要问她这两个络穴位在那里，沙成功代问道：“甚么叫络穴？”

沙芷菁道：“络穴就是十五大络和十二经脉经气交会的穴位，与原穴相为表里。”

寇仲听得登时心领神会，嚷道：“拿针来！”

沙成功另一姬妾立即献上沙芷菁的针盒，寇仲用心挑出其中头大尾尖的一根，着人把娥夫人扶起坐好，一针刺在她后背督脉上的大椎穴处。

沙芷菁看得秀眉大蹙，不知道他的真气早来个暗渡陈仓，沿督脉而下，再分叉往两足俞脉钻进去，把所有怀疑是络穴的气脉交会处都加以疏通。

娥夫人娇躯猛颤，张开檀口“啊”的叫了起来，脸色不但好看得多，还张开眼睛。

众人包括沙芷菁在内，都惊讶得合不拢起嘴来。

寇仲一不做二不休，真气顺势游走她全身经络窍穴，把自己早前思量出来的疗法付诸实行，等若闭门苦思奇招后，再拿出来与人动手过招般，一时好不畅快。不过若非他身怀的长生诀真气本身就是疗伤的“圣药”，功效绝难神奇至此。

寇仲收针时，长生诀真气早由娥夫人头顶的百汇到双足的涌泉走遍十二大周天。

沙成功关切问道：“还痛吗？”

娥夫人像脱胎换骨变了另一个人般，喜叫道：“真神奇！多谢先生，妾身不但头痛消失，人更是精神百倍。”

寇仲听看沙成功的千恩万谢，感觉像真的变成神医，享受到助人脱困的欣悦和喜乐。

肖修明与店夥一番说话后，回来笑道：“今趟看来莫兄不到平康里见识也不行。雷兄半个时辰前离开这里，留下说话道如有朋友来访，可到平康里的六福赌馆寻他。”

徐子陵摇头道：“今晚我太累啦！可否交带店夥通知他，明早我再来找他去吃早点呢？”

肖修明答应一声，吩咐店夥后，三人回到朱雀大街。

谢家荣兴致勃勃的道：“若不是莫兄舟车劳顿，今晚定要和莫兄到北里寻开心，哈！此事可留待明晚，现在我们找间酒馆灌两杯水酒如何？”

肖修明欣然道：“首选当然是有西市第一楼之称的福聚楼，三楼的景致最好，靠东的座席更可尽览永安街和跃马桥一带的迷人风光。”

徐子陵心中一震，通：“跃马桥？”

肖修明笑道：“亦有人称之为富贵桥，皆因桥的两旁皆属富商贵胄聚居的地方，其地靠近西市。”

徐子陵忽然感到与杨公宝藏拉近了距离，心情矛盾下，随两人右转入开化坊和安仁坊间的街道口，朝与朱雀大街平行贯通城北方林门和城南安化门的安化大街走去，越过横跨清明菜的石桥后，切入与朱雀大街并列为长安六大街的安化大街。

西市辉煌的灯火。映得附近明知白昼，行人车马往来，气氛热闹。

经过延康坊后，他们左转往永安大街，宽达十多丈的永安大渠横断南北，在前方流过。

一座宏伟的大石桥，雄据水渠之上。

肖修明道：“永安渠接通城北的渭河，供应长安一半的用水是水运交通要道，这座跃马桥更是长安最壮观的石桥。”谈笑间，三人登桥而上。

笔直的永安渠与永安大街平行的贯穿南北城门，桥下舟楫往来，桥上行以车马不绝，四周尽是巨宅豪户，在这样一个城市的交汇区内，那有丝毫杨公宝藏埋藏的痕迹。

肖修明忽然低唤道：“真是冤家路窄！”

徐子陵从对杨公宝藏的迷思中惊醒过来，朝前瞧去，只见以尔文焕为首的十多名来自长林军的大汉，正从桥上走下来。今趟是避无可避。

第十一章 洛阳首富

二少爷沙成功亲自把寇仲这新扎神医迭返舱房，还留下来和他扳交情亲近说话，寇仲乘机问他迁往长安的事。沙成功叹道：“我当莫兄是自己人，才对你实说，今次我们是从洛阳溜出来的，王世充气运已尽，只看何日大唐精锐南来，把他收拾。”

寇仲听得大不是滋味，但又知道是不争之实，道：“你们今趟到长安去，是否早把落脚的地点安排妥当？”沙成功还以为寇仲因想倚靠他沙家，所以特别关心这方面的事，煞有介事的压低声音吹嘘道：“不瞒莫兄，我们沙家不单是洛阳的首富，家族中更不乏人累世为官。莫兄听过独孤阀吗？阀主独孤峰就是我爹的表弟。现在独孤阀得唐帝李渊照拂重用。我的四妹夫常何，不但是武林中有名的高手，更是御内猛将，负责把守长安宫城重地玄武门。

我们今次到长安去，是得到建成太子的邀请庇护。过程惊险处，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

寇仲把握到沙家在长安的人事关系，再没兴趣和他磨蹭下去，故意打

个呵欠道：“我今次是路遇贵人，原来二公子家世如此显赫。啊！施针确比用药更费精神。”

沙成功虽重钜拷子弟的习气，却并非蠢人，知他有逐客之意，道：“抵长安后，小弟尚有一事相求，请莫……兄万勿推却。”

寇仲恨不得他说完立即滚蛋，装出老友状道：“我和二公子一见投缘，已成莫逆，二公子有甚么事可放心说出来，只要我莫嘿！只要鄙人力所能及，必为二公子办妥。”

沙成功大喜道：“只是小事一件，小弟有位红颜知己，刻下正在长安。

她也患有头痛症，不时发作。莫兄若能巧施回春妙手，小弟会非常感激。”

寇仲暗忖神医这一行，自己怕是当定了，笑道：“这么举手之劳的一件小事，有甚么问题？哈！二公子真风流。”

沙成功双目射出炽热和期待的神色，像从心底内把话掏出般神驰道：“这位美人儿堪称人间绝色，男人见到莫不动心。”

寇仲好奇心大起，问道：“能令二公子梦萦魂牵的女子，究竟是何家小姐？”沙成功悠然神往的道：“她就是色艺双绝，名播大江南北，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妓的尚秀芳。”

寇仲失声道：“甚么？”沙成功为之愕然，难以置信的打量他的丑脸道：“莫兄见过她吗？”寇仲心知自己失态，忙道：“那轮得到我这种粗鄙低下的人去见她，鄙人只因能为她治病，感到莫大的荣幸吧！”沙成功笑道：“当莫兄成为长安第一名医时，就再非低三下四的人。坦白说，开始时小弟一点都看不起莫兄，但现在莫兄却是最尊敬的好朋友。

只要有真材实学，再加点机缘，自有出头的一天。晚哩！成功再不敢阻莫兄休息。”

寇仲起立相送，沙成功走后，他转身倒在床上，想起尚秀芳，又思念徐子陵。

明早将可入关，大唐的长安城究竟是一头可把他吞噬的猛兽，还是一块能令他争霸天下的踏脚石呢？肖修明凑到徐子陵耳边迅快的道：“尔文焕左边的是长林军校尉桥公山，右边那人是陇西派掌门金大桩座下三大弟子之一的‘剑郎君’卫家青，三人均是长安有名的高手，莫兄小心。”

说话间，尔文焕一方的人发现从桥下迎头走来的竟是肖修明和谢家荣，立即收止谈笑，目光灼灼的打横排开，拦著大石桥靠北的一截行人道，除非三人由中间车马道或靠南的行人道绕行，否则将直撞入他们的阵势里。

其他往来的行人，见状无不横过车马道，从另一边的行人道过桥，出奇地没有人敢停下来看热闹，变成两方对峙的局面。

徐子陵目光扫射。

尔文焕身材健硕，貌相凶顽，一副好勇斗狠的模样。桥公山年纪较长，够二十来岁，体型略苗矮胖，长有短须，但手足粗壮，左右太阳穴高鼓，显是内外精修的好手，武功该不在尔文焕之下。

*剑郎君*卫家青长相风流潇洒，虽远比不上“多情公子”侯希白的神采翩翩、儒雅不凡，应亦是很受婴宛欢迎的俏郎君。

徐子陵记起当日在汉南城外的驿站，与李元吉硬撼时，寇仲在三刀之内重创陇西派另一高手“柳叶刀”刁昂，想不到甫抵长安，即遇上这卫家青。

谢家荣在另一边低声道：“我们绝不可示弱，否则对方会得寸进尺，以

后的日子更难过。无论甚么事，只要道理在我方，秦王府可为我们出头作主。”

徐子陵听他这么说，心中已有主意，堕后半步，随两人来到尔文焕等一众长林军人马前丈许处立定。

尔文焕一拍腰挂的佩刀，嘿嘿笑道：“原来是关中剑派的肖兄和谢兄，干见这么久，尔某还以为你们封剑归隐，听说兴昌隆近年大赚特赚，两位自然油水丰厚，可否借两个子儿让我们一众兄弟好到平康里快活快活。”

他的话登时惹起他那方的人一阵哄笑。

乔公山冷笑道：“如非尔将军提起关中剑派，我差点忘记，邱文盛自卜廷后就没收过弟子，是否改行跟徒弟卖盐呢？”长林诸众更是喧笑震天，极尽嘲讽侮辱之能事。肖修明和谢家荣明知他们存心寻事挑衅，仍想不到如此不客气，且辱及师门，都气得脸色发白，说不出话来。

“剑郎君”卫家青嘴角逸出一丝不屑的笑意，好整以暇道：“肖兄谢兄莫要怪尔兄和乔兄宜肠宜肚，有那句就说那句，皆因贵派这两年只懂逢迎秦王府，又偏袒好商，早惹起公愤。”

肖修明勃然怒道：“卫兄这番话是甚么意思？”卫家青背后有人嘲弄道：“卫爷说得这么清楚，你仍不明白吗？待老子解说你听，板中剑派的人都是马屁虫。”

对方又再一阵大笑。

谢家荣手按剑柄时，徐子陵踏前一步，微笑道：“借光！借光！老子没时间听你们的狂言乱语。”

“铿锵”连声，以尔文焕、乔公山、卫家青为首的十多名大汉，纷纷掣出兵器，严阵以待。

徐子陵身经百战，甚么恶人未见过，对方虽是人多势众，仍不放在他服内。手握剑把，脚步稳定的“噗噗”连声，凝起强大无匹的气势，直往敌人逼去。

尔文焕大喝一声：“你是其么人！”同时抡出，长刀画过虚空，朝徐子陵劈去。

乔公山终是高手，感觉到徐子陵可怕的气势威胁，忙配合上尔文焕的攻击，往徐子陵左侧一掌推来，带起的劲气狂扬，亦威势惊人。

卫家青是对方三人中唯一剑未出鞘者，含著冷笑，目不转睛的旁观战事的发展。

徐子陵笑道：“谢兄肖兄请为我押阵。”

说到最后一字时，长剑闪电掣出，迎上尔文焕的佩刀。

“当”！尔文焕不但感到劲气外泄，对方长剑还生出一股莫可抗御的拉扯力道，拖得他往右横移，刚好替徐子陵挡著乔公山那一掌。

乔公山骇然收掌时，徐子陵来到尔文焕左侧，肩头硬撞尔文焕的左肩，劲力如山洪暴发，手中长剑转一圈，化作长虹，向摔然拔剑的卫家青攻去。

事起突然下，其他人根本无法帮忙。

尔文焕本可算是高手，吃亏在既轻敌又不知徐子陵的卸劲奇技，故一上来立吃大亏。若然他知道对方是名震天下的徐子陵，反不会显得如此窝囊。

惨叫一声，尔文焕被撞得断线风筝似的踉跄跌出车马道，撞在一辆驶来的马车车厢尾处，发出“砰”一声的巨响，再反弹回来，差点变作滚地葫芦，狼狈非常。

“呛”！卫家青仓卒出剑，迎上徐子陵的长剑，闷哼一声，长剑差些儿就

给绞得甩手而去，正要变招，胸口如被大槌击中，脸色立时转白，往后跌退，撞在两名想拥前动手的自己人身上，挤作一团。

肖修明和谢家荣那想得到徐子陵厉害至此，一时看得目瞪口呆，反不知应在旁押阵还是上前助阵。

徐子陵长剑旋飞一匝，分别扫中敌人五件攻来刀剑上，包括乔公山在内，全被他这劲道十足，带起凛烈劲风，威猛如狂涛怒潮的一剑迫得纷纷后退。

尔文焕这时重站起来，老羞成怒，厉喝道：“我们宰了他！”

正要横攻徐子陵，有人大声喝止道：“住手！”众皆愕止，循声望去，只见五、六骑勒马停在车马道上，叱喝者头戴法冠，身穿青色官服，外披御寒厚袄，修长的脸庞留著五缕长须，年纪在四、五十间，长得仙风道骨的样子，正虎目生威的盯著徐子陵。

尔文焕等一见此人，立时氩焰尽敛，还乖乖收起兵器，施礼道：“卑职拜见封大人。”

徐子陵还剑入鞘，乔公山恶人先告状的抢著道：“此人摆明是来京城捣乱闹事，请封大人为我们主持公道，正之以法。”

肖修明愤然欲语时，那封大人打出不要说话的手势，冷然向徐子陵道：“这位仁兄高姓大名，是何方人士。”

徐子陵从容目若的答道：“小民莫为，来自巴蜀，年来一直为兴昌隆办事。”

封大人目光掠过肖修明和谢家荣，再落在徐子陵脸上，略一颌首，淡淡道：“你的剑法非常出色，理该是大大有名的人，为何本官却从未听过你的大名？”

徐子陵道：“小民的剑术传自家父莫一心，这两年才出来江湖行走，大人明察。”

封大人再微微点头，迎上尔文焕等人期待的目光，肃容道：“此事是非曲直，本官全看在眼里，你们拦道挑衅的恶霸行径，确是可恶，若非看在建成太子的脸上，今晚教你们好看。还不给我滚！”尔文焕立即目露凶光，却给乔公山在旁暗扯衣角，终没发作出来，狠狠盯徐子陵充满怨毒的一眼后，迳自率众悻悻然的离开。

待尔文焕一夥去远后，封大人才露出一丝微笑，道：“莫兄弟虽剑术高明，但长林军内高手如云，这几天最好暂避风头。再见！”言罢策马去了。

徐子陵目送他的背影，心中大生好感，问道：“这人是谁？”来到他旁的肖修明道：“莫兄确是鸿福当头，这人就皇上的亲信大臣尚书省封德彝，连建成太子也要给足他面子。”

徐子陵此时游兴大减，道：“不若我们回去早点上床休息吧！”肖谢两人深有同感，连忙打道回府，甚么地方都不去了。

寇仲一觉醒来，天尚未亮，透窗观望，两艘大船正一先一后在大河逆水西行。舱廊处不时有人蹑足走动，可知沙家的婢仆早起来为侍候沙家的老爷夫人少爷小姐等作准备的工夫。

戴上面具，披上外袍，略事梳洗后，寇仲一手拿起放在枕畔以布帛包扎的井中月宝刀，推门外出，往船面走去。遇上的下人均对他恭敬有礼，表示出他已在沙家赢得一定的崇高地位。

一紧手上的井中月，暗忖如果异日以此萧铣赠送的宝刃，割下萧铣的

人头，这位大梁朝的皇帝也算作法自毙。

忽然有人从后面呼他，原来是大管家沙福，这位对沙家忠心耿耿的老好人来到停在舱门前的寇仲身旁，有点神色紧张的道：“莫先生要到外面去吗？”寇仲愕然道：“有甚么不安？”沙福低声道：“自昨晚午夜起，有艘五桅大船从后追来，现在距我们不足半里，陈老师、毛老师等都在上面戒备。”

虽说五桅大船，在内陆河道颇为罕见，但区区海盗，那放在寇仲心上，他思忖片刻，忽然道：“我叫甚么名字？”沙福愕然道：“你叫甚么名字？”寇仲哈哈笑道：“此事说来好笑，家叔一向嫌我的本名莫大牛不好听，所以另外又为我改名作莫大，旋又觉这名字太妄自尊大，要另立新名，就如此再改名字、又不满意的反覆改名换名，到现在搅得连我自己都弄不清楚该唤作甚么，只好下个决心，就拿家叔那天告知三少夫人的莫甚么作为名字算了。不知那天家叔用那个名字为三少夫人介绍小弟呢？”沙福乃老实人，怎想到寇仲连自己叫甚么都不晓得，信以为真道：“那莫先生就应是叫莫一心哩！”寇仲大喜道：“哈！莫一心。”言毕跨过门槛，来到船面上。

沙家的十多个武师全集中在船面处，陈来满和毛世昌正於船尾凝望在曙光中出现后方半里许处的一艘大船。

沙家另一艘船的舱面上亦有武师戒备，人数更是这艘船的两三倍。

寇仲手执井中月，来到陈毛两人之旁，道：“它可能亦是像我们般要入关中的船吧！”毛世昌神色紧张的道：“这艘是海船，吃水极深，如无必要，当不会学我们般连夜赶程，照我看事有可疑。”

寇仲功聚双目，用神瞧去，忽然虎躯一震，差点失声叫出来。

毛世昌和陈来满愕然望来。

寇仲心知失态，连忙掩饰道：“此船正在加速，可在半个时辰内赶上我们。”

毛世昌等这才释然。

寇仲乾咳一声道：“这艘船不该是冲著我们来的。否则船上的投石机早装石待发了。

嘿！我也该回去为老爷治病啦！”他刚才一眼看去，立即认出这是东溟公主单婉晶的座驾东溟号，作贼心虚下，都是躲回舱内稳妥点。

徐子陵来到后院的厅堂，正要从后门溜出去往朱雀大街的东来客栈找雷九指，碰上田三堂。

田三堂优礼有加，亲热的道：“有莫老师相助，是我们兴昌隆的福气。

昨晚莫老师大发神威，狠挫尔文焕和乔公山等长林恶徒，不但为我们大大出一口恶气，还引起封大人的注意，实是一件好事。”

徐子陵不解道：“我却正怕为田爷惹来麻烦呢。”

田三堂冷哼道：“正如杜公所言，麻烦要来，避都避不了。段爷更声言寸步不能退让，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切自有秦王担持。”

徐子陵心中暗赞，李世民不愧是李世民，知道退让只会今建成和元吉气焰更张，到最后他将无可容身之地。

田三堂又道：“据段爷的分析，由於我们打了一场大胜仗，重创广盛隆和京兆联，所以我们已成了建成太子要报复的主要目标，昨夜的事当非偶然。”

徐子陵皱眉道：“段爷有甚么方法应付。”

田三堂兴奋的道：“段爷调来关中剑派的十多名好手义助我们，又把仓

库的盐货连夜送入秦王府的货仓，任他李建成有天大的胆子，目下仍不敢与秦王正面为敌，但我们则要凡事小心点。”

拍拍他肩头道：“莫老师已成了我们的主力，更要千万小心。李建成麾下不乏一流的高手，武功远胜尔又焕、乔公山等大有人在，如若无事，最好留在铺内。”

徐子陵暗忖这怎么成，笑道：“躲起来太示弱啦！田爷放心，莫为绝不会丢兴昌隆威风的。”

言罢出门而去。

第十二章 难成神医

徐子陵为熟知环境，不依昨夜的路线，改从西市门往朱雀大街的方向走去，只要横切过望仙、启与和安上四条南北大街，便可抵朱雀大街。

甫离兴安隆的总，徐子陵感到有人在身后远吊着他，当然是来者不善。

他故意放缓脚步。扮作四处观览。

市内大部份店铺刚开始营业，到市内购物的人纷从四方八道市门入市，逐渐喧闹越来，充满清晨开始新一天的勃勃朝气。

市门在望。

叁名汉子挤在入市的人流中，迎脸而来，同一时间，徐子陵感到另两人正在后方加速赶至。

徐子陵心知不妥，表面虽装作漫不经意，心中已拟好应付的策略。

前后双方迅速接近。

前面那叁人自顾谈笑，但徐子陵清楚把握到敌人是蓄势以待，准备发难，心中暗笑，倏地立定。

形势立改。

本来敌人计算精确，依照现时前后两起人马的步伐，当徐子陵和前方敌人擦身而过之际，后力的敌人刚好抵达可以近攻的位置，封死徐子陵的退路，形成合围的局面。

徐子陵的停步，却令后来的两名敌人快上一线。

前叁人愕然朝徐子陵望来时，徐子陵迅速后移，往后方两人间撞进去。

变起突然，后方两敌自然而然掣出暗藏锦袍内便於埋身行刺的短刃，朝往后疾退过来的徐子陵刺去。

前叁人再顾不得掩饰，纷纷拔出暗藏的匕首，品字形抢前攻向徐子陵。

事情发生得迅若电光石火，周树的行人尚未弄清楚是甚么事时，成败已见分明。

徐子陵迅疾无伦的疾闪两下，后两人的利刃都以毫之差刺在空处，而徐子陵却嵌入两人之间，左右开弓，双肘重重撞在两人胸胁的脆弱部位。

两人惨呼声中，骨折肉陷的往横抛跌，变作滚地葫芦，若非徐子陵留手，只这一撞包保可要掉他们的小命。

徐子陵再闪电前晃，施展埋身搏击的绝技，与叁人擦身而过，惨叫声

起，叁敌打转倒跌开去。吓得行人鸡飞狗走，乱成一片。

徐子陵哈哈一笑，头也不回的回复先前的悠步伐，施施然的离开东市。暗忖自己很快会变成长安的名人，至於这情况是凶是吉，他已无暇去想，一於管他的娘！

老爷子沙天南在床沿坐直身体，长长吁出一口气，睁开眼睛。

老夫人关切的道：“老爷觉得怎样呢？”

沙芷菁、叁夫人程碧素、沙福和宝儿、小凤两婢等，都满怀希望的在期待答案。

这是寇仲对沙天南第叁回的疗治，今次他可说用尽浑身解数，凭其过人的天份和苦思得来的办法，用足整个时辰，为沙天南驱走体内的寒气，打通他郁结的经脉，更固本培元，今他体内脉气畅行，若仍不能治好他的病，他只好卷盖引退，放弃作长安第一神医的梦想。

沙天南又摸摸两边脸颊，目光落在卓立一旁的寇仲道：“典先生血址老夫的救命恩人，我现在的感觉就像从没患过病般，天地间竟真有这么神奇的医术。”

众人一阵欢呼。

寇仲立即浑身松泰，仿似卸下心头的千斤重担，暗忖医好你或医死你的机会其实各占一半。

老夫人热泪盈眶的呼道：“谢天谢地！老爷真的好了啦！”

沙芷菁喜孜孜的叫道：“娘啊！该先谢莫先生才对！”

老夫人语无伦次的道：“是的！啊！该先谢天地让我们遇上莫神医才对。”

寇仲感到脸颊一阵火热，乾咳一声道：“老爷请稍作休息，心失陪了啦！”

几经辛苦，他才知道自己是“莫一心”，说出来连自己都感荒谬可笑。

沙芷菁和程碧素恭恭敬敬的送他这神医离房，前者把装有九枝灸针的铜盒双手奉上，含笑道：“这是拜师之礼，师傅万勿推却。”

寇仲心中叫苦，自己难道教她练《长生诀》上的内功吗？尴尬笑道：“五小姐说笑了，我只是碰巧治好令尊的病吧！”

话虽那么说，却毫不客气的接过铜盒，这九枚灸针乃将来在长安冒充神医的谋生工具，他当然求之不得。

沙芷菁白他一眼道：“难道昨晚你治好二嫂也是碰巧吗？”

程碧素欣然道：“莫先生就像他叔叔般，都是从不肯邀功的谦谦君子。

济世救人的大医师。”她对救回儿子一命的徐子陵显是非常感恩，说起他时句句发自肺腑，毫不掩饰。

寇仲招架不来，含糊混过，匆匆溜出走廊，刚好碰上陈来满，后者竖起拇指赞道：“莫先生真是目光如炬，那艘只是途经的船，越过我们迳徙关中驶去。船上的人还向我们问好。”

寇仲心道当然如此，难道单碗晶会改行做河盗吗？口上谦让道：“只是凑巧猜中吧！”

陈来满搭上他肩头，笑道：“来！我们到厅中喝酒，毛老师在等待哩！”

大公子、二公子和他们的妾妾闻讯赶来看沙天南的纷乱情况下，两人步入舱厅。

毛世昌和二位较有地位的武师正在据桌谈大，见神医驾临，全体起立

迎接。

寇仲在众人的恭贺赞赏声中，飘飘然的坐下，任人侍候斟酒。

船速忽然减缓。

毛世昌如释重负的举道：“乾杯！终到关中哩！过了河防，再个把时辰工夫，可在长安继续喝酒！兄弟们！饮胜！”寇仲把手中美酒一饮而尽，暗忖自己发梦也没想过会喝着酒的安然潜到关内。世事之离奇，每每出人意表。

两只茶碰到一起。

雷九指低笑道：“这一是老哥我贺你安然抵达长安的。”

在这附设於东来客栈的酒楼一角处，两人都心情开朗，相见甚欢，唯一的遗憾就是仍未见到寇仲。

徐子陵把入关前后的情况迅速述说一遍，又问起雷九指方面的情形。

雷九指摇头叹道：“不怕告诉老弟你，我曾在明堂窝『大仙』胡佛手上吃过大亏，论赌技，找和他只在伯仲之间，但他却占上地头之利，加上赌本雄厚，所以我以一着之差败走。今趟重来，除了要把香贵父子引出来，还要向胡佛洗雪前耻。”

徐子陵道：“雷老哥是否准备和『大仙』胡佛再一较高下？”雷九指苦笑：“在赌桌上我对他已了信心和锐气，这心理上的阴影，将使我难以再挥自如，所以只能把报仇的希望，寄托在你这青出於蓝的高徒身上。你怎么也要为找出这口鸟气。”

徐子陵骇然道：“我怎么行！雷老哥在说笑吧！”

雷九指正容道：“怎会是说笑。你就当是赴考科举试场，只要你能赢得关中赌界第一名家『大仙』胡佛，立即声名鹊起，再挟馀威斗垮香贵父子在这开设的另一间与『明堂窝』齐名的『六福赌馆』，香贵将不得不现身来会你。石不能把你击败，他会以重金将你收买作手下，那时你可混进他的窝里去。”

徐子陵眉头大皱道：“这怎么行，我根本就不是赌钱的料了。”

雷九指俯前微笑道：“我从末儿过有人像你般在赌桌上仍能保持冰雪般的冷静，论灵活变化，随机应变更是无人能及。加上我传授的技艺，再增添些临场经验，保证明堂窝也要给你赢回来。现在万事俱备，只欠赌本。不过若能起出杨公宝藏，还怕没本钱去赌吗？”

徐子陵苦笑：“你这如意算盘未必打得向，照我看能找到宝藏的机会微乎其微，一切待寇仲来到才说吧。”

雷九指见他没再拒绝，心情大佳，笑道：“照我看你气色甚佳，时来运到下，何事不成。不如我们今晚先去明堂窝踩踩场子，长安的达官贵人、公子贵介，谁不到那里趁热闹？”

徐子陵摇头道：“今晚不行！我想先去见李渊。”

雷九指失声道：“甚么？”

徐子陵解释了岳山和李渊的关系，苦恼的道：“究竟怎样才见得到皇宫内苑的皇帝呢？登门求见肯定是不成，只是徒给李建成、晃公错等一个布局杀我的机会。”

雷九指苦思半晌，最后放弃道：“这事我真的没法帮你忙，皇宫内岗哨重重，要偷进去根本无此可能。就算你有本领潜人去，偌大的里宫到那里去找李渊？”

徐子陵待要说话，肖修明匆匆而来，见到徐子陵大喜道：“幸好莫兄真

的在这里喝茶，否则都不知该到哪里找你。”

徐子陵把雷九指介绍他认识后，问道：“有甚么急事？”

肖修明道：“封大人要见你啊！”

徐子陵和雷九指脸脸相觑，暗忖难道被封德彝看穿他的真正身份，否则以一个唐室重臣，怎曾有兴趣见他这么一个江湖浪人？常可与夫人亲自到关防来迎接岳丈沙天南，有他出面，关防官只派人上来打个转，便算查过，便宜了寇仲这身份暧昧的人。

两船开出，朝长安城的方向驶去。

不一会沙福来找他，说老爷有请。步出走廊，沙福低声道：“要见你的是四姑爷，当他听到莫先生医术如神，立即要把你请来相会。”

寇仲暗吁一口凉气，希望常可真是瞧中自己的医术，而非心生怀疑，否则就要全功尽废，暗渡陈仓变成打草惊蛇。

大厅一片喜气洋洋的欢愉气氛，沙家诸人见寇仲这丑神医跨步入厅，人人以亲切的招呼 and 笑容相迎，幸好常可夫妇亦不例外，寇仲立时放下心来。

厅内早摆开叁桌酒席，沙天南精神翼翼的起立道：“来！大家坐好再详谈。”又把寇仲介绍给常可夫妇认识。

常可的夫人，沙家的四小姐芷嫦长得端庄秀丽，论容貌只稍逊五小姐芷菁半筹，一派大家闺秀的风。

常可本人长得年青俊伟，一副奋发有为的样子。不知是否官运亨通，顾盼神采飞扬，对寇仲却恭敬有礼，并不以他貌寝而有丝毫轻视之意。

寇仲被安排坐在常可和大少爷成就的中间，坐的当然是以沙天南为尊的主席。同席的除老夫人外，其他女眷全集中到另两席去。陈来满、毛世昌和沙福也陪列主席。

酒过叁巡，一番话后，沙天南欣然对寇仲道：“得少婿告知后，可卜莫先生今次到长安，必能大展悬壶济世的抱负。”

常可接口道：“事情定这样的，皇上的宠妃张娘娘忽罹患怪疾，这个月来茶饭不思，日渐消瘦，群医束手，连有关中医神之称的『活华陀』韦正兴也治不好她的痛，使得皇上终日愁眉不展。幸好莫神医来了，只要能治好张娘娘的痛，不但是我们沙家莫大的荣耀，莫先生更可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呢。”

寇仲心中叫苦，皆因他从未想过医病医进皇宫去，那可不是说笑的。猛下决心，入城后立即开溜，否则进入皇宫，不露出马脚才是怪事。

表面当然装作感激的道：“多谢常爷给鄙人这天大的良机，鄙人必尽心尽力，治好张娘娘的痛，不负常爷之托。”

大少爷沙成就举道：“这一，就祝莫神医妙手回春，治好娘娘的病。”

众人轰然对饮，气氛热烈。

只有寇仲差点痛哭流涕。为自己辛苦经营出来的医业悲泣。

第十三章 覬见唐皇

徐子陵随肖修明来到街上，天上下丝丝飘雪，一辆华丽的马车，在八名骑士簇拥下，恭候路旁。

白雪纷飞把宽宏规整的朱雀大街统一和净化了天地一片迷离，徐子陵似若重温在洛阳那清早勇战四大圣僧的旧梦。

肖修明抢前把门拉开，道：“莫兄请登车，小弟在总店等你。”

徐子陵把心一横，登车而入。

身穿官服的封德彝正一瞬不瞬的瞪着他，淡淡道：“莫兄请坐到我身旁。”

徐子陵依言坐下，马车缓缓开出。

封德彝望向窗外雨宵纷飞下的长安第一街，微笑：“长安有叁宝，莫兄可曾听过？”

徐子陵茫然摇头。

封德彝徐徐道：“就是丝织、叁彩釉陶和铜镜。”

接而低吟道：“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为人臣子者，必须像一面明镜，莫兄明白我的意思吗？”

徐子陵实在弄不清楚他说这番话的用意，不过他自喻为镜，其中隐含至理，也表示出冉洁的操守，非是逢迎吹拍之徒。心中肃然起敬道：“这样才叫尽人臣的责任，祸及万民，小人敬服。”

封德彝收回望往窗外的目光，朝他瞧来赞许的道：“能令莫兄深有同感，可知莫兄亦是心怀大志的忠义之士，莫兄可知本官为何今早要来找你呢？”

徐子陵茫然摇首。

封德彝露出回忆的神色道：“莫兄昨夜表现的武技，有种天马行空挥自如，充满创意的味道，这种超凡入圣的剑法，为封某人平生仅见，禁不住大生怜才之意，不忍见你就那么横死长安，空负大好剑术。”

徐子陵恍然大悟，微笑道：“多谢封大人的关心，生死有命，小人若是把生死放在心上，昨晚就会逆来顺受，不会与尔文焕等正而冲突。”

封德彝脸现讶色，欣然道：“原来莫兄并非徒逞勇力之辈，只是不把生死放在眼内，佩服佩服。”

徐子陵怕他要招揽自己作手下，那就甚么地方都不用去，失却目下最需要的自由。先发制人的道：“小人一向淡泊名利生死，投身卜家，只因卜家是有名的大善人，不类一般谋利的商贾。待天下乎定，四海归一，小人便回乡过些耕田种菜的日子，享受平凡中见真趣的生活。”

封德彝微笑道：“莫兄竟是另有怀抱，本官非常欣赏。不过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莫兄可知已开罪了甚么人呢？”

马车此时切入光明大街，若继续往前。将直进皇城的正门朱雀门，封德彝喝出去道：“到东大寺去！”

御车扬鞭策马，右转往东。

徐子陵叹道：“现今长安的形势泾渭分明，皇上之下，不附太子，便附秦王，小人明白自己的处境。”封德彝道：“若莫兄已是秦王府的人。我反不用为你担心，问题是莫兄初来甫到，虽在兴昌隆办事，依然只算外人，若有其么不测，秦王很难为你出头。正因看正此点，你的敌人可肆无忌惮的在这段时间内不择手段务求杀你立威。所以本官才要大费唇舌，劝莫兄寻求自保之道。”

徐子陵从容道：“他们今早试过一次，在东市西门突袭小人，幸好小人运通不错，得避此劫。”

封德彝细问经过，徐子陵回答后，他沉吟片晌，忽然道：“莫兄在巴蜀家居何处？”

徐子陵怕给他问起“家乡”的情况而哑口无言，只好说出自己最熟悉的地方，道：“小人家住成都狮子桥街。”

封德彝喜道：“那就行哩！最近成都发生了一件骚动武林的大事，莫兄有否耳闻。”

徐子陵一点不明白他“那就行哩”是甚么意思，但见他充满期待的样子，却不能推说不知道，只好说：“大人是否指『霸刀』岳山击杀『天君』席应一事呢？”

封德彝一拍椅柄，欣然道：“正是此事，莫兄对此事知得足否详尽？”

徐子陵心中有点明白，答道：“当时刚巧小人返乡探望家父，适逢其会，目睹了整个过程。”

封德彝精神大振的反覆询问他“目睹”的过程，徐子陵当然对答如流，到封德彝完全满意，这位李渊的亲信大臣点头道：“本官已想到为莫兄解祸的妙法。”

徐子陵早心知肚明地想说甚么，当然装作一无所知的向他请教。

封德彝道：“待会皇上到东大寺为身罹怪疾的贵妃张婕妤许愿，本官会安排莫兄得见皇上一面，只要此事传入长林诸人耳内，保证莫兄以后可稳如泰山，没有人敢动你半根毫毛。”

徐子陵心中大喜，故作讶然的失声道：“参见皇上？小人怎有那个资格？”

封德彝笑道：“本来是没有的，不过皇上正急於知道有关『霸刀』岳山的消息，而莫兄乃在长安唯一曾目睹两人龙争虎斗的人，资格便有了。”

徐子陵发自内心的感激道：“封大人这么关心小人的祸福，小人来世结草衔环，也不足为报。”

封德彝道：“我和关中剑派的邱文盛有十多年的交情，对你又特别投缘，怎能眼白白看你横死。不过莫兄弟须谨记见到皇上时，他问甚么你就答甚么，千万不可提及尔文焕等人的事，明白吗？”

徐子陵肯定的答应了。

马车刚巧驶进宏伟壮丽的东大寺去，徐子陵已心有定计，知道如何可让岳山见到李渊，但还需寇仲来到长安才成。

沙家的两艘帆船，在两艘唐室战船护送下，经由贯通黄河与唐京长安的广通渠驶抵长安城内，码头处鞭炮大鸣，侍卫肃立敬礼，这般隆重的大阵仗，完全出乎寇仲这冒牌神医意料之外。

定神一看，寇仲差点要跳河逃生，来迎者认识的有独孤峰、独孤策、独孤凤等独孤阁的领袖人物，不认识的人更多，看来该都是长安的权贵富商，至此才知沙成功说他沙家是洛阳首富，非是虚言。

最吸引他注意的是身穿太子袍服，貌肖李世民的人，不用说便是大唐太子李建成。他的身材与李世民相若，只是脸孔较为狭长，亦欠了李世民凛然的正气，但双目神采逼人，绝非等之辈。

果然前面的常可低声向沙天南道：“想不到太子殿下会亲来迎接，真是给我们天大的面子。”

沙天南则笑得合不拢起嘴来。

寇仲缩在陈来满、毛世昌等人中间处，事到临头，他反回复冷静从容，内心重温这些天来拟习的行动坐卧的举止，说话的语调和声音，希望能胡混进城，然后乘机开溜。

幸好来迎者的注意力全集中到沙家诸人身上，连往寇仲瞥半眼的兴趣都欠奉。

人走他便走，人停他也停，李建成迎上登岸的沙天南致欢迎词时，寇仲等仍留在船面上，等候安排。

寇仲暗叫谢天谢地，瞧看沙家诸人逐一登上迎接的马车，与李建成一道在众兵卫拱护下离开，独孤家的人也走得半个不剩，这才如释重负的随一众护院及婢仆登岸。

百多人由另一官儿招待，登上另一队马车，在雨雪纷飞中奔往沙家在长安的新宅院。

同车的陈来满欣悦的道：“建成太子这么礼待老爷，我们沙家必可在关中另创一番局面。”

寇仲正盘算如何开小差溜掉，闻言顺口道：“我们沙家究竟是干甚么生意的呢？”

毛世昌讶道：“莫先生竟不晓得。我们沙家是以矿藏起家，以五金工艺名闻天下，只是分设全国的兵器厂更过百家，只在关中便有十多个矿场。”

寇仲暗忖难怪李建成这么看重沙天南，原来是掌握军工命脉的大商贾。

王世充失去这个人，会是重大的打击。

陈来满压低声音道：“洛阳最厉害的守城神弩，就是老爷亲自设计和监督打造的呢？”

寇仲心中大喜，因已晓得李建成有亲自督军攻打洛阳之意。

正思量时，蹄声迎面而至，常可和另一将领策骑来到，把车马队截停。

寇仲“心如鹿撞”时，常可和那将军策马来到寇仲车旁，唤道！案莫先生！”

寇仲硬起头皮探头出去，回应道：“鄙人在，常爷有何指教？”

另一将军客气的道：“未将冯立本，见过莫先生。”

常可介绍笑道：“冯将军是太子殿下东宫的统领，大家是好朋友。”

寇仲心知糟糕，果然冯立本道：“殿下不知莫先生大驾光临，有失礼敬，故特命未将来迎接先生大驾，请先生立即到宫内相见。”

寇仲心中唤娘，偏又毫无拒绝良策，只好解下井中月，下车改乘马儿，随两人往皇宫驰去。

徐子陵被安排到东大寺后的待客堂内等候封德彝作进一步的指示。

大唐皇帝李渊圣驾未到，大批御卫已做好所有保安的防功夫，使整座寺院刁斗森严，人止步。

陪伴徐子陵是封德彝的家将管孝然。若无聊，对正观赏窗外雪景的徐子陵道：“封大爷对莫兄确是另眼相看，昨晚见识过莫兄的剑法后，还问过我们有何意见。”

徐子陵连忙谦让。

管孝然道：“最难得是莫兄有极从容潇的气度，举手投足，均是那么完美无瑕，使人永久难忘。”

徐子陵心中大懔，知道若遇上熟人如李世民，会从这些地方对自己生

出疑心。反扮成岳山不会出问题，皆因岳山本身正是这般级数的高手。

随口问道：“天下无人不知长安武林是卧虎藏龙之地，有甚么人物是特别出色的呢？”

管孝然道：“若论真正高手，竖起十个指头都不够用，不过如数风头最劲者，首推束突厥来的年青高手可达志，此人的刀法已达出神入化的境界，屡败秦王天策府的高手，令太子东宫声威大盛。听说在前晚宫内的宴游中比试，连长孙无忌也吃了亏，当时尚有天下第一名妓尚秀芳在场。秦王这个脸去得太大哩！”

徐子俊心中暗念可达志之名，反没有留意尚秀芳。

此时有人来报，着徐子陵到寺院后的贵宾室谒见唐皇。

徐子陵收摄心神，在管孝然的引领下，往见李渊去也。

第一章 唐皇李渊

东大寺的贵宾堂外布满御卫，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人人虎背熊腰，高挺膘悍。指挥的将领是率更丞王睦。管孝然与他非常捻熟，报上徐子陵的姓名后，徐子陵依规矩解下佩剑，在王睦陪伴下跨槛登堂。

堂北有一排窗子，外面是雨雪飘飞的园林。靠窗放置一排十多张太师椅，以茶几柑隔，正中坐着的是位身穿赭色便眼的男子，肤白如雪，面容清秀，看上去只是三十来岁的年纪。

但徐子陵一眼认出他正是大唐国的九五之尊，李渊的最高领袖李渊。不但是因他所坐的位置，更因其他人都穿上官袍，他的便服打扮反突出他尊崇的地位。；李渊的神情有点疲惫，可是浓密的眉毛下，眼神仍是明亮、清澈，且流露出一种颇为难以形容似是对某些美好事物特别憧憬和追求的神色，纵使坐在椅上，他的腰仍是挺直坚定，显得他雄伟的体型更有逼人的气势。正捧起茶盅呷茶的双手纤长稳定，整个人散发着非凡魅力。一阙之主，确是气概不凡。·徐子陵直觉感到他不喜欢摆皇帝的架子。仍是依礼下跪叩首道：“小民莫为，拜见皇上。”

左右相陪的四名大臣中，除封德彝外，徐子陵认识的尚有裴寂，当年把从东溪号盗得的帐簿送予李世民时，与他曾有共膳之缘。也就是那个早上寇仲拒绝李世民的招揽，并下决心要跟他争天下。

李渊神态雍容的放下茶盅，淡然道：“给朕平身！王将军可以退下。”

王睦与两名御卫依令退出堂外，徐子陵徐涂站起，垂手侧立，以表恭敬。

李渊神采过人的目光落在他身上，点头道：“这里并非皇宫，一切随便。看你的举止动静，知你身怀绝学，非是一般等闲武夫。今赵莫卿你到朕的关中来。是否有什么心愿呢？”

徐子陵给他锐利的目光扫过，立时生出感应，才知这一阙之主，武功实是深不可测，难怪能调教出李世民、李元吉等儿子来。恭敬答道：“莫为只愿能办好象主人卜廷吩咐的事，以报知遇之恩，此外别无奢求。”他一

直在留意裴寂的反应，只要他看不破自己的真正身份，他对算是过了来长安的第一关。

李渊显出阔主的霸气，仰天发出一阵长笑声，道：“好！朕最欢喜有忠有义的人，听封卿说你曾目睹吾友岳山与席应的一场龙争虎斗，且给朕详细道来，不要漏去任何细节。”

徐子陵暗松一口气，晓得李渊并没有对他生疑，可以依计行事了。

大唐的皇宫，由皇城、宫城两个部份组成。前者是大唐中央政府的一应办公机构所在地；后者则为皇室治事起居之处。中间以一道宽达千余步横断东西的广场式大横街分隔，所有改元、大赦、元旦、冬至大朝会、阅兵、受俘等全在这里举行，故有“外朝”之称。

皇城皇宫的主门是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三道门，皇城正南是遥对城南主门明德门的朱雀门，以长安第一大街朱雀大街连贯。

宫城正南的主门是承天门，连接承天门和朱雀门的一截街道称为天街。

玄武门是宫城正北的大门，门外是宫城的后院“西内苑”。

朱雀、承天、玄武三门，形成皇城宫城的主轴，有坚强的工事和森严的警卫。玄武门更是宫廷警卫军司令部所在地，兵力雄厚，谁能控制玄武门等若控制皇宫，甚至整个京师。

宫城由三个部份组成：中为太极宫，西为掖庭宫，东为东宫。

太极宫是唐皇李渊起居作息的地方，东宫是太子李建成居处，西部掖庭宫为李世民居处，李元吉的武德殿，位于东宫北的西内苑里。

太极宫内共有十六座大殿，最主要的四座大殿为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和延嘉殿，均建在承天门至玄武门的中轴线上。

太极殿又称“中朝”，是大唐宫内的主建筑，每月朔望两日，李渊在这里接见群臣，处理政务。

太极殿北是两仪殿，为“内朝”，只有少数有资格作决策的亲信大臣才能进出参与，国政大事往往先在此商讨、决定，才轮到在“中朝”提出和讨论执行的人选及方法。

寇仲这神医随着常何和冯立本从皇城南面靠东的安上门进入皇城，两旁官署林立，左有太常寺、大府寺、尚书省；右有太庙、少府监、都水监、东宫仆寺等等。他特别留意的是都水监，皆因这里掌管长安一切水道交通，对他寻宝的跃马桥有莫大关系。他虽连跃马桥的影子都未见过，心中早认定宝藏的人口最有可能在桥下水适处，否则宝藏该早给人发现。

当进入分隔皇城宫城的广场横街，以寇仲如此见惯场面的人，也被这横分南北、气贯东西的长街式广场的磅礴气势所震慑，叹为观止。尤其是承天门上建有重楼，只要想像唐室有甚庆典在外朝举行，帝君登上承天门楼主持的气象，禁不住热血沸腾。

他想：终有一天，登楼主持庆典的人会是我寇仲而非李渊或李家的任何人。

三人在东宫外重明门下马，步入东宫；由东宫卫士组成的“挟门队”分列两旁，气象森严。

过了重明门就是显德门，门内是东宫的正殿显德殿，接着是崇教、丽正、光天和承恩等宫殿，两侧还有宜春院、崇文馆、集贤馆及其他一些殿堂楼阁。

显德殿是太子李建成接见文武百官和监国问政的地方，不过今趟李建

成接待沙天南父子却选在宜春院。沙天南虽富甲一方，终非外国政要人物，故以建在东宫园林内的宜春院较为合宜。

寇仲直到此刻仍弄不清楚长林军驻扎的长林门所在位置，估计该是东宫的北大门，等若太极宫的玄武门。

在雨雪飘飞中，寇仲在门官大叫“莫一心先生到”的嘹亮唱喏中，步进宜春院去。

李渊用神聆听，又于关键处打断他的叙述细加追问。当徐子陵说罢，李渊大讶道：“人的性情，决定每个人出手的风格，岳山竟然变得这么沉着冷漠，教人难以置信。”

徐子陵感到李渊这番话只是向他左右说的，并非要求自己答话，遂垂首不语。刚才他对战况过程的描述，事前做足准备工夫，完全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情和角度，去述说自己与“天君”席应的决战。

又故意屡在微妙关头表达出自己看不破个中玄虚，免被李渊瞧出自己的“高明”。

裴寂接过李渊的话道：“这证明岳山真的练成‘换日大法’，脱胎换骨的变成另一个人，否则何以弃刀不用？”

李渊长叹道：“可是朕仍感到无限惆怅！想当年朕和岳大哥并肩作战，历尽生死凶危，方能尽歼肆虐北疆以‘小旋风’马俊为首的马贼群。当时岳兄的霸刀何等威风厉害，只要想到此情难再，朕实深感惋惜。”

徐子陵心中一震，在岳山遗卷中，岳山曾详细描述这马俊的武功和如何把他斩杀的战斗经过，偏是对李渊却一字不提，其中定有徐子陵不明白的情由。若弄不清楚，以后会在李渊面前露出破绽。

封德彝笑道：“臣以为皇上不用为此介怀，岳公弃刀不用，代表他的武功修为再有惊人突破，否则也不能将席应置诸于死地。”

李渊沉吟道：“还有使朕感到奇怪的，岳兄一向不屑与魔门中人交往，怎会忽然和‘胖贾’安隆、‘倒行逆施’，尤鸟倦联手起来对付席应和边不负两人？”

这个问题谁能回答？厅堂一阵沉默。李渊忽然问封德彝身旁那位大臣道：“遣人往寻岳山一事，叔达可知有什么进展？”

叫叔达的大臣摇头道：“尚未有消息。像岳公那种高手，如要蓄意隐蔽行踪，恐怕谁都难找到他。”

徐子陵知是时候了，脸上故意露出欲言又止的神色，果然瞒不过李渊的锐目道：“莫为你是否有话想说？不用害怕，放胆说出来。”

徐子陵必恭必敬的道：“小民在来京途上，曾于恒县见过岳老一面，当时他匆匆而过，转瞬失去影迹，小民心中仍是印像深刻。”

坐在裴寂旁一直没有说话，身材矮胖，脸上常挂笑容的一个大臣道：“岳老定是也惦记着和皇上当年在北疆快意纵横的日子，所以要到关中来与皇上叙旧。”

李渊脸上现出缅怀的神色，旋又被伤感取代，摇头道：“他是不会原谅朕的，永远都不会。虽然最后我们两个都是失败者。唉！往事如烟，转眼五十多年哩！”

徐子陵暗里捏把冷汗，暗忖若自己依原走计划贸然去找李靖，必会被李渊立即识破。他更知李渊猜得一点不错，岳山是不会原谅李渊的，否则岳山就该在遗卷中谈及李渊。正因他痛恨李渊，所以一字不提。

他开始有些儿明白李渊的性格，他优柔寡断的作风，非是因他欠缺胆色魅力，又或意志不够坚定，而是因他太重感情。其中的苦乐，正显出他对美好生命的依恋和追求。徐子陵有此一想法后，对这大唐皇帝登时好感大增。

裴寂再安慰这位对自己内心感情毫不掩饰的大唐皇帝道：“人的年纪愈大，对过去的事情愈是看淡，五十多年啦！岳公该再不把旧事放在心上。假如皇上同意，微臣可在城内广布眼线，只要岳公入城，皇上可立即晓得，到时再请皇上走夺。”李渊沉吟片晌，龙目朝徐子陵瞧来，道：“此事不宜张扬，否则恐怕会令霸刀不快。莫为你既见过岳山，可为朕暗中留意，但此事只限你一个人知道并着急进行。赐金五两，退下！”

徐子陵心忖五两黄金虽是不俗的财富，不过比起和珅五十两的大手笔赠金，只是小巫见大巫，可见李渊非是挥霍无度的君主。

叩首后离开厅堂。

太子建成从座位起立，欣然直往从宜春院人堂的寇仲迎候，其他人等慌忙追随左右，骇得寇仲心中唤娘，硬着头皮“应付”李建成的刮目相待。最令他提心吊胆的是独孤峰、独孤策和独孤凤这三位“老相好”，若被他们识破身份，任他有通天彻地之能，亦只能以饮恨宜春院收场。

寇仲以过去三天反复练习的姿态步法，又运功收敛眼内神光，改变咽喉的大小，扮作愚鲁野民见到太子殿下时手足失措的畏敬模样，未待李建成来到，往下跪拜道：“小人叩见太子殿下。”

李建成加速抢前，在他双膝着地前一把将他扶起，呵呵笑道：“天佑我李建成，莫神医来得合时，不必多礼。莫神医是李建成的上宾，免去一切宫廷俗礼。”

寇仲心道这就最好，老子那有兴趣向你这小儿又跪又拜。表面当然装出受宠若惊，半眼都不敢朝其他随李建成拥过来的人望去的战战兢兢模样，颤声道：“小人不敢！嘿……小人……”李建成挽着他的手臂，欣然道：“坐下再说！坐下再说！”寇仲在李建成身旁坐好，这位大唐的太子将大厅内诸人向他逐一介绍，除沙家四父子外，他认识的有独孤峰、独孤策和独孤凤、常何、冯立本，首次相见的是魏徵、王桂和谢叔方三人。

王桂和谢叔方该是李建成的亲信，魏留原是李密的首席谋臣，未知是否因李密与李建成关系密切，所以魏归徵因而加入太子党的阵营内。

寇仲对此无暇深究，只要独孤峰等没对他起疑，可还神作福，那还有空去想及其余事。

在众人目光下，寇仲接过宫女奉上的香茗，匆匆喝过后，李建成欣然道：“听沙翁说莫神医的针法医术，乃家传绝学。未知曾否谓过一种病状，患者热而心烦，皮肤麻木，耳鸣乏力，脐下气逆上冲，两足冰寒……。”

寇仲知他最关心张捷好的怪病，因为如能治好她，不但可讨好李渊，更可进一步力刀强和这李渊宠妃本已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他亦是骑虎难下，不得不面对这扫邕战，装作“惊魂甫定”的用神沉思一会，才道：“全身烦热而两足冰寒，确可令一般大夫束手无策，皆因这有两个病源。皮肤麻木，下气上冲，正是两病交侵之象。不过殿下放心，这病可包在小人身上，保证可针到病除。”

他信口胡诌，又把话说满，完全是豁出去尽博一铺、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心想凭自己的《长生诀》疗伤圣气，怎都能令张美人有些儿起色吧？李建成大喜道：“如此就有请莫神医立即为病人施针治病。趁父皇到东大寺

去，若能凭神医妙手回春，可令父皇惊喜莫名。”

寇仲硬着头皮随他起立，暗忖在长安混得是龙是蛇，就要看这娘的一铺。

第二章 奇症怪疾

碧水澄潭映远空，紫云香驾御微风；汉家城阙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镜中。”

太极宫与东宫有通训门相通，过门后是太极宫的东园，也是著名的东御地所在处。

在雪粉飞扬下，广阔的东御池晶光亮澈，默默地反映着池畔铺上新装的亭台楼阁、老槐垂柳，仿似人间仙境。

寇仲在李建成、常何、冯立本三人陪同下，沿着池旁碎石铺筑的园中小道，朝张捷好所居位于东御池北园林内的凝碧阁缓步前行，在分隔东园和主殿群的隔墙外，远处太极殿的殿顶耸峙于雪白的林木之上，气象万千。

李建成在寇仲耳旁低声道：“张娘娘今趟的病起得非常突然，半个月前她在宫内玩球戏时忽然晕倒，此后得此怪疾，一直时好时坏，连韦正兴都束手无策。”

寇仲记起韦正兴是关中最有名的医师，有活华佗之称，顺口问道：“韦大夫怎么说呢？”

李建成冷哼道：“他说来说去都是寒燥虚实那一套，只有秦王才硬说他医术了得。照本殿下看他不过医道尔尔，只是凑巧医好几个病症，便声名大噪，遇上真正棘手的奇难杂症，立即束手无策。”

寇仲这才知韦正兴是李世民方面的人，难怪李建成如此紧张和礼待自己。不过假如他寇仲出师不捷，立即会被打落冷宫。再想到李建成的狡猾，趁李渊离宫时让自己去尝试诊治，医不来李渊都不知道，更不会怪到他这个太子身上。

问道：“娘娘一向的体质如何？”

李建成露出思索的神情，眉头深锁的适：“张娘娘以前的身子是相当不错的，这次病发事起突然，令我们大感意外。”

说话间，众人穿过蜿蜒于竹林的小径，眼前豁然开朗，东御池之北，罗植各种花卉草木，凝碧的地水映照下，凝碧阁座落其间，台殿亭阁，与四周的环境融浑为一。

李建成领着寇仲等登上台阶，一名四十来岁的太监在两个小太监的陪同下在大门相迎，李建成介绍道：“郑公公，这位就是莫神医哩！”

那郑公公见到寇仲的尊容，鄙屑之色略现即敛，勉强打个招呼，道：“太子殿下请！”

徐子陵离开东大寺，整个人轻松起来。心想该是留下暗记的时刻，好能与寇仲联络，认准方向，在雪花纷纷中朝朱雀大街走去。

忽然有人从横巷撞出来，哈哈笑道：“弓兄你好！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徐子陵大吃一惊，忙低声道：“我现在叫莫为，希白兄勿要乱嚷。”

正是“多情公子”侯希白，纵使他的帽子遮去上半截脸，但其独特出众的体型风度，仍是非常易认。

侯希白发现他面具上的疤痕浅了许多，尴尬地道：“我这叫自作聪。幸好我肯定没人跟踪莫兄后才现身相见，否则会暴露莫兄的身份。哈！莫为！这名字可圈可点。”一把扯着徐子陵衣袖，转入横巷去。

徐子陵奇道：“你怎知我在这里？”

侯希白耸肩洒然道：“子陵兄...嘿！莫兄只是我的意外收获。

我真正要跟踪的人是扬虚彦。以为他是随李渊的车马队到东大寺去，岂知竟见到你从东大寺走出来，登时吓了一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到寒舍喝两杯如何？”

徐子陵讶道：“你在这里有落脚的地方吗？”侯希白领路而行，潇洒笑道：“有钱使得鬼推磨。这几年来我专为付得起钱的人作画像，赚了一大笔。虽说长安很难批到户籍，却给我将屋连户籍一应买下来，以作藏身之所。”

两人进入上书“宣平”的坊门，又是另一番情景。长安城内坊与坊间都以围墙街道分隔，井然有序，每坊四门，主要街道是以十字形贯通各门的石板路，小巷成方格网状通向坊内主街。坊内民居多为低矮的砖木房，朴素整齐，院落森树时花，窗明几净，一片安祥舒适的居住气氛。

侯希白领他直入深巷，来到一所小院落的正门，推门道：“莫兄请进。”

当李建成等一众留在大堂，寇仲这冒牌神医却登堂入室，在郑公公领路下，穿廊过户抵达大唐皇帝宠妃张捷好的香闺门外。

郑公公着寇仲远候一侧，自己过去轻轻叩门，一副惟恐惊扰张捷好的模样神态。”

寇仲闲着趁机欣赏这凝碧阁的内园景色，纵在这冬寒雪飘的时节，他仍轻易想像出在园内繁茂的古槐和苍柏下，春夏时在浓荫遮地、满园碧绿的蔓草衬托中，雪白的梨花和绉丰红的桃花争香竞艳的迷人情景。

这种睹此思彼的想像力，令寇仲心神提升至超乎眼前的物象到达另一层次，感觉新鲜。

院内正中处有个大池，池中筑有一座水亭，亭旁有座假石山，近顶处雕凿出龙头，张口喷出一道清泉，射注池内，飞珠溅玉，蔚为奇观，更为清寂的冬园带来一点点生气，颇有画龙点睛之效。

正欣赏间，宫门张开，一名宫女的声音道：“郑公公安好，是否神医来了？”

郑公公低声道：“正是莫先生来了，方便吗？”

寇仲当然诈作不闻不知，感到那宫女正探头出来朝他张望。

宫女显然被他的鄙俗模样吓怕，好一会才道：“就是他？”

郑公公忙低声道：“是太子殿下极力推荐的，我们做奴才的只有听命行事。”寇仲心中大骂，这太监一下子将所有责任推在李建成身上，确是可恶。

宫女道：“不若公公随小婢入去禀告贵人，由她定夺好了。

两人足音远去。

暗伴寇仲的两个小太监互打眼色，对寇仲这神医似乎都不大看好。事实上连寇仲亦对自己没有信心，不由有点儿紧张。

片晌之后，郑公公回来道：“有请莫先生。”

寇仲深吸一口气，随郑公公进入布置得美轮美焕的内堂去，经过一进

厅堂，才是闺阁，在两名太监和数名宫女簇拥下，一位娇滴滴的美人儿揽被坐在一张卧榻上，一副娇慵无力，我见犹怜的抱病样儿。

寇仲不敢饱餐秀色，正要叩首下拜，张捷好柔声道：“莫大夫不必多礼，只要你能治好哀家的顽疾，哀家重重有赏。”

旁边一位该是张捷好贴身爱婢的俏丽宫女接口道：“我们贵人的意旨是医者须讲求望、闻、问、切；若拘于尊卑俗礼，顾忌多多，反妨碍莫大夫的诊断。所以莫大夫可免去这些宫廷礼节。”

寇仲心道这就最好。作个揖后干咳一声，清清经运功改变后的喉咙，开腔道：“娘娘果然是明白人，如此小人就先为夫人把脉看看。”

张婕妤点头同意，郑公公忙指点太监搬来椅子，让寇仲在这美丽的娘娘身前坐下。气清兰麝，肤润玉肌丰。当寇仲把三指搭在张捷好无力慵移、滑比凝脂的玉腕上时，差点晕其大浪，忘记来此的目的非是偷香而是治病。

在众人目光虎视眈眈下，寇仲暗中送出三注真气，钻进她的气脉内。

蓦地张捷好娇躯剧震，寇仲大吃一惊，慌忙缩手。

众宫娥太监齐声惊呼，魂飞魄散。

徐子陵接过侯希白奉上的香茗，轻呷一口，奇道：“这里布置相当不俗，原先的主人当是高雅之士。”

侯希白微笑道：“多谢子陵对他赞赏，小弟这蜗居原来的布置全被小弟换过。唉！小弟的癖好就是不能忍受庸俗的东西。”

室雅何需大。侯希白这小厅堂布置简雅，窗明几静，最令整个环境充盈书香气息的是挂在东西壁间两对写得龙飞凤舞、清丽高古的长对联。

其中一副的上联是“放明月出山，快携酒于石泉中，把尘心一洗。引薰风入室，好抚琴在藕乡里，觉石骨都清。”

另一联是“从曲径穿来，一带雨添杨柳色。好把疏帘卷起，半池风送藕花香。”

既相对称，且意境高远，令人读来心怀舒畅。

徐子陵本身对吟诗作对是门外汉，问道：“这时联是否侯兄的作品和手笔呢？”侯希白谦虚答道：“正是小弟劣作，请子陵赐教。”

徐子陵苦笑道：“在这方面你至少可做我的师公，我哪有资格去指教你？”

侯希白对徐子陵的坦诚大为欣赏，笑道：“换过是其他人，无论如何外行，也必胡诌一番，以附庸风雅，由此更显子陵君子之风。”又岔开话题道：“子陵刚才为何会从东大寺大摇大摆地走出来？”

徐子陵扼要解释后，反问道：“侯兄到这里来又是为了什么？”

侯希白叹道：“当然是为了要从杨虚彦手上抢回另半截的印卷，现在我对不死印法是口知半解，练得差点走火入魔。”

徐子陵大惑难解的道：“令师究竟是什么心态，见到你们两个斗生斗死的，竟也不置一词吗？他现在究竟站在哪一方？”

侯希白脸色一沉，缓缓道：“这情况正是他一手促成的，坦白说，我对不死印法并非那么热心，因为这世上尚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可让小弟去沉醉追求。只是知道杨虚彦必不肯放过我手上的另一截印卷。一旦让他练成不死印法，他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我侯希白。”

徐子陵皱眉道：“照情形推测，令师刻下的关系应与杨虚彦较为密切，对侯兄大大不利。”

侯希白摇头道：“这只是一个种假象，杨虚彦该像小弟般，只能凭自己的本领去混出事业和成就来。当我和杨虚彦任何一人练成不死印法，首先就要应付魔门两派六道的挑战。石师正是要通过这种种考验和斗争，要我们两人之一能脱颖而出，成为统一魔道的人。”

徐子陵不解道：“令师为何不自己苦完成这心头大愿，却要把责任放在你们身上？”

侯希白沉声道：“道理很简单，皆因他的不死印法因碧秀心而出现破绽，所以才要躲起来暗中操纵；否则若惹得宁道奇或慈航静斋的斋主出手，他便有可能吃败仗。”

徐子陵心中一震，暗忖杨公宝藏内的“邪帝舍利”，极可能就是弥补不死印法破失的一个关键。

侯希白颓然苦笑道：“有时连小弟都对与石师和杨虚彦的关系感到迷惘失落。子陵可否助我从杨虚彦手上把印卷抢回来？”

徐子陵以苦笑回报，道：“你是我的朋友，朋友有难，小弟怎能坐视。”

侯希白大喜道：“子陵确是我肝胆相照的生死之交，我侯希白也助子陵去起出杨公宝藏，以作回报。”

徐子陵暗付此事须得寇仲同意才成，点头道：“此事迟些再说，眼前你对杨虚彦有什么眉目呢？”

侯希白沉吟片刻，冷笑道：“愈清楚我这位不同门师兄弟的行事作风，愈知道他是个手段卑鄙的人。”

徐子陵讲道：“侯兄何有此言？”

侯希白双目杀机乍闪，沉声道：“我来关中足有半个月，凭着对魔门的熟悉，摸清了杨虚彦的行藏居处，又曾数次趁杨虚彦离家时偷进去搜寻印卷，虽一无所获，却无意中发现他的其他勾当！”

徐子陵大感兴趣，问道：“是什么勾当。”

侯希白狠狠道：“我发现了他炼制石师所传‘焚经散’的痕迹，他可瞒过任何人，如何能瞒得过我侯希白？”

当寇仲送出真气，张捷好娇躯内的全身气血经脉，像张一览无遗的图卷般尽展其脑海之内。

就在此刻，他倏地发觉这高贵的夫人体内经脉欲断，像经不起任何微弱力道冲激似的，骇然知机下立即收回真气，并抬起搭腕的右手。

由于眼见张捷好娇躯剧震，众太监宫娥同时飞扑过来。

张捷好痛得冷汗直冒，娇躯颤抖，众人一时间连寇仲都忘掉。

寇仲心中叫苦，若张捷好就这么香消玉殒，他跳落黄河都洗不清那令她致死的嫌疑。

幸好张捷好半晌后恢复过来，睁眼“啊”一声呼叫。

郑公公怒道：“莫大夫！这是什么一回事？”

寇仲这时完全明白自己的处境，晓得张娘娘的怪病是他能力以外的事，他唯一当神医的本钱，就是靠“疗伤圣气”，但因张娘娘的“虚不受补”，当然派不上用场，也只能学“活华陀”韦正兴般束手无策。

出前的头等大事，乃如何安然脱身开溜，忙肃容道：“公公切勿掠急，此乃应有之象。对娘娘的病小人已成竹在胸，眼下须先往来集草药，解去娘娘体内寒热交侵之毒，才能用针把恶疾根治，公公明察。一郑公公听得半信半疑，双目乱转之际，张捷好长长吁出一口气，道：“莫大夫断脉之法与别

不同，显是有真才实学，刚才一下子令哀家全身气血似欲翻转过来似的。”

郑公公乃精通武学的高手，闻言起疑道：“听说莫大夫乃内家高手，不是妄自想为夫人输气吧！”

寇仲为之哑口无言，心中叫糟，幸好张捷妤亲自为他解围道：“圣上也曾多次以真气送入哀家体内，却无任何异样情况，与大夫今趟切脉截然不同。”

郑公公欲言又止，张捷妤俏目往寇仲瞧来，问道：“大夫真的胸有成竹吗？哀家患的究竟是什么病？”

寇仲硬着头皮胡诌道：“这是一种罕有的寒热交侵症，病发时寒热并作，不发时……唔 t 就像娘娘现在这情况。嘿！放心吧！只要我弄一剂对症的草药出来，保证娘娘会大有改善。”

张捷妤就像沉溺在大海的人遇到浮木般，生出希望和信心，皆因从没有大夫敢夸口可治好她的病，秀眸亮起来道：“那就麻烦莫大夫立即为哀家开出药方。”

寇仲心想这岂非立即要他出乖露丑吗？忙道：“这贴药必须小人亲自上山采药选料泡制，马虎不得，娘娘请给小人一两天时间，听说终南山最多名药呢？”

张捷妤的贴身宫娥皱眉道：“刚下过几场大雪，草树都给冻死了！”

寇仲倒没想及这破绽，人急智生下道：“小人需要的一味主药是一种叫长春花的根茎，绝不受风雪影响，姐姐请放心。”

张捷妤对她这个唯一希望所寄的莫神医道：“如此就有劳莫大夫！”

寇仲暗里抹一把冷汗，心想总算把小命捡回来，离宫后他将有那么远躲那么远，让人认为他畏医潜逃算了。

第三章 焚经毒散

侯希白沉声道：“这种毒散出自敝门的《五毒书》，如论毒性，则比书中罗列的其他毒药相差难以道里计，它只能对一种人产生功效。”

徐子陵讶道：“是什么人？”

侯希白道：“就是不懂武功兼体质虚弱的人，对女人特别有奇效。中毒者会因经气失调被大幅削减其对抗疾病的能力。”

徐子陵这才明白为何侯希白指杨虚彦卑鄙。皆因他炼制出来的毒药是要用来对付没有武功的弱质女流。侯希白一向借花，当然看不过眼。

正如师妃暄所言，侯希白乃魔门中的异种，虽有点正邪难分，但对女性的爱护确发自真心，言行相符。

沉吟道广这种毒散肯定有某些非常独特的性能，否则不配被列入贵派的《五毒书》内。

“侯希白赞道：“子陵猜得不错。无论任何毒药，中毒者多少也会露出中毒后的某些徵状，惟有这焚经散不但无色无味，更由于它只是间接影响人的健康，且过程长而缓慢，所以即使第一流的大夫，也无法发觉患者是中毒。”

唉！只不知杨虚彦究竟想害谁呢？”

徐子陵苦笑道：“除非把杨虚彦抓起来拷问，否则恐怕我们永远都不知道答案。”

侯希白忽然追：“你听过京兆联的杨文干吗？”

徐子陵差点儿冲口而出说“险些和他交上手”，但碍于这会泄露出“岳山”这身份，只点头表示听过。

侯希白道，“若我所料无差，杨文干该与杨虚彦同为旧朝的皇族，表面与杨虚彦似乎同站在否建成太子党的一方，事实却暗中与杨虚彦图谋不轨。”

徐子陵同意他的分析，但因不宜逗留太久，道：“可否再约个时间碰面，然后才研究如何向杨虚彦着手抢印卷？”

侯希白明白他的处境，商量好联络的方法，徐子陵匆匆离开，在城内再留下给寇仲的暗记后，回到东市兴昌隆，卜廷、田三堂等人全聚在后堂望眼欲穿地恭候他回来。

徐子陵把日间跟李渊晤面的经过交待后，卜杰诘道：“我们一直以为封德彝是李建成的人，不过从他这样的维护莫老师，内情又颇为耐人寻味，此事必须向段将军报告才行。”

卜廷最关心的是兴昌隆，问道：“皇上有没有提到兴昌隆？”

徐子陵老实地摇头，道：“皇上只因我来自巴蜀，问起与该地有关的一些人事而已！”

田三堂沉声道：“照我看封德彝只是想用照莫老师，若从这角度看，他仍可能在为李建成效力。”

徐子陵摇头道：“在见皇上之前，我早向他表明忠于兴昌隆的立场，而封大人仍穿针引线地让我见到皇上，似有意令李建成方面的人不敢再碰我，则理该非像田爷所推想的那般情况。”

卜杰、卜廷等为之动容，对徐子陵的“忠贞”大为欣赏，兴昌隆虽可予徐子陵厚利，但封德彝除财富外，更可使徐子陵得到最诱人的权势。而徐子陵竟然不为其所动，显示出难得罕见的操守。

经此表日，气氛立时转为融洽，猜疑尽去。

卜杰欣然道：“今晚我们到上林苑去乐上 - 晚，不醉无归，好让莫老师欣赏一下长安的凤花雪月。”

肖修明和谢家荣两人轰然起哄。

徐子陵知道若再拒绝就是不近人情，只好极不情愿的答应。

田三堂显是纵横风月场的高手，笑道：“二叔最好预订好上林苑最标致的红阿姑，否则若给成都散花楼的小姐比下去，我们的颜脸何存。”

说到这方面的事，男人都份外轻松放恣，卜杰傲然道：“我卜杰敢拍胸口保证能令莫老师满意。”

卜廷悠然神往的道：“听说尚秀芳寄居于上林苑，若能请她来唱上一曲，此生无憾矣。”

卜杰脸露难色道：“尚秀芳身份超然，恐怕只有秦王才请得她动。”

田三堂道：“就算请得她动也勿作此想。长安城的美人谁不想一亲香泽，于此多事之秋，我们绝不宜作这类招忌的行为。”

说起见李渊时除裴寂和封德彝之外的另两个陪驾大臣，经徐子陵形容他们的外貌，卜杰道：“叫叔达的当然是陈叔达，胖子则肯定是萧禹，萧胖子是杨广的妻舅，在旧隋已和皇上甚为知交。除刘文静外，与皇上关系最密

切的几个近臣，都给莫先生遇上。”

忽然有人来报：殷志玄来了。

众人心中大讶，殷志玄匆匆走进来，道：“秦王想与廷师弟和莫老师见个面。”

徐子陵立时脊骨寒气直冒，他能瞒过李世民的锐目吗？李建成听罢寇仲对张睫好的“胡说八道”，脸容立即阴沉下来。

冷冷道：“莫先生有多少成把握可治好娘娘的病呢？”

寇仲心中暗骂李建成的人情冷暖，心道：“老子半分把握都没有，你建成小子能奈我的屁何？口上答道：“只要我依祖传秘方炼成灵药，包保娘娘药到病除，永无后患。”

常何关切地问道：“莫先生要多少时间才可制成灵药？”

寇仲心中只想着怎样快点去取回井中月然后开溜，随口应道：“小的会先在城中的草药铺逛逛，看看有什么现成的好货色，欠缺的就到终南山去采掘，大约两天工夫可以啦！”

李建成容色稍舒，此时冯立本向他打个眼色，李建成露出一个充满好狡意味的笑容道：“此事就交由常将军负责，尽量予莫先生协助和方便，时间无多，有劳莫先生了！”

常何立时色变，这番话不啻说若寇仲炼不成灵药，又或灵药无效，连常何也要负上责任。

寇仲亦同时色变，幸好有面具遮挡。他自少就在江湖上混，从不干害人的勾当，一切以义气先行。若就此溜之夭夭，不但会害常何掉去乌纱，连沙家也要受到牵连。

他怎忍心做出这种事来呢？在段志玄和卜廷的陪同下，徐子陵终有机会穿过朱雀大门，进入皇城。

走在又被称为“天街”，贯通朱雀、承天两门的承天门街上，两旁官署林立，左为太常寺、太仆寺、尚书省、左武卫、门下外省；右为鸿胪寺、宗正寺、右领军卫、司农寺、右武卫、中书外省等。每座建筑物均各有特色，联成肃杀威严的景象，规划整齐，气概宏大。

太极殿耸出城墙上的殿顶，在茫茫白雪中，更是气象万千，代表着大唐皇朝权力的极峰。

刚策骑进入分隔宫城与皇城的横贯东西广场，一队人马从东宫重明门那方缓驰而来。由于处在非常时刻，李渊特许臣将可在皇城内策马缓跑，免致浪费人力时间。

段志玄别头看去，施礼道：“原来是常何将军。”

徐子陵也顺眼瞧去，差点由马上掉下来，皆因他一眼认出寇仲的丑脸。

寇仲亦想不到会在宫城与皇城间的横贯大广场遇上徐子陵这弓辰春，一时为之目瞪口呆，却苦于不能交谈。

常何领着寇仲和亲卫来到段志玄马前停下，施礼道：“段将军好！”

段志玄目光移到寇仲的丑脸上，微笑道：“这位是……”寇仲把握机会道：“小人莫一心，得自家父莫为真传，世代习医……。”

卜廷闻言一震，朝徐子陵瞧来，徐子陵心知糟糕：若让卜廷因自己跟寇仲虚报的老父姓名一模一样而感到的诧异说出来，那常何和段志玄不怀疑才怪，忙对卜廷微微口笑，略摇头，着他不用说出来。

天下同名同姓的人比比皆是，卜廷这“没心人”自不会因而起疑。

常何正忧心寇仲尚未出世的灵丹妙药，又不想寇仲泄露太多事情予秦王府的人晓得，道：“末将身有要事，段将军请啦！”

策骑便去，寇仲连眼色都不敢向徐子陵打半个，追着去了。

段志玄目送他们驰往朱雀门，沉吟道：“为了医治娘娘的怪疾，我们都用尽法宝，唉！”

徐子陵心中剧震，猜到杨虚彦要害的人是谁和为什么要这样做。

寇仲游魂似的随常何驰出朱雀门，常何勒马道：“西市有条街专卖山草药和成药，各种货色应有尽有，莫先生要到终南山采的药说不定在那里也有出售，不知是哪种草药呢？”

寇仲暗叫救命，对山草药他可说一窍不通，杜撰出来的终南山主药尚可胡诌一个名字，其他配药却不能顺口开河，首先草药铺的老板会是第一个瞧穿他是冒牌货。尤不幸者，是他连一种草药的名字都说不出来。

就在这危急存亡之际，对街行人中有人故意摆动一下，寇仲立即生出感应，往那人望去，登时喜出望外，提高声量道：“西市是否往西走，我们边行边说，常将军请。”

直到此刻，常何仍没察觉到他有任何破绽，当然不会起疑心，策马轻右，加入贯通东西两大城门的光明大街那车马流群去。

寇仲眼尾余光察知雷九指暗随一旁，故意放缓马速，作苦思状道：“今趟为张娘娘治此上热下寒之症，我莫一心定要显些本领，要在几贴药内治好娘娘的病。所以必须找个清静地方仔细思量，才开出药方。假若西市的药铺齐备所有草药，当然大可节省时间工夫。”

嘿！小人有怪癖，就是推敲病症与药方时，须一人独处才行。”

常何笑道：“这个容易，不若到小弟的舍下来，莫先生要多么清静都可以。”

寇仲心中暗骂，常何摆明由现在起直到他炼成《仙丹》，绝不肯离开他半步。先不说他不忍害常何，就算狠心开溜亦不容易，除非他拚着暴露身份大干一场，但杨公宝藏却要宣告完蛋，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甫到长安立即发生，他的运气确是不能再坏，差点要大哭一场，以渲泄心中的怨愤。

幸好尚有雷九指这个令他绝处逢生，可拖延点时间的救星。忙道：“在清静前又必须先来个热闹以振起精神。所以我才说是怪癖。”

不知长安最著名是那家酒楼菜馆？”

常何如数家珍的道：“晚上当然以北里最热闹，上林苑、明堂窝、六福赌馆、小春院等青楼赌馆全集中在该处。日间则首推东西两市，若论菜肴则以有西市第一楼称誉的福聚楼排名榜首，景致亦佳，三楼靠东的桌子可尽览跃马桥和永安渠一带的迷人景色。”

听到跃马桥三字，寇仲立即双目放光，差点忘掉刻下自身难保的困局。

雪粉终于停下，但整条光明大街和两旁的房舍早变成一个白皑皑的天地。

旁边暗中跟踪的雷九指凭着一对灵耳，听得心领神会，此时转入横街，先一步朝福聚楼赶去，好为寇仲这冒牌神医舞弊弄巧。

段志玄、徐子陵和卜廷三人在掖庭宫东园一座名为续绚小院的厅堂坐下，喝着宫女奉上的香茗。

此院当是李世民爱留连歇息的地方，景致极佳，门外是人工湖拍经绪池，水光潋滟、渔沉荷浮，湖旁花树罗列，一道长桥跨湖而过，至湖心置一

六角亭，通抵院门。

可惜徐子陵心恋会否被李世民识破身份，故无心欣赏。

段志玄有一句没一句地陪两人闲聊。忽然有人进入厅堂，卜廷还以为秦王驾到，连忙起立。

徐子陵早看到来者非是李世民，但“主子”既起立，亦随之站立施礼。

来者一身儒生打扮，年纪在三十许间，一副文质彬彬的外表，但徐子陵一眼看穿对方乃身怀武功的高手。

那人来至三人身前，敬礼笑道：“侯君集见过卜兄与莫兄，秦王因有急事往见皇上，故使小弟来向两位致歉，待改日再安排见面的时间。”

徐子陵暗中松了一口气，卜廷却掩不住失望之情。

坐好后，段志玄皱眉道：“是什么事如此紧急？”

侯君集叹道：“不就是建成太子招募突厥高手加入长林军那件事。东突厥突利可汗对我们中土的野心，天下皆知，建成太子宠信突利派来乱我大唐的可达志，已属不智，现在还重用可达志召来的突厥人当亲卫，如此引狼入室，秦王自然要向皇上进言力谏。”

又道：“这批近三百人的突思好手来京有个多月，到今早文牒才正式递入门下省，秦王闻讯遂立即往见皇上，事非得已，请卜兄和莫兄见谅。”

入廷慌忙表示明白谅解和毫不介怀。只要秦王肯接见，对他已是光宗耀祖的事，既没资格计较李世民爽约，更不敢计较。

侯君集显然本身工作繁忙，不旋踵即起立送客。

踏出掖庭宫的大门时，徐子陵只希望永远都不用回来。但又知丑妇必须见家翁，若给李世民看破，寇仲的寻宝大计肯定要完蛋。

永安渠北接滑水，是贯通长安城南北最大的人工运河，城内最主要的水道。

跃马桥雄跨其上，桥身以雕凿精致的石块筑成像天虹般的大拱，跨距达十多丈，两边行人道夹着的军马道可容四车并行，在大拱的两肩又各筑上两小拱，既利于排水，又可减轻大拱的承担，巧妙的配合，令桥体轻巧美观，坡道缓和，造型出色。

桥上的石雕栏杆，刻有云龙花纹的浅浮雕，中间的六根望柱更与其他望柱有异，为六个俯探桥外的石龙头，默默注视在桥下流经的河水与舟楫，构想独特。

寇仲手心紧握着刚才擦身而过时雷九指塞给他的救命药方，虎目一瞬不瞬的从福聚楼三楼靠东的座位，透窗居高临下地呆瞪着这座风格独特的大石桥。

与永安渠并排而列的景耀大街人车川流不息，跃马桥四周全是院落重重的权贵人家的豪华大宅。即使杨公宝藏就在桥底，要从这么一个人烟稠密的地方运走大批珍宝兵器，确是谈何容易。

桥的两边均有城卫站岗，大大增加起出宝藏的难度。

旁伴的常何还以为他在苦思灵药的问题，不敢打扰，那知他脑袋内转动的竟是这么一回事。

其他随员坐于旁边的桌子。际此午膳时间，风景最佳的福聚楼座无虚席，仅有空出的两三张桌子，只因预订的客人尚未来到。

寇仲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常何大为紧张道：“莫先生是否遇上困难？”

寇仲惊醒过来，收回凝视跃马桥的目光，低声道：“我要到茅厕去打转转，常将军要否陪我去？”

常何大感尴尬，老脸微红，苦笑道：“莫先生真懂说笑，小将只因受建成殿下重命在身，才会份外紧张，莫先生请！”

寇仲刚想起立，一群人登楼进入这层厅堂，当先一人颀长挺拔，穿着剪裁合体的深蓝滚白花边的武士服，外披白色羊皮袍，背挂长刀。

此君年纪不过二十五六，洁白、少女般娇嫩的脸上泛着健康的红晕，乌黑闪亮的头发以白中扎着发髻，长得英伟不凡，气魄慑人。他一对修长的眼睛具有某种令人害怕的深邃而严肃的光芒，锐利得像能洞穿任何对手的虚实。

他虽作汉人打扮，但寇仲第一眼瞥去已知他是突厥人，且必是以一手“狂沙刀法”，争得与跋锋寒齐名域外的年青高手可达志。

想不到甫抵长安，便在这种情况下与他碰头，不知是否冤家路窄呢？

第四章 换人大法

徐子陵借口要去与雷九指续未了之约，与D廷在朱雀门外分手，其实是去找侯希白，好帮寇仲这假大夫为张捷好治好她的“绝症”。

他先扮作沿朱雀大道往雷九指的客栈走去，肯定没被人跟踪，正要转人横道时，雷九指匆匆认后赶来，叫道：“莫兄等等！”

徐子陵待雷九指来到身旁，才转左进里巷，朝宣平里的方向走去。

雷九指低声道：“我本在皇宫内为你来场探路，怎知碰上寇仲，幸好认得他那张假脸，这小子不知如何竟会变成大夫，到宫内为李渊的妃嫔治病，却连药方都不会开。幸好我随鲁师时对医道略懂皮毛，否则将不知如何助他过关呢。”

徐子陵沉声道：“我也在宫内和他碰个正着，不过我是去见李世民。”

雷九指一震道：“你没被他看破吧？”

徐子陵苦笑道：“尚是未知之数，他急事爽约。唉！这一关比寇仲治病那一关更难过。”

雷九指得意洋洋的道：“寇仲那小子真精灵，隔远叫破喉咙的说娘娘患的是寒热症。而我对寒热病则特别有心得，保证不用几贴药便可药到病除。”

徐子陵摇头道：“她患的不是寒热症，而是中了杨虚彦‘焚经散’的慢性毒，好为董淑妮清除强大的争宠对手。”

雷九指剧震停下，脸容转白，颤声道：“若是中毒，那就糟了，我开的其中一味灯盏花，中毒者绝不能内服，否则会催发气血内的毒性，令那美人几一命呜呼。”

徐子陵大吃一惊，断然道：“找到侯希白再说。”

提气前掠，再顾不得路人的眼光。

寇仲故意背对可达志那桌而坐，面对桌上从酒楼借来的纸笔墨，一口气写下灯盏花、生地、红花、柴胡、炙甘草、丹皮、香附等药名，并列明份

量，似模似样的。

常何见这药方果然与一般大夫开的大有分别，信心倍增，但仍不放心，问道：“这些药的药性如何？那一种是莫先生说须往终南山采取的主药呢？”

寇仲无以为对，作状思量时，稳定有力的足音从后接近，不纯正的汉语响起道：“常将军你好，今天不用当值吗？”

常何起立，为过来打招呼的突厥年青高手可达志拉开椅子道：“可兄请坐！”可达志学然坐下，锐利的眼神落在寇仲脸上，微笑道：“这位是否刚抵长安的神医莫先生呢？”

寇仲早收敛眼内神光，装出不善交际，手足无措的神态，道：“正是小人，阁下……”常何讶道：“可兄的消息非常灵通。”

可达志欣然答道：“只因小弟刚见过太子殿下。”又转向寇仲道：“小弟东突厥可达志，最佩服就是身怀奇技，真材实学的人，待莫先生治好张娘娘的病，可达志再向莫先生请益。”言罢含笑离开。

寇仲虽恨他话里有话，笑里藏刀，暗指自己没有能力治好张睫好的病，但仍感激他打断常何的追问，为他解围。

常何送客后坐下，寇仲凑过去低声道：“我还要为处方细加参详，常爷不若先着人去买回药单上的东西，我们再作研究。”

常何心想自己怎有资格和他研究药方，顺口问道：“待会是否回小弟舍下？”寇仲摇头道：“不！坐在这里我灵思泉涌，绝不可离开。”

实情是雷九指在纸上写下要他留在此处，好待他去联络徐子陵。

常何怎知他的真正心意，只好同意。

侯希白听华整件事后，俊容转白；失声道：“糟糕！我只知焚经散如何炼制，却不知解毒之法。”

徐子陵的心直沉下去，道：“既是如此，我立即去通知寇仲开溜，总好过医死人。”

雷九指道：“且慢！对医术我虽只是略懂皮毛，但在解毒方面我却下过一番苦功，侯兄可不可以说出焚经散的制法，让我参详一下，看看可否稍尽人事？”

侯希白沉吟道：“焚经散的两味主药在东南沿海一带非常普通，其巧妙处主要在炼制的复杂过程，以其他各种草药加上蒸馏的方法，炼至无色无味，令人难以觉察，而主药的毒素互相中和相克，以致改变毒性。”

雷九指色变道：“只听听便知此毒非常难解，那两种主药究竟是什么？”

徐子陵提议道：“能否以内家真气硬把毒素从经脉间挤迫出来？”

侯希白低头道：“这正是焚经散名字的来由，毒素化成脉气，侵蚀经脉，若妄以佛道两门的正宗内家真气注入经脉，只会使毒性加剧，适得其反又转向雷九指道：“两种主药是断肠草和羊角扭，我正因见杨虚彦在宅院内培种这两种含剧毒的植物，兼有采摘过的痕迹，才知他要制炼焚经散。”

雷九指愕然道：“这两种都是带剧毒的草药，只宜外敷，不可内服，中毒者会立即晕眩、咽腹剧痛，口吐白沫以至衰竭死亡。侯兄可否把整个炼制的方法说出来？”

侯希白一口气他说出十八种药名，又扼要解释炼制的过程后，雷九指霍地起立，道：“我要亲自去向寇仲问清楚张娘娘的情况，说不定真能对症

下药，解去焚经散的毒素。”

言罢匆匆去了。·剩下侯希白和徐子陵两人你眼望我眼，空自焦急。

寇仲自己也干坐得不好意思，但常何仍毫无不耐烦的表现。

此时可达志一伙人用膳后离开，过来打个招呼才下楼，寇仲心内闷得发慌，忍不住试探常何道：“突厥人不是专来抢掠我们的子女财帛吗？为何竟会是太子殿下的贵宾。”

常何吓了一跳，压低声音道：“莫先生勿要胡说，更不要随便对人说。唉！此事说来话长，有机会再和先生谈论。”

寇仲只听他的语调，立知常何内心对李建成重用突厥人亦颇为不满。

购药的人刚好回来，把大包草药交到常何手上，再由常何递交寇仲。

在这拖无可拖的时刻，救星出现；寇仲惟有再施借水遁的上计，告罪到茅厕间与雷九指碰头。“回来时春风满脸，拍拍常何臂头道：“我们走。”

常何愕然道：“我们还没进食，怎么说走就走？”

寇仲摇头：“我的脑袋最古怪，大解时尤其有灵感。现在我们立即到西市购齐所需药物，即可到常将军的府第着手炼药，保证可治好娘娘的怪病。”

常何奇道：“不用到终南山去了吗？”

寇仲反问道：“到终南山去干什么，走吧！”

侯希白颓然倚在椅背，叹道：“若我猜得不错，那半截印卷该是被杨虚彦随身携带，除非我们能清楚他的一举一动，趁他落单时凭小弟、子陵和少帅三人之力，攻其不备，把他搏杀，否则休想能把印卷抢回来。”

徐子陵皱眉道：“就算真能把杨虚彦击杀，可是侯兄这般借助我们两个外人的力量，不怕惹怒令师吗？”侯希白苦笑道：“因为子陵并不知道我急于夺得印卷的真正原因，除了要先发制人，更重要的是为求能在石师手下保命。魔门的规矩，对外人来说，都是匪夷所思。”

在小弟十八岁那一年，石师曾立下魔门咒誓，假若我在二十八岁时挡不过他全力出手的花间派最高武技的花间十二支，将要我以死殉派，小弟今年二十六，时日无多，横竖要死，那还顾得其他事。”徐子陵对魔门层出不穷、邪异奇诡的事早见怪不怪，闻言道：“既是如此，我可代表寇仲答应侯兄，会尽力助你取得下半截印卷。”

侯希白露出少许欢容，叹道：“现在我唯一占得的优势，就是杨虚彦仍不知我在旁虎视眈眈，一旦暴露形迹，轮到我有难了。”

徐子陵心中一动，道：“假设侯兄能变作弓辰春，侯兄不是可隐去形迹吗？”

侯希白一对眼睛立时亮起来，上下打量徐子陵好一会后，点头道：“我确有把握可把你这个弓辰春扮得十足十，只是若我变成弓辰春，子陵还凭什么身份在长安活动，你可比我更见不得光。”

徐子陵把心一横，微笑道：“我可扮回击杀白天君及席应的霸刀岳山，岂不是两全其美？”

这个决定来得突然，但却有千百个理由支持徐子陵这么做。首先新是秦王李世民这一关。扮成弓辰春后的侯希白，自有与徐子陵的弓辰春迥然有异的“气质”，只有这样才能令李世民看不破弓辰春是徐子陵，因为根本就是另一个人。至于其他人如卜廷等，只要侯希白晓得整个交往的过程细节，由于相处时日尚短，凭侯希白的才智，有心应付无心，定可应付裕如。

侯希白呆瞪着他，好一会才摇头叹道：“原来你是岳山，难怪岳山变得

这么厉害。人人都以为是`换日大法，的功效，原来真正的原因却是子陵的换人大法。哈！这事说出去都不会有人相信。”

徐子陵正容道：“侯兄要留心听着，我会把扮成弓辰春后所遇到的人事对话无有遗漏的告诉你，当你再学足我的声调语气，你就变成弓辰春啦！”

寇仲在常府的膳房内忙个不了，感觉像重演当年在飞马牧场当厨师时的情况，只不过今次不是弄点心，而是精心泡制雷九指想出来的驱毒丸。

常何挑了府中头脑与手脚特别灵活的两个男仆在旁负责各种帮忙细活，又特别从相熟的药铺请来制药的师傅作寇仲的助手，自己则在旁督师，真个忙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寇仲自己知自己事，把制法交待后，其他一概由请来的制药师傅“独挑大梁”，他则装模作样的在旁监察，只敢在常何耳边胡诌，因怕给制药师傅听到。

常何半信半疑的问道：“眼下此丹，娘娘是否真的可以痊愈？”

寇仲硬着头皮道：“服丹后再施针灸，保证娘娘会比以前更健康明艳，嘿！”

常府的管家忽然一仆一跌，气急败坏的奔来，两人被他吓得一齐吃惊时，管家嚷道：“皇上来了！皇上来了！”

首先是制药师傅和两名年青健仆惊惶失措的跪伏地上，寇仲则和常何脸色相觑。

“皇上驾到”声中，身穿便服的李渊在李建成、陈叔达、王陵和一众御卫簇拥下，旋风般冲进膳房来。

常何和寇仲连忙下跪。前者高呼道：“臣常何拜见皇上。”

李渊的目光落在寇仲身上，然后移往制药的师傅，道：“莫神医请起。”那制药师傅竟被错认作莫神医，吓得像滩泥浆般软倒地上，那能说得出话来。

李建成在李渊身后低声道：“父皇！这个才是莫神医。...李渊干咳一声，为表歉意，抢前把寇仲这既不似神医更不是神医的神医从地上扶起，同时下令道：“诸位请起，一切工作照常进行。”

制药师傅闻旨战战兢兢的爬起来，在李渊的利目注视下继续制丹大业。

李渊亲切的牵着寇仲衣袖移往一旁，低声问道：“捷好患的究竟是什么病？”“。

寇仲在众人注视下，干咳一声，挺胸作出胸有成竹的神医款儿，道：“娘娘的病乃罕见奇症，勉强可唤作虚寒阴热，嘿！真不常见尸“请问莫先生，什么叫虚寒阴热？历代医书，好像从没有这般名字的病例，幸先生有以教我。”

说话者乃随李渊来的人员之一，四十来岁的年纪，长着一把及颧的美髯，貌相清奇。

李建成向寇仲打个眼色，道：“这位就是有`活华陀，之称的韦正兴大夫，与莫先生份属同行，两人多多亲近尸。

寇仲暗忖幸好得雷九指点化，否则这刻就要出乖露丑，最怕是揭露自己这神医是冒充的，就要吃不完兜着走。微笑道：“先生大名，早如雷贯耳，今日有幸得会，实小人的荣耀。”

韦正兴目光扫过制丹的材料，冷冷道：“犀角片、天花粉、麻黄、崩大碗等多为解毒滋阴之药，不知跟娘娘的病有何关系？”寇仲怎敢和他直接对阵接招，又不能透露张捷好是中了杨虚彦焚经散之毒，只好避重就轻的道：

“娘娘病发之初，是否两颊生赤，口于却不愿多饮，脉搏转缓，舌苔灰黄，整天昏昏欲睡呢？”

韦正兴微微怔，李渊龙颜大悦道：“正是如此，莫先生有如目睹似的，教人惊讶。”

寇仲说的其实是中了焚经散的徵象，此时他岂容韦正兴继续质疑，道：“这就是虚寒阴热的症状，阴阳交劫，病变最速。我这回春丹功可治本，再经小人施针贯通脉气，包保娘娘可在数天内痊愈，皇上请放心。”

李渊大喜道：“如此朕再不敢打扰莫先生的工作，先且回宫等待先生的好消息。”

寇仲暗叫一声谢天谢地，眼前唯一的愿望是希望这颗雷九指想出来的回春丹灵灵醒醒，可治好张捷好的怪病，否则就轮到他自己患上绝症。

第五章 妙手回春

寇仲在常何的陪伴下，坐在凝碧阁的外厅，静候张睫妤服下解毒药后的佳音。雷九指在这方面因得鲁妙子真传，务求以猛制缓，行险在一贴药内尽清她体内焚经散的毒素。

经常何解释后，他始知道“睫妤”非是这位美丽娘娘的名字，而是贵妃的一种级别。所以不能唤她作睫妤娘娘。只可一是唤张娘娘，一是叫作睫妤贵人。宫廷礼节，只名号一项足可令寇仲此等“野民”大感头痛。两人饿着肚子直等到宫城全亮起灯火，郑公公来请寇仲到内堂去。

常何生出与寇仲“患难与共”的感觉，低声道：“万事小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寇仲暗忖以常何这在官场打滚的人，肯说出这番话，已非常有情义，心中感动，点头应是，随郑公公往内堂步去。

美丽的张睫妤仍像今早般拥被虚弱无力地软靠卧椅上，乍看似没有起色，但落在寇仲的锐目内，察觉出她的脸色大有分别，少了以前白中透灰黯的可怕色素，显然雷九指开出来的解毒药方生出神效，寇仲顿时心中大定。

李渊坐在张睫妤的身边，右手探入锈被内紧握她的左手，爱怜地看着这个宠妃，像不知寇仲来到。

其他太监宫娥恭立两旁，气氛肃穆。

寇仲正要下跪，李渊头也不回地道：“莫先生请到这里来，其他人给朕退下。”

郑公公和一众太监宫娥忙叩首离开，寇仲则神气地来到李渊旁边。

李渊这才朝他瞧来，和颜悦色的道：“莫先生不愧神医之名，睫妤自得病后尚是首次服药后没有呕吐出来，脸上颜色更有好转。不知下一步该如何着手治理呢？”张睫妤勉力睁开修长人鬓的美目，朝寇仲略一点头，以示谢意。

寇仲移往另一边为他特设的椅子坐下，道：“小人可否再为娘娘把脉？”

李渊洒然道：“朕虽当上皇帝，但仍有半个江湖人的身份，莫先生不用

拘礼。”

一张睫妤把玉手探出被外，寇仲忙把三指按下，暗唤一句老天爷保佑，缓缓送出真气。

李渊震道：“莫先生的真气非常精纯。...寇仲知他因握着张睫妤的左手，故生出感应，李渊乃一阔之主，乃天下有数高手之一，眼力当然高明。

真气畅通无阻的穿行经脉气血之间，寇仲更肯定解去了焚经散的毒害，心智亦灵活起来，肃容应道：“家叔有言，用针不练气，等若有肉无骨，事倍功半，所以小人自幼练气。

嘿！由于小人尚未娶妻，童子功自然清纯一点，多谢皇上赞赏。”张睫妤忽地长长舒一口气，娇声道：“莫先生的家传武功有独到之处。”

凭着这些天来疗治沙天南等的经验，寇仲积累了一点心得，横竖韦正兴这大行家不在，怎都要显点神医的本色，胡诌道：“察其血气血，则寒邪在表；诊其脉沉，则阴寒在里。若要表里兼治，必须大小针并用。照小人判断，不出三日工夫，每天施针一次，娘娘必可霍然而愈尸李渊对他已是信心十足，大喜道：“有劳莫先生啦！”

徐子陵扮成商旅，偷偷溜出城外，到城门关闭前，再化身为岳山，凭侯希白买回来的户籍大摇大摆的入城。

在昏暗寒冷的冬夜里，徐子陵以斗篷厚袍把头脸掩盖，除非是熟悉岳山者，否则谁都只会以为他是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家。

入城后徐子陵重视岳山的霸气，揭开斗篷，昂然在朱雀大街跨步疾行。

尚有三天就是新春佳日，严寒的天气也挡不住办年货的人潮。

比起关外，关中就如巴蜀般，一派太平盛世的兴旺情况。

徐子陵兵行险着，就拣雷九指的东来客栈投店，直到此时，晓得雷九指和他们关系的只有林朗和公良奇两人，所以雷九指理所当然地成为他和寇仲间联系的桥梁。

雷九指像鲁妙子般周身洁宝，又是老得不能再老的江湖客，什么棘手的事和场面都能随机应变地应付裕余。

在房内坐下片晌，雷九指闻风摸过来，笑道：“岳老你好！”

徐子陵笑道：“有没有人跟踪岳某人呢？”

雷九指悠然坐下，道：“暂仍未见，岳老这几天安排了什么节目遣兴，要不要晚辈为你筹谋策划？”徐子陵知他念念不忘要自己去为他在赌桌上击败明堂窝的大仙胡佛，岔开去问道：“莫神医那边有没有消息？”

雷九指道：“怎会这么快有消息，岳老请放心，解毒乃我雷九指拿手本领之一，就算医不好人，也绝不会医死人。哈！你这小子真走运。”徐子陵一怔道：“走什么运？”

雷九指凑近低声道：“刚才弓小子来过一趟，告诉我刚见过秦王，座中有位宾客是巴蜀人，不住向他套问巴蜀的情况，包括当地的风土人情。你说假如换作是你，会有什么后果？”徐子陵倒抽一口凉气，李世民确是厉害。假若那见他的弓辰春是徐子陵而非侯希白，无论他外表神态如何天衣无缝，全无破绽，也要立即被揭破身份。

只有侯希白这生于斯长于斯的巴蜀人才能过关。

雷九指道：“侯小子只是路过时顺道进来说了两句，听说今晚还要陪卜杰等到上林苑去，我们不如也到明堂窝趁个热闹，否则长夜漫漫，如何可捱到天明。”

徐子陵失笑道：“长夜漫漫，正是上床作梦的大好辰光，被窝不是比赌窝更迷人吗？”

雷九指笑道：“岳老到长安来不是只为睡觉吧？...徐子陵知道缠不过他。无奈道：“好吧！我尚有一副黄脸汉的面具。问题却在你那方面，最好不要扮作雷九指。”雷九指大喜道：“不扮雷九指便扮山东来的行脚商吧，这是我另一个能保命的身份，皆因我真的干过这行业。哈！只要我从九指变回成十指，谁都不会怀疑到我身上来。岳老放心。”

常何只看李渊满脸春风纤尊降贵地亲自把寇仲送到外堂，便知寇仲已大显神医本色，做出好成绩来，连忙向李渊下跪。

李渊笑道：“常将军请起，朕本要请莫神医留在宫内好让朕尽地主之谊，可是医者父母心，莫神医却要回去看令岳的病况进展，明早才再入宫为婕妤治病，常将军给朕好好款待莫神医。”

寇仲心中暗道：假若留在宫内，实与坐囚牢没什么分别，还怎能跟徐子陵商量大计、看看如何着手寻宝？j常何领旨，领寇仲离开太极宫。

到承天门外，冯立本早在恭候消息，寇仲尚未有机会说话，常何兴奋地抢着道：“莫先生果然不负太子殿下重托，娘娘的病情大有起色，皇上都不知多么赞赏莫先生呢。”冯立本大感意外，李建成不敢等候消息，正因对寇仲信心不足，眼不见为净下，自行到北里上林苑享乐去也。

冯立本得闻佳音，当然精神大振，换过另一副恭敬的脸孔，使手下牵来马匹，道：“莫先生请上马，太子殿下正在上林苑恭候先生大驾。”

寇仲心中叫苦，偏是推辞不得，就算藉口说累要回“家”休息，也须亲口向李建成提出。

这么搞下去，他那还有时间去寻宝？明堂窝与上林苑毗邻并立，对面就是六福赌馆，这三组各自独立的建筑组群，形成北里的中心区和重点所在，其他规模较小的青楼和赌馆，众星拱月般更衬托出它们的气势。在这些青楼赌馆门外，有人大做买卖，有摆小摊卖烧饼与脆麻花的，有炸油糕、卖鸡蛋的，热闹非常。

上林苑之所以名闻全国，确有其独特的风貌，不像六福赌馆和明堂窝般那样用大量的彩色琉璃的三采砖瓦作装饰，而是追求一种高贵淡雅、充满书卷气味的装饰。入门后的主建筑物最具代表性，大片的灰砖墙，屋顶是黑色琉璃瓦绿色的剪边，檐下是青绿的采画，支柱和隔扇栏杆都不施彩绘而露出木材原色，柱上楹联亦以硬木制作，温文尔雅，难怪诗人墨客颂声不绝。

徐子陵只是路经时惊鸿一瞥，也生出想内进一游的兴趣。想起侯希白扮的弓辰春此刻正在内中某处风花雪月，当是如鱼得水，乐在其中，更大觉有趣。对赌场这种能令人倾家荡产的地方，若非被雷九指半强迫的架来，他自己绝不会踏足半步。

不过他生性随遇而安，既来之则安之，随着雷九指扮的山东布商，挤在赌客群中，糊里糊涂地进入明堂窝的大堂。

徐子陵不能相信的瞧着宫殿般宽敞的大堂内的热闹情景。

近千人分别围着五、六十张大赌桌，正赌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不知是否防人舞弊出术，堂内的灯火特别辉煌明亮。骰子在盅内摇撞得震天作响的清脆音，配合着男女的哈喝起哄，来声拍掌，令他几疑置身噩梦里。

雷九指凑在他身旁道：“你有多少银两在身？”徐子陵随口答道：“共有五十五两黄余。”

雷九指咋舌道：“好小子！竟然身怀巨资，全给我拿来。”

徐子陵愕然道：“不用这么多吧叶雷九指毫不客气地探手入他囊内取钱，笑道：“你若不想在这里把卵蛋都挤出来，当然要显示一下实力，看我的！”逢自去了。

徐子陵呆立一旁，暗忖雷九指每次踏进赌场，就像变成另一个人似的，恐怕这便是赌徒的本色。

好一会雷九指携着大袋筹码回来，还扬手显示两个铜牌，得意洋洋的道：“有这两个贵宾牌，我们可像其他达官贵人般，到其他四个贵宾堂去趁热闹。兄弟！来吧！行乐及时啊！”

徐子陵苦笑道：“赌钱有啥乐子呢？”

雷九指兴奋的搭着他肩头，朝另一端走去，叹道：“在赌场上决生死，总比在战场上打生打死更好过吧！今晚你定要赢出个名堂来，否则以后的计划会很难进行下去。赌场只会尊重两种人，一种是有输不尽钱财的豪客，另一种就是能赢钱的高手，明白吗？”

李建成带头举杯向寇仲祝贺道：“祝莫先生药到回春，早日治好张娘娘的顽疾。”

布置讲究，以书画补壁，充满书卷气息的上林苑西座二楼北端的厢厅内，洋溢着胜利祝捷的气氛，寇仲带来的喜讯，顿时令李建成对他刮目相看，视之如上宾。

陪席者除新加入的常何和冯立本外，尚有神态倨傲的可达志、曾与徐子陵交手而吃了亏的尔文焕、乔公山、卫家青三人。其余就是独孤策和一位叫薛万彻的将领。寇仲特别留心这薛万彻，凭寇仲的眼力，从其举手投足的气度，当知此人武功不在李建成之下，比起可达志这特级高手亦所差无几。

而独孤策只在几年前在云玉真的船上跟他碰过一次头，对他认识不深，不虞会被他窥破自己的真正身份。

出奇地李建成并没有召来姑娘陪酒唱曲，只与众亲信手下谈笑喝酒。

寇仲给安置在李建成左边的座位，另一边是可达志，由此可看出李建成对他这冒牌神医的礼待和重视。

李建成忽然凑过身来，低声对寇仲道：“莫先生那颗回春丹，是否真如韦正兴所指，主要是用来驱毒的？”

闻弦歌知雅意，刹那间寇仲把握到李建成的坏心肠在打着甚么鬼主意。

此时薛万彻突沉声喝遣：“我们不用侍候，给我退下！”

侍候的四位俏婢慌忙离开。

李建成赞赏地向薛万彻微一颌首，其他人肃静下来，聆听两人的对答。

寇仲心中暗骂，忖道无论自己如何与李世民对敌，亦不屑及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去陷害李世民。因为只要通过他这神医之口，又早有韦正兴的说话作伏笔，若告诉李渊张姨好是被人暗中下毒，李渊必深信不疑，而在现今的情况下，最有下毒嫌疑可能的当然是一向与张曦好不和的秦王府众人等。

寇仲扮糊涂地点头道：“确有驱毒的灵效，不过驱的只是寒热之毒，在用药来说乃家常便饭，真正的主药是……”李建成哪有兴趣听他长篇大论的谈论医学上的问题，打断他道：“此事迟些再向莫先生请教，在尚小姐凤驾光临前，诸位可有甚么助兴节目？”

乔公山狞笑道：“听说兴昌隆尹氏兄弟正在隔邻款待那叫莫为的小子，不若我们也略尽地主之谊，好好为他洗尘！”

寇仲一呆道：“莫为！家叔也叫莫为啊！”

常何怎知寇仲是先发制人，点头道：“真的很凑巧，众人亦毫不在意，李建成皱眉道：“此事不宜轻举妄动，父皇今早在封尚书安排下，曾在东大寺接见过此人，询问岳山与席应在成都决战一事。”

可达志淡淡道：“只要我们不伤他身体，只是挫折他的气焰，皇上怎会怪罪殿下？”

寇仲心中叫苦，若出手的是可达志，徐子陵便不得不使出真功夫，那岂非立即露底，致前功尽废。“尔文焕、乔公山和卫家青三人立即附和，推波助澜。

薛万彻沉声道：“我看这个莫为有点问题，虽说江湖臣、虎藏龙，但像他如此高明的剑手，怎会从未听过他的名字？”寇仲心中叫糟，偏又毫无办法。

李建成悠然道：“我亦怀疑过他，可是今天秦王曾召见他，并使人详细盘问他有关巴蜀武林的事，这莫为一一对答无误，可知他确是来自巴蜀的剑手尸”这回轮到寇仲大惑不解，从雷九指口中，他得悉徐子陵确化身为莫为加入兴昌隆，可是徐子陵虽曾到过巴蜀，但只属走马看花的逗留两三天，何来资格应付有关巴蜀的诸般问题？“可达志长身而起道：“管他是哪里人，让本人过去和他拉拉交情吧！”

寇仲心中叫娘，眼睁睁的瞧着可达志往厢门走去。

这一关可如何化解？李建成在可达志准门前，忽然叫道：“达志请把那莫为唤过来，让本殿下看看他是何方神圣。”“可达志怔了一怔，高声答应，这才出房。

第六章 青楼赌馆

明堂窝的四个贵宾堂是四座独立的建筑物，以游廊把主堂相连起来，游廊两旁是亭池园林的美景，环境清雅，与主堂的喧哗热闹大异其趣。

由于历代君主不时有禁赌的措施，所以赌场有“明堂子”和“私窝子”之别，前者是公开的赌场，后老则是以私人公馆作为赌场。明堂窝把“明堂子”的“明堂”与“私窝子”的“窝”字撮合而成“明堂窝”，可见“大仙”胡佛在赌林的威望声势。亦可见在天下尚未统一的纷乱形势中，各方赌豪赌霸争相竟起的热烈情况，由于牵涉利益巨大之极，所以能出来开赌馆者，不但本身财力雄厚，在黑白两道部吃得开，背后更必有权贵在撑腰。

长安最大的两家公开和合法的赌场是明堂窝和六福赌馆，前者有李渊宠妃尹德妃之父尹祖文撑腰，后者则有李元吉包庇，所以都站得非常硬，连主张禁赌的李世民也奈何不了这两家赌场。

表面上主持六福赌馆的人是有“神仙手”之称的池生春，但据雷九指猜估，池生春该是香生春，乃香贵的长子，香玉山的大哥。

这些事都是在去明堂窝途中，雷九指逐一说与徐子陵知道，好坚定他争雄赌国的决心。

只有分另v在赌桌上击败“大仙”胡佛和“神仙手”池生春，才可把香贵弓；出来，进行雷九指要从内部摧毁香家的大计。

明堂窝的四座贵宾堂以“大仙”、“天皇”、“地皇”、“人皇”命名，除首堂的“大仙堂”不设走局，后三堂均各有所事，天皇堂赌骰宝、地皇堂赌番摊、人皇堂赌牌九。都是广受欢迎的赌博种类。

大仙堂则实为明堂窝的最高圣地，内分为十八间小赌厅，任赌客选择赌博的方式，赌场方面无不奉陪，也可安排客人成局互赌，赌场只以抽水收取头串。

徐子陵和雷九指进入专赌骰宝的“天皇堂”，此堂只有主签三分二的面积，但人数则是主堂人致的四分之一，宾客品流较高，无不衣着华丽，剪裁得体，虽不嫌外堂赌客的喧哗吵闹，但气氛依然热烈。

其中还不乏华衣丽眼的女性，占大多数为贵宾巨贾携来的青楼姑娘，人人赌得兴高采烈，昏天昏地。

雷九指来到赌场，像回到家中般舒适写意，拉着徐子陵到摆在一角的椅子坐下，自有赌馆的看场过来招呼，奉上香茗。

徐子陵呷上一口热茶，摇头叹道：“我真不明白为何这么多人会在此沉迷不舍，难道不知十赌九输这道理吗？！”

雷九指悄声答道：“这道理虽是人人晓得，可是人性贪婪，总以为幸运之神会眷顾着自己，故都趋之若鹜，否则赌场早垮掉了。”

雷九指的目光又在赌客中来回搜索，才再好整以暇的道：“赌场是个具体而微缩的人世间，甚么形式的人也存在其间。有人只为消磨时光或遣兴，闲来无事藉赌博来调剂生活；有人则为炫耀财富，一掷千金而不惜，赌场等若他们摆阔气的地方；对另一些人来说，赌桌上紧张的竞争，是一种心理上的超脱，可把烦恼转入到玩乐上，寄情赌局；更有人只为好奇，又或藉通过赌局与另9人拉关系，进行交际活动，甚至故意输给对方，等如变相的贿赂。最坏的一种是偏执狂赌，输了想翻本，赢了还想赢，那就沉迷难返，永沉苦海。”

徐子陵大讶道：“你倒看得透澈，我虽想过这问题，但只能想到赌客是受赌博中放荡刺激的气氛、变化多端的局势、胜负决定于刹那之间、侥幸取胜赢大钱的投机心理所吸引，没有想过其他的情说。”

雷九指微笑道：“闲话休提，不如去看看老弟你听骰的本领，会否因疏于练习而消失。”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

卜杰、卜廷、田三堂、肖修明、谢家荣、陈良、吴登善、刘石文和陪酒的九名美妓，那想得到“莫为”的即兴诗与他的剑法都是那么高超，无不喝采叫好，互相痛饮一杯。

陪侯希白的美妓唤桂枝，半边身挨到他怀里，娇声滴滴道：“莫爷文思敏捷，看来在长安是难逢对手哩！奴家再敬你一盅。”

侯希白心中却略感后悔，吟诗作词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但若由徐子陵扮回他这个莫为，恐怕会成为难题。

只恨他身到青楼就像赌场之于雷九指，两杯下肚，美女在旁，立即荡志忘情，不能自己。

在众人喝采助兴声中，他喝着美女送至唇边的美酒之际，有人在门外

操着不纯正的汉语笑道：“希望莫兄的剑也像出口成诗的本领，让达志能大开眼界。”

卜廷等同时色变。

侯希白把酒一饮而尽，长笑道：“朝发上林，暮宿上林；朝朝暮暮，上林依；日。可兄既要见识小弟的剑法，乃小弟的荣幸。只是刀光剑影，不怕大煞上林的风月吗叶大门敞开，现出可达志伟岸的身形，这来自东突厥的年青高手双目如电，凝注在侯希白的脸上，从容自若的道：“以武会友，其实是以诗酒会友外的另一种形式，我们又不是以性命相搏，何碍于上林苑的良辰美景？””侯希白潇洒笑道：“说得好！让小弟敬可兄一杯。”

侯希白的闲适写意，大出可达志意料之外，岂知侯希白天生便是这种挥洒随意的人，就算落败被杀，至死也不会改变这本色。

可达志表现出高手的气度，踏前直趋桌旁，接过侯希白亲自为他斟满的美酒，举杯道：“莫兄果然气概不凡，我们就以三招为限，为上林苑的美景添点颜色。”

侯希白心中大定，若放手相搏，被迫要亮出独门的美人扇，便糟糕之极。

在卜杰等人忧心忡忡注视下，侯希白长身而起，与可达志举杯互敬，在以武相会前先来个以酒相交。

可达志表现出突厥武人的强悍，随手摔掉杯子，发出一下清脆的破碎声，双目闪过浓烈的煞气，语气却出奇的平静，道：“太子殿下下的厢厅比较宽敞些，莫兄请！”

转身便去。

侯希白向卜杰、卜廷等打个着他们安心等待的手势，跟在可达志背后出房而去。

其他睹客以艳羡的目光，瞧着徐子陵收取赢得的彩注，更关心的是他接着押的是大小两门的哪一门。

徐子陵赌了七手，押中五手，令他赢得近五十两的筹码，等若五珠钱近二百两的可观财富。

原来隋室一统天下，统一货币，铸造五铢钱，到场帝登位，由于征战连年，国库开支繁重，隋室大铸五铢钱，令质数和市值大跌，通胀加剧，兼之王纲弛乱下，更有巨奸大恶狂铸私钱。唐室立朝关中，李渊采李世民之议，另铸新钱，名为开元通宝，积十文重一两。治下民众可以旧朝五铢钱换新市，出四两五铢钱兑换算开元通宝一两，所以在长安赢五十两，等若在关外地区赢五铢钱二百两，数目不菲。若直接以黄金兑换通宝，每两黄金约可换三十多两通宝，所以徐子陵的五十两筹码身家，实是一笔可观的财富。

天皇厅虽专赌骰宝，但也有各种形式的赌法，有赌大小两门，既有分十六门押注，或以各骰本身的点数下注。如三颗骰子中，有一颗符合押中的点数，是一赔一，两颗则一赔二，三颗全中一赔三。

有的是采番摊式的赌法，把三骰的总点数除以四，余数作押中点数。

最复杂的是用天九牌的方式作赌，以三颗骰配成天九牌的各种牌式，再据天九的规则比输赢。形形式式，丰富多样，难以尽述。

徐子陵采取最简单的大小二门方式，皆因听骰仍不是那么百分百准确，未能每次都听到三颗骰的落点，所以赌两门赔率虽只一赔一，但却有较大的胜算。

雷九指故意不靠近他身旁，只在赌桌另一边帮着把风。

叮当不绝，盖盅在一轮摇动下静止下来，摇盅的女荷官娇声道：“有宝押宝，无宝离桌。”

围看赌桌的三十多名赌客目光都投在徐子陵身上，看他押那一门，好跟风押注，望能得他的旺气提携赢钱。

徐子陵早得雷九指提点和道不宜在这种情况下赢钱，否则会惹起赌场方面的注意，遂故意押往输钱的一门，累得人人怨声大起，庄家当然是大获全胜。

徐子陵见好就收，取起筹码，向雷九指打个眼色，移往另一桌下注。

忽然一把女声在他身旁响起道：“这位大爷可否请移贵步，我家夫人有事想向大爷请教。”

徐子陵愕然朝说话的姑娘瞧去，对方作婢子打扮，年纪不过双十，可是眉梢眼角含孕春情，目光大胆，不像正经人家的婢女。皱眉道：“姑娘的夫人是谁？”

艳婢伸指一点，媚笑道：“我家虹夫人在长安谁人不识，大会定是初来甫到，对吗？”

徐子陵循她指示的方向瞧去，只见一名盛装美服的美妇，正俏坐一隅，身后还站着两名保镖模样的大汉，对他的眼光正以微笑回报。

徐子陵心中大讶，这女人似乎是看上自己，当不会是因自己这张腊黄的假脸。若是瞧中他徐子陵的赌术，则更是奇怪。皆因他只赌过那十手八手，实不足让对方可作出判断。冷哼一声道：“老子正赶着发财，没时间和贵夫人闲聊。”

不再理那艳婢，挤进围在另一赌桌的人堆内去李建成拍掌道：“好！京兆又多了一位有胆色的好汉，不论胜败，本殿下均赐每方各十两黄金。”

侯希白依礼拜见，朗声道：“多谢太子殿下赏赐。”目光从李建成处移往寇仲，目光一触即收，双方都即时把对方人认出来。不过如非两人均知对方在长安，恐怕一时间也不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寇仲则心中大定，知道侯希白决不会泄露底细，更因李建成想笼络侯希白这个假“莫为”，更令他少了担心，剩下的就是可舒舒眼眼摸清楚可达志的狂沙刀法，异日对上时将更有取胜把握。

“销！”

可达志拔刀出鞘，摆开架势，动作完美无瑕，却没有剑拔弩张的味道。

初次见可达志拔刀的寇仲和侯希白都心中大凛。

要知就算是一流的好手，只要以兵器摆开起手进攻的准备招式，总会自然而然流露出杀伐迫人的气势，像可达志般连气势都可控制得收发由心，全由心意决定，实已臻达宗师级的境界，其中玄妙处，只有高明如寇仲、侯希白者始可明白。

正急望可达志为他们讨回公道的亦文焕、乔公山和卫家青同声叫好。

李建成则脸带欢容，从容自若的注视仍未露剑的侯希白，只见他风度洒脱，也是一派武林高手的气度。

薛万彻仍是那副深藏不露、莫测高深的神气，看似并不关心即将在厢厅上演的龙争虎斗，但寇仲却晓得他正全神贯注在可达志身上，反而对侯希白不太关心注意。

侯希白往腰际一抹，长剑即来到纤长的手上，像把玩美人扇般在身前

扇起一片精芒，这才遥指十步许外的对手，欣然笑遣：“若非可兄定下三招之数，小弟恐怕会吓得连剑都拿不稳呢，可兄请！...常何、冯立本均露出讶色，皆因侯希白的动作潇洒自如，悦目好看，隐然有大家之态，更想不到是他竟能面对可达志这名动长安的高手，仍不露出丝毫虚怯的情状。

可达志目光忽然变得无比锐利，冷喝一声“好”！狂沙刀立即催追出刚猛无伦的刀气，直追对手。本是“风和日丽”般的气氛，立时转为“狂暴风沙”般的凛冽气势。

最令人惊异的是他通过实力催发出的气劲，就像一卷狂沙般“一粒粒”的往侯希白投去，触肤生痛。如此诡奇的气功，侯希白尚是首次遇上。

以侯希白之能，当下亦被迫以剑划出一个小圈，暗藏扇招地以抵御对方刀气。若以高下论，他已落在下风。

可达志得势不饶人，像一头找到猎物的猛虎般微往前俯，两脚一撑，离地扑前，手上狂沙刀似是毫不费力地往侯希白划去，但厅内诸人无不感到他这一刀重过万斤，实有无可抗御的威势力道。

寇仲看得心内骇然，只以这一刀而论，可达志的刀法绝不亚于当日击败“铁勒飞鹰”曲做的跋锋寒，其举重若轻处，则尤有过之。

侯希白却是无暇多想，只见对方刀势一发，刀气已先一步及体，忙把剑当扇使，往横斜退，这才发招。顿时电光激闪，剑气弥漫，把攻来的可达志完全笼罩其中。

“呛”！

刀剑相交。

侯希白踉跄退两步，险险挑开可达志的狂沙刀，后者不进反退，回到原处，长笑道：“莫兄确没有令达志失望！不过今趟若非以武会友，达志的狂沙刀法将会如狂沙滚滚般攻往莫兄，莫兄认为可接本人多少招呢？”

侯希白惊魂甫定，暗忖若用的是这把不趁手的剑，不出二十招之数可能他便一命呜呼，但若换过是美人扇，则胜败难料。

他为人洒脱，并不把一时得失放在心上，抱剑笑道：“可兄的狂沙刀法确是名不虚传，鄙人甘拜下风。”

可达志心中愕然，他本想引侯希白作强硬回应，便可再展绝技务在两招之内杀得他俯首称臣，岂之对方竟当场认输，下两招还怎能施展？李建成长笑而起道：“莫兄能挡可达志全力一刀，足可名扬京兆，如此人材，岂可埋没，赐坐！，f寇仲亦听得心折，李建成虽然惯用见不得光的手段去害人，但本身却是个有眼光和懂得收买人心的材料，堪为李世民的顽敌。

侯希白还剑鞘内，正和可达志坐入位内，门外有人嚷道：“秀芳大家到！”

众人连忙起立，就算李渊驾临，其尊敬的神态亦不外如是，连可达志也露出渴望期待的神色，可见尚秀芳足以骄人的魅力。

寇仲和侯希白交换个眼神，心有同感，就是想不到在如此情况下，与这久违了的绝世娇烧再次相逢。

第七章 宝踪何处

涂子陵加入共分十门押注的骰宝赌桌，赌七铺胜三铺，但因他赢的每铺都押下重注，庄家须按他押的比率赔贴，所以仍然赢得七十多两通宝，加上刚才赢回来的共百多两，确是满载而归。

他已惹起赌场方面的注意，不但有人在旁监视他，摇盅的亦换过另一个年纪较大的老手。

这新庄家摇盅的手法别有一套，骰子在盅内不是横撞而是直上直落的弹跳，忽然三粒骰子同时停下，教人大出料外。

庄家露出一丝充满自信的笑意，盯着徐子陵道：“各位贵客请押宝。”徐子陵暗忖，要显真功夫，就看这一铺，一股脑儿的把赢来的百多两全押在十二点那一门上。

能入得贵宾厅者皆是非富则贵，可是见到徐子陵如此脸不改容的大手笔押注豪赌，二掷百金而不惜的模样，仍惹起一阵轻微哄动。

其他人纷纷下注，大部分人都跟风押十二点。

在万众期待下，庄家双手揭盅，眼明手快的一下子熟练地举起盅盖，露出骰子向上的三面，分别是“四”“五”和“六”，加起来总点数是“十五点”。

包括徐子陵在内，没有人押中宝。

一阵失望的叹息声。

徐子陵自知功夫仍差一点，被庄家特别的摇盅手法所惑，把“六点”错听为“三点”。

庄家做然一笑道：“这位爷儿今趟的手气差一点，还要不要再试一下赌运？”徐子陵感到那虹夫人的目光凝注在自己身上，由第一铺起，她一直在旁别有居心的看自己下注，且不时赌上一两铺。

徐子陵把雷九指换来分给他的筹码共百多两从怀内掏出，放在桌面上，心想只要输掉这笔钱，连雷九指也将不得不放他回客栈睡觉。

众人一阵交头接耳，气氛热烈起来。

老手庄家似亦有点紧张，若给徐子陵以孤注押中，赌场须赔出千多两，可算得不是小数目！

徐子陵当然没有十足把握去赢这一场，不过他真的毫不把这笔够一般人家过一年奢华生活的钱财放在眼内，所出全无任何得失成败的压力，暗捏不动根本印，把灵觉提至极限，他不但角“耳”去听，更用“心灵”去感受。

“砰”！

骰子落下，盅子亦轻巧的安放桌面上。

徐子陵听到其中一粒骰子仍在盅内轻轻翻动，再非先前盅停骰落的格局，而是其中一粒骰子仍在转动。暗叫好险，前一回正因听不到这微小的变化，致输了一着。这手法显然是针对懂听骰的高手。

徐子陵含笑把筹码全押在九点上。

今趟众人各押各的，只有那虹夫人把二十两筹码跟他押在同一门上。

盅开。

正是九点。

尚声秀芳乌黑闪亮的秀发在头上结成双鬟望仙髻，身穿传自西北外族的流行淡绿回装，高翻领，袖子窄小而衣身宽大，裙长曳地，领袖均镶有锦

边，穿着一对翘头软棉鞋，在两名俏婢陪伴下，翩然而至。其风华绝代的神采艳色，即使贵为大唐太子的李建成，亦生出自惭形秽之感，更遑论他人。

李建成本对尚秀芳姗姗来迟颇为不满，岂知给她能摄魄勾魂的剪水双瞳扫过，立时所有怨愤全抛诸九霄云外，忘得一于二净。

尚秀芳施礼道歉，仍是娇息喘喘的。包括寇仲和侯希白在内，无不为了她的软语莺音，动人神态色授魂与。李建成向尚秀芳介绍初次见面的寇仲和侯希白，这美女表现出一贯的客气，却没怎么在意。

随在尚秀芳身后，两名健仆捧来方箏，安放在厅子中央处，一切妥当，尚秀芳轻移玉步，在箏前坐下，众人重新归座，婢仆退往厅外。

在一众期待下，尚秀芳神色宁静的拨弦调音，随口轻吟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她以吟咏的方式，不徐不疾地把前代大诗人陶渊明的田园诗，配以调较箏弦发出来跌宕有致、迂回即兴的清音，仿佛轻柔婉转他说出一段充满神秘触感的美丽诗篇，教人忍不住倾神聆听，希望她迷人的声音永远不要休止。

寇仲别头瞧往窗外，大雪之后的长安一片雪白，反映着天上半阙明月的色光，忽然感到自己给尚秀芳带有强大感染力的吟咏携至很遥远的地方，再从那里出发，孤独地在某一个无穷无尽的天地间漫游，什么争霸天下，杨公宝藏，已是另一人世间发生跟他无关痛痒的事。

以往他每次见到尚秀芳，都有“直接参与”的感觉，今趟化身为丑男莫一心，成了“旁观者”，反而更为投入，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为何会如此。

“叮叮咚咚。”

尚秀芳吟罢，露出凝神思索、心驰物外的动人神态，纤长秀美的玉指在弦上看似漫不经心的拨弄，全无斧凿之痕地编织出一段一段优美的音符，隐含挥之不去哀而不伤的淡淡怨愁。音符与音符间的呼吸，乐句与乐句间的转折，营造呈现出乐章的空间感和线条美，音色更是波谲壮阔，余韵无穷。

在全无先兆下，尚秀芳飘逸自如的歌声悠然在这箏音的迷人天地间里若明月般升上晴空，纯净无瑕的唱道：“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骋未及半，双兔过我前……”。

在难以捉摸，又配合得天衣无缝的箏音伴奏下，她以离漠、性感而诱人的嗓音唱出感人的心声。

厅内各人无不感到此曲乃是为自己而唱。那种温存可心的感受，确是难以形容。

“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往还。”

箏音转急，绽露锋芒，涤炼有力，就在余情未尽、欲罢不能之际，箏音由近而远，倏然收止。

就在众人仍在如梦初醒的状态，侯希白忘情地带头鼓掌，叹道：“白马饰金勒，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秀芳大家一曲道尽京城众生之相，在下佩服得五体投地。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包括寇仲在内，众皆愕然。这番话由李建成来说，是理所当然。

可是出自侯希白这“外人”之口，却有点喧宾夺主。

尚秀芳微微一怔，朝侯希白瞧去，柔声道：“莫公子原来文武全材，秀芳五中佩服才真哩！”

寇仲为谋补救，忙插口道：“小人刚才首次得闻秀芳大家的动人仙曲，

忍不住也想大声喝采，却给莫兄抢先一步。”

李建成想起自己初聆尚秀芳色艺双全的表演时那顿然忘我的情景，亦立时释然，长身而起道：“秀芳大家请入座。”

侯希白这才知道自己失态，更知不宜久留，乘机告辞。

寇仲也趁势藉口疲累离去，常何无奈下只好陪他一道走。

李建成亦不挽留，只是心中讶异为何绝色当前，两人仍是那么的说走便走。

尚秀芳虽没有为此说话，但心中对两人却留下深刻的印象。

徐子陵和雷九指离开明堂窝，来到街上，到北里趁热闹的人仍是有增无减，两人漫步朝客栈走回去，寒风呼呼下，另外有一番滋味。

雷九指提着沉甸甸一袋开元通宝，道：“这笔赌本，足够让你成为长安的赌王，照我看你的听骰绝技，已比为师我青出于蓝，即是已臻天下第一。”

徐子陵笑道：“这种天下第一不要也罢。你有没有打听过那虹夫人是何方神圣？”

雷九指道：“虹夫人在关中赌场是无人不识的名人，皆因她有个很硬的靠山，你猜是谁？”

徐子陵道：“听你的口气，应该是熟人，究竟是谁？”

雷九指压低嗓音道：“就是京兆联的杨文干，虹夫人本是上林苑的红妓，给杨文干收作小妾，最爱在赌场留连，却少有听说勾引男人，因为谁都不敢碰杨文干的女人，真不明白她为何找上你。”

徐子陵淡淡道：“该是看上我的赌术，奇怪是其后再没找我说话，不过我们亦不应和杨文干的女人缠上，对我们有害无利。”

雷九指拉着他转进横巷，讶道：“我还以为有人会跟踪我们，看我们在什么地方落脚，好摸清我们的底细。”

徐子陵道：“此正是我们的一个难题。若给有心人看到我们两大赌徒走进东来客栈，而客栈内其实又没这两个住客，不引起人疑心才怪。”

雷九指搭着他肩头，走出里巷，横过光明大道，沿望仙街南端走去，得意道：“这么简单的事，老哥当然已安排妥当。在西市东南方永安渠旁的崇贤里我有座小院落，就当是我们往来经商落脚的地方。你的身份我亦安排妥当，保证就算有人调查都不会出岔子。”

徐子陵大讶道：“这并非可在数日内弄妥的事，是谁在背后支持你？”

雷九指领着他左转朝朱雀大街走去，放缓脚步，道：“当然是弘农帮的人，老哥我千方百计的去摧毁香贵的贩卖人口集团，有一半也是为我这个拜把兄弟。皆因他的亲妹在旧朝时被香家的人掳走献入隋宫，当时有杨广撑腰，谁都奈何不了他巴陵帮，现在该是跟他们算账的时候了。”

徐子陵忆起素素的音容，点头道：“好吧！我会依你的计划去进行的。”

雷九指道：“回住处后，我会把全盘计划向你交待清楚，好让你能灵活执行。任他香家父子如何狡狴，势想不到有我们在暗中图谋他香家的覆亡。尚有一件事差点忘记告诉你，小仲着我为他张罗两副水靠，今晚他若能抽身，会来与你会合去探宝藏。鲁师的构想确是与众不同，竟把宝藏埋在河床下，难怪没有人能找得到。”

徐子陵苦笑道：“我已三晚未合过眼，希望他今夜脱身不得吧！”

常何把寇仲送回在跃马桥东北光德里的沙家华宅，千叮嘱万叮嘱明天会在卯时初来接他入宫对张婕妤进行第二轮的疗治，才告别离开。

沙福把他迎进大厅，寇仲见厅内仍是灯火通明，人声嘈杂，骇然止步道：“什么人来了？”

沙福兴奋的道：“数都数不清那么多人，老爷从皇宫回来后，来访的宾客没有停过，你看看外院停了多少辆马车。”

又凑到他耳旁道：“莫爷妙手回春，令娘娘霍然而愈的事已传遍长安，来访的人没有不问起莫爷的。老爷吩咐，莫爷回来后，立即请莫爷到大堂去和客人打个照面。”

寇仲听得心中唤娘，心想自己千不扮万不扮，为何蠢得要扮神医，这么下去，自己恐怕连睡觉的时间也要腾出来去行医治人。人谓言多必失，自己则该是医多必失。一把扯着正要起步的沙福，避往暗处。肃容道：“明天大清早姑爷会来接我到宫内为娘娘治病，事关重大，我现在立即上床休息。我睡觉时更千万不能被人惊扰。嘿！”

皆因我练的是睡功，哈！该称为卧功才对，明白吗？”

沙福不迭点头道：“当然是为娘娘治病要紧，小人送莫爷回房后，立即去禀知老爷。”

寇仲这才放心，但心神早飞到院外不远处的跃马桥去。

二更的鼓声从西市传来，一队巡军从跃马桥走过，沿永安渠南行，在寂静无人的大街逐渐远去，带走照明风灯的光芒，月色又重新柔弱地斜照着寒夜下的跃马桥。

徐子陵无声无息的从桥底的水面冒出头来，游往桥拱的支柱，两手攀附柱身，调息回气。好一会后轮到寇仲浮出水面，来到他旁，急促的喘了好一阵于后，苦笑道：“娘临终前只说跃马桥，余下未说的可能是桥东一千步又或桥西二千步，总之绝不在这桥下，”长安可能是当今中原管理最妥善的城市，大渠底应在最近才清理过，积在渠底的瘀泥，已给滤清得乾乾淨净的。两人花了近半个时辰，逐尺逐寸的敲打搜寻，仍找不到任何宝藏人口的痕迹。

徐子陵环目扫视拱桥四周黑压压的豪门巨宅，叹道：“我们总不能逐屋逐户的去搜索吧？这些华宅都有护院恶犬，而我们更是见不得光的人。唉！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寇仲不悦道：“陵少从来都不是轻言放弃的人，怎么在寻宝一事上却偏会例外？”

徐子陵怔了半晌，歉然道：“是我不对！好吧！由此刻开始，我会尽全力为你找出宝藏，无论成败，也由你来主持决定。”

寇仲探手搭着他肩头道：“这才是我的好兄弟。暂时不要想宝藏，先说说你那‘换人大法’的事，看大家以后如何配合。好小子，真有你的，竟懂得找侯小子扮你，否则只李小子一关你已过不了。”

徐子陵扼要的说出自己自下的处境，寇仲奇道：“听李靖说封德彝该是李建成的谋臣，为何却像与李建成作对的模样呢？”

徐子陵道：“照我看他和李建成的关系颇为微妙，见李渊前他曾吩咐我不要提及李建成的任何事。如果真和李建成作对，就该通过我去揭发长林军的恶行。”

寇仲道：“迟早你会弄清楚他们的关系。不过你扮岳山去见李渊，却有一个极大的风险，不知你有否想及。”

徐子陵茫然道：“什么风险？”

寇仲讶道：“你少有这么善忘的，可能因我刚才曾见过尚秀芳，印象仍

是非常深刻，所以才省起此事。”

徐子陵恍然道：“我真的没把这事放到心上。不过只要我未弄清楚尚秀芳和岳山的关系前，对她避而不见，该可没有问题。”寇仲同意道：“幸好你扮的是性情孤僻高做的岳山做出什么事来别人都只当作是理该如此。哈！真想想不到你有晃公错这么老的一个情敌。”

徐子陵的心神却用在另外的事情上，问道：“你对雷九指和侯希白有什么看法，应否让他们加入我们的寻宝行动？”

寇仲皱眉沉吟道：“你对他两人比我熟悉些，你又怎么看呢？”

徐子陵肯定的道：“他们该都是信得过的朋友，只是侯希白与石之轩恩怨难分，杨公宝藏更牵涉到邪帝舍利，我们不得不小心点。”

寇仲点头道：“这就叫亲疏有别。雷九指怎都可算是自己人，侯希白则是半个外人，就以此界定他们参加的方式吧！”

徐子陵道：“不是我要横生枝节，雷九指要对付香家的行动我们在公在私均是义不容辞。而侯希白他要从杨虔彦手上夺回印卷，我们亦势难袖手旁观，这……”寇仲笑着打断他道：“大家兄弟，说话为何还要见外，陵少的决定就是我寇仲的决定，多余话再不用说。”

徐子陵仰望天色，道：“趁尚有两个许时辰才天亮，不若早点回去睡觉，明天醒来再想如何去寻宝。”

寇仲道：“且慢！鲁大师赠你有关建筑学的遗卷内，有没有提及窑藏的建造？”

徐子陵一震道：“幸好你及时提醒，他的遗卷内确有一章说及秘道和地下室建造的法则。”

寇仲苦笑道：“你不是没有想及，而是根本没用心去想。唉！还说什么一场兄弟！”徐子陵哑然失笑道：“你寻不到宝藏，便不断怨我，好吧！我再次道歉。在他的遗卷里，这一章内有一段话写得内容隐晦，大约是地下窑藏是否隐蔽，全看人口的设计，虚者实之，实者虚之，可令人百世难寻，他写这番话时，心中想的说不定正是杨公宝藏。”

寇仲双目立时亮起来，一边扫视渠旁林立的华宅，压低声音道：“杨公宝藏可能仍在桥底，但人口却在附近某所宅院之内，只要我们晓得某间大宅是属于当年杨素的，又或某间宅院是在杨素当权那段时间建成，便该有个谱儿。这些资料该可在皇城内什么局司的宗卷室找到吧！”

徐子陵皱眉道：“就算凭你我的身手，想偷入皇城仍是非常危险的事，比起王老狐那洛阳的宫城，这里的戒备森严很多。”

寇仲精神大振的道：“相信会有老长安知道的，这就不用涉险查探。你我分头寻找，只要找到这类房舍，调查的范围将可大幅收窄。时日无多，早一日携宝离开，可少一分危险，你也不想我窝窝囊囊的栽在长安吧！”，徐子陵失笑道：“你这小子，总怕我不肯克尽全力，兜个弯也要再提醒我一次，快回去吧！明早你尚要当你的神医！”

寇仲道：“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未告诉你，就是你的公主也来长安哩！”

徐子陵愕然道：“公主？”

寇仲凑在他耳旁道：“就是东溪公主单婉晶嘛！”

徐子陵听得剑眉紧蹙，随口反击道：“你和你秀宁公主的约会又如何？”

寇仲两眼一翻，往桥头游去道：“我还没有想过。”

徐子陵暗叹一口气，不知是为自己还是为寇仲，只茫然追在他身后游往桥头。

第八章 登门寻仇

常何和寇仲在凝碧阁的外堂等候，前者低声道：“皇上今早在内朝与太子殿下及秦王有急事商议，否则皇上一定会亲来的。”

寇仲睡眠不足的揉揉眼睛，随口问道：“为何不见齐王呢？”

常何当地是祸福与共的老朋友般道：“齐王到关外办要事，尚未回来。”

郑公公来了，笑容满脸的恭敬道：“娘娘有请莫神医。”

寇仲随他进入内室，令趟张婕妤穿着整齐地坐在躺椅上，虽与精神焕发仍沾不上边儿，但病容尽去，两颊规出少许血色，不是盲人，当会知她正在康复中。

张婕妤头带凤冠，穿的是讲究的深青色诃衣，以朱色滚边，外披锦袍，腰间系上白玉双佩，显得雍容华贵，娇美可人，难怪如此得李渊爱宠。

她对寇仲当然非常礼待，展现出亲切的笑容，道：“哀家这半个月来从没像昨晚睡得那么好，莫先生确不负神医之名。”

寇仲一揖到地后大模大样地坐到她身旁为他特设的诊病椅上，心想美人儿你睡得充足，可怜我刚合眼就给沙福唤醒。

张婕妤乖乖的从罗袖伸出玉手，让寇仲把三指搭在她的腕脉上，竟有感而发道：“为什么人生在世，要不时受到大大小小的各种痛苦折磨呢？”

陪在一旁的太监婢仆当然没有人能答她的问题，寇仲正专志于她娇体内气血的详状，心不在焉的随口答道：“那要看人是为为什么生在上，若为的是人生的经验，那自应每种经验都该去品尝一下。嘿！我只是胡言乱语，娘娘请勿见怪。”

张婕妤怔怔看着他的丑脸，道：“先生的话非常新鲜，从没有人对哀家说过这看法，可见先生不拘俗礼，性格率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哀家怎会怪先生呢？不过病情的折磨，不尝也罢。”

寇仲本想唯唯诺诺的点头应过算了，又忍不住道：“病痛也非全无好处，至少可提醒我们去小心健康。像刀割肉会痛，我们才会躲避刀子，若不痛的话，连给人把手割掉都不知道。哈！所以练武的人该是最怕痛的人。”

张婕妤一怔道：“先生所说的不无道理。”

寇仲心忖胡诌完毕，该是下针的时间，取出沙芷菩的九针铜盒，微笑道：“令趟之后，小人该以后都不用再来为娘娘治病了！”

大清早侯希白的弓辰春摸到东来客栈找雷九指和徐子陵，后者为避人耳目，戴上蜡黄面具依雷九指的指示化名为一个叫作雍秦的山东赌徒兼行脚商。

三人在房内商议，侯希白道：“昨晚李建成使人送来五两黄金，我当着兴昌隆的人面前把赏赐推掉，不知是否做对了呢？”

雷九指倒抽一口凉气道：“对是对极了，可是李建成怎咽下得这口气尸

徐子陵则道：“管他的娘！目下形势微妙，弓辰春这家伙分别与李世民、李渊和封德彝拉上关系，李建成并非没有顾忌的。”

侯希白苦笑道：“不过可达志的狂沙刀法确是名不虚传。就算我可以用人扇去对他的狂沙刀，胜负仍在未知之数，若用剑则怕走不了多少招，这人终究是个祸患。”

徐子陵淡淡道：“用兵器或不用兵器对我来说分别不大，若有碰上可达志的机会，我们可在动手之前先行掉包，由我来应付他。”

雷九指皱眉道：“最怕忽然碰上，掉包也来不及呢。”

侯希白耸肩道：“这个倒不成问题，这里是唐室的天京，可达志又是长林军人，不能动辄杀人。我就引他定期决战，那时子陵可从容顶上。不过这突厥蛮子乃有实学的人，子陵千万别掉以轻心。”

徐子陵微笑道：“无论对手是谁，我也不会轻敌的，”侯希白道：“另一个问题是秦王似有招揽我入天策府之意，小弟该如何处理？”

徐子陵断然道：“这会变成作茧自缚，侯兄可以祖宗遗训莫家后人不准当官来推却。最好是早点向卜廷等作出暗示，只要辗转传入李世民耳内，可化解这个难题。”

雷九指赞叹道：“子陵的脑筋转动迅快，无论什么难应付的事，到你手上立即迎刃而解。”

侯希白欣然道：“小弟正要借助子陵的才智，为我从杨虚彦手上把印卷讨回来。”

徐子陵沉声道：“你这个问题，怕要通过‘霸刀’岳山来解决，只要让李渊晓得裴矩的真正身份和与杨虚彦的关系，最好是买一开三，把杨文干和杨虚彦，杨虚彦与董淑妮的秘密勾结也一并奉上，那我们说不定可混水摸鱼，顺手宰掉杨虚彦亦非没有可能。”

雷九指想起杨文干的小妾虹夫人，点头道：“对杨文干我们尚要做点工夫才行。”

徐子陵从容道：“时间无多，好该轮到岳山他老人家出场啦！”

寇仲在郑公公陪伴下回到大堂，常何紧张的问道：“张娘娘情况如何？”

郑公公抢先答道：“莫先生不愧神医，这次施针功效更是神奇，娘娘的脸色就像从没病过的样子。”

寇仲回复本色，笑嘻嘻道：“娘娘现在需小睡片刻，我敢包保她的病已完全根除，再不会复发。”

常何整个人轻松起来，皆因此事成败关系到他以后的官运。

“尹德娘娘到！”

三人同感愕然，连忙下跪迎驾。

尹德妃乃张婕妤以外皇宫最有权势的贵妃，同受李渊恩宠，更是李建成蓄意巴结讨好的另一位重要妃子。

寇仲偷眼一瞥，只见一位身披大袖对襟，长可及膝，上绣五彩夹金线花纹披风的美女，在太监和宫娥簇拥下，姗姗而至。

披风内穿的是短孺长裙，裙腰系在腰部之上，高处接近腋下，使本是身长玉立的尹德妃更显修长婀娜，莲步轻移时摇曳有致，非常动人，比之张婕妤毫不逊色。

寇仲心付无论尹德妃或张婕妤，都是天生丽质令人为之颠倒的美人儿，

比之董淑妮多添一种成熟的风情，难怪杨虚彦要出旁门左道的功夫为董淑妮争宠。

“三位平身！”

寇仲跟着常何和郑公公站起来，扮作惊惶的垂首不敢平视对方。

尹德妃柔声道：“这位是莫神医，姊姊的病况如何呢？”

寇仲答道：“张娘娘已完全康复，天佑皇上。”

尹德妃一阵歌颂赞叹，道：“莫神医今趟立下大功，皇上必重重有赏。莫神医若有什么心愿，尽管直说。”

寇仲像徐子陵般，最怕给官职缠身，那就什么地方都不用去，忙道：“小人唯一心愿，就是希望常将军步步高升，今次若非常将军陪小人踏遍长安去找到合用的灵药，绝难有此神效。至于小人，则须遵从祖先遗训，在四十岁前遍游天下，造福苍生，并广见闻。”

常何听得大为感动，慌忙跪下。

尹德妃对寇仲的“淡泊名利”心生佩服，赞道：“先生原来是有大志之士，尹德失敬哩！”

转向常何道：“常将军凭着将莫先生推荐给太子殿下，已是立了大功，哀家定会提醒皇上，绝不会忘掉常将军的功劳。”

言罢入内堂探望张婕妤去了。

离宫时，常何早把寇仲当成“生死之交”，硬拉他到福聚楼举行庆功午宴，两人现在的心情，与昨天当然有天渊之别。

徐子陵扮成的岳山，昂然步上跃马桥，无论他奇特的貌相，伟岸的身形，霸道的气势，均令人不得不多望他两眼。

下桥后转往西市的方向，目的地是西市东北毗邻皇城的布政望。能住在这区的不是有钱便能办得到，还要有权有势方成。

望坊内府第林立，都是达官贵人的官邸，徐子陵在一所巨宅外停步，只见门匾上写“海南晃府”四个大字。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后，暗聚功力，当蓄至巅峰时，沉喝一声，铁拳疾出，施展宝瓶印，重击在以红木雕成缕花精美的大木门上。

“轰”！

螺旋劲发，大木门像不堪摧残的破木残屑，旋转着往院内激溅弹射，院门变成一个方洞。巨响立时惊动居住宅内南海派的徒众，一时人声鼎沸，从主宅正门处拥出十多名武装男女。

徐子陵这假岳山正是要来闹事，还要闹得愈大愈好。最理想莫如轰动全城，教人人都知道“岳山驾到”。

轻挽着“岳山招牌”长袍的下摆，跨槛而入。

两名大汉怒叱一声，分提一刀一枪往他杀来，背后有人大喝道：“谁人敢来我南海派撒野！”徐子陵一晃双肩，行云流水的往前飘去，在刀枪及体前左右各晃一下，以毫厘之差避过敌人兵器，接着左右开弓，两人明明见他挥掌攻来，偏是无法躲避，应掌抛跌，再爬不起来。

两男一女刀剑并举，从台阶上攻下来，他们显是在群攻阵法下过苦功，配合得天衣无缝。

由于掌门人“金枪”梅询与派内高手，多随李无吉到关外对付寇仲和徐子陵两人，所以目下留在长安的除“南海仙翁”晃公错外，均属较次的好手。徐子陵正看准这形势，才公然上门寻衅，找晃公错算账。再没有另一个

更好的方法去通知李渊他岳山到也。

徐子陵双目模仿岳山射出森冷的光芒，凝起强猛无俦的气势，一步不停的登阶迎上，两手闪电劈出，冰寒的杀气潮涌而去，在敌人攻至前已使他们感到肌肤生痛，呼吸困难，登时志气被夺，施展不出真正的本领。

“当当”声响个不绝，四柄敌人刀剑无一幸免的被徐子陵以重手法劈中，两人兵器脱手，另一人被他起脚踢飞，持剑的女弟子则被他夺去长剑，变得溃不成军，四散退开。

徐子陵反手一剑，把身后另一名壮汉扫得连人带棍滚下长阶，正要杀入厅内，棍影从门内闪出，当头疾劈，动作快逾电光石火，且棍凤如山，凌厉无比。

以徐子陵之能，也不敢硬樱其锋，同时记起岳山遗卷中曾提起过此人，说他乃南海派中除晃公错外准一堪称高手者。

持棍者是个须发俱白的锦袍老人，铁棍一摆，毫不停滞的中途变招，由疾劈变作直戳，疾取徐子陵腰眼，又狠又辣。

徐子陵发出岳山的长笑声，晒道“‘齐眉棍’梅天，这么多年看来你也没有什么长进哩广说话间，早运剑把氏棍挑开，接着随手反击，杀得对方左支右拙时，忽然弃掉长剑，一拳轰去。

梅天哪想得到他会弃剑用拳，慌忙间挥棍挡格，却惨叫一声，被他的拳劲送入门内去。

主宅门终于失守。

双方这连串交接，只在数下呼吸间完成，其他人此时方有机会再朝徐子陵攻来。

徐子陵大步跨入宅堂，两手展开借劲卸劲的奇技，使来攻者左扑右跌，溃不成军。梅天再抡棍攻至，徐子陵当然不会客气，以硬攻硬，不到十招，一指点中对方肩井要穴，梅天踉跄跌退，差点坐倒地上。

一番激战后，厅内再无能战之人。

徐子陵仰天大笑道：“晃公错何在，我岳山讨债来哩！”

梅天强压下翻腾的血气，狠狠道：“晃公正在西市福聚楼上，岳山你有种就去找他吧！”

徐子陵不屑的道：“找晃公错要有种方成吗？若非老夫早收敛火气，今天此宅内休想留下一个活口，算你们走运。”

哈哈一笑，扬长去了。

常何和寇仲坐在昨天那张桌子，举杯相碰，兴高采烈。常何一口气点了七、八道菜，任他两人如何大食，也绝吃不下这么多饭菜。

把黄汤灌进咽喉后，常何喘着气道：“尹德娘娘一句话，比太子殿下说十句更有力，莫兄今趟真够朋友，以后莫兄的事，就是我常何的事。”

寇仲正游目四顾跃马桥周遭宅院的形势，漫不经意的道：“小弟除医道外，亦沉迷建筑之学，嘿！这都是由家叔培养出来的兴趣。”

常何已视他如神，衷心赞道：“原来莫兄这么博学多才，不过长安是新城，最旧的建筑亦只是数十年光景。”寇仲胡诌道：“新旧不重要，最重要是有创意的建筑，在长安有谁在这方面特别有研究和心得呢？”

常何道：“前代的大建筑师当然是宇文恺，长安城就是由他监督建造的。现在该找的人应是工部尚书刘政会，没人比他更熟悉长安城的建筑。”

寇仲大喜道：“可否安排我与这位工部大人见个面？”

常何欣然道：“你想不见也不行。他昨天才找过我，问莫兄能否为他儿子治病，但昨天我哪有闲情和他说话？”

忽然凑近低声道：“可达志又来哩！”

寇仲朝入门处瞧去，可达志正昂然登楼，领头者赫然是李密，背后还跟着王伯当，吓得寇仲别过头去，心儿忐忑乱跳。

常何又道：“今天福聚楼特别热闹，连南海派的晃老头也来了，陪他的竟是齐王的宠将宇文宝和吏部尚书张亮。”

寇仲偷眼瞧去，果然看到貌似仙翁的“不老神仙”晃公错，在另一角与两人谈笑甚欢。

常何言归正传，返回先前的话题道：“莫先生既有意结识工部的刘大人，待会小弟就陪先生登门造访，保证他倒展相迎。”

寇仲正要答话，可达志过来和两人打招呼，笑道：“今晚我们再到上林苑痛饮一番，由小弟作个小东道，两位走要赏个薄面。”

寇仲想到李密和王伯当说不定也是其中两位座上客，忙道：“不是小人不赏面，而是……唉！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待会便要四处奔波诊症，不信可问常将军。”

常何不断点头，事实上他对可达志这外族的超卓剑手亦没多大好感，不想与他亲近。

可达志闻言毫不客气的一屁股坐下来，正要说话时，一把低沉嘶哑的声音从跃马桥的方向传上来道：“晃七杀，立即给我岳霸刀”滚下来！”

原来闹哄哄的整座福聚楼立即变得鸦雀无声。

寇仲探头瞧去，骇然见到“岳山”正卓立桥头，整个人散发着不可一世的霸道气概，不由心中叫绝，明白到徐子陵行动背后的目的。

第九章 跃马之战

晃公错穿窗而出，流星般从福聚楼三楼破空而下，横过近二十丈的跨距，落在跃马桥西端登桥处，身子没晃动半下。

可达志把椅子移到窗前，俯首下望，双目射出鹰牵般锐利的神光，紧盯着“岳山”，一瞬不瞬。

寇仲忙学可达志般把椅子挪到靠窗处，变得坐在可达志和常何中间，在其他离桌拥往这边窗旁观战前，占得有利的位置。

在桥头站岗的守卫见动手的一方是晃公错这长安宗师级的名人，楼上的高官大臣又没出言阻止，都不敢上前干预。

际此战乱之时，天下武风炽盛，长安虽说禁止私斗，但以武相会印时有发生，长林军更是横行无忌。所以城卫对晃公错这类属于太子党的头脸人物，在一般情况下都不敢干涉他们的行为。

可达志似在自言自语的沉声道：“岳山应是赢面较高。”

寇仲心中大懔，知他眼力高明，从徐子陵的气势瞧出他的厉害。

要知寇仲和徐子陵两人，经过这些年来转战天下的磨练，已脱颖而出，

成为能与宁遣奇等辈颌硕的高手。即使以祝玉研、姐姐等魔门殿堂级人物，至现在仍欲杀他们而不得。到至善寺一战，两人力敌佛门四大圣僧，虽说非是以生死相搏，四僧更留有余地，但两人的实力足以媲美四僧任何其中之一，却是不争之实。当两人跨出至善寺的外院门，两人同时也登身于天下顶尖高手之列，再不用惧怕任何人。在以战养战下，这两位天才横溢的年青高手，武功终臻大成之境。

李密的声音在寇仲背后响起道：“晃公错岂是易与之辈，照我看仍是胜败难料。”

不知谁人问道：“晃公错比之‘天君’席应又如何呢？”

这问题当然没有人能答他。

此时“岳山”发出一阵长笑，众人收止私语，全神观战。

卫兵截止登桥的车马行人，当晃公错来到桥上与“岳山”隔远对峙，整座跃马桥变成他们两人的专用战场。

徐子陵有遏云裂石之势的笑声刚罢，淡然自若地微笑道：“晃七杀在关外不是想送我岳山归天吗？本人本无入关之意，既然你蓄意阻我入关，必有不可告人之秘，本人偏要入关来看看究竟，看你晃七杀这些年来究竟有否长进。”

晃公错表面神色如常，其实心内却是怒火中烧，他完全不明白岳山为何能完全避过杨文干庞大的监视网，忽然出现于长安城内，不过目下当然非是计较这些枝节的时刻。事实上他亦陷于进退两难的地步，他当然明白岳山和李渊的关系，此正是他阻止岳山入关的主要目的。假若他杀死对方，李渊的反应实是难以预估，当然被对方击伤或杀死则更是万万不行。

当下冷然笑道：“你岳霸入关与否干老夫何事？不过你既敢送上门来，我晃公错就和你算算多年的旧账。闲话休提，动手吧！”

涂子陵完全把握到晃公错内心的矛盾，晒然道：“本人平生阅人无数，但像晃公错你这么卑鄙无耻的人，尚是首次碰上。敢作不敢认，算是哪一门子的人物，今天你想不动手也不行。我岳山这趟重出江湖，正表示你气数已尽。”

晃公错不再打话，踏前一步，目光罩定对方，神态老练深沉，不愧成名达一甲子以上的宗师级高手。

就在他踏步之际，强大的气势立即像森冷彻骨、如墙如刃的冰寒狂流般涌袭对手。

徐子陵暗捏不动根本印，做立如山，长笑道：“这该是我们第三度交手，希望你晃七杀不会令本人失望吧！”

口气虽大，但岳山挟击杀“天君”席应的余威，谁都不觉得他是口出狂言。

晃公错冷哼一声，又跨前一步，气氛更盛，自己的衣衫固是无风自动，也追得徐子陵衣衫猎猎作响。

高手相争，气势果是不凡，无论在楼上或桥旁观看的武林人物，除有限的几个人外，均感到若把自己换到“岳山”的位置上，说不定早因心胆俱裂而败下阵来。

徐子陵收摄心神，不敢眨一下眼睛的瞪着晃公错。他故意以言语刺激对方，就是要迫他主动进攻，他的心神晋入平静无波的至境，把生死胜败置诸度外。

就在晃公错第二步触地前的刹那，他迅疾无伦的大大跨前一步，把两人间的距离拉近至八尺。

虽然双方出步时间稍有先后，但触地的时间全无差异，就像预早配合排演多次般。

楼上的寇仲看得心中喝采，徐子陵这一着将迫得晃公错从主动沦为被动，不得不抢先出手，以扳平局势。

可达志发出一下赞美的叹息。

李密和王伯当亦同时喝了声“好”，却不知是针对哪一方说的。

晃公错果然大喝一声，一拳击出，猛厉的拳风，直有崩山碎石之势，令人不敢硬樱其锋。

徐子陵嘴角逸出一丝笑意，可是出现在岳山的假脸上，却有无比冷酷的意味，配合得天衣无缝。

晃公错这一记七杀拳，事实上只用上六、七成的威力，而这正是徐子陵以种种手段智计得回来的理想后果。

自他扬声挑战，一直占在上风。

晃公错则因被他公开揭破阻他入关的好谋，兼之心情矛盾，对要否全力出手又是顾虑多多，在种种不利情况下，功力自然大打折扣。何况他尚有一致命的弱点，就是徐子陵从岳山遗卷中对他的七杀拳已了若指掌，而他晃公错却对眼前这“岳山”绝对地莫测其高深。此消彼长下，晃公错自然要吃大亏。

“蓬”！

徐子陵运掌封架，毫无花假的硬挡晃公错一拳，两人同时往后晃去，竟是功力相若的平手之局。

寇仲心中大叫好小子，他最清楚如论功力火候，徐子陵怎都及不上晃公错，若给老晃一拳击得踉跄倒退，别人会不怀疑他是否真岳山才怪。可是徐子陵巧妙制造形势，变得能硬拚晃公错一拳而毫不逊色，以后再施展身法避重就轻，就谁都不会感到他在功力上逊于对手，这做法确是明智之举。其中微妙处，围观者虽在干人过外，但只有他一个人才能明白。

果然徐子陵往左一晃，避过晃公错第二拳，两手如鲜花盛放，拳、指、掌反复变化，长江大河般朝晃公错攻去。

晃公错怎想得到一向以霸道见称的岳山会展开这么一套大开大阖中别具玄奇细腻的拳掌功夫，大失预算下只能见招拆招，陷于被动之局。不过他守得无懈可击，绵密的拳法令对手滴水难入，并非屈处下风。

双方劲气如涛翻浪卷，狂风波荡，凶险至极，只要有一方稍露破绽弱点，势必是横死桥上之局。

“伏！”

徐子陵一指点出，正中晃公错拳头，借势往桥的另一端飘开。

寇仲旁边的可达志大喝道：“好岳山！”

众人除寇仲等有限数人外，都大惑不解。为何岳山当此近身肉搏，着着抢攻之时只轻点一指，却往后退开，这只会是助长对手气势，而可达志反而为他这不智之举喝采呢？果然晃公错浑身剧震，竟不进反退，后挫一步。众人才知“岳山”这一指既凌厉又集中，竟破去晃公错的七杀拳劲，直侵其经脉，令晃公错忙于化解下，坐失良机。

而寇仲更清楚徐子陵窥准时机，借飞退的同时卸劲借劲，打破攻守均

衡的僵局，展开第二轮的攻势。

在众人包括可达志在内完全料想不到下，徐子陵在飞退的势子未尽之时，竟神迹般倏地改向，流星电闪地重往晃公错飞投回万。

以晃公错超过七十年的武学修养，亦大吃一惊，信心顿失，只好斜退右后方，贴至桥栏，双拳齐出，严密封格，不求有功，只求无过，再次陷于苦守之势。

徐子陵心知肚明成功失败，就在此时。他可说施尽浑身法宝，从对方的心理、信心、气势、判断等无孔不入的寻找晃公错的破绽错失，到此刻才真正占得上风。不过晃公错一甲子以上的功力确非等闲，气脉悠长、韧力十足，一旦让这前辈高手能放手反攻，最后败阵的可能是自己而非对方。

徐子陵凌空疾掠，脚不沾地的横过两丈远的桥面，十根手指向掌心弯曲，左右十指交错，右手拇指压在左手拇指上，一式内缚印，迎上晃公错轰来的双拳。同时喝道：“换日大法！”这四字暗含真言印咒的心法，以晃公错为目标而发，每一喝音巨锤般敲打在晃公错的心坎上。假若晃公错不是打开始因矛盾的心情以至气虚势弱，这“四字真言”最多只能做成小骚扰，可是此刻晃公错因摸不透他的攻势而心生慌乱，这“四字真言”的影响便非同小可，登时拳势减弱。

拳印相接，竟是全无劲气交击之声。

寇仲身后的李密低呼道：“糟啦！”

话犹未尽，晃公错略一踉跄，往横错步，连不懂武功的人也看出他是身不由己，给对手带得失去平衡。

寇仲旁的常何咋舌道：“厉害！”

徐子陵心知得手，他以内缚印配合卸劲之法，硬把晃公错的拳劲缚锁消卸，这着奇兵登时害得晃公错像用错了力道般，难过得差点吐血。

徐子陵由内缚印改为外缚印，拇指改置外侧，劲气疾吐，此时两双手仍是紧缠不放，晃公错哪想得到他的内气可随心所欲的改卸为攻，登时应印而加速横跌之势。

晃公错暗叹一声，跟着暴喝如雷，同时顺势腾身而起，再顾不得颜面，越过桥栏，往永安河投去。眼看他要湿淋淋的掉进渠水里，对岸围观的群众中突然射出黑忽忽的东西，越过七、八丈的水面，后发先至的来到晃公错的脚下，精准无误地令晃公错点足借力，就凭这一换气腾升，安然返回永安渠的西岸，才看清这黑忽忽的东西原来竟是只鞋子。

寇仲感到可达志把目光投往掷鞋的人堆中，忽然雄躯微震，显然瞧出是谁如此帮晃公错的忙，而他肯定认识这个人，否则绝无可能从人众中迅快把这人分辨出来。像他寇仲便自问办不到。

徐子陵瞧着鞋子沉进水里，知道该见好即收，否则丙与晃公错交手，对方在盛怒之下，抛开所有生死顾忌，吃亏的大有可能是他现在这威震长安的岳山，仰天发出一阵长笑，道：“晃七杀！本人失陪啦！”

斜掠而起，往跃马桥另一端射去，几个起落，消失在围观者的人墙后。

楼上诸人重新归席，李密和王伯当顺势随可达志坐入寇仲、常何的一桌。

可达志为两人引见常何和寇仲，李密有点心神不属，对寇仲并没有特别在意。虽说李密和寇仲仇深似海，但两人并不熟识，若换过是沈落雁，看穿寇仲的机会势将大增。

可达志的心神仍在刚才的龙争虎斗上，惋惜的遣：“想不到弃用霸刀的岳山，仍有威凌天下的霸气，换日大洁不愧天竺绝学，奇诡玄奥，令人叹为观止。”

此时晃公错神色如常的登楼继续未竟的午宴，连寇仲也佩服他的深沉，暗忖换过是自己，必找个地方躲起来无颜对人。

王伯当笑追：“可兄是否手养哩！”

可达志一对眼睛亮起来，露出一丝充满自信的笑意，却没有答话。

李密瞧着窗外回复人来车往的跃马桥，轻叹一口气道：“岳霸这趟来长安，必掀起一番风翻云涌，可兄若能击败岳霸，将立即名震天下。”

常何压低声音道：“听说皇上与岳霸刀多年知交，可兄须三思而行。”

他一向虽不欢喜可达志，此时见李密和王伯当推波助澜，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忍不住出言警告。

寇仲则在桌底暗踢常何一脚，示意他找借口离开，对着李密和王伯当两人，实是非常辛苦的事。尤其想起王伯当对素姐的恶行，更是憋得心中难受之极。

可达志微笑道：“若在下只是找岳霸切磋武技，皇上该不会怪罪吧？”

李密盯着可达志淡淡道：“刚才掷鞋子为晃公错解困的是否可兄的熟人呢？”

寇仲暗呼厉害，从可达志微妙的反应，精明的李密得出与自己相同的结论。

可达志神态如常的油然道：“密公既瞧不出掷鞋者，在下又怎会看到，只是因此人高明至极而心生惊异吧！”

李密当然不信他的鬼话，目光移到寇仲的丑脸上，目露精光，似要把他看通看透，含笑道：“日下长安最受人触目的两件事，就是岳霸入城和莫先生在此悬壶济世。不知莫先生有否打算落地生根，长做长安人呢？”

寇仲不敢说出向尹德妃胡诌的那番话，皆因并不合乎情理，道：“多谢密公关心，小人仍未作得决定。”

常何知是时候，起身告辞道：“莫兄还要到工部大人处为他爱儿治病，请各位恕过失陪之罪。”

寇仲暗唤谢天谢地，忙随常何告罪离去。

第十章 往事如烟

马蹄声铺天盖地而来，到东来客栈门外倏然而止。

徐子陵负手面窗而立，凝望客栈后园大雪后的美景。马蹶声骤止后，整座客栈肃静下来，这突然而至的静默本身已是一种沉重的压力，令人知道不寻常的事发生了。

徐子陵沉声道：“进来吧！门并没有上锁。”

门外的李渊微微一怔，先命手下驱走附近房间的住客，这才推门而入，来到徐子陵背后，抱拳道：“李渊刚得知大哥洁驾光临，特来拜会问好。”

徐子陵冷笑道：“李渊你是高高在上的大唐皇帝，一统天下指日可期，该是小民岳山向你叩拜请安才合规洁。”

倏地转身，凝起岳山的心法，双目精芒暴闪的与李渊目光交击。

李渊仰天长笑，道：“岳大哥休要耍我，无论李渊变成什么，但对岳大哥之情，却从来没变。大哥练成换日大法，今趟重出江湖，先击杀天君席应，今天又败老晃于跃马桥上，早成就不朽威名。小弟衷心为岳大哥你鼓掌喝采。”

徐子陵叹一口气，摇头苦笑道：“江湖虚名，只是镜花水月，何足挂齿！岳山已非当年的岳山，往事如烟，更不愿想起当年旧事。小刀你回去当你的皇帝吧！岳山今趟来长安，只为找晃七杀算账，说不定今晚便走，罢了罢了！”

“小刀”是岳山遗卷里曾提过两次对李渊的昵称，由于徐子陵根本不知岳山和李渊间发生过什么事，所以先发制人，摆出往事不堪回首，不愿计较的姿态。

事实上李渊亦像祝玉研般从没有怀疑过岳山也可以是假冒的，最关键自然是“换日大法”可令岳山有脱胎换骨的变化。此时岳山的“小刀”一出，登时勾起李渊对前尘往事的追忆，百般情绪涌上心头，剧震道：“岳大哥再不怪小刀当年的旧事吗？”

徐子陵旋风般的转身，背向这位大唐朝的皇帝，沉声道：“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与‘天刀’宋缺再较高下，不过在这事发生前，先要找一个人算账。”

李渊一呆道：“这个人是谁？”

徐子陵一字一字的道：“就是‘邪王’石之轩，若非他的卑鄙手段，秀心怎会含怨而终。”

李渊双目杀机大盛，冷哼道：“石之轩还未死吗？”

徐子陵淡淡道：“他不但未死，且还在你身旁虎视眈眈，若非有此原因，小刀你怎能在这里见到我呢？”

李渊终于色变。

寇仲拍拍小孩的脸蛋，故作谦虚的道：“并非小人本事，而是刘大人令郎患的只是小病，所以两针立即收效，看！宝宝退烧哩！”

刘夫人比刘政会更迅快地探手轻模儿子的额头，大喜道：“莫神医真是医术如神，小南没烧哩！”

刘政会喜出望外，千恩万谢的说尽感激的话。

回到外堂时，常何笑道：“招呼莫兄的重任暂且交给刘大人，未将已有三天没有回廷卫署了。”

与寇仲约好晚上到沙家相晤后，即匆匆离开。

两人在大堂坐好，刘政会欣然道：“听常将军说莫先生对庭院建筑有独到心得，不知对小弟这座府第有什么宝贵意见？”

寇仲暗忖你错把我当是陵少，我怎能有什么意见，避重就轻地笑语道：“刘大人这座府第构思独特，自跨进院门，小人便感到宅主人必然是气宇不凡，胸怀远志的人物。”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寇仲的吹捧，被捧者刘政会虽也觉得有点过份，仍是乐得飘飘然的谦虚道：“怎敢当！”

怎敢当！”

寇仲避过一劫，信口开河道：“小人虽然除医书外没看过其他的书籍。嘿！其实看过的医书都不多，全赖家叔口传诀窍。不过我自少爱看美好的事物。哈！可能是因小人天生貌丑吧！”

刘政会心有同感，但口头上当然要表示不会认同，笑言道：“男人最重要的是本事和成就，莫先生长得这么高大轩昂，哈……”寇仲笑着打断他道：“多谢刘大人的夸奖，小人之所以会迷情建筑，皆因建筑物除好看外，还有实用的价值，令它和书画只可供观赏不同。

嘿！就像漂亮的女人那样。哈！”

刘政会忙陪他发出一阵暖味的笑声。

寇仲知是时候，转入正题问道：“这两天小人都在福聚楼三楼用膳，从那里看过来，发觉跃马桥四周的建筑最具特色，不知刘大人对这区域的建筑有否留心？”

刘政会欣然道：“长安城的大小建筑均要先经我工部的批准，故对这些建筑都了如指掌，不知莫先生想知道哪方面的事？”寇仲笑道：“我这人性情古怪，欢喜一些东西时会巨细无遗，穷追不舍的寻根究底，若刘大人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就最理想不过。”

刘政会笑道：“这个容易，莫先生看看哪天有空，请驾临小弟办事的衙署，在那里所有资料均完备无缺，可任莫先生过目。”

寇仲心中大喜，却知不能表现得太过猴急，强压下心中的兴奋，道：“请恕小人不客气，不若明早为娘娘治病后，找个时间到工部拜访刘大人如何？”

说这两句话时，似感到至少半个杨公宝藏已落进口袋里。

李渊动容道：“裴矩就是石之轩？”

涂子陵道：“此事经我多年来暗中访查，可肯定不会冤枉错他。”

李渊歉然道：“岳大哥勿怪小弟尚存疑心，只因事关重大，耳太令人难以相信。”徐子陵暗呼好险，自己刚才一副唯恐李渊不信的神态，绝非霸刀岳山的作风。换过是真岳山，老子爱说什么就什么，哪有闲情去理你是否相信。心中暗自警惕，否则会在这些细节处暴露出自己像寇仲的莫神医般是冒牌货。

李渊移到他旁，与徐子陵并肩而立，凝望园内的雪景，沉吟道：“我曾与裴矩共事杨广多年，回想起来，此人确有点深沉难测，甚有城府。而大隋之败，他亦脱不了关系，可是他为何要这样做？弄得天下大乱，究竟于他有何好处？”

徐子陵冷笑道：“我看你是养尊处优惯了，竟忘记魔门中人只要能损人的事，决不理睬否利己，也要一意孤行。若我所料不差，他该有两个目的，首先是一统魔道，然后再一统天下。那时道消魔长，他将可任意胡为。说到底，只有这样才可除去正道与魔门的所有敌人。”

李渊一震道：“有我李渊一天，怎到他石之轩横行无忌。石之轩现在究竟身在何处？”

徐子陵冷然道：“今趟我重出江湖，故意与魔门中人拉上关系，正是要找出石之轩究竟躲在哪一个洞里。”

李渊恍然道：“难怪在成都岳大哥对付席应时，竟有安胖子和尤鸟倦两人为你助阵，我初时大惑不解，原来内中有此因由。”

在补救破绽方面，徐子陵做足工夫，遂转入正题道：“没有人晓得石老那刻下在什么地方，又或化身作任何人，但我敢写包单他下一个对付的目标，

必是你大唐皇朝无疑。”李渊愕然道：“岳大哥为何如此肯定？”

徐子陵迎上他瞧来精芒电射的双目，一字一字的道：“小刀可知杨虚彦的真正身世？”

李渊脸容不见丝毫情绪波动，显然作了最坏的打算，沉声道：“他究竟是何人之子？”

徐子陵淡然自若道：“他是谁人之子仍非最关键的地方，但杨虚彦却肯定是‘邪王’石之轩苦心培育出来的邪恶种子，天邪道这一代的传人。我今趟路经关外，遭晃公错、杨文干和杨虚彦意图置我于死，正是怕我入关来把这些事情告诉你。我本无入关之意，再三思量后，终于还是来了。”

李渊露出感激的神色，旋又双目杀机大盛，冷哼道：“现在我既已晓得此事，他们还想活命吗？”

徐子陵现出一个由石青石旋教给他真岳山的招牌笑容，充满冷酷深沉的意味，道：“放长线才能钓大鱼，要杀这三个人绝非易事，一个不好他们反会溜得无影无踪。更何况照我看晃过错并不知杨虚彦与石之轩的关系，为的纯是私仇。”

李渊皱眉道：“杨虚彦究竟是什么人？”

徐子陵答道：“杨虚彦实乃杨勇的幼子。”

李渊失声道：“什么？”

徐子陵道：“杨虚彦仍未知道他的身世被我揭穿。前次他在关外与晃公错和杨文干来对付我时，亦没有暴露身份。所以只要你把杨文干召来，严斥一顿，当可令他们减去疑心。至于下一步棋怎么走，我们须从长计议，绝不可轻举妄动。”

李渊长叹道：“岳大哥仍对我李渊这么情深义重，真教李渊徐子陵打断他道：“我岳山为的并非你李渊，而是碧秀心，她一生人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见到天下太平盛世，止战息兵的情况，只有除去石之轩这祸乱的根原，你的大唐朝才有希望为中原带来统一的局面。其他的都是废话。回去吧！待我想想再到皇宫去找你。”

李渊走后，徐子陵立即离开东来客栈，在横街小巷左穿右插，肯定没有人追蹑之后，才潜往侯希白的小院，与雷九指和寇仲碰头。

寇仲赞道：“陵少今早在跃马桥的演出确是精彩绝伦。晃老怪明明功力火候均在你之上，但偏偏从开始便缚手缚脚，给你玩弄于股掌之上，气得差点吐血。若非有人掷出臭鞋，他还会变成落水鸭呢。哈！究竟臭鞋是谁掷出来的？”

徐子陵沉声道：“赵德言。”

寇仲失声道：“什么？”同时想起可达志的奇怪反应，心中信了九成。

徐子陵道：“那表示赵德言已放弃追杀突利，甚至可能猜到我们已在长安，又或即将来长安。”

雷九指此时才至，坐下道：“你这重出江湖的岳山成了另一个宁道奇，根本没人敢跟踪你。我巡了几遍，没有任何发现。”

徐子陵道：“自下长安最大的两股势力，就是天策府和太子党，但因怕开罪李渊，有谁敢来惹我。”

接着把与李渊见面的经过一句不漏的交待出来。

寇仲喜道：“这确是反客为最佳招数，通过岳山，我们可对魔门穷追猛打，否则就算能起出宝藏，最后可能只是白便宜了石之轩或祝妖妇，而

我们可能还会像过街老鼠般遭人人喊打。...徐子陵道：“你那方面进行得如何？”

寇仲得意洋洋道：“凭我莫神医的手段和人面，有什么弄不妥当的。你最好过两招建筑学的花拳绣腿来给我防身。明早我会大摇大摆地到工部去翻查跃马桥一带的建筑资料，说不定晚上我们便可在宝库内喝酒。哈！想不到入关后如此顺利，可能转了运哩！”

雷九指肃容道：“少帅万勿小觑，自石之轩和祝玉妍两人领导魔门后，道消魔长，魔门两派六道的势力如日中天，人才辈出，现在的局面，可说是他们一手促成的。他们斗争经验之丰，敢说天下无出其右者。兼之他们行事不择手段，阴谋诡计层出不穷，一个不小心，就会为他们所乘。他们目下虽是倡旗息鼓，可能只是效法那坐观鹤蚌相争的渔人，好坐享其成，到我们起出宝藏才动手罢了。”

寇仲微笑道：“雷老哥教训得好。乐极生悲的情况我们早试过不知多少次，一定会步步为营的。”

徐子陵最清楚寇仲的性情，知他虽“得意”却不会“忘形”，问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寇仲沉吟片晌，道：“我已用特别的暗记通知双龙帮的兄弟我们两人来了，待会我便要返沙家继续做神医，联络高占道等人的事就交由你去负责。”

双龙帮乃多年前由寇仲创立，原是海盗的高占道、牛奉义、查杰和一众手下成为班底，奉寇仲之命潜来长安，作好把宝藏起出后运送的准备。寇仲本不打算这么快联络他们，现在改变主意，当然是因对找到杨公宝藏有较大的把握。

徐子陵点头道：“这个没有问题，我这岳山胜在可随时失踪，连皇帝都不敢过问。”

寇仲转向雷九指道：“老哥现在成为我、陵少和侯公子三方面联系的桥梁，须得拟出一套灵活的手法，才能不致误事又或坐失良机。”

三人研究一番后，定出联络通讯的方式，分散离开。

徐子陵变回黄脸汉子，到南城门找到寇仲留下的暗记，果然在旁边见到新的印记，徐子陵心中欣喜，把所有印记抹掉后，往城西北的安定里赶去。

安定里是永安渠出城连接渭河前最后一个甲坊，亦是城内的码头区，所有经营水运的商铺均集中该处。

徐子陵转入永安大街后，沿永安渠西岸北行，经过跃马桥时，不由特别注意两岸的建筑物，尤其令他注目的是座门匾刻有“无漏寺”的寺院，规模不大，但精巧别致，大殿、藏经殿、讲经堂依次排列。东西侧有菩提殿、厢房、跨院，院内花木扶疏，闲静雅致。若非有事在身，定要入内一游，说不定可寻得进入场公宝藏的线索。

过西市，徐子陵加速脚步，只一盏热茶的工夫，抵达安定里的码头区。

这段渠面加倍开阔，数十座码头泊满大小船舶，以百计的夫役正忙碌工作，起货卸货，忙个不休。

徐子陵转入安定里，整条横街全是营办水运生意的店铺，其中有些店铺门口聚集着似属帮会人马的武装大汉，透出一种紧张得异乎寻常的气氛。

徐子陵当然无暇理会，到抵达由街口数过去靠北第八间铺时，朝内瞧去，睽违已久的高占道，正在铺内和人说话，见徐子陵瞪着他，露出警惕的神色。

徐子陵露出微笑，大步进去。

第十一章 冤家路窄

寇仲回到沙家大宅，避过仍是宾客满堂的大厅，却在后院给三少爷沙成功截住，问道：“莫兄到哪里去了？找你真辛苦。”

寇仲看他眼肚浮肿，目布红丝，知他昨晚走是到青楼通宵狂欢，竟然这么“早”来找他，必不会有好带挈。先发制人道：“我才真的是苦。到长安后忙个天昏地黑，三少在睡觉时，小人却要摸黑入宫，等贵妃娘娘醒来为她治病，刚才又去为工部尚书刘大人的爱儿诊症，唉！看来我该是天生劳碌命。眼下我可是非好好歇上一觉不可呢。”

沙成功一呆道：“但莫兄怎也要帮我一趟，唉！因为我已答应了人家。”

寇仲虽不欢喜他，却也没有什么恶感，苦笑道：“是否尚美人儿呢？”

沙成功老脸一红，囁嚅道：“尚未有机会见到秀芳小姐，今趟是要请老哥你为风雅阁的老板娘看病。”

寇仲愕然道：“风雅阁是什么地方？”

沙成功道：“风雅阁是上林苑之外最有名的青楼。由青青夫人一手创设和主持，她的肠胃不时闹毛病，看来只莫兄才有本领根除她的顽疾。莫兄怎都要帮我这一趟。”

寇仲笑道：“三少是否对青青夫人有意思呢？”

沙成功搭着他肩头半推着他往后院门走去，陪笑道：“莫兄果然是明白人，不过我想的却是她的标致女儿喜儿小姐，她虽及不上青青夫人的万种风情，但亦非常迷人，莫兄见过便知我没有虚言。”

一辆马车恭候在后院门侧的广场处，那御者见两人来到，忙拉开车门。

寇仲停步，深觉不解道：“以三少的身份地位，为何会退而求其次？”

沙成功凑到他耳旁道：“首先我还是初来甫到，摸不清长安的情况，其次是听说齐王正疯狂追求青青夫人，弄得现在谁都不敢碰她。哈！上车再说吧！”

徐子陵踏入挂着“同兴社”招牌的铺子，扬声道：“谁是老板，我有批货要运往余杭，有没有得商量呢？”

高占道雄躯一震，舍下客人，让其他伙计招呼，过来道：“余杭山长水远，老兄付得起钱吗？”徐子陵微笑道：“找个地方坐下再谈吧！”

高占道眼中射出炽热的光芒，因他认出徐于陵的声音，忙道：“老兄请随我来。”

两人再不说话，朝内进走去，穿过天井，到了内院的偏厅，高占道把门关上。

涂子陵揭下面具，高占道双目涌出喜悦的热泪，往下跪倒，给徐子陵一把扶住。

高占道沙哑着声音激动的道：“不见多时，寇爷和徐爷已成了天下景仰的超凡人物，我高占道和一众兄弟能侍奉两位大爷，实是我们的荣耀尸涂子

陵大感受不了，苦笑道：“是否有人景仰我们还是次要之事，但想登我们于死地的走为数不少，坐下再说。”

坐定后，高占道问道：“寇爷呢？”

徐子陵答道：“他也来了，但一时不能分身，才没有和我一道来找你们。”

高占道摇头叹道：“两位爷儿要来长安的事，早传得街知巷闻，而谁都认为你们难以踏入长安半步。岂知两位爷儿神通广大至此，来了都没半个人晓得。哈！杨文干、李元吉之流怎会是两位爷儿的对手？”

徐子陵道：“我们有点小运气而已！其他兄弟状况如何？”

高占道道：“幸好寇爷和徐爷来了，可以为我们作主，眼前我们正遇上很麻烦的事。”

徐子陵愕然道：“什么事？”

高占道道：“此事说来话长，玉成他们呢？”

徐子陵心中一阵抽痛，颓然道：“此事也是说来话长，是我两个害了他们。”

想起此事，心中不由涌起对阴癸派强烈的仇恨。除了血债血偿外，再没有其他解决的办法。

来到风雅阁，使人的感受就像回到家中。

这所与别不同的青楼，无论布局装饰，都像一般书香世家的宅舍，没有半点唯恐不够富丽堂皇的媚俗之气。大体上这风雅阁是以四座四合院落组成，以庑廊分隔，从各合院的厢房望往中庭，都见到花过一番心思的园林亭榭、小桥流水的美景。论占地面积，只有上林苑的四分之一，但胜在有脱尽繁嚣、似家居亲切的感受、尤受文人雅士的喜爱。难怪能与斜对街那历史悠久，财雄势大的上林苑分庭抗礼。

马车在侧门外停下，沙成功扯着绝不情愿的寇仲敲门入内，启门的小婢道：“真亏沙公子请得莫先生大驾光临，青青夫人在东院恭候多时呢！”

寇仲见这小婢颇为娇俏，心想有婢如此，其主可以想见。

沙成功因别有居心，对这小婢着力巴结，但那小婢见寇仲貌丑，却有点不愿多看半眼的样子。接过沙成功暗中塞到她手心内的赏银，一边领路，一边与沙成功打情骂俏，沙成功最见不得漂亮女人，立时把寇仲忘掉，凑在小婢的耳旁絮絮不休的打关系，穿廊过舍的朝东院走去。

由于时间尚早，离营业足有三个时辰，院内只有几个婢仆在打扫清理，一片宁静。

寇仲跟在两人身后负手而行，乐得悠悠闲闲的欣赏大雪后的园林美景，心中却生出似曾相识的感觉，似在什么地方曾见过相近的布置设局，可是一时却总没法想起来。他亦不以为意，因类似的感觉非是首次，就像在梦中留下来的记忆残段，明明是初到贵境，却有旧地重游之感。

到了东院的西厢房，俏婢再向抄成功抛个媚眼，道：“两位大爷请在这里稍候，小婢去通知夫人。”

小婢轻敲房门，另一婢女把门拉开，让她进去，沙成功探出怪手，迅快的在那俏婢的丰臀捏了一记，俏婢嗔怪的瞪他一眼，才没入门后。

寇仲看得暗自摇头，沙成功退往他身旁，凑在他耳侧道：“莫兄是否第一次踏足这种烟花之地？”

寇仲装蒜道：“当然是第一次，我正是初见世面，再说我怎么花费得

起。”

说时用足耳力，听到房内那小婢道：“沙公子带同那治好张娘娘的莫大夫来了。唔！莫大夫的样子真不敢恭维，又丑又俗。”

青青夫人懒洋洋的声音响起道：“只要能治好我的病，管他是什么样子。巨贪俊爱俏是我们最犯忌的！好看的男人多是没有好本心，我是过来人，对此知道得最清楚。”

寇仲心中猛震，肯定这青青夫人的声音曾在哪里听过，但尽管搜索枯肠仍想不到对方是谁。

沙成功又在他耳边道：“只要莫兄治好夫人的病，小弟会安排莫兄在这脂粉丛中享尽风流，一切花费包在小弟身上，莫兄不用担心。”

寇仲心神不属，根本没听清楚他说什么，否则必会在心中大骂沙成功的“色诱”下流手段。

“伊呀”！

门开，两个俏婢再现眼前，躬身请他两位进内。

寇仲心儿忐忑下，跨过门槛，进入厢房内。房内分内外两进，以缕空雕花，分列左右的两排屏风分隔，变成一大一小两个相连的厅堂，内进的空间比外进大上近倍。

青青夫人坐在内进的左端，被屏风阻隔，要绕过屏风，才能得睹她的芳容。

终于步过屏风，一位华眼丽人正抬头朝寇仲瞧来，目光相触下，寇仲立时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任他怎么猜怎么想，仍估不到会在这里见到她。

沙成功等发觉寇仲神色有异，讶然往他望去。

高占道露出悲愤的神色，好一会才平复点，道：“这么说，玉成极可能尚未遇害，但为何他不到关中来寻我们？”

徐子陵不愿再思索有关段玉成的事，岔开道：“刚才占道说遇上天大的麻烦，究竟是什么事？”

高占道沉声道：“这要由关中的地方帮会的形势说起，以长安论，最大的两帮两派分别是京兆联、长安帮和陇西派、关中剑派。由于天策府和太子东宫的明争暗斗，地方帮派亦因而分作两大阵营，变成京兆联与陇西派并为一方，听命于建成太子；长安帮则与关中剑派结盟，靠到李世民的一边。两大阵营随着天策府与东宫斗争益烈，愈趋势如水火，终于波及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小帮会。”

徐子陵讶道：“你们是属于哪个帮会的？”

高占道做然道：“自三年前奉两位帮主之命到长安来布置经营，到今天我们已在长安混出点名堂，这条街干水运生意的都唯我们同兴社马首是瞻。遇到一般小麻烦软的不行来硬的，大多数事我们都能应付；否则就请长安帮的仇老大为我们出面摆平。故一向与京兆联和陇西派亦相安无事，但到五天前仇老大被突厥高手可达志在蓄意挑衅下动手打伤，京兆联的杨文干便铍人四处挑长安帮的地盘，累得一向倚靠长安帮的小帮会人人自危，不知杨文干会怎样对会我们。”

徐子陵皱眉道：“李世民难道坐视不理吗？”

高占道叹道：“秦王刻下是自身难保，李渊不但偏袒建成，左右妃嫔又不断在他旁挑拨离间李渊跟李世民的關係，听说就在昨天，天策府的学士杜

如晦遇上尹德妃父亲尹祖文，一语不合之下竟给尹祖文使人打伤，断了个指头，而尹祖文还要女儿尹德妃在李渊面前恶人先告状的诬告秦王喊使左右殴打其父，李渊竟信以为真，不肯听秦王的解释下还痛责秦王。徐爷说吧！在这种情势下，李世民哪还有能力去理会地方帮会的利益冲突。”

尹祖文就是在背后为明堂窝撑腰的人，可见太子党和贵妃党在互相支援下，压得李世民动弹不得，只能坐看敌人势力不住扩大。只有徐子陵知道杨文干好景不长，因为李渊已晓得杨文干与石之轩的关系。

假若他和寇仲放手对付杨文干，李渊亦绝不会方涉。

问道：“眼前你们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

高占道道：“杨文干用的是借刀杀人之计，以长安另一恶名昭著的帮会作爪牙，硬迫我们归附。今早我们接到通知，限我们三天内回复，我们正为此头痛尸涂子陵微笑道：“此事不难解决，其他手足情况如何？”

高占道欣然道：“一直以来听到两位爷儿闹得翻天覆地的事迹，众兄弟都非常振奋，日夕勤练寇爷和徐爷亲传的神龙八击，否则也挡不住关中的风风雨雨。奉义和小杰刚出外探听其他帮会的口风，两位帮主驾到长安一事，就只我们三个人晓得。”

旋又叹道：“不过小杰血气方刚，恋上风雅阁的红阿姑喜儿，弄得茶饭不思，真怕他误了正事。”

徐子陵笑道：“这种事在所难免，很快他会醒觉过来。现在先要弄清楚渭水盟的虚实和其与京兆联的关系，才可酌情处理。”

高占道大喜道：“有徐爷出头主持，这种事当然可以迎刃而解。”

徐子陵心道若由他出头只会是自取灭亡，但由岳山或莫为出头，将会是另一回事。

寇仲见到的美人儿，赫然是多年前在新安郡碰上的红妓青青。

当日他和徐子陵为躲避老爹杜伏威，躲进一所青楼避难，而青青则借他们掩护与情郎私奔，后来发觉那情郎目的只在骗财骗色，得寇仲和徐子陵仗义救了她和婢女喜儿，免遭不幸。不过当时青青并不领情，还恶言相向，以至双方在不愉快的气氛下分遣扬镜。想不到青青主婢竟到了这里，还有声有色的经营出一间声价不凡的青楼。世事之难以逆料，此亦一例。

青青见他呆瞪自己，误会道：“这位该是莫先生吧！莫先生为何这么瞧着妾身，是否妾身的顽病难以医治？”寇仲回复过来，干咳一声道：“青青夫人的肠胃病是否起于四、五年前？”

青青又惊又喜，愕然道：“先生果然医术如神，只看一眼立知妾身的病况。莫先生与沙公请坐，奉茶！”

寇仲心中感叹，暗忖我当然知道，当年遇上她时，这美女健康快乐，现在则愁眉深锁，显是因当年被人欺骗以致郁结难解，身体亦因而出了毛病。只听她适才随口道出对俊俏男人的看法，便知她对旧事仍耿耿于怀。

沙成功接过香茗，为寇仲吹嘘道：“我都说莫先生是名副其实的神医，连张娘娘的怪疾也给他治好，有什么病会是他治不来的？”

寇仲不想再听他的话和看他的嘴脸，道：“三少如不介意，小人想单独为夫人把脉看病。”

沙成功大感没趣，偏又毫无办法，只得和两婢退到外进。

寇仲坐到青青身旁，三指搭上青青的香腕，勾起往日的情景，叹道：“夫人此症来自心情郁结，致影响情绪和食欲，心病还须心药医，夫人有什么事

看不透呢？”

青青被触及心事，苦笑道：“先生看得真准，难道我这病真没得医吗？”

寇仲首次感到自己真的变为神医，语重心长的道：“凭小人的针术，或可解夫人一时之困，可是病源不除，迟早会再度复发，难以根治。”

青青幽幽叹道：“先生尽力而为吧！就算根治不好我的病，妾身只会怪自己，不会怪莫先生。”

寇仲冲口而出道：“过去的事当作烟消云散算了，夫人何须仍耿耿于怀？”

青青娇躯一颤道：“先生晓得妾身以前的事吗？”

寇仲心中叫糟，始知自己一时忘情，泄露口风。

第十二章 帮派之争

徐子陵把雷九指为他编造的身份说与高占道道：“我现在是山东的行脚商，专营绸缎生意，在西市有间和我素有交易的绸缎庄，尚有落脚的处所。我用的名字叫雍秦，不但武功高强，且精通赌术，擅使的兵器是一对刻有‘雍秦’两字的精钢护臂。”

高占道叹道：“徐爷设想得真周到。不过有起事来，徐爷绝不可使出真功夫，因为像两位爷儿的身手，天下屈指可数，一露真功夫，事实上会惹人生疑。不知寇爷现在的身份又是什么？”

徐子陵凑到他耳旁低声道：“当然也像我有假身份有副假的脸孔，但你暂时还是不要让其他兄弟知道我们已来了长安。今晚你和奉义、小杰他们在这里等待我们，我会和少帅来与你们商量大计。”高占道精神大振道：“终等到这么一天！真希望明天可以离开长安。”

徐子陵讶道：“你难道对长安没丝毫好感吗？”高占道嗤之以鼻道：“大唐皇帝的宝座早晚会落在李建成手上，这种地方有什么舍不得的。”

徐子陵露出深思的神色。记起李世民曾说过恐怕李建成会是另一个杨广的评语，深切体会到被杨广暴政害得家破人亡的高占道对暴君的厌恶，正要说话，外铺传来嘈杂的混乱声音。

两人愕然互望。

高占道霍地立起，双目精光暴现，显示出大有长进的功力，沉声道：“麻烦来哩！”

寇仲忙作补救道：“小人虽不知在夫人身上发生过什么事，但凭小人的经验，夫人这种郁结病症该是因男女之情愫而来，可推想夫人该有一段伤心往事。未知小人有无猜错？”

青青呆望他的丑脸好半晌，幽幽轻叹，双目射出回忆神情，茫然道：“莫先生只说对一半，妾身是因做过一件忘恩负义的事，所以心内愧疚，只惜此事错恨难返，可能因为此事，才患上先生所断出的郁结症。”

寇仲一呆道：“夫人曾把这事告诉别人吗？”

青青惨笑道：“告诉别人有什么用？只是每当妾身忆起此事，心情难再舒畅，又总是忘不掉。莫先生教妾身该怎么办呢？”

寇仲放开三指，取出铜盒，笑道：“夫人若信任小人的话，请把事情说出来，小人可立誓为夫人保守秘密，说不定小人还可开解夫人，并替夫人根治病毒。”

青青呆瞧着他打开铜盒，取出一根灸针，道：“妾身有个奇怪的感觉，先生像熟知妾身往事似的，我们以前曾否见过面呢？”

寇仲拈针的手轻颤一下，着她坐直娇躯，准确落针在她肩后的心俞穴处，此是心脏血气转输出入之地，在脊骨第五椎下。寇仲虽不通医理，仍知“心病”应从“心穴”入手，故下手挑选这个穴位。

真气随针输入。

青青“唧”一声叫起来，神态动人。

寇仲柔声道：“我在等着听哩！”

青青摇头道：“妾身真的不想说，那会令妾身很痛苦的尸寇仲一来心切救人，更因好奇，忍不住道：“那就让小人猜猜看，是否有人仗义帮了夫人的忙，甚至救过夫人性命，而夫人却毫不领情？”

青青剧震道：“你怎能一猜便中？”

寇仲明白过来。原来青青确因当年对他和徐子陵在救她后恶言相向的事，一直内疚至今。微笑道：“小人只是顺着夫人的口气和病情去猜度吧！夫人请闭上眼睛，好好睡一觉，醒来后一切都会成为过去。小人敢担保夫人的愧疚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你的恩人根本没有把事情放在心上；说不定你还会再与恩人重逢，彼此亲切畅叙呢？”

青青缓缓闭上美目，像个无助的小孩般道：“真的吗？”

寇仲内气输入，青青软倒椅内，沉沉睡去。

进来闹事的是十多名大汉，人人手持木棍，见人就打，铺门外另有十多人押阵，由渭水盟的盟主符敌亲自率领，尚有京兆联派来的史成山和高越两高手助拳。

在铺堂照料的有三位双龙帮的手足，以君子不吃眼前亏，寡不敌众下，往内退却。

高占道和徐子陵与在后铺的十多名兄弟拥进前铺时，铺内没有一件东西是完整的，连桌椅都不放过，全部砸个稀巴烂。

众恶汉正往外退走，附近店铺的同行闻声而至，但只在远处围观，敢怒而不敢言。

高占道喝止正要冲出铺外动手的兄弟，低声向徐子陵道：“是硬还是软！”

徐子陵大感头痛，道：“先看他们有什么话说。”

高占道微一点头，与徐子陵走出店外，厉喝道：“符老大这是甚么意思？令早才传来口讯，着我们同兴社要依你们的规矩纳款金办事，不到几个时辰就来乱砸东西，一副赶尽杀绝的样子。”符敌斜眼一瞥涂子陵的黄脸汉，冷笑：“不干事的闲人先给老子滚开。”

徐子陵见他如此霸道，无名火起，表面却毫不动气，微笑道：“小弟雍秦，乃高社主的拜把兄弟，这样算不算是闲人呢？”

符敌旁的高越狞笑道：“小子找死！”

说话的是他，动手的却是京兆联随来的另一高手史成山，这矮横恶汉

拔出佩刀，箭步抢前，照头往徐子陵猛劈过去，一出手就是夺命招数，围观的水运业同行全体哗然。徐子陵踏步迎上，在万众惊愕下，效法老爹杜伏威的袖里乾坤，暗藏护臂的一袖往劈来的大刀浑去，“叮”的一声，史成山浑身剧震，大刀荡开，人也被震得退后三步。

符敌等人露出骇愕神色时，徐子陵两支护臂从内探出，疾攻对方双目。

史成山早被他震得血气翻腾，五脏六腑像倒转过来般，慌忙运刀格架。

岂知徐子陵真正杀着是下面无声无息飞出的一脚，脚尖点在史成山腹部气海穴处，史成山惨嚎一声，应脚倒飞，跌入符敌阵内，又撞倒另两人，三人变作滚地葫芦，狼狈不堪。

符敌等骇然失色，双龙帮的兄弟和围观者则高声喝采，声震长街。

徐子陵退回高占道旁，从容自若道：“找死的该是这姓史的，以后他都不用再和人动手。”

符敌双目杀机大盛，狠狠道：“高占道你这是敬酒不喝喝罚酒，可敢与我符敌独斗一场？”

高占道哈哈笑：“符老大的言词既矛盾又可笑，你一上场便教我喝罚酒，哪有敬酒可言。更可笑是不讲江湖规矩，摆明以大压小的姿态，道理说不过人即诉诸武力。凭你这种行为，怎能令人心服。”

围观的同行又一阵震耳欲聋的掌音和来声，符敌的霸道已激起公愤。

徐子陵戟指符敌身旁正双眼乱转的高越喝道：“高越你给雍某滚出来，看你有什么资格说雍某想找死。”

众人更是采声雷动，为徐子陵打气。

高越气得脸色阵红阵白，偏又心中虚怯。江湖上这种指名道姓的挑战，明知不敌亦退让不得，只好拔出背上长剑，跨步出阵，摆开架势道：“雍秦你最好秤秤自己的斤两，看在关中敢与我们京兆联为敌的，会有什么好结果！”

徐子陵冷然道：“听你的口气，关中当家的究竟是姓杨的还是姓李的呢？”

此话一出，整条街近千入登时鸦雀无声，都在看高越怎么回答。。

高越才知自己说错话，老羞成怒，喝道：“小子纳命来！”

猛地冲前，长剑洒出三朵剑花，往徐子陵刺去。

徐子陵健腕一沉，护臂从袖内闪电击出，“锵”的一声，把对方长剑扫开，下面作势要踢，吓得高越慌忙后退，一副杯弓蛇影的神态，登时惹起震耳哄笑。

符敌的脸色非常难看，怎想得到横里杀个雍秦出来，立威变成自取其辱，确是始料不及。

徐子陵瞧着退往丈外的高越，摇头叹息道：“高兄滚到这么远，雍某怎样向你纳命？”

高越气得差点吐血，再要抢前，符敌大喝道：“且慢！”

高越早对徐子陵心生忌惮，乐得下台，止步道：“符老大有什么话说？”

徐子陵洒然笑道：“说什么话都没有用，既然明知不会有好结果，大家索性扯破面皮对着来干。符老大不是要单打独斗吗？有种的就以一场分胜负，输的一方以后就滚出长安，再不要在这里混搅。”

围观者爆出来声附和，气氛热烈，群情汹涌。

符敌背后的头号大将石布持枪抢出，为老大解围喝道：“臭小子！过得

我石布这关再说吧。”

一人提刀从围观的人堆中排众而出，大笑道：“杀鸡焉用牛刀，就让我查杰来侍候你这口出狂言的家伙。”

原来是查杰回来了。

牛奉义亦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到徐子陵另一边。

在这区谁人不认识查杰，人人高声为他呐喊助威。符敌方的三十多人立时反变得势孤力弱，陷于遭人人喊打的劣局。

只看查杰的气度步法，便知他的功力大有精进。

牛奉义在徐子陵身旁激动的道：“两位帮主终于来啦！”

石布和查杰两人相隔十步，互相虎视。

接着两人同声暴喝，向对方发动攻势。石布长枪疾朝查杰胸口挑去，极是凶猛，劲道十足。只看这一枪，此人的功夫尤在京兆联的高越和史成山两人之上。

岂知查杰刀随意发，使出徐子陵和寇仲传授的“神龙八击”第一击“气势如虹”，挥刀挑扫，轻轻松松的荡开对方长枪，笑道：“石兄千万不可存心相让，否则被小弟误伤就不值得啦！...众人见查杰刀法这么高明，又是一阵打气喝采。

查杰得势不饶人，趁石布空门大开，羞怒交集的当儿，伏腰欺身，长刀接着施展第二击“直捣黄龙”，长刀角度变化，直取石布小腹，杀得石布往后跌退，失去先机。

符敌一方纷纷退让，腾出空间供两人动手周旋。

石布狂喝一声，枪法一转，招招都是两败俱伤的拼命招数，力图平反。

查杰沉着应战，反攻为守，表面看石布似反击成功，但徐子陵等却知石布的气力正飞快消逝，已成强弩之末。

果然查杰觑准石布枪势稍竭，闪身撞入对方枪影内，倏又退开，快得看也看不清楚，石布肩头溅血，长枪掉地并踉跄跌退。

查杰还刀入鞘，退到高占道旁，晒道：“符老大若不亲自出手，渭水盟以后再不用在长安混下去啦。”

符敌脸色铁青的瞧着已方人马把石布扶着。高占道微笑道：“接下来这一场就由我高占道陪符老大玩玩，不过愿赌眼输，谁输了就立刻离开长安，符老大有这胆量吗？”符敌势成骑虎，喝适：“拿棍来！”

高占返向徐子陵露出一个充满信心的笑意，低声道：“出手啦！”言罢大步踏出。

这海盗出身的汉子仍是当年的模样，长发披肩，满面胡须，背上又挂着两把各长五尺的短缨枪，难得是神态更内敛沉凝，威霸化为充满张力的气势，随便一站，立时把心虚气怯的符敌比下去。

经过三年的修练，高占道已像查杰般，一跃而成能独当一面的高手，难怪能在长安闯出名堂来，更成为京兆联的眼中钉。

符敌狂喝一声，长棍猛劈，这一棍纯属试探，符敌再不敢轻视对手。

高占道踏前半步，双短枪从背后移到前方，仍保留交叉的架式，把长棍格个正着，持枪的一对修长粗壮的手稳定有力，不晃半下，立时惹起此起彼落的喝采。

“当！”

符敌的长棍给震得弹高，高占道双枪分开，闪电前刺，迫得符敌往后

退避，落在被动之势。

他本想以雷霆万钧的全力一棍，在内力上压倒对方，岂知高占道功力之高，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立即吃了个哑巴亏。

高占道正要乘势追击，一声大喝传来道：“给本官住手！”

徐子陵愕然瞧去，只见身穿官服的尔文焕领着十多名长林军，冲破围观的如堵人墙，排众而出，一面煞气，心中暗叫不妙。

沙成功乘机留在在风雅阁讨好本为青青婢女的喜儿，寇仲则托词疲倦自行回家，事实上却溜去跃马桥看形势，那明天去工部查看屋宇资料时也好先有个大概印象。

他离开北里往西行，算好抵达永安渠东岸，可沿渠南行，不用多走冤枉路。

与青青和喜儿的重逢，心中不无感慨。

在他的脑海中，她们从没占过什么位署，所以连她们的名字都忘掉。可是今天异地相逢，心中却涌起温馨亲切的感觉。她们代表着未成名前一段苦乐参半的回忆，亦勾起他对往事的追忆。

忽然惊醒过来，定神望去，永安渠对岸处人头涌涌，闹哄哄一片，不知发生什么事。

寇仲好奇心大起，连忙走过跨渠大桥，往人最多处挤进去。

就在此时，尔文焕官威十足的声音传来道：“当街武斗，有违法纪，有关人等，全部带署，敢抗令者，格杀勿论。”

寇仲跃起一看，首先人目的是徐子陵的腊黄脸孔，接着是高占道等人，暗叫乖乖不得了，但一时间亦想不到化解的办法。

第十三章 惊天阴谋

高占道恭敬的向尔文焕道：“大人明察，小人是同兴社的老板，一向奉公守法，经营水运生意，颇得同行抬举，出任这一带水运业的社长。不知如何今天忽有恶人登门，把我铺内所有东西砸烂，还要出手伤人，小人这受害者只因自卫而出手，此事人人目睹，可作见证尸此番话刚完，围观的人一齐起哄，均指斥以符敌为首的渭水盟一方欺人太甚，横行霸道。”

尔文焕见群情汹涌，脸色微变，若闹成民变，传到李渊耳内，又有李世民大做文章，恐怕连李建成亦罩压不住。不过他在官场打滚多年，什么处事手段不晓得，待群众静下来后，喝迫：“是非曲直，本官自会查个一清二楚，严惩犯事的人。你们两方做头头的，须随本官返署解释经过。”

众人又是一阵起哄。

谁都知道渭水盟和京兆联有太子建成在背后撑腰，高占道这样给他押往官署，等若送羊入虎口，有命回来才怪。

高占道脸色一变，朝徐子陵瞧去，请他指示。

徐子陵则心内为难，原则上他是绝不能让高占遣这么随尔文焕到官署去，可是如若公然反抗，高占道等还用在长安混吗？低声向高占道道：“人

证！”

高占道醒悟过来，向尔文焕道：“就算小人和符敌随大人回署，可是各说一套，仍是难辨谁是谁非。大人若要查清楚这件事，何不当场向附近店铺问明经过……”尔文焕喝断他怒道：“如何查案，须你来教导本官吗？有谁人想为你作证，就到官署来吧！人来！”

众兵卫同声应命，也颇有威势。

本想挺身作证者立即噤声，谁都知到官署去不会是好事。

符敌一方人人脸露得色，一副看你高占道怎样收场的幸灾乐祸的表情。

“且慢！”

包括尔文焕在内，众皆愕然。

寇仲扮的莫神医排众而出，笑嘻嘻道：“尔将军你好！幸好小人刚好路过，把整件事看个一清二楚。可免得尔将军浪费精神，就由小人随尔将军返公署作见证好了。”

尔文焕立时头大如斗，他今趟能“及时出现”，解去符敌之困，乃预先早作安排，以官威配合帮会实力，务求一举弄垮同兴社。岂知竟横里杀出个神医莫一心，登时令他的如意算盘难以打响。

寇仲可非任他欺压的平民，而是当今炙手可热的红人，可直接向李渊说话还会得到李渊好感和信任。

尔文焕忙换过另一张脸孔，恭敬道：“原来是莫神医驾到，这等小事，怎须劳烦莫神医？”

高占道、牛奉义和查杰仍未能认出这仗义勇为的人是寇仲，一来因多年未见，更因此刻的寇仲无论声音姿态都活脱脱是另一个人。

徐子陵心中叫妙，自抵长安后，寇仲要见他们都是在偷偷摸摸的情况下，可是经此一事，寇仲将可公然和他们建立“关系”，旁人只会认为他们是经此事而结成朋友的。

寇仲亲热的挨到尔文焕旁，笑道：“维护法纪不但是尔将军的责任，也是每个人的责任，如此正义才可伸张。小人决定为此事作证，这群为非作歹的人恶得太过份啦！”

尔文焕差点捧头叫痛，这类牵涉到城内治安的事件，根本在他长林军职权范围之外。他原本的打算把高占道押回长林军总部，关他十天半月，待大局已定才放他出来。可是寇仲这么一插手，势须把高占道送往城卫所，一切须依规矩秉公办理。有寇仲这神医作证人，谁敢不给面子凭着证供来处理？若罪证成立，符敌给送往刑部，那时将连李建成也偏袒不了。

不过他也是满肚子坏水，两眼一转笑道：“既有莫神医指证，未将还有什么怀疑呢？更不用劳烦神医来回奔波，若累坏先生，未将怎向皇上和太子殿下交待。人来，只给我把符敌等人押回衙署。”

欢声雷动中，符敌等垂头丧气的随尔文焕离开。

徐子陵顺势邀请莫神医到内院小坐，以示谢忱，到内院的偏厅坐下，徐子陵才向高占道三人揭开寇仲的身份，彼此自有一番久别后重逢的叙话。

寇仲把目前的处境扼要解释后，徐子陵道：“杨文干透过渭水盟来控制关中的帮会，只是更重要行动的一个先兆。现在我们公然挫折他们的威风，虽然痛快，也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杨文干由主动变成被动，以后不得以雷霆万钧的手法对付我们，否则威何以立？我们若无应付良法，必会后悔莫及。”

高占道三人点头同意。

符敌只是杨文干的先锋小卒，若论实力，有杨虚彦、李建成、李元吉在后面撑腰的京兆联确是不可小觑。

寇仲问徐子陵道：“照你看，杨文干是否正与建成、元吉等密谋刺杀秦王呢？”

高占道等无不动容。

徐子陵道：“我和你结论相同，杨文干的如意算盘该是先除去李世民，然后再对付李阀其他人。此事必有突厥人牵涉其中，`魔帅，赵德言亦因此事而来。”

寇仲拍腿道：“若我们能好好利用这个形势，说不定可左右逢源，既能提走宝藏，更可令李阀因派系之争致元气大伤，难以东侵。”

徐子陵摇头道：“这并非派系之争，而是突厥人入侵的惊天阴谋。一个不好，可能会重演魏晋南北朝讫夷入侵之局，请问少帅你于心何忍？”

寇仲抓头道：“给陵少你说得我糊涂起来啦，那我们难道要助李小子去对付我们尊贵的太子殿下吗？最怕是李小子不但不领情，还会学洛阳那趟帮王世充对付我们，再害多我们一次。”

徐子陵不悦道：“这乃大是大非，我才不信你真的糊涂至此！我们汉人自己关起门来打架总仍是自家人的事，但若给突厥的魔爪伸入关中，那天下势将大乱，你真会不明白吗？”

高占道三人见两人言语冲撞，不敢插口，更不敢表示意见。

寇仲苦笑道：“大是大非我总说不过你，一场兄弟，我当然要尊重你的意见。”

转向高占道等岔开话题道：“这么多年哩！有没有些兄弟在此娶妻生子，落地生根呢？”

牛奉义答道：“我们众兄弟无不受过战争之苦，一日天下未定，我们都不敢成家立室。

所以娶妻生子的兄弟非是没有，但为数极少，发生这情况的兄弟都已被劝离开我帮，断绝所有关系，免得有事时被拖累妻小。”

徐子陵赞道：“你们处理得很好。”

寇仲欣然道：“这样会易办很多，由此刻开始，我们立即化整为零，散往各处暂避风头，免成敌人攻击的目标。生意是否可交给同业代理？”

查杰道：“该没有问题。”

寇仲道：“我和陵少负责摸清楚杨文干那方面的形势。你们则要设法保存实力。只要你们想想来对付你们的极可能有杨虚彦在其中，那不用我教你们也知该如何小心哩！”

高占道等一齐倒抽一口凉气，不住点头答应。

高占道沉吟道：“后天就是新春佳日，就算没有杨文干的事，明晚我也要暂时歇业，待初三后才启市营业，所以趁机关门五、六天，谁都不会在意，更猜不到我们提高了警觉。”

徐子陵心中一动道：“往年近晚你们会否聚在一起吃团年饭？”

牛奉义苦笑：“这是我们的惯例，早在酒楼订下十多席酒筵，预备庆祝春节，现在只好取消。”

徐子陵道：“是哪间酒楼？”

查杰道：“福聚楼轮不到我们，不过北里的长安楼也不错，只是景观及

不上福聚楼。”

寇仲喜道：“这团年饭不能不吃，敌人若要闹事，这就是最好的机会。”

徐子陵微笑道：“刚才占道和小杰分别露了一手，显示出高手的功力，所以对方若要在这种情况下一击得手，事后则安然离去，做得干净利落，舍杨虚彦外，杨文干方面尚有何人呢？”

寇仲点头道：“侯公子会很欢喜听到这个消息。”

徐子陵道：“此事尚需从详计议，若再给杨虚彦脱身，我们将吃斤完兜着走，故不容有失。”

寇仲向高占道等道：“你们先去通知众兄弟，由此刻到明晚团年，尽量避免露面。”

高占道等领命去了。

寇仲转向徐子陵道：“你真要帮李小子吗？”

徐子陵叹道：“我非是不肯为你设想，而是大义当前，怎都不能容魔门和突厥人联手荼毒天下！寇少帅英雄了得，若要争天下，将来就堂堂正正的和李世民对仗沙场，决胜争雄。”

寇仲微笑道：“若论英雄了得，我寇仲怎及得上陵少。我完全同意你的话，只是如何着手进行，却非是易事。”

徐子陵默然片晌，沉声道：“你是否因我一意坚持，才同意帮李世民呢？”

寇仲哈哈笑道：“陵少太小看我寇仲哩！我是真的认为你说得对，才答应帮忙的。来吧！先说你有什么好主意？”

徐子陵道：“我要警告李世民。”

寇仲失声道：“什么？”

变回岳山的徐子陵大摇大摆的返回东来客栈，店主伙计都对他泰若神明，恭敬得不得了。还主动安排他迁入店内北苑最大最豪华的连厅上房，惟恐开罪他这大唐皇帝的老朋友。

坐在厅内的太师椅里，徐子陵闭目养神，把这几天来的事思索一片，以计划将来的行动。

他和寇仲现在就像走过横跨高崖的残旧索桥，一下失足，就会摔往深渊，跌个粉身碎骨，故在任何情况都不可以出漏子。

忽然心生警兆，徐子陵冷喝道：“谁？”

一人穿窗而入，行云流水的坐入与他相隔一几的太师椅去，笑道：“岳霸别来无恙！”

徐子陵睁开眼睛，从容道：“原来是‘倒行逆施’尤鸟倦。你到长安来，未知有何贵干？”

尤鸟倦脸上每道皱纹都在发亮放光，压低声音邪笑道：“重出江湖的岳霸果是不同凡响，先搏杀席应于成都，今天又狠挫晃老怪于跃马桥上，风头之劲，天下无人能及。”

徐子陵装出不耐烦的样子，皱眉道：“我岳山岂是爱被吹捧的人，你若再说废话，勿要怪岳某人下逐客令。”

尤鸟倦忙陪笑道：“岳霸的火气仍是这么大，闲话休提，小弟今趟来是要请岳霸帮一个忙。”

徐子陵讶道：“我为何要帮你？”

尤鸟倦凑近少许，压低声音道：“因为石老邪要杀你。”

徐子陵淡淡道：“他若要杀我，你尤鸟倦能帮得上什么忙呢？”

尤鸟倦好整以暇的道：“小弟现在诈作与安胖子同流合污，进行与赵德言合作的一项阴谋，对付的正是你的老朋友李渊。假设岳霸肯答应帮小弟这个忙，我尤鸟倦可立下魔门咒誓，完全站到你这一方来。”

徐子陵微笑道：“这交易听来对我并没有什么大好处。你究竟想我怎样帮你？”

尤鸟倦双目邪光剧盛，一字一字的道：“小弟想请你老人家助我去夺得圣舍利，此物对我是生死攸关，对你却是毫无用处。假如你不帮找，它势将落入石老邪手上，当石老邪集邪王邪帝于一身后，他第一个不放过的人就是你，然后才轮到祝玉研和宁道奇。”

徐子陵很想问他为何石之轩第一个要杀的是自己，但当然不敢真的问出口，否则尤鸟倦不怀疑他是假冒的岳山才怪。

徐子陵冷然道：“圣舍利藏在哪里？”

尤鸟倦沉声道：“就在杨公宝藏之内。”徐子陵心中剧震。

尤鸟倦应是一直不知邪帝舍利在杨公宝库内，这消息当然不会是从‘四川胖贾’安隆处听得，祝玉研更不肯告诉他这宿敌，那么他究竟是从何而知呢？徐子陵凝起岳山的心法，双目射出冷酷的光芒，别头迎上尤鸟倦兴奋狂热的眼神，道：“我从未听过有此一说，你是从谁得悉此事？”

尤鸟倦道：“请恕小弟卖个关子，岳霸你一言可决，是否肯和我尤鸟倦合作。”

徐子陵不答反问道：“你知杨公宝藏在哪里吗？”

尤鸟倦狞笑道：“若我晓得，就不用来求你。但晓得宝藏的两个臭小子，刻下该已在长安，石老邪正在旁虎视眈眈，等待他们去寻丢时好坐享其成。为人为己，岳霸你也该帮我这个忙。”

徐子陵心中再震，暗忖自己和寇仲实在低估了石之轩的心计和手段。

寇仲回到沙府，沙福正指挥下人，为宏伟的府第张灯结彩，迎接新春。

他这时的身份地位自不可与昔同日而语，人人对他执礼恭敬，殷勤亲切。

沙福放下手上的工作，领他直进内厅见沙天南夫妇。

沙天南详细问过他为张婕妤治病的事后，欣然道：“这两天来求诊的人络绎不绝，老夫都以一心只为娘娘诊病为由推掉，不过春节过后，一心怎都要应酬一下老夫的朋友。”

寇仲唯唯诺诺的应允，稍坐半刻，告罪离开，才踏出厅内，给五小姐沙芷箐的贴身俏婢截着，道：“小姐有请先生。”

寇仲乏辞推搪，只好随她往沙芷箐的南园雅舍走去。

抵达门外，只听有把娇滴滴的女子声音传出来道：“那个寇仲最爱扮鬼扮怪，不过无论他扮作什么样子，只要我看上一眼，定可把他认出来。”

寇仲听得魂飞魄散，大叫不妙。

第一章 异地逢故

徐子陵点头道：“难怪尤兄要央我出手助阵，因为必须有足够的实力，方能混水摸鱼，从中得利。不过依我看除非你能清楚把握那两个小子起出宝藏的时间、地点，否则只会白白错过，他们得手后你仍是茫然不知。”

尤鸟倦胸有成竹的道：“这方面由小弟去操心，只要岳老哥你肯点头，我有十足把握让石之轩栽个大勒斗。”

徐子陵晓得自己若不点头，休想这个魔门穷凶极恶的邪人肯再透露任何

消息。他说的话虽然不尽不实，但总会透露出背后真相的一些蛛丝马迹。断然道：“好吧！就此一言为定，我亦不须你立誓。不过假如若被岳某人发觉你尤鸟倦有不老实的地方，休怪我辣手无情，翻脸不认人。”

尤鸟倦大喜道：“岳老哥放心，这种互利互惠的事，我尤鸟倦怎会蠢的自行毁掉，何况以后大家还可作个朋友嘛！”

徐子陵趁机问道：“你最好先把计画和盘托出，看看本人该如何配合。”

尤鸟倦压低声音，身子微靠过来，肃容道：“石之轩要杀你岳老哥的事，绝非我尤鸟倦虚言恫吓。若老哥你知道石之轩、祝妖妇和赵德言这三个现下魔门最顶尖的人物，正首次破天荒联合起来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便绝不奇怪老哥你为何会成为要被清除的目标人物之一，因为老哥你已威胁到他们的成败。”

徐子陵首次相信尤鸟倦为夺得邪帝舍利，有跟他合作的诚意。

他和寇仲早先从杨文干的行动，推测到石之轩正与赵德言合作，密谋颠覆大唐王朝；只没想到与石之轩势成水火的祝玉妍竟会加入这联盟，三方面各有其庞大的力量，合起来确非同小可。何况现实大唐王室派系斗争激烈，更与敌人可乘之机。

至此徐子陵故作愕然道：“竟有此事？”

尤鸟倦道：“他们第一个目标，是要杀死李渊次子李世民，除去此人，唐室将成没牙缺爪的老虎。不过这只是他们表面的目标，事实上他们三人各怀鬼胎，按理都在图谋宝库内的圣舍利，只是谁都不挂上口边罢了！”

徐子陵皱眉道：“你是从什么地方知道这些事的，安胖子该不肯告诉你吧！”

尤鸟倦得意的道：“告诉我的是赵德言那奸鬼。他自问武功及不上邪王或祝妖妇当然要找高手助拳。老赵口中虽说不觊觎圣舍利，宁愿它落到我手上，也不想见他给石邪王或祝妖妇取得；但我尤鸟倦岂是这么易受欺骗的人，老赵是看中我懂得提取圣舍利内蕴神功的法门，才蓄意笼络我而已！一旦得到圣舍利，他就会调转枪头来对付我呢。”

徐子陵讶道：“我岳山从来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你不怕我也向老赵般对待你吗？”

尤鸟倦好整以暇的道：“先不说你老哥一向言出九鼎，从不做违诺的事。最重要是你的换日大法走的是天竺佛宗的路子，若望图汲取圣舍利的神功，会立即走火入魔，大罗金仙都救你不得。”

徐子陵冷哼道：“坦白说，我对你们的圣舍利根本全无兴趣，唯一有兴趣的事，就是取石之轩的狗命，这无情无义的疯子究竟躲在那里？”

直到此刻，他才想通岳山非杀石之轩不可的理由，关键人物是石清璇的生母碧秀心，他乃岳山的红颜知己，石之轩却以卑鄙的手段害死她，以岳山刚暴的性格，不天涯海角的去寻石之轩算帐才是奇事。从岳山的遗卷里对

碧秀心的描述，他也不由得对这前代秀外慧中的美女倾佩，而对石之轩的卑鄙憎恨亦油然而生，这心态的产生连他也毫不自觉。今晨他对李渊说要对付石之轩，双方都感到理所当然毋庸置疑。但徐子凌仍没深刻的思索出为何定要杀死石之轩，到现在尤鸟倦指出他和石之轩势不两立的情况，他始豁然想通两人间实有倾尽三江两河之水也清洗不去的深仇。

尤鸟倦道：“天下间恐怕只有安胖子才知石之轩身处何方，安胖子现在成了石之轩的传声筒；石之轩与老赵和祝妖妇之间的交易，亦全由他代表进行谈判，恐怕要到圣舍利出世，这家伙始会现身抢夺，那时就要看你岳大哥的本领。”

徐子陵双目故意露出凶厉的杀气，缓缓问出最想知道的问题：“寇、徐两小子是否正身在长安？”

尤鸟倦坦然道：“凭两人精通易容改装之道，又奸猾更胜狡狐，故此各方面的人仍未敢肯定他们是北上还是已潜来长安。最可笑是大家都对此避而不谈，就算明知他们人在那里，一日他们未去碰杨公宝藏，还要想尽办法为他们掩饰。”

徐子陵放下心来，问道：“若是如此，我们在他们起出宝藏前，应尽？考跽俳？触，只需约定通讯手法，有事时可立即找到对方便成。”

尤鸟倦点头同意，商量好联络的方法，店夥兴奋的在门外嚷道：“岳公大爷，尚秀芳小姐登门造访。”

尤鸟倦愕然道：“原来是那丫头，她和明月确像是同一个模子倒出来似的，不阻岳老哥啦！”

言罢穿窗而出。

徐子陵应了店夥一声，头皮发麻的等着尚秀芳的来临。

寇仲牵着俏婢的衣袖，半强迫地把她扯到门阶下的一丛小树后方。俏婢误以为他兽性大发，骇得花容失色，正要呼叫，寇仲及时道：“姊姊勿要误会，我只是想知道谁和五小姐在内里说话。”

俏婢惊魂甫定，见到他近在眼前的丑陋脸孔，强压下厌恶的情绪，诮道：“相隔这么远，莫先生竟能听到小姐在厅内和董贵妃说话的声音吗？”

寇仲当然化了灰亦可认出曾和他有一夕之缘，在洛阳跟长安的政治交易中的被李渊纳为妃嫔的董淑妮的声音，这么明知故问，只是暂施缓兵之计。

再压低声音道：“我练过几天拳脚，耳朵因此比常人灵敏些，董贵妃不是要来找我治病吧？”

俏婢挪开少许，皱眉道：“董贵妃在洛阳时是小姐的闺中密友，这趟是特来探望五小姐。她们谈了几句，小姐就吩咐我看看莫先生是否回来，并请莫先生前去见面，其他事情小婢就不晓得啦！”

寇仲心中叫糟，董淑妮摆明是奉杨虚彦之命来察看自己是否寇仲化身。

设身处地，假若他是杨虚彦，也会作同样的事。就像李世民怀疑“莫为”是他们其中之一的化身那样。

所谓丑妇终须见翁姑，避得一时避不得一世，心念电转下，把心一横道：“姊姊在这里等我片刻，我到茅厕方便，回来才进去见董贵妃和小姐。”

俏婢不知是否想到他这丑陋的人如厕时的丑恶形态，脸上露出恶心的神色，别转俏脸道：“莫先生快去快回，唉！”

寇仲千叮万嘱道：“姊姊千万别自己先进去，否则董贵妃就曾知我到什么地方去哩！”

俏婢差点要顿足发嗔，没好气的道：“别再没口的叫姊姊，小婢叫小宁，莫先生请快快方便吧！”

寇仲暗里叫声谢天谢地，匆匆去了。

徐子陵听着尚秀芳在店主、婢仆等陪伴下，蹬在回廊发出的足音，心中委决难下。

尚秀芳显然跟真岳山有某种特别的恩怨关系，否则以尚秀芳一向的作风，绝不会这样上门来见岳山。一个不好，自己会被她揭破身份，那就前功尽废。老实说，找不到杨公宝藏实在没什么大不了，可是让石之轩等倾覆李阀，引致突厥入侵，却可不是说笑的。可是一溜了之，则非是岳山的性格，唯有硬撑下去，赌赌老天爷的心意。

尚秀芳娇柔中隐带点沧桑的动人声音在十丈许外的游廊响起道：“你们在这里等我，没有我的吩咐，不要过来。”

婢仆应诺后，轻盈的足音由远而近。

徐子陵沉声道：“尚小姐因何事要来找岳某人呢？”声音悠悠传去。

尚秀芳没有回答，直抵门前，轻轻的把门推开，步入厅内。

两人打个照脸。

尚秀芳带着一顶长及香肩、只露出半张脸庞的御寒风帽，份外强调出她绝世风华与起伏优美的轮廓线条。身下的长裙由多褶裙幅组成，每褶一色，轻描淡绘，淡雅高贵，有种说不出得轻盈潇洒、秀逸多姿。外披白毛裘，亦显得她弱不禁风、楚楚动人、我见犹怜的风韵。

虽有一半是假装的，但徐子陵确是瞿然动容，那薄如蝉翼跟他的俊脸贴合无缝的面具细致的呈现出一个震惊的表情，浑身剧颤的脱口道：“明月！”

尚秀芳微微一愣，双目射出难以相信的神色，用神打量他，摇头道：“你真是『霸刀』岳山吗？不，这是没有可能的，岳山早在多年前去世了。”

徐子陵整条脊骨像给浸在冰水里，生出颓丧失败的感觉，他和寇仲的寻宝和抗魔大计，难道就这么报销吗？

“啪啪”！

寇仲运起临急悟出来的“偷天换日缩骨大法”，忍受着无限痛苦，硬以内功改变骨骼和肌肉本来的形状，只要在体态上制造出一点儿不同，就可瞒过董淑妮这狡猾的丫头。

自练习长生诀的气功，他和徐子陵对自己的身体愈能控制自如，但如此以内气硬改变外型，仍是第一次的尝试。

片刻后，寇仲抹去额角痛出来的冷汗，感到自己不但矮了寸许，最妙是多出个大肚腩，配合他的丑脸，更是恶行恶相。

幸好沙家诸女，包括五小姐芷菁在内，眼光多不会停留在他的身上，就算他变形，亦不会觉察。

安慰自己后，寇仲拍拍肚皮，朝俏婢小宁走回去。

在刹那之间，徐子陵从绝望的谷底走出来，看到一丝的曙光。

听尚秀芳的口气，再看她难以置信的神态，显然尚秀芳并非十成十肯定岳山已死，所以她才要亲自来见他一面。由此推知，她该只是收到岳山的？
叮 允虑槿杂?转圜的余地。

当时知道岳山逝世的，就只有碧秀心和石清璇，所以尚秀芳应是从石清璇得到这消息。

心念电转下，徐子陵叹道：“你是明月的女儿吧，唉！”

尚秀芳以一个优美的姿态，缓缓揭开风帽，露出风华绝代的秀丽玉容，秀眸不瞬的盯着他道：“你究竟是谁？”

徐子陵豁了出去，行险一搏道：“难怪秀芳有此误会，当年是老夫故意叫秀心传出的死讯，往事如烟，实在不堪回首！”最后两句，是他根本没有话说，才迫出来的话。

尚秀芳娇躯剧颤，愕然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徐子陵个人轻松起来，知道押中这一注。不过危险尚未完全安渡，因为他对岳山与尚秀芳之母明月的事一无所知；只要说错扮句话，会立即露出底子。在岳山的遗卷中，从没有提过明月这个女人。但经过李渊一役，他大约把握到岳山的作风，当他对一个人爱恨难分时，便不愿在遗卷中提起这个人。以此类推，对尚秀芳的娘，岳山该是恩怨交缠，令他不愿再去回忆。

岳山死去近十年，尚秀芳当时该只是十来岁的年纪。所以碧秀心传出岳山死讯的对象该是她的娘明月，想到这里，徐子陵长身而起，移到窗前，常常吁出一口气，负手道：“明月好吗？”

尚秀芳低声答道：“娘在五年前过世啦！”

不知是否过份投入岳山这身份，万般感受齐袭心头。

无论在爱情或事业上，岳山可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自妻女被“天君”席应所杀后，岳山专志刀道，练成震惊天下的刀法，被誉为天下无双的霸刀，而最后却败于“天刀”宋缺手下，一世英名尽付东流。

再毁家和惨败这段生命历程内，他曾恋上多位美女，但都没有什么好结果，李渊和他的恩怨，说不定都是因女人而来的。跟祝玉妍的“夫妻”之情，更是一笔糊涂帐。

徐子陵悲叹一声，黯声道：“罢了！罢了！明月已去，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秀芳回去吧！你长得太像你的娘哩！”

尚秀芳双目热泪泉涌，颤声道：“秀芳只想告诉岳公公一件事，娘在知道公公假传的死讯时，说了一句话，岳公公想知道吗？”

徐子陵细意推想，若计算时间，岳山惨败归隐是四十年前的事，尚秀芳的娘那时可能只是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否则怎有尚秀芳这么年轻的女儿，故该是东溟夫人的年纪。由此推测，岳山跟明月当是有另一种关系，而非男女之情，尚秀芳唤他作“岳公公”，更证实这种关系。

沈声道：“她说过什么呢？”

尚秀芳低声道：“她说很后悔没有听岳公公的话，辜负岳公公的好意。”

言罢这美女掩脸后退，逃跑似的匆匆走了。

徐子陵再长长吁出一口气，差点要揭开面具抹掉内里的冷汗，这样的考验尚会陆续而来，下趟他是否仍能顺利过关呢？

寇仲跨出门槛，两对美目立时朝他射来，反应各异。

出落的更明艳照人的董淑妮目光先落在他的丑脸上，接着移往他那微凸的肚臍，顺势落到他因肌肉筋骨收紧而显得外弯、令他再矮上寸许的两腿上，双目闪过厌恶的神色，不愿多睹的垂下目光。

沙芷菁从来没用心看他的样貌体态，虽然他此刻多出很多缺点，她仍没发觉有异，神色如昔的笑道：“莫先生来哩！这位是芷菁的好妹子，现更是皇上的贵人董贵妃，闻得先生大名，特央芷菁请先生来让她拜识。”

寇仲一揖到地，以他难听的假嗓音道：“原来是贵妃娘娘，请受小人拜

见。”

董淑妮目光再在他身上巡视一遍，露出失望和意兴索然的神态，淡淡道：“这里非皇宫内苑，莫先生不用多礼。”

寇仲心叫幸得过关，撑着因运功而弄至浑身酸痛难当的身体，以不自然的姿态坐到两女下方远处，接过婢女奉上的香茗，一副恭聆教诲的模样。这时换到董淑妮恨不得他这个丑陋神医快些滚蛋。

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时，沙福飞奔而来道：“太子殿下到，请莫爷立即出见。”

寇仲心中大讶，李建成为什么事来找他呢？

第二章 齐王回京

陪李建成来的是薛万彻和冯立本，三人借东厢跟寇仲密话。沙家的人均不在被邀之列。

寇仲对薛万彻这个人特别顾忌，皆因看穿他无论才智、武功，在李建成的太子系集团中，均属上上之选。李建成闲话两句后，转入正题道：“听德妃所言，莫先生立志以医道济世，要奉家叔之命游历天下，所以无意在我大唐为官，可有此事？”

只从他这么快便从尹德妃处获得这消息，便知他和尹德妃过从之密。当然也可能是由常何禀告他知晓的，但这可能性却不大，皆因牵涉到寇仲曾力捧他一事。

薛万彻和冯立本目光闪闪的凝视寇仲，看他如何回答。

寇仲当然知他语出有因，看自己是否为可被收买的人，而不惜劳师动众如此迫切的摸到沙家找他倾谈，该有迫在眉睫的事情须得自己的合作。假若他一句话说得不合常情，李建成不怀疑他才奇怪。

寇仲叹道：“殿下明鉴，男儿出来闯荡，谁不想建立一番功业。只因家叔精于相人之术，确言小人这十年大运中凶险重重，必须孤身走南窜北的漂泊无定，始能化解，才有要小人四处行医的训示。”

李建成释然道：“原来莫先生有此苦衷，这就易办。本殿下先赠先生一笔盘缠作路费，异日先生倦勤回来，那时本殿下该已一统天下，包保先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寇仲扮作双目放光的样子，瞧着冯立本把沉甸甸的一个袋子放在他身旁几上。

李建成微笑道：“这里是二百两黄金，小小心意，请先生笑纳。”

寇仲浑身一震，伏地拜谢道：“多谢殿下赏赐。”

重新坐好后，寇仲感到冯正本和薛万彻都少去三分戒备，神情比较轻松。

李建成道：“现在大家是自己人，本殿下也不妨直说白话，假设皇上询问起张婕妤的病因，本殿下希望先生能说实话，就说娘娘怪病的起因，确如先生昨晚在上林苑对本殿下所说的，是中了寒热交侵的缓性剧毒。”

寇仲暗叫厉害，自己如不识相，自动合作入局，包保不得善终收场，换过是其他人，在这种威逼利诱下，谁敢不乖乖的屈服。

垂头道：“这个当然，小人懂得怎样向皇上回奏的！”

李建成三人无不露出喜色。

薛万彻轻描淡写的道：“莫先生须得谨记，此事万勿主动向皇上提出，需待皇上垂询，始欲语还休的道出详情。在医药上先生是大行家，自比我们这些门外汉更懂得怎样说得天衣无缝。”

寇仲心中暗惊，日上答道：“这个包在小人身上，小人会仔细拟好一番说词，待皇上垂询时和盘托上。”

李建成见他这么识相，大喜道：“莫先生果然没有辜负本殿下对你的期望，不知莫先生会在长安逗留多久？”

寇仲心忖待老子起出宝藏，你跪地央我留下亦不会答应。表面则谦恭地答道：“该还有二十来天，因家叔指示，在一个地方不能停留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李建成长身而起，道：“先生既然尚有一段时间留在长安，本殿下就挑两名年轻漂亮的宫女来为先生侍寝，保证先生满意。”

寇仲大吃一惊，暗想这么一来老子的一举一动，岂非全在你李建成耳目的监视下？忙跳起来道：“殿下好意，小人只能心领。因家叔有言，噩运一日未过，绝不可接近女色。”

李建成愕然道：“竟然有此奇怪禁忌，令叔确是非常之人。哈！如此就待先生云游归来，本殿下再为先生安排吧。”

寇仲把三人面送到大门，看着他们策骑在亲卫簇拥下离开，正要溜出去与徐子陵见面，撞着二少爷沙成功回来，给他抓个正着，硬要拉回屋内说话，只好大叹倒霉。

在大堂一角坐下，沙成功欣然道：“莫兄确是医道如神，青夫人被你施针后整个人像脱胎换骨似的，疾痛全消，欢喜得不得了，千叮万嘱小弟怎都要请莫兄今晚到风雅阁吃一顿便饭，让她当面道谢。所以小弟曾说过，外表并不重要，最紧要是有没有真本领。不过青夫人你却千万碰不得。嘻！风雅阁除青夫人和喜儿小姐以外美女俯拾皆是，今晚包保莫兄艳福齐天。”

寇仲心想我到长安来为的是要争霸天下，岂有闲情陪你去嫖妓。露出为难的神情摇头叹道：“我是天生的辛苦命，待会你姐夫常何大爷会来找我，不知又要为哪位皇亲国戚治病，青夫人那边的艳福，只好麻烦二少爷一个人去独享。哈！看我要弄剂补药给二少你补补身子。”

这番话半真半假，沙成功显然对常何不无顾忌，只好苦着脸道：“没有问题，但老哥可否尽量抽身来打个转呢？否则小弟很难向喜儿交待。”

此时下人来报，常何驾到。

寇仲心中好笑，更怕沙成功和常何“对质”，拍拍他肩头道：“小人看着办吧！”

匆匆出迎常何而去。

黄昏。

徐子陵变回黄脸汉的雍秦，与雷九指在侯希白的小院碰头，正准备出外用膳，接者再往赌场，适巧侯希白偷空来到。这并非巧合，而是每天某几个时辰，雷九指都会到这里来守候，看看侯希白留下的消息，又或要见面。

侯希白劈头道：“李元吉和杨文干回来哩！”

徐子陵和雷九指脸脸相觑，这或者表示两人放弃在关外截击他们而改在长安动手，又或猜到他们已潜入长安，那更自然要赶快回来对付。

侯希白道：“此事相当奇怪，据消息说子陵和少帅曾现身关内长安附近另一大城渭南，还与当地京兆联的人碰上，打伤几个人，所以李元吉等才闻讯赶回来的。”

雷九指讶道：“这些消息希白是从甚么地方听回来？”

侯希白答道：“是秦王府的人告诉我的。刚才我再见秦王，他问我若与可达志动手过招，有多少分胜算。我想起可由子陵代包，遂说有五成把握，秦王听后非常高兴，送我十两黄金，刚好是李建成赠金的双倍。”

雷九指向徐子陵道：“李世民该是对李建成忍无可忍了。”

徐子陵点头道：“该是如此，所谓佛也有火！李建成最大的失着是引入突厥人，令李世民感觉到自己正身处险境，事实上关中的派系斗争，其成败已演变至东突厥能否大举入侵的关头。”

侯希白道：“照我看李世民非常头痛，在战场上他虽是战无不胜的统帅，但回到长安，面对的却是另一种的斗争手段，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且李建成终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又与李渊的宠妃结党，兼之有魔门和突厥人在背后撑腰，李世民可说完全陷于挨打的劣势，我实在想不到有甚么方法可帮他的。”

雷九指不解道：“李世民在大唐军中极具威望，只要一声令下，岂非可把李建成打个落花流水，连李渊也无可奈何。”

侯希白摇头道：“唐室行的是府兵制，打完仗回家，府兵归田，与寻常百姓无异。如果中央要徵调府兵，发下军符到地方州县，由州县的刺史与折冲都卫共同验明军符无误，始能发兵。训练则于每年冬季各在地方进行。试想李世民若要起兵遣返，首先须从李渊手上取得军符，其次这么大举动员，怎会不惊动李建成，可能府兵未至，天策府便给捣成碎泥。”

徐子陵开始明白杨文干的作用，像这种雄霸一方的大帮会龙头老大，不须军符，即可发动大批人手来对付任何人。而以可达志为首的突厥高手，更可在这种形势下举足轻重。

侯希白又道：“李世民曾多次请求李渊让他发兵进攻正虎视眈眈太原的刘武周和宋金刚，都被太子和妃嫔党进言破坏，正是怕李世民见形势不妙，在外拥兵自立，甚至掉转枪头来攻打长安。”

雷九指恍然道：“难怪李世民这么看重你这个外人，假若你能狠挫可达志的威风，至少可杀杀李建成的气焰。环顾天策府，虽是高手如云，可是连长孙无忌都在可达志手上吃了亏，单打独斗下，确无能与可达志撷抗的人。”

侯希白苦笑道：“所以秦王着我明晚随他到皇宫参加年夜宴，这趟要看子陵的功夫啦！”

徐子陵愕然道：“明晚！唉！我刚想告诉你一个对付杨虚彦的计划，不巧的也正是要在明晚进行。”

接着把杨虚彦可能于明晚于同兴社吃年夜饭时刺杀高占道的事详细道出。

侯希白听得眉头大皱时，雷九指笑道：“放心吧！杨虚彦与唐室关系密切，这种场合怎敢不出席，假设他真的要从事刺杀行动，也只会事前成事后，又或托词离开。只要我们部署得当，仍有机会把他干掉。”

侯希白双目放光，道：“这趟绝不可让他溜掉，否则子陵和少帅的身分

将会光。”

徐子陵笑道：“就算他明知我们身分，又或临阵时成功溜掉，亦绝不会把事情张扬出去，只是我们的处境更危险而已。”

两人不解的瞪着他。

徐子陵进一步解释道：“道理很简单，皆因他的师傅，也是侯兄的师傅石之轩，正苦待我们去把杨公宝藏起出来，其他的事在他看来都是次要的。”

雷九指拍腿喜道：“这就更能令我们可放手而为，再无任何顾忌。”

侯希白道：“今回该轮到小弟把这两天扮作莫为所发生的事，一字不漏的说给子陵听吧！”

寇仲把常何反拉出大门，煞有介事的低声道：“出门再说。”

常何着同来的四名手下让出一骑予寇仲，两人并骑驰出沙家新宅，朝跃马桥的方向走去。

寇仲装出一脸苦恼的神色，“痛不欲生”的道：“小人给二少爷缠得差点没命，幸好有你常大人来解围，否则都不知如何脱身。”

常何笑道：“成功是否要先生去为艳名远播的青青夫人治病呢？”

寇仲道：“治病没有问题，最怕他要我去和青楼的美人儿喝酒应酬，酒能乱性，色更厉害。小人练的是童子功，若给破掉，那就三十多年心血尽付东流。”

常何露出同情的神色，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慰他。

寇仲打蛇随棍上的道：“常大人可否帮小人一个忙？”

常何显露出义气男儿的本色，拍胸道：“莫兄有甚么事尽管说出来，小弟力所能及，必为你办妥。”

寇仲压低声音道：“这两天我日夜不停的为人治病，累得差点没命，回家后又给二少缠死。嘿！你也知我有时是要独自一人静静地休息。我可否在躲起来时，就推说应你之请去给人看病。”

常何欣然道：“这个没有问题，不过皇上命我通知你，明晚宫内的年夜宴，莫兄定要出席，届时小弟会来接莫兄入宫。”

寇仲刚才一番说词，无非为找藉口不留在沙府吃团年饭，好去应付杨虚彦的行刺，此时为之哑口无言，心叫糟糕。

常何又道：“莫兄已成长安最受欢迎的人，不但皇上和太子殿下看重你，连今早才回来的齐王也要请你今晚到风雅阁相叙，这个小弟可不敢代你推却。”

寇仲心中叫苦，兜兜转转后，仍是要赴齐王元吉的晚宴，颓然道：“我明天不是大清早就要入宫为娘娘诊病吗？”

常何道：“齐王当然晓得，故莫兄只要到他的宴会转转便成。”

寇仲作最后努力，叹道：“常兄好像忘记我练的是童子功，最怕色诱。”

常何道：“这个包在我身上，我会暗中通知齐王，请他安排妥当，包保没有人色诱你老兄。”

寇仲苦笑道：“齐王的宴会往甚么时候举行？若还有点时间，我就回家好好先睡一觉，恢复些精神，这叫养生之道。”

常何往西沉的太阳瞥上一眼，道：“尚有个许时辰，莫兄迟到也不打紧，小弟会为莫兄说话的！”

寇仲一声告罪，勒转马头，飞也似的溜掉。

第三章 面对挑战

寇仲把马儿交给沙家府仆看管，接着到侯希白的密巢找徐子陵，此时侯希白刚离开，徐子陵和雷九指正在研究赌术，准备待会再往明堂窝大杀四方。

寇仲劈头向两人道：“李元吉回来了！”

徐子陵早知此事，当然不会因此惊异，点头道：“因为有人制造我们入关的假象，李元吉当然要赶回来。寇仲愕然道：“你竟然知道的比我详细。”

雷九指为他斟茶，把侯希白的话转述与他。

寇仲摸着茶杯底，沉吟片刻，皱眉道：“制造假象的人究竟是想害我们还是帮我们？”

假若他们尚未入关，而杨文干的情报网因为误以为他们已经入关以致懈怠下来，当然有利于他们前进关中；如若他们以在关内，因替身曾在关外现身，自然会使人更不怀疑他们此刻的身份。不过当人人都晓得他们到了长安，会提高警觉，大大加重压力。”

徐子陵沉声道：“不要轻估敌人，制造假象者肯定是深悉我们性情与作风的人。”

雷九指一呆道：“子陵为何有此推论？”

寇仲挨往椅背去，伸个懒腰道：“陵少之言有理，若我猜的不错，这定是妖女的手段，她甚至晓得莫神医就是我寇仲，故意用此法向我们增加压力，迫我们及早去把杨公宝藏起出来。”

雷九指色变道：“为何不是石之轩或赵德言，而是妖女呢？”

徐子陵同意寇仲的看法道：“因为她最熟悉我们，甚至熟悉我们长生诀气功的底细。别人会因寇仲精通医术而不怀疑他是寇仲，可是只要晓得神医莫为的治病方式，会立即看穿识寇仲乔扮的。”

雷九指忧心忡忡道：“此事非常不妙，我们该如何应付？”

寇仲笑道：“放心吧！阴癸派绝不会把这珍贵的秘密传开去，皆因她们要独吞邪帝舍利，故还要努力为我们护航，这假象正是一种手段。”

接着苦恼的道：“明晚宫内举行年夜宴，李渊指定要我参加，这事真令我头痛。”

徐子陵淡淡道：“我和你有同样的烦恼，幸好杨虚彦亦要赴这夜宴盛事，只要我们定好应变之法，该可应付得来。”把侯希白的情况顺带说出来。

寇仲忽然双目发光，道：“最佳的寻宝时刻，肯定是在明晚无疑，因为所有人都集中在皇宫内，事后饮饱食醉，更没闲情四处巡逻看看有没有人暗中寻宝，陵少以为如何？”

徐子陵没好气的道：“你查到宝藏在那里了吗？”

寇仲信心十足的道：“明早为张美人儿把脉问安后，小弟已得工部尚书大人刘政会允许，到工部的宗卷室查阅跃马桥附近建筑的资料，只要找到年份吻合或由杨素亲自督建的屋宇，等若找到宝藏的入口，这重任包在小弟身上好啦！”

雷九指逐渐习惯他的作风，语重心长的道：“由鲁师设计的密库，绝不会这么容易被看破的。”

寇仲转向徐子陵道：“今晚李元吉会在风雅阁请我吃饭，你可知道风雅阁的漂亮老板娘，同时也是李元吉心仪的美女是谁呢？”

徐子陵愕然道：“是哪一位？”

寇仲凑过去，神秘兮兮的道：“就是曾经对我们恩将仇报的青青姑娘。”徐子陵茫然道：“谁是青青？”

寇仲早猜到他这般的反应，笑吟吟解释清楚，叹道：“这证明她是个有良心的人，才会事后内疚于心。”

徐子陵记起高占道的的话，道：“真巧，查杰跟你沙家的二少般，都是拜倒于喜儿裙下的追求者，希望他只是一时之兴，勿要沈迷。”

寇仲倒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从怀内掏出李建成赠送的金子，放在桌面，笑道：“这是我参加的一份赌本，赢了可要算我一份。”

雷九指立时双目放光，长身而起，把金子纳入怀内，哈哈笑道：“兄弟们！出动的时候到啦！莫要辜负大好时光。”

寇仲道：“且慢！趁尚有点时间，雷老哥最好过两招医理给我防身，好教不用给人问的哑口无言。”

雷九指欣然道：“论吹牛皮，本人肯定是高手的高手，凭少帅的资质，我包保可在一个时辰内教晓你。”

寇仲失笑道：“我不是想跟你学吹牛皮，而是想真正学些医学上的窍门理论，不用给人问起来时乏言应付。”

雷九指两眼一翻，道：“这有分别吗？”

徐子陵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寇仲瞪他一眼道：“亏你笑得这么痛快，我始终觉得今晚李元吉是宴无好宴，非只是为感谢治好青青的病那么简单。换过是你，今早才从外地长途跋涉地赶回来，晚上便要不辞辛劳的宴请只为情人诊病的大夫，这是哪门子的道理？还要三催四请，特别差常何来要老子去赴宴。”

雷九指沉吟道：“听说南海派的掌门人梅洵不但武技强横，且智计绝伦，定是他生出疑惑，所以布局来试探你的真伪。”

徐子陵道：“幸好你和沙家早有前缘，若是在沙家来长安途上才突然横里杀出来，他们不肯定你是冒充的货色才怪。目下只能是真假难辨，疑惑丛生。”

两人禁不住为寇仲担忧起来，李元吉等人与李建成情况不同，皆因他们是四处追捕、搜索寇仲和徐子陵二人，任何来历不明的人亦会被他们怀疑。

否则以李元吉的身份、地位那会亲试探。

徐子陵皱眉道：“医学理论繁比天上群星，你这么急就章的去硬学，遇上懂医理的人，不错漏百出才是奇事。”

雷九指拍腿道：“有啦！医学理论虽历代层出不穷，但追源流，仍以皇帝内经为圭臬，莫出其右。凑巧老哥我曾对皇帝内经下过一番苦功，就选其中论及四气、阴阳、五脏、经脉、气血等条目的精要，尽传与你，到时少帅临场发挥，说不定可以关。”

徐子陵担心的道：“若对方问及用药的实际问题，他怎么应付的来。”

寇仲苦笑道：“怕不得那么多啦！到时只好随机应变，兵来将挡，水来土淹。”

雷九指道：“这个也不成问题，我顺道把神农本草经的歌诀说几首你听，到时只讲大概，不谈细则，除非对方是精通医道的高手，否则休想察破。”

寇仲作揖道：“师父请赐教，小徒正洗耳恭听。”

这晚的北里特别热闹，徐子陵的“雍秦”和雷九指扮的山东行脚商“温宽”，随便找间饭馆填饱肚子，来到明堂窝门外。

徐子陵不解道：“说到底我们针对的是香家，为何不直接到他们开的六福赌馆，狠狠赢他们一把，我赌起来亦可心狠手辣点。”

雷九指胸有成竹的道：“这正是关键所在。要知明堂窝和六福赌馆各有各的后台，虽是死对头，却都奈何对方不得。依江湖规矩井水不可犯河水，就算『大仙』胡佛有信心胜过自己的赌术胜过『神仙手』池生春，亦不能到六福去踢场。但有你这外来的高手就是另一回事。老弟乃聪明人，该明白我的我的话吧！”

徐子陵恍然大悟，这才明白雷九指为何要他在赌国闯出名堂来，当他成为能在赌桌上与“大仙”胡佛争雄决胜的对手，将成为六福赌馆拉拢的对象，利用他来打击对手，这确是混进香家的奇谋妙计，真亏雷九指想得出来。

皱眉道：“为何你以前说及这方面的事，都是语焉不详，早点说出来，让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斗志也会高昂点儿。”

蹄音响起，七、八骑迎面驰来，其中一人赫然是尔文焕，见到徐子陵这黄脸汉，登时双目发亮，凑到策骑旁行的可达志说了两句话，可达志一对眼睛精光大盛，朝徐子陵瞧来。

徐子陵尚是首次遇上可达志，但也向寇仲般一眼把他认出来，心叫不妙，避开他的眼神，扯着雷九指进入明堂窝去。

雷九指感觉到不妥当，问道：“什么事？”

徐子陵解释两句后，道：“温兄仍未答小弟刚才的问题。”

雷九指下意识的瞥一眼入门处，道：“我不清楚向你说明，是不想你有得失之心。赌博这玩意最邪门，愈想赢，输的机会愈大。嘿！他们没有跟进来。”

徐子陵道：“以长林军的横行霸道，肯定不会放过我，让寇仲来解决他吧！”

雷九指愕然道：“这与寇仲有什么关系？”

两人步入主大堂，挤身在众多赌客间，却完全没有安全的感觉。

徐子陵道：“由于明晚我可能要代莫为出战可达志，所以今晚绝不宜与可达志动手。麻烦雷老哥到风雅阁设法通知寇仲，着他这神医诈作约了我们到这里赌钱，我将可必过此劫。

只要我留在赌场里，可达志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所以时间该来得及。”

雷九指喜道：“我去后你到地皇堂赌番摊，赢够一千收手。千万要待我们来到才可离开。”

一股脑儿把怀内所有银两金锭全塞给他后，匆匆去了。

徐子陵心中苦笑，暗忖这趟只能自食其力，孤军作战。

寇仲策骑进入风雅阁，甩蹬下马，尚未道明自己是齐王李元吉的客人，常何已迎上来，扯着他到一旁，道：“齐王在等你，由我陪你进去吧！”

寇仲道：“怎好意思呢？要常兄亲自出来接我。”

常何挽着他衣袖，沿林间小径朝东院走去，风雅阁四座院落全部灯火通明，不时传来笙歌管弦和喧笑的声音，气氛热闹，跟早前寇仲来为青青治

病的情景相比，像分属二个不同的天地。

常何低声道：“齐王似乎很着意莫兄的出身来历，刚才不住向成功探问，其实他问我便成，为何却如此转折？”

寇仲心内对常何好感大增，他是当自己是好朋友，才肯早一步来警告自己。

耸肩道：“小人身家清白，并不怕人知道。”

常何停下来道：“此事异常复杂，我很难向莫兄解释清楚。简单的说，就是目前长安正处风声鹤唳，因为怀疑有两个响当当的厉害人物，已潜来长安有所图谋，而齐王正是负责捉拿这两个人的统帅。他们怀疑莫兄，亦非没有道理，原因在他们不晓得莫兄乃我岳父大人的素识。刚才从成功口中释清疑虑，该没有问题啦！”

寇仲很想问他沙成功究竟说过些什么话，但当然不敢问出口，只道：“是什么人这么厉害？”

常何道：“此事莫兄还是不知为妙，小弟特别出来迎接寇兄的另一个原因，是今晚出席的人中，有『活华陀』韦正兴在内。”

寇仲脊骨立时直冒寒气，失声道：“什么？”

常何谅解的道：“我知莫兄不想见到他，这人对莫兄既妒且忌，一副同行如敌国的样子，我也不欢喜他。若事先知道齐王请他来，我就索性给莫兄推掉齐王今晚的宴会。”

寇仲正犹豫该否掉头走时，常何道：“进去吧！万事有皇上和太子殿下为莫兄撑腰，韦正兴怎都不敢太过份的。”

寇仲暗叹了一口气，像赴刑场的死囚般，给常何“押”进东院去。

庄家从铜罐中抓出一大把铜码子，一下子洒在桌上，在围着赌桌的数十赌徒尚未看清楚前，以薄铁做的圆罩子一把盖上，唱道：“诸位官人请下注，押一门中一门一赔三，押两门中一门一赔一，看定下注。”

唯一没有看的是徐子陵，他是用耳去听，他听了五铺，到这一轮才下注，把百两通宝的筹码押在二门上。

对普通人来说，铜码子洒注桌面的声音只是连串密集的脆响，但落在徐子陵的灵耳内的猜准筹数。可分辨数目的声音组成，在他心无二用的专注聆听下，刚才五铺中他曾三次听出了分别，地皇厅比昨晚更热闹，赌氛炽烈。

众客纷纷下注。

大局已定，庄家左手一把掀起盖子，右手运作“扒摊”，熟练的把码子四个一组的分开来，数十颗摊子转瞬变成七、八堆，剩下的正好是二数。

有人雀跃欢呼，有人叹息失望，亦有人羡慕徐子陵下的百两重注。

庄家呆一呆，深深盯徐子陵一眼，才以一赔三的赔率按九成派彩陪给徐子陵。这是赌场的规矩，以赌注的一成作抽头，钱先取走作计。

香气袭来。

徐子陵不用看亦可凭这熟悉的香气，晓得是杨文干的小妾来到身旁。

虹夫人温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道：“这位官人，奴家下一铺可随你下注吗？”

徐子陵叹了一口气，朝她瞧去。

寇仲跨过门槛，踏入东院最大的厅堂，立时成为厅内各人目光的众矢之的。

齐王李元吉锐利的目光在他身上打个转，带点自持身份的傲慢只以手

势向他打招呼，坐着笑道：“莫先生之名，如雷贯耳，赐坐！”

坐在李元吉另一边的青青容光焕发，盈盈起立，报以感激的笑容，并向他施礼问好。

寇仲尽力不在神态上露出任何破绽，环目一扫，除韦正兴和沙成功外，陪席的尚有南海派掌门风度翩翩的梅洵，李元吉的大将秦武通，身手可与“天策府”像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媲美的丘天觉，曾被她击伤的陇西派高手“柳叶刀”刁昂。

不认识的还有位造貌岸然，神情倨傲的老者和一位身穿官服的中年汉。

一番场面客气话后，李元吉逐一为寇仲介绍席上各人，那老者竟然是陇西派一派之主金大椿刁昂的师傅。

官服汉子则是李元吉另一心腹将领职衔“护军”的宇文宝。

以这般实力。一旦拆穿寇仲的身份，任他三头六臂，也休想能从容突围逃生。想通这点，寇仲豁了出去，决意全力与韦正兴周旋到底。

酒过三巡。李元吉哈哈笑道：“今晚我们把酒尽欢，千万不要因本王在座而讲求礼节。

一切随便。”

佳肴美点流水般奉到席上来。

久违的喜儿此时入厅抚琴唱曲，沙成功当然听得如痴如醉，不能自己。

长大了的喜儿确出落得如花似玉，不比艳光四射的青青逊色，难怪有这么多裙下之臣，查杰亦对她情不自禁。

一曲既罢，李元吉邀喜儿入席。坐在梅洵之旁。沙成功虽恨得牙痒痒的，却无可奈何。

照寇仲所见，论身家沙成功可能比座上大多数人富有，可是一来是初来甫到，二来本身欠缺权位身份，所以席上诸人表面虽对他客气有礼，其实没有人看得起这二世祖。换过沙天南当然是另一回事。

李元吉欣然道：“不见才个许月，喜儿无论琴技曲艺均大有进步，余韵绕梁，我们敬她一杯。”

众人轰然对饮。

李元吉接着向陇西派派主金大椿打个眼色，金大椿微微一笑，向寇仲*溃骸柑*说莫先生不但医道如神，且精通武功，不知先生家传之学，属于南方哪个流派？”

青青讶道：“莫先生竟来自南方吗？从口音真听不出来。”

寇仲心道若不改变口音，只凭耳朵便可听出他是来自扬州。先向青青微笑点头，后者娇躯微颤，似是认出他的眼神。吓得寇仲魂飞魄散，忙把目光移往金大椿，苦笑道：“小人的武功全由家叔所传，他教我什么我练什么，好像正式的名堂是『混元童子功』，至于是什么流派，恐怕要问他才晓得。”

梅洵鹰隼般的眼神利箭的投到他脸上，务要把他看通看透，语调却平和无波的淡淡道：“令叔身兼医术武学两者之长，该是南方家传户晓的人物，可能是在下孤陋寡闻，竟从未听过令叔这号人物。此事非常奇怪。”

常何微笑道：“所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中原武林卧虎藏龙，莫先生的叔叔正是那种不慕名利的高人异士，梅掌门未听过，该是平常不过的事吧！”

这番反驳的话颇不客气，听得齐王元吉亦眉头略皱，不过常何在皇宫举足轻重，更得李渊和李建成宠信。连李元吉自己也不愿开罪他。

梅洵却丝毫不以为忤，含笑点点头道：“常大人所言甚是。”

寇仲见常何这么不怕冒得罪李元吉之险，为他出头，更肯定常何是有义气的人。

豪情忽起，抛开一切顾虑，洒然笑道：“家叔常说人怕出名猪伯壮，又说练武功是用来救人的。请求以武入医，故能另辟蹊径，创出与别不同的路子。”

韦正兴乾咳一声，道：“说起医学，韦某有一事请教莫先生。”

寇仲硬着头皮道：“韦先生请赐教。”

他最怕的事情，终于发生。

第四章 险露破绽

在近处看，虹夫人明眸皓齿，不但没有半分残花败柳的感觉，还青春焕发迫人而来。

徐子陵到现在仍弄不清楚她看上自己什么？但八成该离不开他的赌术，礼貌地点头微笑，潇洒自然的略耸肩头，表示不会介意。

码子再给盖上，由于给虹夫人分了心神，他听不出这铺码子的数目，却仍毫不介怀把连本带赔的四百两筹码全押在三门上。

虹夫人讶然瞧他一眼，并没有跟他下注。

徐子陵首次感到虹夫人大不简单，她刚才分明是故意扰乱他的注意力，教他不能用神聆听。而他仍押下重注，正是要她看不破自己的虚实。

他忽然感到另一对眼睛正在左旁的人丛内向他灼灼注视，他随意望去，赫然碰上一对熟悉的美丽眸子。

摊开。

众人无不露出倾听的神色，静待两大医道高手过招较量。

李元吉和梅洵表面上虽神态轻松。事实上无不全神贯注，以应付任何突变。

他们曾多次领教到寇仲和徐子陵的通天手段，所以寇仲扮的神医虽只有少许嫌疑，仍不敢轻忽，务要证实他的真伪。

现今长安的外来人中，最受瞩目的三个人分别是“霸刀”岳山、莫为和神医莫一心。谁都不怀疑岳山会是冒充的，莫为则由李世民查清楚确是来自巴蜀的新晋武林高手，只有这神医尚未有人真正起过他的底，而李元吉甫返长安，先要弄清楚这点，才可定下以后防范对付寇仲和徐子陵的策略。

今趟李元吉无功而返，大失面子，故不肯错过任何机会。

假若寇仲非是得李渊恩宠和感激的人，以李元吉横行霸道的作风，早把他抓起来看看是否经过易容改装，目下则只能以旁敲侧击的方法，看看他是否真神医。

寇仲心内十五十六时，韦正兴从容道：“观先生治人之法，以施针为主，用药为辅。像为沙二少尊翁和青夫人治病均纯以针治，只在为张娘娘诊治才涉及用药，所以韦某想请教先生有关用针的诀窍。”

寇仲暗付老小子你倒查探清楚，即管放马过来吧！

笑道：“小人正洗耳恭聆。”

韦正兴道：“古书有云：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不知这番道理，如何用于针灸之术上呢？”

寇仲表面虽含微笑，事实上连这番话的真正意思亦弄不清楚，只知他问的是关于什么阴阳、左右、表里等等空泛的医理。

不独他听得一塌糊涂，在座者对这么专门的医学用语，只能是一知半解，甚或不知所云。

幸好吹牛皮乃寇仲的看家本领，眉头一皱，话上心头，侃侃而言道：“医理不但要活学，最紧要的是活用。所谓左右表里虚实，说到底仍不过份阴分阳，而阴阳本为一体。分开来则孤阴不长，独阳不生。我们医家用针的上者下取，下者高取，又或以左治右，以右治左，无非是针对阴阳相辅相乘的道理。不知小人愚见，能否解先生的疑惑？”

韦正兴为之愕然，他要求的标准答案。是用针最紧要追求中和之道，只要寇仲如此作答，他可穷追猛打，细问施针法理，看看寇仲是否有真材实料。岂知寇仲以武学入医道，说出一番令人难辨真伪的道理，再加插几句内经素问的针法，使他一时乏言问难。

元吉等见状都以为寇仲的医理比韦正兴更高明，登时怀疑大减，轻松起来。

常何对元吉找韦正兴来挑战寇仲，早心中不满。举杯道：“莫神医说得真精采，我们敬他一杯。今晚的医学讨论至此为止，下去只谈风月。”

常何乃李渊的爱将，李建成亦对他笼络有加，元吉不能不给他面子，只好举杯附和。沙成功见寇仲对答如流，感到大有光采，作第三个举杯的人。

众人只好举杯饮胜。

青青当然站在寇仲这一边，放下空杯时，挨近元吉少许媚声道：“为答谢莫先生相救之情，青青今晚破例唱一曲助兴。”

众人轰然叫好时，梅洵微笑道：“且慢！我们这里有位伤者，想请莫神医先过目断症，然后再欣赏青夫人迷人的歌声。”

常何脸色一沉，待要发作，不过梅洵的妹子被李建成纳为妃嫔，他亦颇为顾忌。

李元吉微露错愕神色，显然不明白梅洵这奇兵突出的一招背后有什么*
* 谨肌*

韦正兴则环目四顾，似是要比寇仲先一步找出梅洵所指的病人来。

寇仲的心却静如井中之月，但亦暗呼厉害。

这全是梅洵一种攻心的策略，表面看在座诸人均是脸色如常，不觉有人受伤。但假若莫一心确是寇仲或徐子陵冒充的，由于晓得刁昂曾被寇仲重创，内伤至今未愈该是合情合理，而凭此猜出伤者是刁昂，就正中梅洵此计。

心念电转下，寇仲基于三个理由肯定刁昂该完全复原。

首先是他如常饮酒，患内伤的人最忌就是酒精的刺激；其次是连韦正兴都看不出他身有内伤，他这真大夫的“望”功该比寇仲这假神医可靠得多；第三，亦是最重要的一点，假设刁昂仍是内伤未愈，那梅洵将不能借此指证寇仲是“猜”出来的。

只从梅洵在这么眨眼的工夫想出如此妙计去试探寇仲，即知此人不负

智计之名。

有他助李元吉，以后必须小心应付。

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寇仲身上。

寇仲的目光在众人脸上来回巡视多遍，微笑道：“请怨小人眼拙，看不出谁有伤病在身。”

李元吉鼓掌道：“莫先生真是目光如炬，现在就请青青为我们高歌一曲。”

青青欣然离座时，寇仲向常何使个眼色，暗示曲罢该是离去时刻。

“三门中！”

徐子陵自己也大出料外，想不到纯靠幸运胜出此局，一赔三足足赢得过千两的筹码。

身旁的虹夫人呆瞧着他押在三门上的筹码。完全把握不到他是凭什么方法押中的。

在左方杂于赌客中的胡小仙，“大仙”胡佛的俏丽女儿，更看得目瞪口呆，莫测徐子陵的深浅。

徐子陵赢足雷九指千两之数，收起赢回来的大堆筹码。离开赌桌，还对虹夫人微微一笑，似在说她坐失赢大钱的机会。

虹夫人在背后追来，低声道：“官人请留步。”

徐子陵洒然停下，别过头来微笑道：“小姐有何指教？”

虹夫人挟着香风，来到他身旁嘘气如兰的道：“这位官人高姓大名？”

徐子陵报上姓名，虹夫人正容道：“雍兄可知自己锋芒太露，正身陷险境。”

徐子陵耸肩道：“难道明堂窝连千来两银子都输不起，妄顾江湖规矩，要来谋财害命吗？”

虹夫人轻描淡写的道：“在一般情况下，当然不会发生这种事，可是现今长安正处于非常时期，各大势力互相倾轧，没有背景和后台的人一旦卷入这激斗的旋涡内，必遭没顶惨祸。”

徐子陵打蛇随棍上的道：“夫人可否说清楚点。”

虹夫人欣然道：“我们到一旁坐下再说好吗？”徐子陵心想横竖寇仲和雷九指尚未前来，就让她为自己打发时间，顺道查探她为何看上他，若能多点杨文干的阴谋，将更为划算。

常何和寇仲离开东院。

他们的藉口是要明早入宫为张婕妤治病，这尚方宝剑一出，以李元吉的威霸强横亦不敢阻止，立即放人。

常何忿忿不平的道：“太过份啦！若给皇上或太子殿下晓得此事，必会痛责齐王。”

寇仲正庆幸过关，反安抚他道：“常大人勿要将此事放在心头。家叔有言不招人忌是庸材。现在小人招人妒忌，理该高兴才对。”

常何赞道：“莫兄真豁达。”

这时两人来到大门的广场，自有人率来马匹，侍候他们登上马背。

驰出大门，寇仲一眼瞥见雷九指扮的温宽，忙道：“常大人若不介意我想独自回府，好静心思索明早为娘娘诊症方面的问题。”

常何习惯常他这“怪癖”，只好答应。

虹夫人偕徐子陵到一角坐下，接过侍婢奉上的热茶，美目先警觉地扫

视远近，低声道：“雍兄可知惹起了胡小仙的注意，这妮子是明堂窝大老板『大仙』胡佛的女儿，不但在赌桌上赌得狠，平常行事亦心狠手辣，雍兄遇上她时，千万要小心。”

徐子陵胡意露出色迷迷的神色，道：“就是刚才看我下注的标致娘儿吗？”

虹夫人看在眼内，双目亮起来，微笑道：“雍兄今趟来长安，是否只为赌而来？”

徐子陵道：“我花钱的本领，比赌钱更要高明，闻说长安的赌场最讲江湖规矩，所以来赚些使用。但听刚才夫人所言，情况却并非如此，看来我要赶快离开才行。”

虹夫人道：“雍兄若只是求财，就简单得多，只要雍兄背后有人撑腰，爱怎样赌也可以，雍兄心目中要赢多少才感不虚此行？”

徐子陵早从雷九指口中，得悉赌林高手亦有本身的行规，不敢逾份，否则会遭到赌场的报复。所以赢够一定的金额，必须收手。

闻言后油然道：“本来只要赢够千两黄金，雍某会立即离开长安。”

虹夫人欣然道：“雍兄可知若奴家表示与你没有任何关系，包保雍兄不能安然离开。”

徐子陵心道这就是威迫利诱了，微笑道：“夫人有什么吩咐，尽管说*隼轟 *看雍某能否办到。”

虹夫人压低声音道：“奴家的要求雍兄当然胜任有余。在新春佳节期间，奴家会安排雍兄和一些豪客对赌，雍兄虽依奴家指示以定输赢，输的钱由奴家出，赢的全归雍兄，雍兄意下如何？其他的事雍兄不要问也不用知道。”

徐子陵故意露出贪婪神色，道：“这么便宜的事，教雍某怎能拒绝？”

虹夫人媚笑道：“只要雍兄依奴家之言办妥此事，雍兄定可安然离去。”

徐子陵皱眉道：“请恕雍某率直，大家既然都是到江湖来混的人，夫人凭什么作这样的保证。”

虹夫人淡然自若道：“雍兄只要随便找个人来问问我虹夫人究竟是谁，当知奴家所言非虚。”

此时雷九指现身远处，向他打出妥当的手势。

虹夫人若无其事的道：“你的朋友温宽回来哩！”

徐子陵心中大懔，知虹夫人已弄清楚他的“假底子”。

寇仲步入明堂窝的主大堂，尚未看清楚环境，后面有人追着来叫道：“莫先生！莫先生！”

寇仲愕然别头望去，赫然是沙家大少爷沙成就，大奇道：“怎会在这里碰上大少爷的呢？”

沙成就神采飞扬的道：“这句话该由我问莫先生才对。”

寇仲有点尴尬的道：“我这人身上不可有银两，有了便手痒，刚巧路过，见这所赌场很有规模，顺道进来逛逛。”

沙成就扯着他到一旁坐下说话，道：“你不是和成功去赴齐王的宴会吗？”

寇仲道：“那是什么宴会，而是考教我医术的辨证会，连大舅爷都看不过眼，与我先走一步。”

沙成就道：“齐王的声名在长安一向贬多于誉，不过有皇上和太子看着

我们沙家和莫先生，我们就不用卖他的账。”

寇仲忍不住问道：“大少是来赌两手吗？”

沙成就笑道：“不要用这种眼光看我，我沙成就虽然好赌，但赌得既有分寸，且赌得精。早在洛阳我已是赌圈的名人。”

寇仲讶道：“原来大少爷是赌林的高手，失敬！失敬！”

沙成就傲然道：“洛阳论赌术。首推荣凤祥，而我正是他赌术的嫡传弟子，所以莫先生不用为我担心。这里人挤，我们到内厅去试试手气如何？”

寇仲本约好徐子陵和雷九指在大门处碰头，只因见两人久久不出，所以入来转个圈子打发时间，怎敢离开这必经之路，拒绝道：“我只是进来赌上两三铺过过瘾，因为明天尚要入宫为娘娘诊治，大少爷请自便，不用理我。”

岂知沙成就显现出无比的热情，硬扯他起身道：“要见识必须到内厅去，跟我赌两手吧！赢则归你，输归我的数。”

寇仲想破脑袋仍想不到拒绝的话，心忖徐子陵等该在内厅，到时打眼色着他们稍候便成，遂随沙成就往内厅走去。

当寇仲进入天皇厅之际，徐子陵偕雷九指刚离开地皇厅，失诸交臂的来到主大堂，一心往大门与寇仲会合。

雷九指听毕有关虹夫人的交易，笑道：“这种手段老哥我也有得出卖，你的好处除赌术高明外，最好是外来人的身份。完事后来个毁尸灭迹，虹夫人可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徐子陵叹道：“这事必由杨文干在后面指示。想不到堂堂京兆联的龙头老大，亦干摆天仙局去骗人的下作勾当。”

雷九指摇头道：“事情该非像表面般简单，虹夫人针对的目标本身该亦是赌界的高手，否则不须如此转折特聘你这超级高手出马。真奇怪！六福赌馆的人似仍未注意到你的存在，明天午后我们可赶个早局，让你到六福露上两手。”

此时两人来到大门外，环目四顾，当然找不到寇仲的踪影。

雷九指抓头道：“我明明吩咐他在这里等候我们，这小子滚到哪里去了。”

徐子陵苦笑道：“来哩！”

雷九指生出警觉，朝右瞧去。

只见人来人往的大道上，四名一看便知是突厥人的劲装大汉，正目露凶光的朝他们走过来。

第五章 车内伊人

徐子陵和雷九指的注意力集中到杂在行人内朝他们破来的四名高手之际，后方有人大喝：“姓雍的，你欠的银子什么时候还？”

接着风声响起，对方该是掷出飞刀一类的暗器，分取两人，手段狠辣。

徐子陵头也不回的喝道：“温兄应付后方！”

雷九指乃老江湖，刹那间把握到对方的策略，二话不说，一个旋身，

穿着的棉袍像变法术般甩到手上，往射来暗器扫去。

附近行人见有人动武，惊骇欲绝，四散躲避。

四名突厥高手此时离开徐子陵只有两丈许的距离，忽然加速，撞的两个无辜的路人东倒西歪，同时掣出兵器，均为便于马背上砍劈的马斩刀，声势汹汹。

徐子陵不但是宗师级的武学高手，更是身经百战的实战专家，一眼瞥去，立知这四个突厥人不但刀法厉害，且惯于群战，为求能在同一时间向自己发动攻击，故不惜撞倒阻路的路人。

他可以肯定可达志和尔文焕此时并不在场，这些前后夹击的偷袭者只是奉他们的命令守在这里等他们出来。此亦合乎情理，以可达志和尔文焕的身份、地位，绝不会为一个无名之辈苦苦守候。不过，四个突厥人都是一等一的好手，最可怕的是他们悍勇好斗的天性，若给四刀同一时间往他攻来，即使以徐子陵之能，亦颇感棘手。

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徐子陵能后退或横移，可从被动变回主动，再以种种战略和手法破去他们看似无懈可击的阵势。问题是雷九指正与后方的偷袭者正面对上，他闪开的话等若把雷九指空门大露的后背送给敌人试刀。所以他是别无选择，必须迎头硬撼敌人。

更头痛的是他不能表现得太高明，“雍秦”可不像“岳山”、“莫一心”又或“莫为”般有特别的身份作掩护凭藉。若一旦给认定是徐子陵或寇仲扮的，这身份不但不能再用，说不定会牵累高占道等至乎寇仲本人。

所有这些念头在刹那间闪过他的脑际，护臂落入手上，双脚弹起，往敌疾冲，勇猛悍厉，尤过敌人。

双方像两道闪电般交击。

就在短兵相接前的刹那，中间的两名突厥高手先后窒了窒，缓了一线。

原来这两人分别感到徐子陵那种一往无前，一心同归于尽的可怕攻击气势，全集中在自己身上；就算同夥能为自己杀掉对方报仇，自己却先要没命。心中虚怯下，登时心胆俱寒，从攻击线落后少许，造成己方阵势的破绽。

护臂与马斩刀交击声连串响起。

徐子陵感到最左方的敌人刀尖挑中左肩头，衣衫破损，另一敌人的刀却刺入他右臂，深入盈寸。

“砰砰”！

两敌打着转倒跌开去，徐子陵溅血后退，这两处刀伤都是他蓄意制造出来的，表面看虽是鲜血淋漓，事实上只不过皮肉之伤，好掩藏他的真功夫。

“砰”！

徐子陵的背脊撞上雷九指后背。

余下的两名突厥高手，见徐子陵负伤，竟看也不看受伤同伴的生死，叱喝如雷，持刀追杀过来。

徐子陵暗叹一口气，心想既要找死，就让老子成全你们吧！正要再出手，蓦地一声大喝，从街中车马道传过来，道：“秦王有令，立即住手！”

寇仲随沙成就来到天皇厅，环目四顾，竟见不到应该见到的徐子陵和雷九指，心叫不妙，有人往他们迎来笑道：“原来是沙贤侄，自闻得贤侄来长安定居，胡某人一直在恭候大驾。”

寇仲听得他姓胡，心中一动，朝他瞧去。

果然沙成就一揖到地，恭敬的道：“成就拜见大仙。”

在四名大汉簇拥下，“大仙”胡佛油然来到两人身前。

这位以赌称霸的人年纪在四十五、六岁间，灰白的浓发从前额往后直梳，结髻后盖上以绿玉制的小方冠。脸目清秀的很有个性，长着五络长须，也像头发的花白颜色。配上修长高挑的身形，确有种“狐仙”般的奇异气质。

寇仲特别注意他那对手，洁白晶莹，修长纤美，本身就像具有法力般。

当他询问的目光来到寇仲的丑脸上，寇仲竟无由心虚，似是胡佛的眼光能看破他的脸是假的那样。

沙成就忙道：“这位就是治好张娘娘怪病的莫一心莫神医！”

“大仙”胡佛抱拳道：“久仰久仰！胡某有幸，竟得莫先生赏脸光临，乃我们明堂窝的光荣。”

寇仲心不在焉的回礼，终忍不住问道：“胡老板的明堂窝有多少座内厅呢？”

胡佛显是想笼络和巴结他这位长安红人，笑吟吟道：“除天、地、人皇三厅外，尚有专接待贵宾的大仙厅，莫先生如有兴致，请让小弟陪先生逐一参观。”

寇仲心叫糟糕，这下错失，会惹来什么后果？

徐子陵别头瞧去，只见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路心处，左右各有十多名骑士，认识的有尉迟敬德、长孙无忌、庞玉、罗士信、史万宝五位天策府高手猛将。此时人人双目射出凌厉神色，盯着虽停手却仍是一脸不服气神色的两名突厥高手。

倒地的另两名突厥高手先后爬起来，与雷九指交手的三个尔文焕手下并没有吃亏，见秦王驾到，知机的退入围观的人堆内，走个无影无踪。

车门敞开，久别的秦王李世民步下马车，神采迫人的环目一扫，看热闹的人群被他他不怒而威的丰采所摄，竟全体肃静下来。长孙无忌叱喝一声，十多名骑士同时甩蹬下马下马，动作整齐画一，就像早经排练千百次一般，充满表演示威的味道，本身具有极大的震撼力，登时惹起围观者一阵喝掌声，亦可见李世民的得人心。

那四名突厥高手的外表虽似仍是悍然不惧，但徐子陵感到事实上他们见到李世民后，立即气虚情怯，走不是不走更不是，只是在硬撑场面。

李世民冷哼一声，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到徐子陵和雷九指处，剑眉略蹙，温和的道：“这位仁兄受的伤不太重吧？”

徐子陵暗叫好险，若刚才他行的不是苦肉计而是全力出手，保证会给李世民看破他是徐子陵。而假若身后的不是雷九指而是寇仲，就算他扮作丑脸怪医，亦很难不惹起精明如李世民的疑心。

徐子陵一揖到地，道：“多谢秦王关心，鄙人没有什么大碍。”

此时四周聚集近千看热闹的人，人人争着瞧李世民的风采，这条北里最繁盛的大街，交通瘫痪下来。

就在徐子陵施礼后站直虎躯的刹那，他感到李世民座驾的车窗帘子掀起小许，一对目光透窗而来，对他用神打量。

徐子陵很想看看是谁透窗瞧他，但亦知如此作是非常不智，只好将这冲动压下去。

长孙无忌和庞玉分别来到李世民身后，前者朝那四名突厥人喝道：“是否长林军的人，见到秦王竟不懂见礼，给我跪下。”

四名突厥高手同时色变，也知唐室军法极严，在这种情况下若敢反抗，

等若违背军令，就算李建成都护不住他们，更遑论尔文焕或可达志。你眼看我眼下，垂头丧气的同时单膝跪地施礼。

李世民看也不看他们半眼，从容自若的微笑道：“这位仁兄身手不弱，请问高姓大名。”徐子陵抱拳道：“鄙人雍秦，来自山东，作的是丝绸生意，闲来爱到赌场玩上两手。

因拜把兄弟开罪了人，致令鄙人遭到报复，多谢秦王援手之恩。”

李世民微一点头道：“雍兄小心点！”

转向那四名突厥人喝道：“给我滚！”

四人如丧家之犬般垂头溜掉。

李世民可能以为雷九指就是徐子陵所指的拜把兄弟，向雷九指低声道：“两位最好立即离开长安，有些事连我也不便管到的。”说罢登车离开。

当车队远去，大街回复正常时，寇仲才气急败坏的来到，见到徐子陵两处血渍，骇然道：“可达志真这么厉害吗？”

徐子陵没好气道：“你若不想知道，就立即和我们一起溜吧！”

酒铺的一角，三人举杯对饮，到长安后，他们尚是首趟这般的公众场合相聚，感觉痛快。

店内十三张桌子，有七、八张坐有客人，生意算是相当不俗。这是北里比较僻静的一道横巷，与上林苑、明堂窝所在处隔着两条街。

寇仲直皱眉苦思，道：“在李小子车内盯着你的究竟是谁呢？若非生出疑心，绝不会用神来看你；如非熟悉你陵少者，又不会生出疑心，所以这个该是熟人，但又不完全站在李小子的一方，否则就会当场揭穿你。”

雷九指道：“可能那人尚不敢肯定。在南人中你们算长得非常高大，但在北方像你们这类体型的却不少，所以只要你们改变平常的姿态习惯，配上鲁师全无破绽的面具，连我也不时生出错觉，真认为你们变成另一个人。”

寇仲摇头道：“不！照我看陵少已给认出来，我有个感觉这人该是个女人，故才不方便下车。”

顿了顿低笑续道：“男人看女人，女人看男人都特别仔细深刻。像我看宋玉致，只看她香肩削下的优美斜度，便可把她背影认出来，男人看男人是不会那样去看。”

雷九指瞥徐子陵一眼，道：“会否是李秀宁呢？”

寇仲智珠在握的断然道：“绝不会是李秀宁，因为她对陵少并不熟悉。”

徐子陵奇道：“你像猜到是谁的样儿。”

寇仲压低声音，难掩得色的道：“当然是位心仪于你的美人儿，『东溟公主』单琬晶是也。哈！我算厉害吧？”

雷九指为酒杯添酒，点头道：“有道理！真厉害！”

徐子陵微一错愕，说不出话来。

寇仲道：“李元吉回来了，这人如今视我和你为仇深似海的敌人，定会不择手段，尽全力把我们擒拿。”

雷九指不解道：“李元吉该和建成太子狼狈为奸，但看今晚针对你这神医的行动，李建成该不知情。”

寇仲嘴角飘出一丝充满杀气的笑意，道：“我不会看错像李元吉这种人，现时他顾忌的是李世民，所以要藉李建成之力把李世民除去，当他成为皇帝的障碍就是李建成时，他就会调转枪头去对付李建成。若不是有野心的人，怎会如此着力培养自己的势力班底。”

徐子陵同意道：“李元吉确是这种野心勃勃的人，他把截杀我们的任务接到手上，就是要从我们口内敲出杨公宝藏的藏处，然后隐瞒不报，留备日后之用。”

雷九指叹道：“大唐之亡，将由此开始。”

寇仲双目射出摺摺神光，盯着徐子陵道：“你看在这场激烈的斗争，李世民有多少机会胜出？”

徐子陵答非所问的应道：“明早我去见李渊。”

雷九指皱眉道：“你不怕言多必失，露出破绽吗？”

徐子陵耸肩道：“我主要是去臭骂他一顿，有问题吗？”

寇仲和雷九指两脸相觑，愕然以对。

寇仲回到沙府，成就和成功这一好睹、一好嫖的两兄弟尚未返家。

沙老爷子正和三少爷成德在商量如何在关中扩展开矿和铸造业。

直到此时，寇仲仍弄不清楚当年有人下毒手害三少爷成德爱儿那笔糊涂帐，为的究竟是什么事。

若照表面的事实推断，沙天南乃任何想得天下的霸主要笼络争取的人，因为他手上不但拥有矿藏和兵器制造厂，最重要在这二方面都是专家，这种人才岂是易求。

照目前的情况看，只有三少爷沙成德才能继承沙天南的衣钵和事业。沙天南毕竟老了，再难有多大作为。

所以三少爷沙成德和夫人程碧素在沙家份外战战兢兢，皆因易招另二位少爷的妒忌，一个不好，就会惹来攻击。回内院途中，碰上沙福。

沙福奇道：“莫爷不是和二少爷去赴齐王的宴会吗？为何会自己一个人返家？”

寇仲心想沙成功定将齐王邀他晚宴一事尽力传播，以显自己的身份、地位。笑道：“我明早尚要入宫，怎敢夜归？今晚定要好好休息，这几天累的我连老爹姓什么都忘掉。”

沙福笑道：“莫爷爱说笑啦！我已吩咐府内各人，晚上莫爷入房休息后，绝不可惊扰莫爷练卧功。嘿！听说莫爷练的是童子功，对吗？”

寇仲大奇道：“沙管家是听谁说的？”

沙福尴尬的道：“好像是由五小姐的婢女那边传过来的。”

寇仲道：“这叫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唉！练童子功的男人，算是什么家伙。”

沙福忍不住问道：“莫爷为何要练这种功夫，是否真不能破身？”

寇仲搭上他的肩头，颓然道：“这要老天爷才晓得，但师父这么说，你敢去搏吗？一个不好，变成四肢瘫痪，难道叫韦正兴来救我？”

沙福骇然道：“那莫爷千万不要尝试啦！”

寇仲心中好笑，道：“我要回房练童子功，练少半晚都不行的。”

说罢迳自回房。

甫抵门外，心中忽然升起奇异的感觉，一时又捕捉不到确切的迹象。

心想难道是自己杯弓蛇影，疑心生暗鬼。

在推开房门前，他运功细察房内的动静，肯定没有人潜伏其中，这才推门入内。

侍婢给他点燃了外进小厅的一盏油灯，布置清雅的小厅予人温暖舒适的感觉。

内进的卧房与外厅被一道帘子分隔，里面黑沈沈一片。
寇仲凝视帘子，低喝道：“谁？”
“卜”的一声，外厅唯一的油灯熄灭，全屋陷进漆黑里。
异变突起。

第六章 运势逆转

扮回岳山的徐子陵，在横街小随意漫步，估计雷九指该返抵东来客栈，才缓步回栈。

时值隆冬，天气严寒，如此深夜，街上人车疏落，犹幸不时有爆竹声从里巷深处传出，加上家家户户挂上彩灯，才不至清冷孤寂。

明早见到李渊，究竟怎样入手和他说话？他不能不把自己放在岳山的立场去想，以岳山的性格作风，绝没有兴趣去理会李阔的家事，唯一的兴趣就是把石之轩碎尸万段，自己亦只能从这个角度向李渊痛陈利害。

自己究竟该否去见李渊？这其实是个更大的问题。岳山生前从不求人，直到自知内伤永无痊愈之望，才到碧秀心小谷外结庐而居。岳山每在遗卷中提到碧秀心，语气都透出尊敬的味儿，其中丝毫不牵涉到男女之情。论岁数，岳山可作碧秀心的父亲有余。

思量间，他早经过西市，来到跃马桥的西端，寒风呼呼吹来。

石桥上有人正凭栏俯视下方流过的永安渠，此人身穿儒服，外披锦袍，身形高挺笔直，潇洒好看，两鬓带点花白，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诡奇气质。

他的目光却是寒如冰雪，似是不含任何人类的感情，按在桥栏的手晶莹通透，像蕴含着无穷的魔力。

徐子陵打从背脊冒起寒意，脚步却不停的走上跃马桥的斜坡。

他倒希望白天在桥旁站岗的卫士仍在，那他就不用面对这魔门最可怕的邪人。

第一眼看见此人，他立从对方有几分酷肖石青璇的脸相，认出他正是『邪王』石之轩。

对方这么突然出现，是务要置他于死地，不容他这岳山破坏他的大计。

徐子陵倏地立定，双目厉芒大盛，冷喝道：“好！你既肯自动送上门来，可省去老夫不少工夫。”

石之轩的目光仍凝注往桥下长流不休的河水上，深深叹息一声，冷酷的眼神忽然生出变化，露出缅怀回忆的神情，语气出奇的平静，似在自这自语的道：“秀心是怎样死的。”

徐子陵暗叫不妙，他只是从师妃暄中晓得碧秀心是因读了石之轩的《不死印卷》致减寿早夭，但真正因何事过世，连真岳山都不知道，因为岳比碧秀心更先行一步。

人急智生下，徐子陵冷笑道：“恁多废话，你自己做过甚么事该心知明，动手吧！让老夫看看你的不死印法厉害至何等程度。”

石之轩仰首望往天上明月，目光又变回无比的冷酷无情，淡淡道：“你

的换日大法对石某人来说只是小孩儿的玩意，岳山你错在前来长安，否则你该还有再次在『天刀』宋缺手上多败一次机会。”

徐子陵尚未有机会回答，眼前一花，石之轩来到眼前五尺许处，两手变化出难以捉摸的奇奥招数，往他攻来。其速度之快，身法之诡异，连云帅也要逊上一筹。

灯火熄灭时，隔开内房外厅的竹帘子往上扬起。换过是别人，定会以为敌人从房内穿帘而来，先以指风掌劲一类的方法把灯火摧灭，然后再施突袭。可是寇仲却晓得这全都是掩人耳目的手法，对方到这一刻才穿窗而入，偷袭自己。

寇仲到今时今日，武功已臻宗师级的境界，谁要偷袭他而不令他生出任何警觉，根本是没有可能的事。所以此人能使寇仲摸不准他的位置，实极端了得。

寇仲再无暇去想身分被揭破的问题，反手一掌，往右后侧扫去。

这一招纯属试探性质，以秤秤对方的斤两。

“霍”的一声，指尖竟扫在柔不着力，却又暗含卸劲的物体上。

寇仲大吃一惊，心中叫糟，皆因知道来者是谁。能轻轻松松以衣袖硬挡他一掌的，除了绾妖女尚有何人？忽然间，他知道自己的好运道宣告寿终正寝，在与阴葵派的斗争上，全落到下风处。

运动正反之气，倏地横移十尺，差点碰到左方靠墙摆的几子，才再靠墙滑开，险险避过贴身追击的两袖一指。

敌我两方好像暗有默契，就是不能惊动沙家的人，所有动辄分生死的恶斗，全在无声没息下进行，只偶尔发出气劲交触的微响。

“嗖”！

寇仲穿帘入房，单足一点床沿，整个人倒飞回去，迎上冲入房内一身白衣，美若天仙的绾绾。

刹那间，两人在短兵交接，近身搏击的情况下，交换了十多招。

娇笑一声，退往帘外。

寇仲深吸一口气，目光透帘盯着绾绾优美的身形，由于外厅比内房光亮少许，所以寇仲可看到绾绾，对方却看不到寇仲。这感觉令寇仲好过一点。

绾绾并非真的要杀他，只是要试试他的功夫进展到甚么地步，否则只要加上天魔双斩或天魔飘带，在这么一有限制的空间内，必然教他更为狼狈。

寇仲心中唯一的欣慰，就是适才在绾绾的力迫下，他仍能应付裕余，比上趟拚命落荒逃跑自不同日可语。

绾绾忽然抓帘而入，像不知寇仲正蓄势以待般，娇媚的道：“打得人家够累哩！”

可否借少帅的床来过一晚呢？脱去你那丑面具吧！想吓死人吗？”

寇仲除了苦笑外，还可说甚么呢？究竟犯下甚么错误，在骗过差不多所有人后，绾妖女却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的假身分识破。

上趟对抗石之轩的一役，徐子陵尚有些有利的形势。

他当时虽身受内伤，可是石之轩要杀的人并非他而是云帅，其次是与寇仲和突利联手应战，又是在城门的深长门道内，三人不顾生死的联手反击，使强横如石之轩者，在顾忌重重下，亦难以得逞。

可是如今在跃马桥上，则是另一回事。

今次石之轩是全力出手，务要置他于死。更糟糕的是他此刻扮的是岳山，就算明知不敌，也绝不能窝囊的逃走。

在电光石火的迅快时间内，徐子陵抛下一切顾虑，定下策略，置诸死地而后生，以抢攻对石之轩的抢攻。

以岳山的性格，这是唯一正确的反应。

石之轩的速度，已超出和突破人类体能的极限，根本不能用眼去看或用耳去听，只能依自己异于常人的敏锐感觉，作出来自本能的直觉反应。

倏地里眼前像现出无数个石之轩，这当然是幻觉，亦可推想石之轩正以奇异高速的身法与步法，向他进击。

指风破空而至。

“嗤”！

徐子陵冷哼一声，暗捏智拳印，挥拳挡格。

“噗”的一声，石之轩运指速度陡增，竟比徐子陵预期中快上一线，在他功力未使足前，刺中他的拳锋。

他能挡着石之轩这一指，可算非常本事。

指劲初时似有洞墙透壁，锐如利刃的真劲在徐子陵忙运功抗御时，指劲竟奇迹般消去，变成个无底的空洞深潭，任他送出多少真气，也如泥牛入海，踪影全无。

徐子陵难过得要喷血之际，石之轩底下踢一脚，迅若闪电，角度奇奥，取他腹下要害处。

徐子陵大叫不妙，晓得对方把自己的指劲全部借去，这一脚等若他和石之轩合力踢出，若被踢中，哪还有命？且是挡无可挡。

他冷喝一声，智拳印改为不动根本印，左手撮指成刀，丝毫不理对方下面踢来的一脚，直朝石之轩胸口插去，摆明同归于尽的格局。更心知肚明凭石之轩的不死印奇功，说不定能硬捱这招汇聚全身功力的“手刀”而不死，但受伤必不可免。自己是生是死，就要看石之轩肯否为杀岳山而作出牺牲。

石之轩笑道：“有你的！”

忽然间来到徐子陵右侧，不但避开他的手刀，左肘还往徐子陵肋下撞去，如给撞中，保证左肋骨难保完整。

徐子陵无暇为自己避过一劫而欢欣，一个旋身，避过肘撞，与石之轩错身而过，来到桥上。

石之轩哈哈笑道：“老兄的霸气到哪去啦！”

说话时在丈许外“呼”的一掌遥击，生出惊涛狂飙般且无比集中的一股劲风迫徐子陵硬拼。

徐子陵心知肚明自己和这邪王的武功仍有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对方远攻近搏，均挥洒自如，把主动全控在手上。这一掌击来，不但暗藏不死印功的奇着，且是好戏在后头，口要自己稍有失着，对方的攻势会如长江大河般涌来，直至他横尸桥头才休。

徐子陵长笑道：“今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刹那间把生死置诸度外，丝毫不让的挥掌迎击。

“蓬”！

徐子陵不但没给震退，反向前跨跃一步。

原来这股看似强猛的劲气，交接时忽化成阴柔之劲的拉扯劲道，不过徐子陵早有预防，否则就要当场吐血出丑。

掌风忽变，从阴柔变成阳刚，由冰寒转为灼热，如此诡异的变化，只有石之轩能融会生死两个极端的不死印法始能办到。生可变为死，死可变为生。

徐子陵如受雷殛，浑身剧颤。

在刹那间，当掌劲内不死印气劲像波浪般一重重的向徐子陵撞击，忽然刚猛，忽而阴柔，即管以徐子陵经《长生诀》与和氏璧改造过的经脉，也要吃不消。

徐子陵踉跄跌退，溃不成军。

石之轩鬼魅般飘来，脸容变得无比冷酷，淡淡道：“待石某人送岳兄上路吧！”

徐子陵猛吸一口气，把翻腾的血气全压下去，背脊一挺，变得威凌无俦，发拂衣飘，长笑道：“邪王中计啦！”

宝瓶印气，全力出手。

绾绾像回到香闺中，悠然自得的往床上躺下去，舒适的叹一口气，望着床子的顶盖，柔声道：“这些被铺都是刚洗濯过和晒过的，所以仍有太阳的香洁气味。”

寇仲头皮发麻的在床沿立定，俯看她横陈榻上触目惊心的诱人曲线，最后落在她那对纯

白无瑕的赤足上，煞费思量的道：“你整天赤着脚走路为何双足仍可以这么乾净的？”

绾绾闭上美目，道：“不要吵！人家很累，要睡觉哩！”

寇仲心想这还得了，若她赖在这里睡至天明，自己怎样向人解释，亏自己今天还不住向人吹嘘练的是童子功。

苦笑：“大姐！算你赢啦！有甚么条件，即管开出来吧！”

绾绾把娇躯挪开少许，纤手拍拍腾出来的半边床沿，轻轻道：“少帅请稍息片刻，暂作人家的枕边人好吗？”

寇仲有种任人宰割的失败感觉，虽是脑筋大动，仍想不出一个应付敲诈威胁的良方，叹道：“我寇仲是英雄好汉，不会偷袭好大姐，可是好大姐从未试过做良家妇女，作你枕边人这么危险的事，请恕小弟难以奉陪。”

绾绾美目像深黑夜空的亮星般一闪一闪的睁开朝他仰视，嘴角逸出一丝笑意，神态动人，柔声道：“少帅和子陵这么本事，大摇大摆的混入长安，我怎舍得杀你们呢？杀了你，谁给我们去起宝藏。”

寇仲颓然坐下，忽然哈哈一笑，在她身旁卧下去，愈想愈好笑的道：“坦白说！

我们并非定要寻到宝库的，对我来说这只是个寻宝游戏，既可满足好奇心，又可还了娘的心愿。”绾绾侧卧以手支颐，美目深注的打量他，笑意盈盈的道：“少帅可否把说的话重复一次，因为小女子听得不太清楚。只有当人家肯定你再没兴趣去发掘宝藏，才会使人效少帅的故技，在城内各显眼处大书『莫神医是寇仲扮的』八个大字。”

寇仲立被击中要害，别头朝向枕边的绝色美女，却岔开话题道：“我有个很奇怪的感觉，小弟和大姐相识有一段不短的日子，可是却从来不了解你。例如你心内想甚么？有甚么追求？除了杀人，放火，斗争，仇杀外是否尚有别的生活？闲来会干甚么？对人会否生出感情？我真的一点都不明白你。”

绾绾听得微微一怔，露出深思的神色。

轮到寇仲大为愕然，刚才一番话虽是有感而发，主要仍在胡诌一番，好拖延时间，看看有甚么方法作出反击。

绾绾的眼神倏地变得锐利如刀刃，盯着他道：“我们追求的东西，你是永远都不会明白的。”

寇仲哂道：“你不说出来，怎晓得我是否明白。除非那是有违天理，例如追求把天下人绝，那我就非是不明白，而是怨难接受。”

绾绾眸光变化，淡淡道：“少讲废话，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就是找到宝藏后，你须任我们从库内取走一样东西。”

寇仲冷笑道：“我怎知道你会否履行协议，在这方面你们一向恶名昭着，假若届时你们违诺独吞宝库，不如我趁早离开，免得了夫人又折兵，后悔莫及。”

绾绾挨近少许，他耳旁呵气如兰的道：“这个很简单，只要徐子陵肯亲口保证把库内的某件东西交给我，我们阴葵派将全力协助你们，否则只是石之轩那一关，你们绝对过不了。”

寇仲心叫厉害，看得很准，徐子陵正是那种一诺千金的人，叹道：“那我先要和陵少商量一下才行。”

绾绾香肩微耸，似是漫不经意的道：“这个当然。最迟明晚你要给我一个确实的答覆，他要亲口向我许下诺言。”

嗅着她清幽健康的迷人体香，寇仲皱眉道：“你是怎么猜出我的身分？”

绾绾双手轻按床褥，飘离卧榻，落到床旁，含笑摇头道：“少帅这么聪明，总会猜到的。”

寇仲盘膝坐起来，虎目灼灼的射往绾绾，沉声道：“你仍未猜到陵少扮作甚么人吧？要不要我告诉你呢？”

绾绾微耸肩胛，俏脸上露出个可令任何男人意乱神迷的娇憨表情，无可无不可的道：“这个尽随尊便。”

寇仲现出一个作弄的顽皮表情，拍拍身旁的枕头道：“还以为你今晚会和小弟共渡春宵，原来只是骗人的。”

绾绾往后飘退，倏忽消失在珠帘外，声音遥传回来，像柔风般吹进他耳内娇笑道：“你练的不是童子功吗？奴家怎忍破你的童身呢？”

寇仲气得倒回床上去，再没有站立起来的意志。

第七章 邪王阴后

实情却是徐子陵无计可施，说石之轩中计只是虚张声势，以掩饰自己的狼狈。

石之轩乃魔门顶尖级的人物，怎会被他的虚言所惑，在离他半丈许远一掌印来。

在徐子陵眼中，对方手掌不断增大，轻飘飘的似是没有半点力道，教人无从捉摸其轻重。最厉害是随着他逼来的奇异身法步式，掌劲攻来的角度

每一刻都出现新的变化，如此可怕的掌法，他尚是首次遇上。

他卓立不动，双拳上下击出，其中有微妙的先后之分，似是不含丝毫劲气，事实上宝瓶印气已积蓄至满溢的顶峰，蓄势待发。

石之轩双目邪光剧盛，掌拍忽然改为前劈，横斩徐子陵这“霸刀”岳山。

自交手以来，徐子陵一直处在绝对下风，只有捱揍苦撑的份儿。直到这一刻，他借《长生诀》奇异的真气，出乎石之轩意料之外的在短时间内回复元气，狠狠反击迫得石之轩变招以迎，争回少许主动。

石之轩的眼力显然比“天君”席应高明，瞧出徐子陵双拳气劲正满蓄待发，若原式印去，绝不能讨好，故改为削入对方两拳之间，迫对方为求自保，难以抢攻。

徐子陵昂然不理对方正循某一玄奥轨迹劈来，由轻飘无力变为有如剑刃刀锋的凌厉劈削劲气，两拳宝瓶气发。

际此生死关头，面对这似是永远没法击倒的武学巨人邪魔，徐子陵施尽浑身解数，始争得这反击的良机，怎肯轻易错过。

两团高度凝固集中的真气，随拳劲吐出，竟在击往石之轩前由分而合，二变为一，且改变少许角度，流星般往石之轩胸口印去。

这双宝瓶式拳劲，是徐子陵为救自己小命临危创造，连石之轩也从未梦想过世间有如此怪异的拳招。

大魔头“邪王”石之轩面容冷酷得有如铁铸，劈掌一放即收，此时已来不及避开，就那么一个急旋，要凭不死印法将徐子陵的双宝瓶气化去。

“砰”！

徐子陵首先被掌劲劈中，幸好他避过胸口要害，以肩头硬捱一记，而当掌风削骨的一刻，他借肩膊迅速的摆动，巧妙的卸去对方大半的真气，不过纵是如此，亦够他好受。应掌抛飞，落往丈许外桥顶最高处。

“蓬！”

高度集中的宝瓶气，狠狠投在石之轩身上，他的转速立时减缓，当他再次面对徐子陵的方向，这位假的“霸刀”岳山刚好四平八稳的足点桥面。

两人分别硬捱对方一招，表面看石之轩全无异样，而徐子陵却晓得对方多多少少也受到伤害，否则怎会不乘胜追击，把他解决，免得夜长梦多。

在石之轩方面，则要对久休复出的岳山作重新估计，最令他骇异的是对方硬捱他一掌，脸色竟能丝毫不变，哪知对方是戴着由天下第一巧手鲁妙子精制的面具。

徐子陵适才是借势飞退，在半空一口鲜血再忍不住喷出，却给他收入袖里，而石之轩因刚转到另一边去，竟看不到。

落地前他早运起长生诀把真气回复过来，不过如无面具遮盖，石之轩该仍可见到他的脸色是苍白疲惫，额角冒出冷汗。

徐子陵趁机调元回气，暗中提聚功力，冷然晒道：“老夫还以为不死印法是什么了不起的功夫，原来不过尔尔，假若石小儿是技只于此，今晚休想活命离开跃马桥。”

一边说话，一边在计算桥身的弯斜度。

石之轩木无表情，像瞧着一件死物般盯着他，淡然道：“岳霸你若没有其他说话，请恕石某人要失陪啦！”

换了智慧稍低者，必对石之轩这番话大惑不解，甚至以为他因受严重

内伤，故大打退堂鼓。

只有徐子陵晓得石之轩看穿他的假“换日大法”宜静不宜动的特点，故诱他主动进攻，再行一举击破。其眼力之高明，确非一般武学大师可以比拟。

徐子陵心想成功失败，就在此刻。要胜过对方是绝无可能，眼下唯一生路，就是要抢得少许上风，再突围逃走。必要时逃入皇宫，谅石之轩亦不敢追来。

一声长笑。徐子陵跃起少许，再足尖点地，往桥坡下方的石之轩疾冲过去。

石之轩引得“岳山”主动全力进击，脸上仍是丝毫不露出任何情绪的波动，实则心内暗下决心，即管拼着负伤，也要把对手一举击毙。

因他看出重出江湖，练成“换日大法”的岳山，已脱胎换骨变成另一个人，若不趁今晚把他击杀，异日将成心腹大患。

假设徐子陵知道这邪王心中的想法，当可非常自豪。

徐子陵的心神投入井中月的境界与天地浑合为一体，更重要的是与跃马桥合成为一。

他冲行的角度和轨迹，与跃马桥的坡度有种浑如天成的微妙契合，就像水流从高处冲下，与流经处合成一体，完全依乎天地之理，本身自有一股无可抗御之势。

在石之轩的眼中，徐子陵把桥坡的斜度利用得淋漓尽致，令他感到自己像被孤立起来，变成徐子陵和跃马桥两者之外的多余物事。此感觉玄奥至极，非是如他那级数的高手，休想有此直觉的感受。

徐子陵左右足尖交互点在坡面，每一落足，速度均稍有增加，劲力气势亦随之增强，石之轩准确估计出当他冲落近四丈的坡面向他攻击时，对方的功力将积聚到至巅峰的强烈度。

且徐子陵这一击充满一往无还的惨烈意味，有种不惜一切，务要拼个同归于尽的决死之心。

以石之轩的自信自负，不由亦心中后悔，但又是骑虎难下，若他于此时退避，在气机牵引下，对方将气势陡增，乘势追击下，他要抢回上风，会是大费周章。

别无选择下，石之轩当机立断，腾起斜冲，反客为主的升往高处，再以猛虎搏兔的姿态下扑，以收拾这强横得令他难以相信的对手。

在一般的情况下，这确是针对徐子陵战略的最佳方法。

可惜他算漏一点，就是徐子陵和寇仲独门的真气转换方法和从云帅学来的回飞绝技。

石之轩炮弹般的弹往半空，脚上头下的双掌齐出，施出不死印法的看家本领，左手掌劲冰寒阴柔，右手掌劲灼热刚猛，聚而成一股能摧心裂肺的狂飙，向徐子陵痛击而下。

徐子陵一声长啸，猛换一口真气，由斜冲向下，改为仰冲向上，最厉害处是循着一个弯往石之轩右外侧的奇异轨道，攻向石之轩。

石之轩被迫得第二次变招，气势劲道登时减弱三分。

徐子陵往上方的石之轩弯弯的迎冲上去，身体忽然左右摇晃，两手变化万千，当迎上石之轩的双掌时，逐渐变化成两大拇指外弯，点上石之轩掌心。竟是把从嘉祥大师学来的“一指头掸”变作“两指头掸”来使用，由于

他精通印法，故形虽似而神非，身是不动根本印。

左手大金刚轮印，右手日累印，真气阴阳分流，正面硬撼石之轩的不死印奇功。

气劲交击。

石之轩连番失着下，冷哼一声，飘上半空，往西岸投去。

徐子陵连续三个翻腾，堕跌桥上，险险立定。

石之轩双足着地，又如飞而至。

徐子陵心叫完了，他的五脏六腑像完全翻转过来似的，全身扭痛乏力，目下不要说是石之轩，就算来个不懂武功的壮汉，也可轻取他小命。

石之轩却傻傻地在桥头立定，目光授往徐子陵身后。

一把阴柔悦耳的女子声音在徐子陵背后丈许处响起娇笑道：“之轩啊之轩！你虽是目中无人，现在却不得不承认遇上顽强的敌手吧！”

徐子陵趁机把真气运转三周天，勉强开口说话道：“老夫的事，不用小妍你来管。今夜老夫和石之轩，只有一人能活着离开。”

事实上他却是心中叫苦，身前背后，正是魔门数百年来最杰出的两个顶尖人物，若让任何一方看破自己的虚实，必是有死无生之局。

石之轩脸上现出一个冷酷无比的笑容，把目光移到徐子陵脸上，从容道：“本人承认是低估了你岳霸，但说到杀我，在你余下的残生内休想办到。”

徐子陵再把真气硬提起来，勉强压下翻腾的血气，又把冲到咽喉的鲜血吞回肚内，仰天笑道：“想不到石小儿你竟敢如此大言不惭，小妍你给我退开，看我把这不知天高地厚之徒收拾。”

他估计祝玉妍肯于他生死关头现身，是因为他身手高明，足以抗衡邪王，故不欲他死在石之轩手上。

如若猜错，明年今夜此刻就是他的忌辰。

祝玉妍幽幽一叹，似有无限感触，柔声道：“换日大法仍不能将你的臭脾气改变过来吗？”

石之轩仰天一笑，轻松自如的道：“你两口子要卿卿我我，请恕石某人没空陪。”

言罢疾往后退，瞬间间消没在里巷的暗黑处。

淡淡清香袭鼻而至，祝玉妍移到徐子陵身后，轻轻道：“你受伤啦！”

徐子陵的功力虽回复少许，但若和祝玉妍动手，绝走不过三招，又不能硬撑下去，猛地转身，面对重纱掩脸的“阴后”祝玉妍，勉强迫出岳山凌厉的眼神，似要瞧透她颜容的冷笑道：“你为何不趁机杀死石之轩，是否仍是余情未断？”

祝玉妍果然娇躯微颤，避开他的目光，投往永安渠北端远处，语调转冷，沉着的道：“你妒忌哩！”

徐子陵哪敢久留，拂袖而行，提心吊胆的从她娇躯旁擦身而过，冷笑连声，一副不屑辩白的情状。

祝玉妍冷喝道：“站着！”

徐子陵头皮发麻的在她背后立定，淡淡道：“若要杀我岳山，这是最好的机会。”

祝玉妍语气转柔，轻轻道：“人说一夜夫妻百夜恩，岳山你肯否助小妍一臂力。”

徐子陵苦笑摇头，叹道：“想不到我岳山忽然变得如此有被利用的价

值？我岳山和你在四十年前早恩清义断，你还记得当年对岳某人说过什么话吗？”

祝玉妍的说话从牙隙间迸发出来，寒声道：“给我滚得有那么远就那么远，若明天你仍留在长安城内，休怪我祝玉妍辣手无情。”

徐子陵心念电转，捕捉到祝玉妍这番说话背后的真正用意。

祝玉妍乃魔门恶名最昭着的邪魔，不但不讲人情，更罔顾天理，这种人怎会顾念旧情？这么肯让他离开，纯是测试他的反应，看他内伤严重至什么地步。若以岳山的性情，仍要忍气吞声的乖乖走了，那自然可推断出徐子陵这假岳山丧失动手招架的能力。

一旦肯定此点，祝玉妍将会全力出手，把老相好除去。

徐子陵反而心中大定，缓缓转过身来，冷哼道：“凭你祝玉妍，尚未有资格对我岳山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便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天魔大法』，看看比之石之轩的『不死印法』，究竟谁高谁低。”

他敢百分百肯定祝玉妍不敢动手，非是怕他岳山，而是怕石之轩可从旁取利，更怕失去夺得邪帝舍利的机会。

他和祝玉妍、石之轩三者间正是互相牵制，结果是谁都不愿轻举妄动。

祝玉妍幽幽叹一口气道：“这只是小研一时的气话，大哥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看看我们能否合作，好好创出一番功业来吧！”

说毕飘飞而起，像深夜的幽灵般脚不沾地的消失在桥头另一端。

徐子陵差点要跪倒地上，深调几口真气，才扮作气概昂然的朝东来客栈走去。

徐子陵推门入房，一阵天旋地转，要倒往地上时，幸好给苦候良久的寇仲一把扶着，关上房门，骇然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在寇仲搀扶下徐子陵盘膝坐地，吸收寇仲从背心传来疗伤真气，苦笑道：“我刚和石之轩正面交锋，能捡回小命，全赖老天爷的保佑。”

寇仲心付这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叹道：“幸好我来寻你，否则以你目下的严重内伤，明晚怎能和人动手。”

又皱眉道：“人家张婕妤是上热足寒，你却是半边身寒、半边身热，全身经脉像给硬扭一下似的。幸好遇上小人莫神医，否则保证你要躺足三天三夜。”

徐子陵在他的相助下，边运功疗伤，边问道：“你怎会在房内等着来救我呢？”

寇仲颓然道：“此事一言难尽，待治好你的内伤再说吧！”

离天明只有一个时辰。

徐子陵躺在床上，寇仲则靠枕挨坐在床另一边。

为避人耳目，两人躲到帐内说话。

徐子陵沉声道：“若把邪帝舍利交给绾妖女，会是后患无穷的一件事。”

寇仲道：“不若我们立即撤离，待一段时间后再回来寻宝。不！至少要到工部查看过资料后我们才走。”

徐子陵苦笑道：“现在我们是泥足深陷，怎都要助李世民渡过难关，消除来自突厥人和魔门邪道的威胁，才可以离开。”

又道：“尤鸟倦在说谎。”

寇仲一呆道：“说什么谎？”

徐子陵道：“他告诉我祝玉妍、石之轩和赵德言结成联盟，要扳倒李阀，

照刚才的情况看，石之轩和祝玉研绝不似有什么协议。”

寇仲晒道：“他当然要骗你，否则岳霸你怎舍得对付自己的老相好。”

徐子陵没好气的道：“亏你仍有闲心说废话。”

寇仲苦笑道：“不说废话还能说什么？我想得小脑袋差点要破掉，你想到办法吗？”

徐子陵洒然笑道：“就让绾妖女得到邪帝舍利又如何呢？只要我们事后放出消息，包保魔门会来个大内哄，这就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寇仲精神大振道：“果是好计，邪帝舍利怎都不及和氏璧厉害吧！送给她又如何，还可借机累她弄得一身蚁。”

徐子陵闭目道：“快点回去吧！岳某人昨夜尚未睡觉呢。”

寇仲爬下床去，苦笑道：“我回去后恐怕连坐茅厕的时间亦不足够，看来我的命该比你生得苦。”

徐子陵晒道：“谁教你要去争天下呢，咎由自取，好好反省吧！”

寇仲狠狠道：“真是我的好兄弟，记着佳人绾绾有约，到时好好慰藉她。哈！”徐子陵只能以苦笑回报，想起绾绾，登时睡意全消，听着寇仲远遁的风声，消失在房外远处。

第八章 长安遇仙

进入六福赌场的主大堂，徐子陵立即明白雷九指为何可从赌场的布局风格，认出这赌场属香家的系统。

乍看这里并不像彭城香家著名把妓院和赌场结合起来的格局，但形虽非却神仍在。

首先是赌桌赌具以至家私摆设，同样是华丽讲究。

其次是六福赌场主大堂内赌桌的数目，亦是依五行阵法布局，刚好是二十五张桌子，与彭城香家赌场如出一辙。

第三，也是最明显的，所有荷宫女侍，均是绮年玉貌的美女，衣着虽比较庄重，但都经过一番精心设计，把她们动人的身段表露无遗，比袒胸露臂更为诱人。

主大堂的四壁炉火熊熊，令大堂比之外面的天地成截然不同的另一温暖世界，加上大堂挤满宾客，热闹喧天，更是充满醉生梦死的气氛。

徐子陵略站片刻，仍未感到受人监视，遂在大堂内随意走动，在其中五张赌骰宝的桌子下注，四胜一负，由于下注颇重，很快给他赢来近百两筹码。

记起雷九指的吩咐，见主大堂赌的不是骰宝就是番摊，遂往内去。

另一进大堂地方较小，只有主大堂的一半，却有侧堂相连，合起来等若主大堂的面积，另一端尚有入口，挂上“贵宾厅”的牌子，有大汉把守，显然不是任人随便进入。

中内堂赌的正是牌九，亦是二十五张赌桌，每桌分设四个、六个或八个位子，桌子比外堂的大桌小一半。没位子的赌客可依坐下与庄家对赌者的

胜负下注定输赢，所以每张桌子都围满人。

徐子陵挑选挤得水泄不通的一张赌桌趁热闹，到挤近时才明白为何此桌特别受欢迎，原因在其中一张椅子坐着位干娇百媚的女赌客，做庄家的虽亦年轻貌美，但相比之下立时黯然失色，只像伴着明月的小星星。

此女如花似玉，艳光迫人，比之虹夫人更胜一筹，但亦如虹夫人般似非良家妇女，神态风流，目光大胆，取牌摊牌手法熟练，下注重而狠，不时发出银铃般的娇笑声，为紧张的赌局平添不少热烈气氛。

除女庄家外，其余五个位子分别给四个年青公子哥儿和一位中年胖汉占着，其他人只能在外围下注。

美女的目光不时巡视围观的人，目光扫过比其他人高出半个头的徐子陵时，膘他一眼后便若再不在意。

徐子陵只看她那份筹码，便知她是大赢家，而女庄家更是香额隐泛汗光，可知她是输得慌了。

发牌。

庄家变戏法似的把牌九牌叠成两张一组，再掷骰定点数，决定谁先取牌。

牌九有正、大、小三种赌法，正牌九的打法是二至四人，各领六张牌，庄家则摸七张率先打牌，出牌后备家依次摸牌、出牌、碰吃，只要手中牌组成两副花色加一夷牌，便是“糊”出，推牌得胜。

大牌九是以四张为一组，再分两组以定胜负。看是否成对或以点数定输赢。对子以天、地、人、和、文子、与武子排列。

小牌九在赌场最常见，因可供更多人共赌，只以两牌为一组定胜负，计算的方法与大牌九相同，只是少一组牌。

刻下赌的是大牌九，故每人取牌四张。

今趟美女拿的显非好牌，只见她拿牌一看，立时轻皱眉头，神情仍是美丽迷人，充满醉人的风情。

她忽又哈哈笑起来，花枝乱颤的样儿，看得众人无不意乱神迷，玉手一翻，牌面向上，竟是一副人六配人五。

到庄家翻牌时，围赌者无不起哄欢呼，原来竟配不成对，全军尽墨。

徐子陵暗忖，若要显露锋芒，这刻就该把庄接过来由他去推，不过这种高调的做法当然不适合他扮作职业赌徒的身份，遂往另一桌走去。

这桌赌的是小牌九，推庄的手风极旺，铙羽者起身离座不绝，徐子陵趁机入座，先败两局，输掉二十多两。

到第三局时押下五百两筹码，登时人人侧目。女庄家亦紧张起来，如此豪赌，即管在长安这种大赌场，也不常见。

连看三铺后，徐子陵依雷九指传授的秘法，再凭过人的记忆力和比常人锐利百倍的目光和特别的手法，无论如何洗牌，他亦能追踪其中最重要几只牌的位置，只要能影响骰子落下的点数，他有七、八成把握可胜出。

就在此时，他感到有对锐利的眼睛在盯着他，那是个矮小的中年人，只看推庄的女子多次望往他，好像想向他请示的样子，晓得他该是赌场方面的人。

围观的男人忽然一阵哄动，竟是邻桌那美丽的女赌徒挤进来趁热闹，这样多出个活色生香的美人儿，气氛立时不同。

美女的目光落在他的赌注上，又移往他脸上；可是徐子陵却故意不理

她，摆出对她全无兴趣的样子。

女庄家纤手一扬，三颗骰子落在铜盘内，先是飞快转动，接着逐渐缓下来，变成各自滴溜溜的滚翻。

徐子陵送出一注长生真气，由涌泉输出，透过地面，再沿桌脚游往盅盘。普天之下，真气比他深厚的人非是没有，但能将真气运转遥控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境界，恐怕只有寇仲能和他相比。放而纵使有行家在旁，亦休想可看破他在暗中弄手脚。

骰子终于停下。

庄家依点数发牌。

徐子陵双目射出锐利和冷酷的神光，盯着身前的一组牌，既不拿牌来看，也不像一般赌徒般用手去探牌底，似乎能看穿排九牌的虚实。

庄家显然拿到大牌。精神一振的娇呼道：“开牌！”

众赌客纷纷摊牌，都是些地八、人六、红四的小牌，给庄家的天八统吃。

当众人目光全落在徐子陵身上时，徐子陵从容自若的翻牌示众，围观者无不惊羨赞叹，原来竟是对至尊，依惯例庄家须赔双倍。

庄家求助的望向那中年人，那人低声道：“照赔吧！”

说毕掉头离开。

徐子陵收筹码时，那美女道：“这铺庄让我来推。”

庄家如获皇恩大赦，连忙让座，若由客人推庄，赌场只抽头串，若赌注够大，可获利甚丰。

徐子陵长身而起。美女刚坐入庄家的椅子，愕然道：“不赌了吗？”

徐子陵迎上她的目光，含笑摇头，径自离开，众人哗然起哄。

美女低骂道：“没胆鬼！”

徐子陵无动于衷的把筹码兑换后离开赌场，刚跨出主大堂的门槛，一名大汉迎上来恭敬的道：“这位大爷，我家公子请你过去说两句话。”

徐子陵大感错愕，循他指示瞧去，赌场正门广场处其中一辆马车，车窗的帘子刚给人掀起来，露出坐在车内者的容貌。

徐子陵虎躯一颤，暗叹一口气！乖乖的走过去低声道：“公主别来无恙。”

车内男装打扮的“东溟公主”单婉晶沉声道：“你若不想当街当巷的与人大打出手，就给我上来吧。”

寇仲一边查看卷宗，顺道向两位“助手”探听口风。

他们既得刘政会的吩咐，更知寇仲乃皇上与贵妃看重的大红人，兼且不须戒忌，寇仲问的又是旧隋的事，自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令寇仲对杨素当时的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

隋文帝杨坚是非常干练而有政治手腕的开国帝君，政绩斐然，却有个严重的缺点，就是极重猜忌之心。

不知是否怕人重施他自己的夺国故技，开国大臣大多获罪不得善终，功臣刘防、郑译、梁士彦等先后被诛。

杨坚又喜怒无常，手段严峻，所以群臣伴君如伴虎，惶恐不可终日。

杨素是少有能得善终的隋朝大臣，他全力助杨广废太子杨勇登上帝位，其中更可能煽动杨广毒杀皇父杨坚，正是为求自保的一种手段。

问题来了，假若杨素的秘密宝库是在杨坚执政时由鲁妙子策划建立，

此事必须非常隐秘，以避杨坚的耳目。

在这种情况下，杨素绝不会在自己名下的宅院内动工兴建秘道宝库，若给杨坚发觉，任他杨素舌粲莲花，也将百词莫辩。

寇仲敢肯定杨素只会在表面上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地方兴建宝库。

杨坚任命宇文恺于开皇二年动工建新城，不到两年迁入新都，大赦天下，此后城内不断大兴土木，直至今日。

照道理若于新城初建时开凿地下库藏，最易掩人耳目，因当时形势混乱。只是杨坚诛杀大臣，始于开皇六年杀刘防，故杨素生出警觉，兴起建造宝库之心，该是开皇六年后至仁寿四年杨坚驾崩十八年间兴建的。

最有可能是上半截的九年，在这段时间内，开国功臣差些给诛杀殆尽，杨素不害怕才怪。

令寇仲最头痛的是在这期间于跃马桥附近各里坊兴建的宅院达百所以上，还不包括扩建的，他难道逐家逐户的去明查暗访吗？

头昏脑胀时，刘政会神色凝重的回来，坐到他旁，一言不发。

寇仲提心吊胆的问道：“什么事？”

刘政会沉声道：“你两人给我出去。”

两人见他脸色不善，连忙退往室外，还关上室门。

寇仲心叫“来啦”，旁敲侧击道：“皇上是否知道我在这里。”

刘政会摇头长叹。

寇仲放心少许，旋又为他担心，道：“有什么事，刘大人放心说出来，说不定我可请娘娘为你想办法。”

刘政会微微一怔，露出意外和感动的神情，道：“先生误会啦，我并不是为自己的事忧心。”

寇仲轻松起来，道：“那就好了。”

刘政会又再叹一口气，愁眉不展的道：“年晚才来这么一件事，真不呛谜淄贰？”

寇仲好奇心大起，以退为进的道：“若是不方便，刘大人不必告诉我。”

刘政会道：“这并非什么秘密。很快消息会传遍长安，皇上下旨时，太子殿下、秦王、齐王和裴寂、封德彝、陈万福等全在旁听着。”

寇仲差点想给他一脚，催他快些说出来，道：“究竟是什么事？”

刘政会一字一字缓缓道：“皇上命我把通训门、通明门和嘉门三道官门堵塞。”

寇仲一头雾水道：“皇上要堵塞三道门，只届小事吧！”刘政会道：“这三道门却是非同小可，通训门是东宫和太极宫的唯一通道，嘉、通明两门则连贯掖庭和太极中宫，太子殿下以后要到太极宫，只能从承天门或玄武门入宫。”

若徐子陵在此，定可明白李渊的用意，把出入通道限制在两道大门中，在安全和防守上自然是稳固多了。

寇仲一时仍未明白李渊此举的动机，一呆道：“皇上想加强出入通道的控制。自有他的道理，刘大人为何如此忧心忡忡。”

刘政会苦笑道：“这些事实在不该告诉先生的。”

寇仲压低声音道：“小人对宫内太子殿下和秦王的斗争所闻，所以没什么该知道或不该知道的问题。”

刘政会苦笑道：“皇上此举，令人感到危机更是迫在眉睫。皇上颁令时，

谁都不敢说半句话。现在请恕小弟要失陪，因为必须立即去安排一切，否则不能于过年后如期施工，先生请见谅。”

寇仲把抄下的资料纳入怀中，长身而起道：“刘大人不必相送，我已是识途老马，懂得如何离开。”

刘政会不好意思的道：“待小弟办妥皇上的事，再和先生把酒详论古今建筑的发展。”

寇仲暗忖心领了，匆匆离开。

雨雪仍洒个不休，寇仲寻宝的热情和希望，也像寸雪般冰寒刺骨，再没有半丁点儿的信心和把握。

第九章 直陈其事

寇仲和常何策马朝皇宫驰去，后者顺口问道：“昨晚睡得好吗？”

寇仲暗付自己昨晚不是睡得不好，而是根本没睡过，心底叹息一声，道：“过得去啦！”

我约好刘尚书，为娘娘治病后就到工部去找他，还得有劳常大人带路。”

常何道：“为什么还大人前大人后的，我和莫兄认识时日虽短，但我真的把你当作肝胆相照的好朋友，你若欢喜，唤我作老何也可以。”

寇仲笑道：“还是呼常兄好听点，其实娘娘的病已好哩！今天只是循例来告诉娘娘，她再没有病，以后我们可以迟些才起床。”

常何笑道：“我倒觉得大清早来送你入宫，是种前所未有的乐趣，既紧张又刺激，就像赌钱搏杀，未开盘仍不知输赢。你可知若治不好娘娘的病，以后我也不会有好日子过。封德彝大人告诉我，过年后会让我坐上玄武门正屯将军的位置，争这个位的人少说也有十多人，秦王和齐王都想捧他们的人，我原本希望不大，全赖你医好娘娘，小弟方有这么好的机会。”

寇仲欣然道：“恭喜常兄，这位置为何这么重要？”

常何道：“当然重要，京城的总卫部就在玄武门，长期驻重军，由皇上亲自指挥，有四名正屯将军和八名副屯将军，论班当值，负责宫城的防务。岳父为我使了很多钱，我始有机会做到副屯将。但正屯将须皇上点头才成。使钱都不行。”

寇仲暗付常何真的当他是知心好友，否则绝不会连这么秘密的事都说出来。

此时两人驰进朱雀大门，两旁张灯结采，充满春节即临的气氛。

两人不再说话，到太极宫门下马步行，往见张婕妃。

张婕妃在大厅内接见寇仲，常何留在迎客间等他。

这位深得李渊爱宠的美人儿，精神奕奕，艳光四射，再无半丝病容，使寇仲亦感与有荣焉。

太监宫娥，环侍左右。

寇仲得意志满的收回为张婕妃把脉的手，恭敬的道：“恭喜娘娘，病根已除，不用施针或吃药啦！”

张婕妃大喜道：“我今趟能脱离病患，全赖先生妙手回春，皇上定会重重有赏。”

郑公公在旁阿谀奉承道：“莫先生可否开出药方，让娘娘能于病愈后进补，好固本培元。”

寇仲心中暗骂，这岂非要他当场出丑，幸好他昨晚从韦正兴处学来绝招，从容道：“过犹不及，现今娘娘容光焕发，脉气中和，实不宜再进补药一类的东西，郑公公明鉴。”

郑公公拍马屁拍着马腿，大感尴尬，乾咳一声道：“当然以先生的诊断为准。”

张婕妃忽然道：“你们给我退下，我有几句话要和先生说。”

郑公公等无不愕然，只得依言退下。

寇仲心叫“来哩”，果然当厅内剩下两人时，这位于娇百媚的大唐帝宠妃低声道：“先生你放胆直言，万事有我为你担当。今趟我忽罹怪疾，是否遭人暗下毒手呢？”

寇仲心底正痛骂李建成，将自己摆在这么一个进退两难的位置。

若他的答案是肯定的，罪责会落到李世民处；假若答案是否定的，则又开罪李建成。

他该怎么办才好？

徐子陵梳洗妥当，正犹豫应否该立即入宫见李渊，又觉得这不符李渊和岳山恩怨交缠的关系，更不似岳山的孤僻性格和我行我素的作风。

大感头痛时，房外有人扬声道：“岳山前辈在吗？晚辈秦川求见。”

徐子陵虎躯一阵，一股难以形容的感觉直冲脑门，沉浸在某种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情绪里，一把拉开房门。

男装打扮的师妃暄仍是那飘逸闲雅的动人模样，与他擦身而过，走进房内，含笑道：“这该是长安最华丽的房间，外厅内寝，都是宽敞舒适，更和其他客房隔开，谁可想到岳前辈在长安可受如此礼待？”

徐子陵把门掩上，深吸一口气，压下各种莫名的情绪波动，淡淡道：“师小姐是什么时候到的。”

师妃暄别转娇躯，凝神打量他的岳山模样，叹道：“你能把祝玉妍瞒过，我反不觉得奇怪，但你怎能连李渊都瞒得过呢？”

徐子陵心中生出顽皮的想法，扮足岳山的神态，大马金刀的先坐入椅内，指指身旁隔着方几的另一张椅子道：“妃暄请坐，老夫今趟重出江湖，根本没有任何事要瞒人的。”

师妃暄看得一呆，泛出个没好气又无奈的罕有动人神情，依言坐到他右侧去。

徐子陵以岳山的表情语调道：“岳某人到长安来，为的不是李渊，而*鞞 *那万恶不赦的奸贼，若不是他，秀心怎会比老夫还要早走一步。”

师妃暄轻柔地道：“妃暄明白啦！不过我仍是喜欢你原来的样子神态。”

徐子陵一震往她瞧去。

师妃暄像说了件微不足道的事般，神情坦白自然的迎上他的目光，微笑道：“你的好兄弟在哪里呢？”

徐子陵感到很难不向她说实话，坦然道：“他现在是长安最炙手可热，救人济世的神医。”

师妃暄大讶道：“他何时学懂医术的，连『活华陀』韦正兴治不好的病，

都被他药到病除。”

徐子陵奇道：“师小姐到长安有多久呢？”

师妃暄解释道：“我昨晚才来，见过秦王，和他谈了近一个时辰，你和莫神医均是他曾提及的人。”

徐子陵叹道：“寇仲不懂得医术，而是误打误撞下以针灸和《长生诀》真气治好沙天南的病患，被迫上轿子，成为神医。至于他如何能治愈张婕妃的怪疾，则是另有隐情，难以尽述。事实上师小姐来得合时，区区正有一事要请教。”

师妃暄点头示意不妨直言。

徐子陵道：“假设绾绾得到邪帝舍利，会有什么后果？”

师妃暄神态平静的道：“恐怕向雨田复生，都答不到你这问题，甚至是吉是凶，亦难逆料。”

稍顿后，秀眉轻蹙的问道：“你们是否给她识破？”

徐子陵佩服道：“小姐猜得很准，是寇仲给她瞧穿，现在她威胁我们在寻到宝藏后，要把邪帝舍利交给她。”

师妃暄淡淡道：“你们打算怎样处理这件事？”

徐子陵道：“寇仲本提议立即退走，过一段日子才回来，但我却反对他这样做。”

师妃暄奇道：“子陵兄因何反对？”

徐子陵苦笑道：“这件事有缓急轻重之分，比起即将发生的惨变，邪帝舍利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

师妃暄动容道：“妃暄愿闻其详。”

寇仲沉吟片刻，反问道：“娘娘为何有此猜疑？”

张婕妃凤目生煞，沉声道：“我这个怪病起得毫无道理，就算没有人提醒我，我也要查根究底。”

寇仲把心一横道：“小人不敢肯定娘娘是否真曾被人下毒，但这可能性是存在的。”

张婕妃娇躯剧颤道：“先生为何不敢肯定呢？建成太子把先生开的药方拿去给长安的名家参研，均认为此方主要是解毒之用，但由于配方之法不依常规，故才不敢肯定。”

寇仲心内又痛骂李建成，苦笑道：“娘娘明察，太子殿下亦曾多番向小人查问此事。”

唉！娘娘可否帮小人一个忙呢？否则恐怕小人今晚就要急急卷铺盖逃离长安。”

张婕妃不悦道：“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谁敢来欺负你，说出来让我禀告皇上。”

寇仲装作骇然的道：“万万不可，否则小人会更难做人。”

张婕妃微嗔道：“先生跟我直言无忌，不要尽是这般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

寇仲压低声音道：“小人虽是治病的高手，但对用毒却毫不在行，只懂依据望闻问切四大法则施针用药，所以对娘娘有否被下毒，不敢违心放言。唉！但太子殿下似乎认定事实该是如此。假若小人……唉我都是早走早着算哩！”

张婕妃明白过来，道：“先生万勿轻言离去，我既了解先生的处境，当

然晓得怎样在皇上面前说话。”

寇仲并没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皆因他知道张婕妃和李建成必会联合起来诬毁李世民，不过此事他既管不了，亦不到他去管。

还有什么可以说的，乘机告退。

师妃暄露出前所未有的凝重神色，点头道：“子陵兄所言甚是，相比起来邪帝舍利只是微不足道的事。若让石之轩和赵德言阴谋得逞，天下不但难望统一，更会重演当年外夷入侵之局。”

徐子陵道：“现在最关键的人物是杨文干，我希望能得到所有关于他的资料，特别是他最近的动静，师小姐可否在这方面帮个忙？”

师妃暄明眸射出智慧的光芒，深邃动人，淡然道：“你两人总教人大出料外，甫抵京师，就看破石之轩的惊天手段。不过这等若义助李世民，寇仲同意吗？”

徐子陵微笑道：“义之所在，寇仲绝不会计较帮的是谁。”

师妃暄道：“你们是否仍要把宝藏起出来？”

徐子陵苦笑道：“我答应寇仲的事，定要尽心尽力为他办到。坦白说，寇仲虽是信心十足，但我却感到寻宝的机会非常渺茫。”

师妃暄亭亭起立，美目瞥往窗外暗沉的天空，柔声道：“快下雪哩！”

徐子陵陪她站起来，低声道：“怎样可联络到你呢？”

师妃暄朝他瞧来，轻轻道：“妃暄暂时寄居在东大寺旁的玉鹤庵，只要你说出『佛祖慈悲』四个字，庙内的师傅会知道你是来找我的。假若我不在的话，什么事都可告知主持常善师太。”

徐子陵心中涌起异样的感觉，好像是她答应自己的约会，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去找她。当然这只是一时错觉。

师妃暄往房门走去，忽又停下步来，笑道：“为何知道你成为石之轩除之而后快的目标，但我却一点都不为你担心？”

徐子陵移到门旁，道：“坦白说，比起石之轩，小弟虽有一拼之力，但仍非他的对手，所以我不会再给他另一个杀我的机会。”

师妃暄微笑道：“这正是我不为你担心的理由，请问子陵兄不扮岳山时是什么身份？”

徐子陵犹豫片刻，才尴尬的道：“我会变成一个叫雍秦的赌徒。”

师妃暄低念两声“雍秦”，忽然记起自己的化名“秦川”，俏脸竟飞起两朵红云，嗔怪的横他一眼。

徐子陵面具内的老脸早红透，很想解释这只是因雷九指凑巧找到一对刻有“雍秦”两字的护臂，才要他顶用这名字，但又知这类事愈解释愈着相，只能僵在当场。

师妃暄眼神倏地变得复杂，似包含着无数一直隐藏在深心内的情绪，轻轻一叹，低声道：“小心点！”

徐子陵拉开房门，瞧着她的背影逐渐远去，直至地消失在廊道尽头。

雪粉又开始洒下。

正要关上房门，心中一动，移到廊中，负手观看雨雪洒落庭园的美景，心中一片茫然。

每当和师妃暄相处时，光阴都像溜得特别快，生命也似因她而攀登上最浓烈的境界，这是否就是男女间的爱情？纵然答案是肯定的，他只会是错种情根，将来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从第一次在洛阳的天津桥见到师妃暄，他知道永远都不会忘记她。

在这充斥着杀人或被杀的纷乱时代，人人疲于奔命的尔虞我诈，为利益不择手段，排斥异己。师妃暄就像淌流于人间世外的一道清泉，令他感受到生命的真义。

足音从后方传来。

徐子陵从沉思中惊醒过来，沉声道：“是小刀吗？昨晚我刚跟石之轩交过手。”

孤身便服的李渊龙躯一震，失声道：“什么？”

刘政会热情万分的亲到工部的大门迎接寇仲，常何功成身退，把招呼寇仲的重任交给刘政会这接班人，自己径自返回玄武门的总卫所。

刘政会先款待他在大堂喝两口热茶，用些糕点，才领他到宗卷室，命人打开展示整个长安布局的巨型图轴，欣然道：“旧隋立国之初，仍以汉长安城旧城为都城，后因不敷应用兼且过于残破，杨坚遂于开皇二年，委任太子左庶子宇文恺营建新都。”

寇仲这时才找到跃马桥的位置，随口问道：“宇文恺是否宇文阀的人。”

刘政会答道：“宇文恺正是当今宇文阀阀主的亲叔。”

又指着卷轴道：“宇文恺以地理形势把新城分为六坡，视之为《周易》乾之六爻，故于九二置宫阙，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位贵，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兴善寺以镇之。实质是要把城内的制高点控制，让重要的建筑占据高地。”

寇仲听得一知半解，亦不得不佩服刘政会在这方面的高见知识，道：“当时是否由杨坚亲自监督新城的兴建？”

刘政会道：“名义上是由杨坚监督，实际上全交由宇文恺一手一脚去办，需要什么物料，就报往杨素由他批准。”

寇仲听到杨素之名，立时精神大振，很想直接问刘政会有那几所宅第原属杨素的，又怕如此明目张胆，会惹起刘政会的疑心，只好旁敲侧击道：“城内的建筑物，是否都在新城建立时同时兴建？”

刘政会答道：“是在建城后二十年间陆续建成，扬广登帝位后，好大喜功，嫌某些建筑不好看，曾下令拆卸重建，劳民伤财至极点。”

寇仲开始认识到查看年份一事并不简单，头皮发麻的道：“小人对从福聚楼望往永安渠一带的建筑特别有兴趣，刘大人可否略作介绍。”

刘政会欣然道：“我已为先生做过一番工夫，先生请。”

寇仲随他进入邻室，只见四边尽是高及天花的大书柜，放满宗卷，两名工部的人员恭立一旁，一副等着侍候寇仲的样儿。

室中置有一张长方形的巨桌，上面摆放数卷图轴。

刘政会道：“这是永安渠旁众里坊的详图，只是跃马桥东岸的延康、崇贤、延寿、光德便有近万座建筑物，先生看中哪间宅院，可使人取来宗卷参阅。小弟还有些公事要办，待会才来找先生到福聚楼吃午饭。”

寇仲心中唤娘，首次想到放弃寻宝，因为那实在是太辛苦的一回事。

第十章 封门断路

李渊呼出一口寒气，道：“幸好大哥武功盖世，才不致为石之轩和祝玉妍所乘。

哼！只要给我侦得两人行踪，必教他们饮恨长安。”

徐子陵冷然晒道：“小刀你可能在深宫过久，想法竟如三岁小孩，先不要说石之轩，像阴癸派长期以行藏隐秘著称，自有其藏踪匿迹之道，只看其要来便来，你大唐的关防不起丝毫作用，当知其另有掩蔽的身份，任你如何发动人手，亦休想可以侦破。”

徐子陵应是当今世上，唯一能当面训斥李渊的人。

无论是他以李阀之主的身份，更或大唐之君，就算敢言直谏的亲信大臣，也要跪在地上才敢诚惶诚恐的说出来，亦不会是徐子陵这种语气。

李渊汗颜道：“大哥教训得是。”

徐子陵仍是负手观看庭院飘雪的姿势神态，向谨立身后的李渊道：“岳某本不愿插手管你的家事，不过昨天收到一个消息，却不能不对你说，小刀可知你大唐正陷于分裂败亡的边缘？”

李渊龙躯微震，双目射出凌厉神光，沉声道：“大哥何有此言。”

徐子陵道：“我和你现在说的话，绝不可传人第二人之耳，明白吗？”

李渊点头道：“小弟明白。”

徐子陵道：“昨天『倒行逆施』尤鸟倦来找我，央我助他对抗石之轩等人，以争邪帝舍利，当然有一番说词，但亦透露出一个对付你大唐的天大阴谋。”

李渊皱眉道：“小弟正洗耳恭听。”

徐子陵道：“在说出那阴谋前，我要先问你几句话。”

李渊似乎知道他想问什么，无奈地叹一口气。道：“大哥请问吧！”

徐子陵道：“传言虽不可尽信，但空穴来风，岂是无因。我重入江湖，不时听到有人说，大唐之能立国关中，皆因你次子世民才具过人，且出生入死，屡建奇功所致。而小刀你曾数度许以皇位之继承，后来只因受后宫蛊惑，袒向建成、元吉而疏世民，酿成宫廷派系内争，是否确有其事。”

李渊默然片晌，苦笑道：“事实当然与谣言颇有出入，小处我李渊不想辩驳，只从大处着眼，建成位居嫡长。又无大过，功业虽似不及世民，皆因身为太子，不宜在外带兵征战，非是及世民。表面看世民才华骏发，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事实上当年的杨广岂非亦是如此。废长立幼，伦常失序下，只会重演前代的宫庭惨变。”

徐子陵想不到李渊有这一番说话，自己虽偏袒李世民，但设身处地。李渊在他的立场这么去想也不无道理。

所谓“父子之间，人所难言”，在这种情况下他徐子陵只能见好就收，点到即止，不宜再迫李渊接受他的看法。

冷然道：“你李家的事，小刀当然比我清楚。不过正因派系斗争严重，外人才有可乘之隙，照我看尤鸟倦说的石之轩与赵德言已结成联盟，务要颠覆你大唐皇朝，恐怕与事实相差不远。”

李渊双目杀气大盛，怒道：“竟有此事，当我李渊是三岁小儿吗？”

徐子陵知是时候，转过身来，两眼威棱四射，道：“石之轩在暗，杨文干在明；赵德言在暗，可达志在明。小刀明白吗？”

李渊显现出一阔之主无比的深沉和冷静，点头道：“大哥说得非常清楚。”

徐子陵道：“现在我们的最佳选择，就是以静制动将计就计。此行动该是针对你次子世民而发，甚或要对付的就是小刀你本人。我们只能静观其变，看看有没有方法把石之轩干掉，永除此患。”

李渊皱眉道：“为何不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把杨文干、杨虚彦、可达志及其所有从党全部处决，免得夜长梦多，反为他们所乘。”

徐子陵道：“事情岂是如此简单，先不要说杨文干与建成、元吉关系亲密，只是可达志乃突利派来的人，在出师无名下忽然把他处决，会引起内外之变，有害无利。”

李渊点头道：“大哥的话当然有理，幸好得大哥提醒，否则说不定真能让奸徒得逞。”

徐子陵道：“我会透过尤鸟倦和亲自去侦查石之轩等人的阴谋，只要岳山死不去，石之轩休想能像颠覆大隋般变出任何花样来。”

李渊道：“大哥若不反对，我可调派一批信得过的高手让大哥使用。”

徐子陵晒道：“我岳山一向独来独往，能称兄道弟的只有小刀你一个，何需其他人碍手碍脚？”

李渊似是想起当年的事，老脸微红道：“大哥直到今天仍这样待我，小刀确是非常惭愧。”

徐子陵喝道：“往事休提，我这么做不是为你，而是为了秀心。回宫去吧！”

李渊龙躯一震，低念两声“碧秀心”，面容像忽然苍老几年般，长叹一声后，施礼去了。

北里的一间食肆内，徐子陵的雍秦和雷九指的温宽聚在一起吃午饭。

听毕昨晚发生的事，雷九指咋舌道：“你可知自己能活生生的坐在这里，是多么了不起的一回事，石之轩魔功盖世，除宁道奇、宋缺、祝玉妍等有限几人外，谁会被他放在眼里，不过以后怕要多加个岳山哩！”

徐子陵丝毫不感光采的道：“我全赖面具掩盖真实的脸色，兼之我的长生真气最善虚撑场面。才不致灭了岳老的威名，又捡回自己的小命。”

顿了顿续道：“眼前有另一要事，必须立刻着手去做，就是凭老哥你手上的力量，设法子查探京兆联在长安或关外的动静。”

雷九指道：“这个问题没有问题，待会六福赌场开局时，你一个人进去赌几手，赢够一千两立即离开，切勿逗留。”

徐子陵不解道：“既要引起『神仙手』池生春的关注，何不狠赌一场，赢他一个落花流水？”

雷九指苦笑道：“你自己早说出理由，就是摆明在惹对方注意。真正在赌场混饭吃的赌棍，最忌是锋芒尽露，这种人除非像你般可和石之轩硬撼对攻，否则只落得横死街头之局。

何况问题是你现在扮的只是江湖上普通好手的角色，和几个长林军的突厥兵交手亦要负伤。

记着，能装出是靠运气而非赌术赢钱的，才是真正的高手。”

徐子陵皱眉道：“六福赌场的人怎知我赌过骰宝和番摊呢？”

雷九指耐心的解释道：“陵少放心，赌场的圈子很窄很细，你在明堂窝连露两手，又得虹夫人另眼相看，保证此事已传遍长安的赌圈，兼且昨晚你

又在明堂窝和长林军的恶人大打出手，还惊动秦王李世民。兄弟，你现在肯定是个名人。”

徐子陵猛一定神，暗付自己是否因见过师妃暄致心神不属，连这么简单的事都想不到。

雷九指拍拍他肩膀，低声道：“我会在多情窝等你。”

言罢先一步离开。

“多情窝”就是“多情公子”侯希白的长安秘巢，成为他们聚会的好处所。

黄昏时徐子陵尚要与侯希白交换身份，这将是個非常忙碌的年夜晚。

爆竹的响声又众里巷各处传来，令人忘记了长洒不休的飘雪。

刘政会来找寇仲去吃午饭时，寇仲已坐得腰酸背痛，头昏眼花，比在战场上苦战竟日更辛苦，还要装出兴趣盎然，乐此不疲的样子，其实是有苦自己知。

不过比他更累的是那两个工部的人员，爬高爬低，给寇仲使得团团转，早疲不能兴。

寇仲本想坚持下去，见到他们的样子，只好打消此意，但却不想到福聚楼那么远去浪费时间，问道：“难道每次吃饭都要到宫外去吗？”

刘政会闻弦歌知雅意，笑道：“原来先生像政会般是个建筑痴，这里每个官署都有独立的膳房，聘有专人造饭。不过宫内最佳用膳的地方是中书外省旁的四方馆三楼，菜式虽及不上福聚楼，但与宫城只隔一道横贯广场，际此雪花纷飞的时刻，我们可北望太极殿在雪中的美景。把酒谈论古今建筑，正是人生乐事。”

寇仲心中叫苦，暗付自己哪够斤两和他论建筑，又不能拒绝，只好在面具内暗自苦着脸和他去了。

徐子陵在到六福赌场的途中，不由又浮现当师妃暄听得他化名雍秦，惊愕下颇为意想不到的娇羞神态，忽然有人喝道：“那汉子，给老子停步。”

徐子陵皱眉停步，只见六福赌场的大门旁聚集着三名地痞流氓模样的汉子，腰配长刀。

赌场门旁安放有两头高过人身、气势威猛的巨型石狮，三人中有两人就坐在承架石狮的石座上，发话者显是刚站起来的，二人目露凶光，不怀好意。

把守赌场大门的大汉似早知有此事发生似的，一副幸灾乐祸，旁观热闹的样子。

路人见有事发生，纷纷绕道走过。

徐子陵心念电转，刹那问明白到发生什么事。

他敢肯定这三人是针对他而来，且定是京兆联或与长林军有关系的帮会人物。看准他这赌徒无赌不欢，故派人守在各大小赌场外，寻他晦气，只要装作是普通争执，就算秦王李世民得知此事，亦难以追究。

没好气的道：“有什么事，鄙人还要赶早局赌几手呢！”

那大汉直走过来，到他身前三尺才停下，斜眼兜着他道：“这位仁兄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投过拜帖报过码头扬过字号？”

徐子陵知他在拖延时间，好召集人手来对付他。微微一笑道：“你立即给老子滚开，否则以后再不能用自己那张嘴说话。”

大汉脸色剧变，手往刀把握去时，徐子陵早一掌掴过去，大汉应掌横

跌开去，满口鲜血。

另两名大汉齐声发喊，跳将起来。摔刀左右斩至。

徐子陵虚晃一下，避过来刀，切入两人中间，也不见如何动作，两人*直捣凰*以肩头撞得变成滚地葫芦。狼狈不堪。

他像作了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般，又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的样子，在把门大汉目瞪口呆下，大摇大摆的进入六福赌场的大门。

寇仲与刘政会来到四方馆三楼的膳厅，才明白什么叫悔之莫及。

他的丑脸成为最易辨认的标记，人人争相过来与他攀谈结识，好为日后请他治病铺路。

来自什么司农寺、尚舍局、卫尉寺、大理寺、将作监等的无数官儿，人人热情似火，不要说寇仲记不下这么多官职名字，最后连他们的脸都觉得分别不大。

唯一好处是刘政会没法和他研究历代的建筑。

送菜上台时，来拜识寇仲的人流才稍息下来，偌大的膳堂恢复刚抵步时的情况。

寇仲透窗望往雪粉飘飞下的宫城，太极殿的殿顶耸出其他建筑物上，比他所处的位置尚要高上近两丈，可以想像在其中接见群臣的威风。

刘政会的声音在耳旁响起道：“这四方馆的膳堂专用来接待各地前来的使节，故以四方为名。”

寇仲顺口问道：“中土外有些什么国家？”

刘政会道：“先生若有兴趣知道，让小弟介绍个最佳人选你认识。”

寇仲未来得及拒绝，刘政会离座到另一角去，不一会请了另一官员过来介绍道：“这位是外事省的温彦博大人，没有人比他更能回答先生的问题。”

寇仲不是对中土外的形势没有兴趣，只是现在给那些建筑图卷弄得晕头转向，哪来兴趣理会其他的事。

温彦博文质彬彬，一副学究书生的模样，四十许岁的年纪，令寇仲想起扬州城的白老夫子。

温彦博当然晓得他是大红人，态度恭敬热情。

寇仲无奈下只好把先前的问题重复一次。

温彦博意态悠闲的道：“北方现在最强大的东突厥、西突厥、回讫和薛延陀四族，其他拔野古、仆骨等国势弱少得多。”

寇仲道：“这四国小人也有所闻，其他就从未听过。嘿！这些名字都很难记。”

刘政会道：“西方最强大的是高昌和龟兹吧！”

寇仲听得龟兹之名，想起洛阳的龟兹美女玲珑娇和乐舞，饶有兴趣的问道：“龟兹是否盛产懂舞乐的美人儿？”

温彦博莞尔道：“先生原来如此见多识广，龟兹舞乐，确是名传西域，但若论美女，则以波斯国最著名，他们的宝石、琥珀、珊瑚、水晶杯、玻璃碗、镶金玛瑙杯亦风靡我大唐朝。”

寇仲给勾起对云帅生死的担忧，登时有食难下咽的感觉。

刘政会为人健谈，问道：“波斯国势如何，波斯商这么懂做生意，其经济当是强盛繁荣。”

温彦博道：“波斯现在由萨珊王朝主政，不过形势却未许乐观。新近有

批波斯商来到长安，听他们说他们邻国大食国势日盛，四出侵略，对他们形成极大的威胁。”

寇仲心中一动，问道：“这些波斯人到长安后住在什么地方？”

温彦博道：“他们住的是长安唯一的波斯胡寺，那是居住在长安的波斯人在得到刘大人的批准后兴建的。”

刘政会失笑道：“温大人竟来耍我，没有皇上点头，政会有什么资格去审批？”

寇仲暗付若云帅未死，理该到长安来察看形势，欣然道：“竟有外国人在此建寺，那定要去看个究竟，不知此寺建于何处。”

刘政会道：“就在朱雀大街西、清明渠东崇德里内，非常易找，里内有数十户是在东、西两市开波斯店的波斯胡人。”

温博彦正要说话，一名部卫匆匆而至，致礼后道：“皇上有旨，刘大人请即入宫见驾。”

刘政会吓了一跳，慌忙起立去了。

寇仲的心却直往下沉，暗付难道自己查看工部宗卷一事张扬了出去，给李渊生出警觉，故召刘政会去问话。

若真是如此，他的寻宝大计不但宣告完蛋，连能否脱身亦成问题。

第十一章 为敌治病

马车驶出六福赌场的大门，转入街道。

单婉晶嫣然笑道：“你每次离开赌场，是否都会有人在门外恭候？”

徐子陵透帘盯着摆明守在门外寻他晦气的武装大汉，奇道：“照理他们该派人入赌场盯梢，防止我从后门或别的通道又或跨越院墙溜掉，为何会不知我上了公主的车？”

单婉晶若无其事的道：“若连这些黑道小角色都应付不了，我们东溟派还用中原江湖上混吗？”

徐于陵靠往椅背，别头向坐在身旁的美女苦笑道：“公主的眼光真厉害，昨晚只那么透帘一望，就把小弟认出来。”

单婉晶无限感触的道：“徐子陵，你实在太易认哩！照我猜秦王亦看穿是你乔扮的，只是隐藏在心内没有说出来吧！”

徐子陵回想起昨晚的情况，李世民最后劝他离城那句话，确是可圈可点，不像对一个陌生人说的。

心中一动道：“若有机会，你可提醒秦王一句，他天策府内必有人被李建成收买，因为府内发生的事，李建成无不了如指掌。”

只凭侯希白化身为莫为受到盘问一事，李建成立即收到风声，便知天策府有内奸。

单婉晶点头道：“我会提醒他的。”

马车朝码头区方向驰去。

徐子陵不知说什么话才好，只好问道：“公主今次来长安，是否有什么

特别的事情。”

单婉晶淡淡道：“趁王世充尚未和李闳正式撕破脸皮，我赶紧把过去两年打制好的一批兵器、盾牌、弓矢和甲冑运给秦王，以替换破损的旧兵器。你该知现在长安的形势是多么吃紧。”

徐子陵点头表示晓得，又不解道：“有李渊在此。他们三兄弟就算水火不相容，总不敢公然动手火拼吧！”

单婉晶叹道：“这恐怕要老天爷才晓得？现在双方是各有所忌，论两方面在长安的实力。因为建成、元吉一方得到独孤闳、南海派和李密的加入，又有突厥人明目张胆的助阵，势力剧增，立即把天策府比下去。”

徐子陵很想问她知否岳山是她的爷爷。当然不敢真的问出口来。此时马车在码头停下，巨舰东溟号就泊在岸旁。

单婉晶叹道：“秦王已够头痛的了，偏偏你们两位大哥又于此时到长安来寻宝，你教他该怎办？”

徐子陵耸肩道：“他该欢迎我们来才对。你可暗示他我和寇仲至少在现今的形势下对他是有利无害。”

旋又皱眉道：“李渊这么眼睁睁瞧着李建成势力坐大，招揽的不是野心家如李密、独孤闳就是别有居心的突厥人，究意心中打什么主意？”

单婉晶道：“李世伯该是蓄意任得李建成扩展他的长林军，好令世民世兄不敢生出异心。在他心中，世民世兄拥兵自重，恃强横行，若给他当上皇帝，建成元吉休想活命，他的宠妃更难保晚年。”

徐子陵愕然道：“他这么不懂看人的吗？”

单婉晶目光投往窗外的飘雪，满怀感触的道：“皇宫是另外一个世界，深宫中更是最多谎话和谗言。李世伯最大的缺点是多情好色，给身边围着他的女人终日说世民世兄的不是，更好的人也会在他心目中变成十恶不赦的坏人。好像有趟在宫庭的宴会中，世民世兄想起自己的亲娘早逝，一时感触，当众洒泪，竟给李世伯的妃嫔中伤说他『在怨恨和妒忌建成和诸妃。假若让他当权，必把她们赶尽杀绝』，又道『建成太子心地善良慈爱，只有他才能照顾她们』，日子有功下，李世伯自然是远世民而亲建成。兼且世民世兄长期在外征战，哪有时间用工夫为自己解释，他天生就是那种不肯放弃原则和立场的人，谁都不卖账，本身就和李世伯是截然相反的两类人。”

徐子陵开始明白为何李渊会纵容可达志去挫折李世民的威风，不过经他点醒之后，李渊怎都该有些醒悟吧。

默然片刻，单婉晶轻轻道：“你们打算何时运走宝藏库内的东西？”

徐子陵苦笑道：“我们对宝库只有模糊的线索，直到此刻仍未有任何头绪。”

单婉晶愕然道：“你们竟不知宝库的藏处吗？”

徐子陵解释道：“可以这么说，娘未及把所在处全部说出来便撒手了。”

单婉晶一对美眸亮起来，欣然道：“那是说你们找到宝库的机会，只比完全不知宝库所在的人大上一些，对吗？”

徐子陵微怔道：“可以这么说。”

单婉晶精神焕发的道：“那我劝你们索性放弃寻找宝库吧！杨素为人奸诈多智，深沉而有城府。这样的人处心积虑建成宝库以备谋反之用，怎会那么容易被发现？”

徐子陵苦笑道：“公主好像很高兴我们找不到宝库的样子。”

单婉晶坦然承认道：“这个当然。你可知你们两人已成了天下群雄最顾忌的人物。杨公宝库一旦落入你们手里，将更如虎添翼，那时秦王也将被迫要立即发动攻袭，免得少帅军养成气候，成为他李家统一中原的大患。”

徐子陵不解道：“区区一个宝库，能起这么大的作用吗？”

单婉晶道：“你可知宝库存在的消息是怎样泄露出来的？”

徐子陵茫然摇头。

单婉晶道：“消息是从杨玄感传出来。当年他起兵作反，为振作士气。声称只要攻入关中，可起出他老爹杨素的宝库，并说库内有足够装配一支二万人军队的精良武器和足与国库相比的财物。到被灭前他仍慨叹空有宝库而不能利用，又把藏宝图托付心腹手下突围带走，后来该图应是落在你娘手上。所有人还以为你们从罗刹女处得到秘图，原来并没有这回事。”

徐子陵摇头道：“娘过世时身上并没有这张秘图，该是娘自己把它毁掉。”

单婉晶叹道：“换了不是你们这两个无人可以奈何的天才高手，恐怕早被人擒拿起来严刑拷打，问出究竟，再不会有这种误会。”

徐子陵望往水安渠，雪粉终于收止，两岸尽成纯白的世界。心中涌起微妙的感觉，这次重会单婉晶，大家就像相识多年的老朋友般，无所不谈，且互相信任，感觉亲切温馨。

单婉晶道：“我若依原定计划过年后才来长安，恐怕碰不上你们哩！”

徐子陵顺口问道：“公主为何提早来长安呢？夫人有一道来吗？”

单婉晶道：“娘没有来，我们是接到秦王的急信，才不得不提早把兵器运送，皆因李建成最近说服洛阳最大的兵器制造商沙天南投诚，而沙家一向在洛阳外屯积大量优质兵器，秦王推断建成得到沙家提供的兵器，说不定会对他不利，故必须作好防备。”

徐子陵诧异道：“李渊对这些事竟不知情吗？”

单婉晶道：“知道又如何？除非李渊不准三个儿子各拥亲兵，否则改换装备乃最平常不过的事。关中的兵器厂均由李渊直接控制，所以他的儿子才要假借外求。”

徐子陵倒抽一口凉气道：“在这种火拼一触即发的形势下，随时会闹出乱子来。”

单婉晶白他一眼道：“对寇仲来说，不是关中愈乱愈好吗？”

徐子陵坦然道：“若没有突厥人或魔门巨奸插手其中，寇仲确会如此去想。可是大义当前，寇仲当然晓得事有缓急轻重之别。”

单婉晶微一沉吟，道：“子陵肯否与秦王见一次面？”

徐子陵道：“若给人晓得，秦王会多出条私通外敌的罪名，且寇仲也未必欢喜我这么做。”

单婉晶黛眉轻蹙道：“你们似乎知道一些连秦王都不晓得的事，对吗？”

徐子陵道：“这是当然的事。唉！我明白公主对我们的好意。而公主对我们尚有大恩，我们也不知如何报答。唉！小弟要走啦！临别前有几句话，希望公主听得入耳。”

单婉晶秀眉一黯，轻柔垂首道：“说罢！希望不是太难入耳。”

徐子陵道：“李世民乃雄材大略的人，一旦认定敌我，绝不容任何私人的感情影响他的决定或行动。公主看到是李世民的某一面，而我们领教过的

却是李世民的另一面。细节我不想说出来，只望公主能尽速离开这是非之地。”

单婉晶玉容数变，道：“多谢子陵的忠告，婉晶明白自己的处境。你刚才不是提到报恩吗？我虽不当那是什么一回事，但如果你们肯为我做到一件事，婉晶会非常感激的。”

徐子陵肯定的道：“公主请说。只要我们力所能及，必为公主办妥。”

单婉晶狠狠道：“给我杀掉边不负，此人一天不死，我和娘都不会安心。”

离开皇宫后，寇仲先赶去见高占道等人，商量好今晚行动配合的细则，趁尚有个把时辰才到与徐子陵约定会面的时间，遂先回沙府打个转，看看能否偷空休息片晌，好养足精神，以应付今晚大小事宜。

踏入沙府，沙福大喜的迎上来道：“莫爷回来得正是时候，五小姐找你哩！”

寇仲摸不着头脑道：“五小姐找我干吗？”

沙福道：“入厅再说。”

寇仲奇道：“五小姐竟在大厅等我？”

沙福道：“独孤家的凤小姐来了，五小姐在陪她说话。”

寇仲大吃一惊，道：“既然有客人，又是五小姐的闺中密友，小弟不宜闯进去吧！”

沙福压低声音道：“凤小姐似是专诚来找莫爷的。还有老爷吩咐，今晚皇宫的年夜宴，他和三位少爷及莫爷于酉时头须从这里起程出发，老爷嘱我特别提醒莫爷。哈！莫爷可能是长安城最忙的人。”

此时抵达大厅的外客间，寇仲别无选择下，只好硬着头皮跨过门槛，踏进大厅去。在一角隅细语的沙芷菁和独孤凤两对美目先后往他瞟至。

寇仲隔远一揖道：“小人拜见五小姐和独孤小姐。”

令他放心的是独孤凤似是对他毫不起疑，还俏立而起还礼道：“莫先生折煞凤儿哩！”

沙芷菁含笑道：“大家坐下再说，奉茶。”

坐好后，寇仲道：“听说独孤小姐要见小人，不知有什么吩咐？”

沙芷菁道：“凤凤是芷菁的知己，大家是自己人，莫先生不用客气。”

寇仲暗付芷菁也算交游广阔，竟有这么多好朋友，由此更可想见沙天南以前在洛阳的风光。

独孤凤道：“那凤儿不再客套，今次凤儿来是想央先生为凤儿的一位尊长治病。”

寇仲一时尚未会意，问道：“是为独孤小姐哪位贵亲治病呢？”

独孤凤道：“就是凤儿的嬷嬷，她患的是哮喘病。这年来发作得更频密，令人担心死哩！”

寇仲这才醒觉，暗忖若真治好尤楚红的哮喘病那还得了，遇到她时不给打得落花流水才怪？何况自己根本没资格去治好她的远年旧患，只好来个拖字诀，道：“小人当然乐意效劳，不过哮喘病病原复杂手尾最长，且难根治。过年后待小人去看看，才决定如何着手。”

独孤凤露出不好意思的神色，央求的道：“凤儿晓得先生贵人事忙，不过嬷嬷这两天发作得特别厉害，先生可否抽空随凤儿到寒舍打个转？”

寇仲心中叫苦，他已做惯“着手回春”的大夫，这么去怎都要露一手

半手，才不致让人起疑。但如此为强敌治病，对他有百害而无一利，该如何应付才好。

沙芷菁在旁助口道：“莫先生怎都要帮这个忙，芷菁久未见过老夫人，就顺道一起去拜会她老人家吧！”

寇仲欲拒无从，把心一横道：“两位小姐有命，小人当然遵从。”

两女大喜，“押”着他驱车往独孤府去。

徐子陵来到侯希白的多情窝，后者比他更早到一步，还伏案作画，一派悠然自得的样子。

徐子陵定神一看，愕然道：“是她？”

侯希白刚为画卷上栩栩如生、气韵生动的美人儿作最后几下补笔，讶道：“你认识纪倩吗？”

徐子陵道：“我今天在六福赌场见过她，赌得又狠又辣。”

侯希白悠然向往的道：“我可想像她在赌桌旁浪汤迷人的样子，纪倩是上林苑最红的姑娘，不知多少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想不到我换过另一副脸孔，仍可赢得她另眼相看。”

徐子陵没好气的道：“这叫本性难移，你究竟惹上多少情债，快一一从实招来，否则我扮你时，要吃不完兜着走。”

侯希白尴尬的道：“并不是我想去青楼鬼混，问题是二少爷和卜杰那小子每晚不到过青楼那晚便不能安睡，而他视我为最好的青楼夥伴，兼之小弟闲得发慌，只好舍命陪君子。坦白说小弟已非常收敛，否则子陵扮我时会遇上更多麻烦呢。”

徐子陵道：“算了吧！幸好今晚我不会见到她哩！”

侯希白俊脸微红，乾咳一声道：“子陵请见谅，听说以纪倩为首的一批上林苑红阿姑，会到宫内表演歌舞，希望她不会找你吧！”

见到徐子陵的脸色，忙补充道：“子陵莫要担心，小弟与她发乎情止乎礼，尚未有任何越轨行为，最多只是说几句亲密话儿吧！嘿！不！我和她清清白白，只是较说得来的朋友而已！这美人儿一向孤芳自赏，像尚秀芳般是卖艺不卖身的。”

徐子陵颓然坐下，苦笑道：“除此之外，侯兄还有什么要便宜小弟的？”

侯希白掷下画笔，正容道：“我刚查探到一个消息，就是杨虚彦从不出席任何公开场合，此事令人头痛。凭小弟一人之力，恐怕拿不下他。”

徐子陵听得眉头大皱，好半晌后，沉声道：“可惜我和寇仲今晚都不能分身，不过若有一人肯出手助阵，擒杀杨虚彦该不成问题。”

侯希白动容道：“此人是谁？”

徐子陵笑道：“侯兄会对能与她合作是求之不得，给你猜三次看看能否猜到。”

侯希白好奇心大起，道：“子陵不要耍小弟哩！请快开尊口说出来吧！”

徐子陵道：“除师妃暄外，谁有能力助侯兄去对付杨虚彦呢？”

侯希白剧震拍台道：“早该猜到是她，想不到她也来了。”

徐子陵道：“我立即去见她，侯兄可继续作画，看看还有哪些美女未及画出，好让小弟见到真人时不会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侯希白欣然道：“那小弟就破例画几个臭男人出来吧！”

两人相对大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第十二章 有缘能会

独孤阔的府第位于西市东光德里内，跃马桥就在里坊西南方，规模宏大，房舍重重，却不像沙府般是新建的府第。

寇仲印象中也曾翻看过这府第的资料，因它占地远过里内其他华宅，不过因建成的年份在开皇六年之前，所以摆到一旁，没有太着意。

从沙府到这里来只是一盏热茶多点的工夫，但寇仲故意逗独孤凤的开心，扮得傻里傻气的，在正院广场下车时大家已混熟了。

寇仲习惯成自然的对主宅仔细端详，独孤凤奇道：“莫先生对园林建筑定是很有心得哩！”

沙芷菁为他吹嘘道：“莫先生正因和工部的刘政会大人志趣相投，所以认识两天，立成莫逆。”

寇仲心付沙芷菁倒留意自己的事，照理常何是不会四处对人宣扬他与什么人交往这类事的，她的消息不知是从何而来，有机会定要查个清楚。

独孤凤欣然道：“先生原来是这方面的专家，凤儿对建筑一无所知，不知先生对我们的『西寄园』有什么评价。”

寇仲心叫问得好，乾咳一声道：“这是旧隋的建筑风格，且该是隋初建成，故在风格与手法材料仍上承魏晋南北朝的遗风。”

独孤凤移到他旁，讶道：“先生看得真准，究竟在什么地方和现时的建筑有分别？”

寇仲心答这恐怕要老天爷或刘政会才晓得，即随口答道：“每一代都有一代的建筑手法和精神面貌，内行人一看就知。”

沙芷菁本以为他除懂医病外，什么都不晓得，此刻顿然刮目相看，低声问独孤凤道：“你们的西寄园真有这么久的历史，我还以为是新建的。”

独孤凤道：“在开皇八年曾翻新过，此宅是当年大臣陈拱的府第，陈拱是杨素的亲信，官职虽不很高，在当时却很有权势。”

寇仲剧震道：“什么？”

两女讶然看他。

寇仲知道自己失态，幸好此时独孤峰亲自出迎，才不用费唇舌砌词解释。

同时改变主意，怎都要在医治尤楚红的哮喘病弄点成绩出来。否则尤楚红这脾气古怪的老太婆不要他再来看病，他将没机会来踩场寻宝。

徐子陵沿东大寺绕一个圈，仍找不到师妃暄的玉鹤庵，心中奇怪时，发现东大寺后方有道窄小的路径，两旁林木蔽天，予人直通幽微的隐蔽感觉。

由于下过一场雪，小路铺满白雪，不留神下确很易错过。

徐子陵走进小径，脚踏处发出“沙沙”的响声。

倏地豁然开朗，一座规模只有东大寺四分之一大小的庙堂出现眼前，朴实无华，予人躲避俗尘的清幽感受。

若非要找师妃暄，他绝不敢惊扰庵内出家人与世无争的宁洽平和。

来到外院大门，正要扣环敲门，他感到有人正在内朝大门走来。

徐子陵心付又会这么巧的，退后三步，避往一侧，以免对方启门时，见他立在门外，会因而吓个一跳。

“衣丫”！

大门敞开少许，一个男子闪身而出，头戴的风帽，压低至遮着眼睛，一时看不清楚他的样貌。

两人同时吓得一跳。

徐子陵想不到出来的不是尼姑而是个大汉，对方则想不到会有人立在门外。

那人抬头在帽沿下朝他瞧来，徐子陵亦往他望去。

打个照面，两人同时虎躯剧震。

那人愕然呼道：“子陵！”

徐子陵则心中叫苦，啼笑皆非的道：“竟会这么巧哩世民兄。”

竟是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

寇仲的“三指禅”，搭在尤楚红瘦骨外露的腕脉上，在独孤峰、独孤凤、沙芷菁、独孤策和另几位独孤家的儿孙媳妇的注视下，随即把目光深注在尤楚红的脸上。

这老太婆非但不再复见当日在洛阳时的火气，两眼深陷，呼吸急促，一副给哮喘病折磨得非常辛苦的样子。

尤楚红可不比张婕妃，寇仲一个不小心，就会给她识破虚实。

独孤峰这个老奸巨猾对着母亲完全是副孝子的模样，关切问道：“莫先生，我娘的病是否很棘手呢？”

寇仲问道：“老夫人这哮喘病起于何时？”

尤楚红睁开老眼，有气无力的道：“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先生的真气很精纯正宗，不知是什么家派的内家真气”

独孤策代答道：“莫先生是家传之学。他的亲叔是南方有名的神医。”

寇仲心道：“小策真乖”，然后信心十足的道：“老夫人的哮喘病是否因练功而来的。”

尤楚红点头道：“先生看得很准，老身此病，起于当年练披风杖法时，出了岔子，初时并不在意，还以为是暂时的现象，岂知终至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几天更是辛苦。”

寇仲的内家真气，大部份凭自己摸索探究出来，故对人体内的经脉了若指掌，道：“老夫人的披风杖法，以十二正经为主，奇经八脉为辅，与大多数以奇经八脉为主的内功，刚好相反，而问题正出在这里。”

沙芷菁虚心请教道：“十二正经和奇经八脉有什么关系？”

在座虽不乏内家武功的大行家，但包保没有人懂回答这问题，因为人人均是依法修练，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更何况关乎到两类不同性质经脉的关系。

寇仲在这方面的知识，全是盲人骑瞎马的靠内视与自省体会出来的，微笑道：“所谓奇经，是任、督、冲、带、阳跷、阴跷、阳维、阴维这八脉。既不拘于常，又不系正经阴阳，故谓之奇。”

独孤凤双目射出崇敬的神色，道：“先生医论高明，令人佩服。”

寇仲乘机展示实力道：“人体气血，循环流注于十二正经，周而复始，维持正常。倘气血涌至，经脉满溢，流入此八经，别道而行，便成奇经。嘿！打个譬喻，正经就是江河，奇经就是湖潭，江河满溢则流于湖潭，江河枯竭

则湖潭输出，互相起着调节的作用。老夫人的哮喘病，正由于十二正经和奇经八脉间协作失调，祸及肺经，经年累月下，才催此疾患。”

尤楚红一震道：“这么多年了，还可治好吗？”

在众人期待下，寇仲道：“老夫人放心，只要我分多次施针，摸出调节平衡的方法，老夫人再自行改变体内经脉运行的情况，包保立见成效。”

众人大喜。

独孤峰道：“幸有莫先生出而济世，实天下人的福气。”

寇仲掏出九针铜盒，道：“小人用针后，包保老夫人今晚可睡得舒舒服服，明天我会续来为老夫人治病。不过小人待会因有急事，必须立即离开，请各位见谅。”心则暗喜，从尤楚红身上，他窥探出十二正经的奥秘，对他的刀法裨益之大，实难以估计。

两人均想不到在这种意料不到的情况下狭路相逢，李世民首先拙劣的道：“你来找师姑娘？”

徐子陵尴尬点头，苦笑道：“原来昨晚你真的已认出我来。”

李世民点头，一沉吟后道：“我们进去再说吧！”

反手推开院门，率先入内。

徐子陵随他入内，两名尼姑正在清理院内的积雪，主庵门阶处立着一位手持珠串的老尼姑，慈眉善目的向两人合什问讯。

李世民道：“常善师太勿怪世民去而复返，皆因遇上好友，想借贵庵静室说几句话。”

常善尼丝毫不以为怪，更没有查根问底，道：“两位施主请随老尼这边走。”

带着两人绕过庙堂，领他们到中院左侧的待客间坐下，悄然离开。

两人坐下后徐子陵脱掉面具，道：“师小姐不在吗？”

李世民双目射出复杂炽热的神色，摇头道：“她仙驾外出未返，没有人晓得她何时回来。”

徐子陵心叫糟糕，二度苦笑道：“世民兄准备如何对付我们？”

李世民叹道：“这该是建成太子和齐王元吉的问题，与李世民并没有关系。”

徐子陵想起当日李世民在洛阳指示手下要将他围杀一事，感到很难再和李世民返回以前那种关系去，道：“世民兄因何事来找师小姐呢？唉！这是否个不大恰当的问题。”

李世民摇头道：“子陵不须有任何避忌，我是因形势不妙，才来找师姑娘倾诉。”

她是唯一能令我心平气和的人，只是从未想过子陵和她有这么紧密的联系。”

徐子陵沉吟片刻，断然道：“假若世民兄肯答应在长安放我们两人一马，说不定我们还可助世民兄应付迫在眉睫的大祸。”

李世民动容道：“这是否包括对你们去起出宝库要坐视不理？”

徐子陵回复冷静，微笑道：“以世民兄的不世之才何惧得宝库而归的寇仲？事有缓急轻重，比起来杨公宝库只是小事一件。”

李世民豪情涌起，哈哈笑道：“听子陵的语气，似是寇仲得宝库后子陵将不会参与他的少帅军。若确是如此，则让寇仲取走宝库又何碍之有。不过小弟也要明言宣告，寇仲夺宝离长安之日，将是小弟开始全力对付他的一

刻。”

徐子陵道：“就此一言为定，世民兄可知自己成了众多势力联手布下一个阴谋下的主要目标？”

李世民讶道：“子陵来长安顶多只有几天吧！为何似是比小弟更清楚长安的事。”

徐子陵道：“此事说来话长，假设我所料无差，短期内长安必有大变，如世民兄应付不当，你们李家的天下，将四分五裂，永远都回复不了元气。”

李世民色变道：“竟然这么严重。”

徐子陵道：“在未来一段时间，世民兄会否离开长安，到别的地方去？”

李世民摇头道：“在现今的情势下，我就算有心出征，父皇亦不会答应，皇兄亦会设法阻挠。”

徐子陵道：“这就奇怪。照理就算令兄真个直接参与，也很难在城内发动。”

李世民一震道：“我明白子陵的意思了，若要趁我离城对付我，眼前将有一个大好良机。”

徐子陵精神大振。

李世民道：“每年新春后第三天。父皇会在我和元吉陪伴下到终南山狩猎，太子则依惯例留守长安。抵终南山后我们会入住仁智宫，那处无险可守，只要敌人攻我无备，又有足够军力，成功的机会相当大。”

徐子陵道：“敌人的阴谋肯定就是这么一回事。”

李世民冷笑道：“既然被我晓得，他们便休想有成功的机会。”

徐子陵道：“此事牵连极广，世民兄绝不可掉以轻心，不过若布置得宜，世民兄说不定能把整个形势逆转过来，甚至登上太子之位。”

李世民双目闪闪生辉，道：“小弟正洗耳恭聆，请子陵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一一道出，让小弟可详细考虑。”

第十三章 威迫要胁

寇仲抵达侯希白的多情窝，徐子陵尚未回来，雷九指和侯希白在闲聊。

寇仲脱掉面具，随手摔在椅旁几上，颓然坐下道：“这东西戴得我非常辛苦。”

侯希白深有同感道：“未戴过面具的人，永不知道不用戴面具的幸福。不过鲁妙子不愧天下第一妙手，这面具直可乱真，不但可把脸肌的表情表达得巨细无遗，还有透气的作用，否则会更加难受。”

寇仲笑道：“侯公子定有揽镜自照的习惯，否则怎知道得这么清楚。”

侯希白俊脸一红，没好气道：“寇兄好像很欢喜与我抬扛似的，我确有的对镜观察，但为的只是模仿子陵所扮『莫为』的神情姿态，非是有此习惯。”

寇仲怡然失笑道：“我确想看看你能否永远保持尔雅风流，温文潇洒的样款，不过你生气时亦很好看，难怪那么多女孩子喜欢你。咦！陵少为何仍未回来？”

雷九指道：“他去找师妃暄哩！”

寇仲吓了一跳，失声道：“什么？”

侯希白不客气道：“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我们需要高手助阵，除了宁道奇外，有什么人比她更胜任。”

寇仲奇道：“我们为何要找高手助阵？”

雷九指怕两人顶撞，忙道：“希白得到消息，杨虚彦从不出席公开的宴会，而你和陵少今晚又分身乏术，所以才要找师小姐帮手。”

寇仲眉头大皱道：“师妃暄是仙子，除了和妖女外，只曾因和氏璧与陵少过了几招，照我看她是不会直接卷入江湖间剑来刀往的斗争中。”

雷九指道：“但对付的是魔门中人，又与天下万民有关，该是另一回事吧！”

寇仲拍胸向侯希白保证道：“公子放心，今晚除非杨虚彦不来，否则小弟定会为你从他身上抢回另半截印卷，皇宫的宴会少我一个，谁会真的费神理会。”

院外某处传来一阵爆竹的响声，嘈吵热闹，提醒他们佳节的接近。

侯希白想不到寇仲这么关心他的半截印卷。登时对他大为改观，感激道：“刚才小弟言语冒犯处，请少帅见谅。”

寇仲哈哈笑道：“我是故意逗逗你的。这或者是我表达友情的独特方式，对陵少我也总爱耍他，很快侯兄会习惯。我和陵少都是义气为先的人，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何况我对杨虚彦这小子的印象是差无可差。别人怕他杨虚彦，我才不当他是什么一回事呢！”

侯希白道：“听子陵说，杨虚彦曾在你手上吃过大亏。”

寇仲道：“那次只是杨虚彦运道太坏兼低估我寇仲，我却永不会轻敌大意，吃亏的当然是他。”

雷九指讶道：“听你平常说话爱好夸大，很易予人浮夸自大的印象，事实上真正的你却全不是这样，这是否一种伪装？”

寇仲摊手道：“若连这都可伪装，我就是大奸大恶的人。”

侯希白反为他辩白道：“寇仲只是把话说得生动和有趣点，我遇上美女时，说话也会变得更挥洒自如，不但灵思泉涌。且出口成诗成文。”

寇仲笑道：“希望小陵扮你时不要碰上尚秀芳。照我看她对你的印象很好哩！唉！闲时真要跟你学两手对付女孩子的招数。”

此时徐子陵回来，劈头便道：“我刚见过李世民。”

三人全吓得从椅上弹起来，齐失声道：“什么？”

扮回莫为的徐子陵进入东市的西门。朝兴昌隆走去，心中在重温侯希白告诉他这几天内发生的事。

离赴皇宫的晚宴仍有近一个时辰，他和卜杰、卜廷两人会由段志玄亲接往宫城去。

快抵兴昌隆时，忽然有把女子的声音唤道：“弓辰春！”

徐子陵大吃一惊。

他已快忘记弓辰春这个名字，只记得自己叫莫为。

愕然瞧去。

一辆马车驶到身旁，窗帘掀起，露出“大仙”胡佛爱女胡小仙的如花玉容，只见她拉长脸孔冷冷道：“终于记得自己的名字吗？快给本姑娘上车。”

徐子陵心叫好险，若刻下乔扮莫为的仍是侯希白，必会因开罪此女而把事情闹大。现下形势虽不妙，但仍有转圜的余地。

听她的口气，她该与侯希白的莫为碰过头，侯希白当然不认识她，说不定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戴上面具仍魅力依然。

胡小仙因曾被冷落而不服气，运用她明堂窝的势力起“他”的底，故能在这里恭候他的大驾。

别无选择下，徐子陵拉开车门钻入车厢内。

在这美女身旁坐下后，马车开出，沿街缓行。

爆竹声此起彼继，充满过年的气氛，嗅着胡小仙娇躯传来的香气，确另有一番滋味。

胡小仙绷着俏脸冷冷道：“你究竟叫莫为还是叫弓辰春。”

徐子陵歉然道：“那天不敢招呼小姐，皆因弓某人别有苦衷，请小姐见谅。”

胡小仙气愤难平的道：“你真会装蒜！我还以为你的眼睛长到额角上。更想不到你对色比赌更沉迷，晚晚都到上林苑去厮混。”

徐子陵心叫冤枉，当然不会解释，尴尬的道：“只因敝东主欢喜到青楼风花雪月，我只是作个陪客吧！”

胡小仙不悦道：“还说作陪客，若非你对上林苑的红阿姑纪倩大献殷勤，她怎会说起你时就喜翻心头的样子。”

徐子陵吃了一惊，自己和她只曾有一脸之缘，为何她的口气却带着强烈妒忌的意味，哪敢插口。

胡小仙往他瞧来。冷笑道：“没话说了吧？”

徐子陵苦笑道：“胡姑娘对我的事调查得很清楚。”

胡小仙道：“我早知你定会到洛阳和长安来。还特别知会关防的朋友留意你的出入，岂知你竟懂用另一个身份混进来。告诉我，你如此苦心，究竟有何图谋？”

徐子陵恍然大悟，这才明白为何进入关中的边防有自己的画像。

他能作什么解释呢，叹道：“弓某人因有几个厉害的仇家，才要由南方转来北方，还要改姓换名，以避仇人的耳目。”

胡小仙毫不客气道：“你作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别人要这么和你过不去。”

徐子陵想起“美姬”丝娜，道：“此事说来话长，一言难尽。”

胡小仙道：“你私人的事，我没兴趣去管。只想知道你为何不再到赌场去，是否怕碰上我？”

徐子陵乾咳道：“小姐误会啦！我来长安不过几天，未熟悉环境，过两天自然会到明堂窝拜候姑娘。”

胡小仙压低声音道：“假若我去通知兴昌隆的卜家兄弟，揭破你的真正身份，会有什么后果呢？”

徐子陵很想答“最多我费一番唇舌去解释吧”，却知激起她的性子和赌徒品性，真走去告密，连他都不知会引起什么后果。

只好低声下气道：“胡大小姐请高抬贵手，放过小弟好吗？”

胡小仙大为得意，“噗哧”娇笑道：“算你懂说话，难怪能哄得纪倩那丫头那么高兴。”

徐子陵只希望能尽快脱身，赔笑道：“小弟尚有急事，可否改天到明堂

窝拜会姑娘，再作详谈。”

胡小仙秀眉轻蹙道：“男人的话，有多少个是靠得住的？”

徐子陵苦笑：“我的话当然与别的男人有异。否则若大小姐来个登门造访，大兴问罪之师，弓某可要吃不兜着走。”

胡小仙喜孜孜的道：“你明白就最好。弓爷哪！小女子有一事要请求你呢？”

徐子陵心知不妥，偏在威胁下又无法拒绝，颓然道：“只要小弟力所能及，又不是去杀人放火，伤天害理，定会为大小姐效劳。”

胡小仙忽然往他挨过来，香肩轻碰着他，吃吃笑道：“当然是你力所能及的事，我要你去把『神仙手』池生春的六福赌馆赌垮，教他以后都不能在长安混下去。”

徐子陵愕然以对，这意外之变，教他该如何应付？

寇仲回到沙府，离起程往皇宫的时间只余小半个时辰，沙福截着他道：“莫爷的新衣服，已放在房内，我叫两个婢子来侍候莫爷梳洗更衣好吗？”

寇仲道：“你忘记我练的是混元一气童子功吗？”

沙福一呆道：“不是混元童子功？”

寇仲胡诌道：“全名是混元一气童子功，咦？新衣是你给我找人做的吗？”

沙福陪他往卧房走去，低声道：“由选料至尺寸全由三夫人一手包办，她对莫爷最关心，不时问我莫爷你到了哪里去。”

寇仲差点把她忘掉，心中涌起温暖的感觉，道：“明天定要向三夫人道谢。”

沙福送他至房门，叮嘱道：“莫爷准备好后，请到大堂去。我会着人送热水来。”

入房前，两名小婢在身旁经过，其中一婢是二少爷成功爱妾娥夫人的贴身艳婢玉荷，与他施礼时还横他一记媚眼，看得他心都痒起来，但又暗自警惕。

他虽生得丑，但体魄轩昂，兼且有本事，故亦得女性垂青。

像玉荷这种身份的下人，若能嫁他为妻，自可望飞上枝头作凤凰。

不由怀念起翟娇的婢子楚楚，对她寇仲有着一份真挚的感情。

翟娇近况如何呢？她当然会把素素的儿子视为己出，小陵仲该能用他那对小脚自己走路了吧！

神思迷糊间，寇仲推门入房。

绉绉柔美的声音从内间传来道：“欢迎少帅大驾回来！”

寇仲暗叹一声，把门关上，直入内间。

绝色美人绉绉拿着一袭新衣，道：“让绉绉侍候少帅更换衣服好吗？”

寇仲没好气道：“你是否想欣赏小弟动人的身体？这么躲在我房内，传出去会影响本神医的清白。”

绉绉仍是那副笃定自若神态，把衣服温柔地放回椅里，来到他身前，微笑道：“少帅息怒，你答应绉绉的事，办出成绩了吗？”

寇仲道：“这么便宜的事，当然没有问题，邪帝舍利归你，宝藏归我，不用徐子陵亲口承诺，老子说过的话，从没试过不作数的。”

绉绉微怔道：“邪帝舍利？你是知道了。”

寇仲晒道：“早便知道，你也不用立什么魔门的鬼咒誓，不过邪帝舍利

在离城后才可交给你，你最好负起保护我们的责任，若给石之轩抢走，可不能怪我们。”

绾绾落在下风，皱眉道：“你们何时去起宝藏。”

寇仲道：“你或者不会相信，到此一刻，我们仍未找到宝库的确切位置，否则小弟就会趁今晚人人到皇宫欢宴的时刻，去起宝溜走，明白吗？”

绾绾皱眉道：“人家为何不信你呢？若寇大爷不是仍未肯定宝库的位置，今天就不用到工部去忙个昏天黑地哩！”

寇仲愕道：“你倒是消息灵通。”

绾绾娇笑道：“京城内发生的事，休想能瞒过我们的耳目，我还晓得子陵化身为雍秦，长安同兴社乃你们安排在这里做卧底的人，所以若你想挟带私逃。只是个笑话。”

今趟轮到寇仲落在下风，气道：“还不给我宽衣侍浴，呆头鸟般站在那里只想着怎样算计害人，算他奶奶的什么一回事。”

敲门声响，热水送到。

